武俠世界

美洲豹 （美洲豹傳奇故事）

美洲豹，勇猛、矯健、善戰。它是國家之寶，人民之福。

兇狠、驚險、刺激、緊張，五個冷血的特工，五個最有人情味的勇士，令你崇拜、令你喜愛!!



$2.00

940

◀編　後　話▶

名作家岑凱倫小姐結束無敵女金剛故事集後，今期又一簇新巨型小說「美洲豹」與各位見面，本故事是一部集兇狠、鬥智、驚險刺激……於一爐的間諜動作小說，內容全部過程驚心動魄，描述五個冷血的特工，五個最有人情味的勇士，他們個個饒勇善戰，身手矯健，頭腦靈活，胆色驚人，作出一番驚天動地大事，要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鶴高飛」與「劍胆琴心」是今期同時推出的兩大名著，前者爲蕭逸君繼「魚躍鷹飛」後最新之作，蕭逸的作品，素以描寫兒女私情，俠義恩仇刻劃入微細膩見稱，是篇「鶴高飛」定當令你滿意，不宜錯過。

「劍胆琴心」是睽別一時曹若冰先生的最新之作，故事新穎，題材別創，氣勢磅礴，俠義感人，可歌可泣……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新進之秀龍乘風君的「最後七擊」，本篇爲「雪刀浪子」故事集之二，故事篇篇獨立，個個精彩，情節不但充滿懸疑性，而且對故事中人物具有爆炸性的大胆刻劃描寫，謹向讀者鄭重推薦。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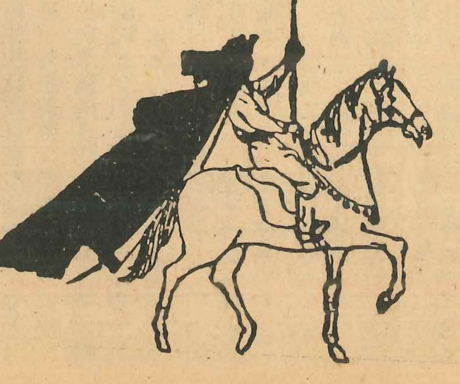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美洲豹傳奇故事

岑凱倫・文
盧令・圖

美洲豹

高度機密 神秘失踪

美洲豹直屬國防部。

美洲豹是一個高度秘密的特務組織。但身份微妙，時而特工，時而警探，令人摸不着頭腦，難於提防。

每一名特務，都有最好的福利，最高的酬勞。代價是一條命。每當他們執行任務的時候，必置生死於度外，因爲，他們的命，早就出賣了。

主腦人物一共五名：除了小辣椒，每個人都曾受嚴格訓練。萬能勇士，本身是個特警，因爲表現良好，由上級保送到國防部直接管轄的特務訓練中心受訓。他能開飛機，快艇，汽車，電單車。他會空手道，泰拳和西洋拳。開槍從不用瞄準器，但必百發百中。

花花公子，年靑英俊，風度翩翩，言談擧止，皆能令女性着迷。他頭腦精密，反應力强，有領袖才能，他在組織的地位僅次於教授，却在其餘三人之上。他生長於官宦之家，祖父是將軍，父親是上將，他從小就在皇家警察學校受訓，如果你以爲他是小白臉，那末，祇要你捱他一掌，担保你祇留下半條生命。

他是一個兩面人，能文能武。

大英雄，身體發育，異於常人，雖四肢發達而頭腦並不簡單，他力度之大，十分驚人，本來是個世運健將，由於表現出色，被特務訓練中心一主管發掘加以訓練，成爲一個孔武有力的强人。

小辣椒，十八歲，五歲學中國功夫，十歲學鐵沙掌，十二歲去J國學空手道，十五歲去K國學合氣道，由於她的父親是國防部的高級官員，所以，經過考試合格，便直接派去美洲豹。

能加入美洲豹組織的人，全部是特務訓練中心的精銳份子。

教授：本來是科學研究中心一個科學家，他的頭腦比電腦還要有系統，精細，反應迅速，判斷準確，並擁有第六靈感。他是美洲豹組織的負責人，他除了有指揮和領導的天才，而且還會發明一些很特別的武器；如掌心蓮。體積細小，可握於掌中的手槍。

他們互相合作，已達一年之久。爲國家，爲人民，立下不少功勞。

× × ×

接獲通知，萬能勇士，花花公子，大英雄和小辣椒立刻趕去教授設於地穴之下的實驗室。

「你們已經聽過A・F・O的計劃沒有？」

「金博士發明一種人造燃油，可以代替石油。」

「不錯。他的實驗，一共分爲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已於半年完成，而第二部份，在金博士的計劃裏是三月五日大功告成。即於昨日。」

「金博士成功了？」

「死了！」

「死了？」幾個人交換看了一眼。

教授吐了一口氣無恨惋惜。

「訓練中心，不是派了彼得去保護博士？」彼得是萬能勇士的同學。

「唔！兩個月前，金博士的實驗室有被人搜索的跡象，所以，訓練中心派彼得去保護金博士。」

「那彼得呢？」

「金博士死了，下半部方程式被人拿走，彼得也給人綁架。」

「他們爲甚麼不綁架金博士？」

「綁架一具死屍？」

「教授，剛才你說方程式的下半部被人拿走，上半部呢？」

「半個月前，金博士突然約我吃午餐，我們兩個人，單獨吃了一頓飯，他告訴我，自從實驗室出事，怕方程式會被敵國偸去，他告訴我，已把完成了的上半部方程式送出去交給一個最可靠的人管理。」

「誰？」

「當時，他沒有告訴我那人的名字，他祇是說，萬一出事，也沒有人會找到他，他是一個小人物，沒有人會注意。」

「他說了等於沒說，」大英雄最不耐煩，「誰知道他把方程式放在哪兒？」

「昨天之前我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你們看！」

教授拿出一張小紙牌，紙牌上，有一個B字。

「B？甚麼意思？」小辣椒問。

「B就是BASTARD。」

「私生子？」

「不錯，他給我們最後的遺言是私生子。」

「有一定的意義？」

「金博士爲人很怪，他不肯結婚，怕受家室之累，因爲他要把一生獻給國家。研究，發明國家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三十年前，他却愛上一個女人，並且養下一個女兒。」

「金博士說的可靠之人，就是他的私生女兒。」

「唔！除了她，金博士再也沒有甚麼親人。」

「我始終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殺死金博士，金博士對他們有用，爲甚麼不把金博士帶走。」

「金博士不是被殺，是自殺。」

「上半部的方程式還沒有拿到，他們會讓金博士自殺？」

「金博士的口腔內，鑲有一隻藏有毒藥的假牙，他祇要咬破那隻假牙，一分鐘之內，就會毒發身亡。」

「紙牌，在那兒發現？」

「在他的手中，他死後，拳頭仍然緊握。」

「眞可惜，那是我們國家的損失。」花花公子說：「A・F・O的計劃成功，我們就不用再求助外國，我國也會因此而更富庶。」

「我們必須把方程式拿回來，這些資料，你們拿去參攷。」教授走到小辣椒的面前：「金教授有私生女，和他把方程式送出去的事，除了我，恐怕沒有別人知道，這是金博士女兒的資料和相片，這是飛機票，你立刻把金博士的女兒接回來，最重要的，就是取回那方程式。」

「飛機幾點鐘起飛，我現在就去準備好了。」

小辣椒走了。

「金博士死後，一個保安人員失踪，你去調查一下。」

「是的！」大英雄也走了。

「你去金博士的實驗室跑一次，也許會找到蛛絲馬跡。」

現在祇乘下敎授和花花公子，花花公子皺了皺眉問：「我坐在這兒幹甚麼？」

「協助他們，他們三個當中，必有一個會有麻煩，而且，我還要你整理一下有關金博士一生的資料。」

× × ×

小辣椒一下了飛機，便立刻駕駛敎授為她準備好的私家車飛車前往安妮之家。

車行不遠，她發覺一輛深藍色的汽車跟踪。

「那麼快？跟來了？」小辣椒一邊想，一邊留意後面的車輛。

步步追踪，小辣椒甚不耐煩，她把車盤一扭，一個大轉圈，便把汽車繞到那輛藍色汽車之後。

小辣椒變了反跟踪。

「怎麼辦？那小丫頭好機伶。」

「駕駛技術尤其一流，簡直像個賽車手。」

「她已發現我們，無法再跟踪。」

「報告大哥，由他決定！」

那輛藍色汽車一拐彎，不見了。

小辣椒繼續走她的路。

不一會，她又發現另一輛綠色的汽車，形跡可疑。小辣椒看見前面有一間百貨公司，她把汽車霍地駛進泊車位，跳下車，走進百貨公司，由後門截計程車，趕往安妮家。

找對了門牌，按鈴。

大約過了四分鐘才有人應門。

「誰？」門仍關着，祇透一條縫。

「請問，駱安妮小姐在嗎？」

「她不在，她早搬家了！」

「小姐，我是她爸爸，金博士派來的，有要事見她，她搬到那裏去。」

「這……」

「對我有懷疑是不是？我知道金博士是安妮小姐的爸爸，你在眼孔看看，我有安妮小姐的相片。」

門KUCK的一聲响，緩緩的開了一條縫，一雙眼睛向小辣椒溜轉，最後門開了。

「謝謝！」小辣椒走進去，看見一個棕髮大眼，長臉的女孩子，她正是安妮。

「對不起！小姐，」她歉意的說：「爸爸常常敎我凡事要小心，我通常都不敢和陌生人打交道。」

「你做得很好，一個人住？」

「是的！媽媽早巳過世，而我爸爸……你是知道的！」

「安妮小姐，很抱歉，我今天來，帶了一個壞消息。」

「甚麼事？」

「金博士巳經去世了！」

「他死了？」她毫不停留，急連地問：「他怎會死的？甚麼時候死的？」

「自殺！巳經是兩天前的事了！」

「自殺，他為甚麼要自殺？」

「事情很複雜，以後再好好向你解釋，安妮小姐，今天我來這兒，要辦兩件事，第一，我要接你回W市，參加金博士葬禮和辦理認領遺產手續，第二，安妮小姐，一個月前，金博士是否交了一份文件給你保管？」

「是的！」

「請你交給我，我要交回給政府！」

「我，可是……」

「你不信任我，是不是？」小辣椒掏出一本金色的簿子出來，道：「這是我的證件。」

「我不是不信任你，可是，那些東西巳給人帶走了！」

「帶走了？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怎可以隨便把金博士的東西交給陌生人？」衝動的小辣椒可火了。

「我雖然不知道他是誰，可是，我知道他是我爸爸的人。」

「憑什麼？」

「憑我爸爸的信，他交給我一封信，我認得出爸爸的字跡，他叫我把東西交給來人，我當然要聽爸爸的話。」她突然嘩的一聲哭起來，「我失去母親，又失去父親，你還來欺負我這孤兒。」

「對不起！安妮小姐，我牛脾氣，又是個衝動派，請你原諒！」

安妮抽咽着，怪可憐的。

小辣椒待了一會，終於忍不住了：「安妮小姐，可否讓我看一看金博士給你的信？」

「信？」她停住了哭泣，呆了一會。

「我担心有人冒認金博士的筆跡，我把信拿回去讓筆跡專家鑑定。」

「我想不起信在哪裏，也許扔了！」

「金博士常常給你寫信？」

「是的，啊！不，他那兒有空。」

「既然金博士難得給你寫一封信，你應該把信好好保留，怎可以隨便扔掉。」

「我沒有說扔掉，也許收藏起來。小姐，父親剛去世，我心情不好，求你不要迫我行不行？」

「你根本不知道文件的重要性，它關乎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我不想煩你，祇求你合作，把信找出來，同時，清楚地告訴我，來拿文件的人是怎樣的。」

「我需要冷靜，讓我獨個兒想一下好不好，明天你再來，我求你！」

「我還沒有租酒店，反正這兒祇有一個人，我留下來陪你！」

「我不習慣與人同居一室。」她拉開了門，一點也不合作地說：「請吧！明天再見！」

小辣椒無可奈何離開安妮的家，她內心充滿疑問！

小辣椒一走，一個男人拍着掌走出來，後面還跟了兩個：「演技一流，可惜眼淚少了一點！」

「我這個人，甚麼都會，就是不會哭泣。」

「那黃毛丫頭太麻煩了，要不要幹掉她？」

「我們來這兒的目的，是拿方程式，何必節外生枝，而且說不定等會兒我們就大有獲所，一拿到東西就走，她明天再來

，巳人去樓空。」

「那賤骨頭死不肯說。」

「不容她不說，連那女特務也說方程式在她那兒，去，加把勁迫供，看看她的肉硬？還是我的皮鞭硬？」

「走，他們的人來了，非要速戰速決不可！」

× × ×

「敎授，我是小辣椒。」

「見過安妮沒有，成績如何？」

「一無所獲。」

「方程式沒有拿到？」

「沒有，而且，那安妮非常可疑。」

「可疑？你是說，她不是眞正的安妮，另有其人？」

「憑女人的直覺，我認為她整過容，頭髮也有問題，好像是戴上假髮，而且，她該哭的時候不哭，不該哭的時候嗆着喉嚨哭叫，聽見金博士自殺，也沒有太大的驚訝，她決不像金博士心愛的私生女。」

「唔！」敎授沉吟着：「假如她不是眞安妮，那末，方程式一定還沒有拿到手，否則，他們早就跑掉，也不會留下來應付你！」

「想知道她是眞是假，把她的假髮扯下來，不就明白了。」

「能够有時間整容，就不會戴一個假髮那麼馬虎，改一個髮型絕不困難。」

「驗指紋就知道眞假，明天我去找她，設法套她的指紋。」

「等你套上了指紋，又要拿去對證，費時太多，看情形，安妮巳在他們手中，為了安妮的安全和得回方程式，我們要爭取時間，等會兒，我再給你電話！」

小辣椒很焦急，在酒店的房間，踱來踱去。

一小時後，敎授的電話來了：「花花公子巳乘專機來，三小時可與你會合。」

「用美男計？」小辣椒問：「他來證明女人的身份？」

「到時你會明白。……」

× × ×

「又有門鈴聲！」

「別管他！」

「去看看！」

「一個電影明星似的男人。」

「電影明星？一會兒是特務，一會兒是電影明星，就差記者沒有來。」

「我祇是說，他漂亮得像個明星。」

她站起來，走到大門口，一看道：「誰？」

「安妮，我是亞積。」

「亞積？」

「你怎麼連我也忘記了，打令，快開門。」

「打令，」她看衆人說：「那小鬼還有一個英俊的愛人。」

「說她不在就是了，省麻煩。」

「不行！他，可能是他們的人，要是他們知道安妮失踪，首先會包圍此地，那時候，我們還逃得掉？」

「莎朗，你有甚麼計劃？」

「又在外面叫，」莎朗說：「讓他進來，敷衍他然後打發他走，今晚半夜，我們就帶走安妮，你們先進去迴避一下。」

「安妮！」

「來了！」莎朗捏紅了鼻子，把手指放進水杯，把兩滴水印在眼邊。

莎朗一打開門，他就撲進屋去擁抱住她：「安妮！金博士死了！」

「我知道！」她嗚咽着。

「你知道？」他頗詫異：「我還是剛接到通知的。」

「你怎會知道？」

「你忘了我爸爸和金博士以前是科學研究中心的同事？我們是世交。」

「啊！是的。我接到爸爸的死訊，傷心得快要發瘋了！」

「我怕你傷心過度，特地來陪你，」亞積摸着她的頭髮：「人死不能復生，不要太悲傷，換套衣服我陪你去吃晚飯。」

「亞積，我心情不好，不想出去。」

「不喜歡出去，就留在家裏，我給你煮晚餐，你不是最喜歡吃炸魚柳？」

「亞積！」莎朗拉住他：「現在還沒到吃晚餐的時候，我今晚想靜靜的回憶一下爸爸的後事，你明天再來看我好嗎？」

「這個時候，你最需要人安慰！我怎可以拋下你？」亞積坐在她身邊，緊緊把她擁進懷裏：「我愛你！」

那火一樣的熱吻在莎朗的唇上，令人喘息、陶醉，莎朗從積極反抗到迎合，亞積知道巳控制了她，他的手由腰向上移，突然嘶的一聲，他拉開了莎朗背後的拉鍊，緊接着他把她的衣服拉到臂下，整個背部露了出來。

「不要……」她迷糊的。

他一手推翻她。站起來。

「你怎麼了？」她反而詫異。

「你不是安妮！」

「我……」她一呆，隨即笑了笑：「我不是安妮是誰？亞積……」

「安妮的背上刻有一個J字，J就是JOHN，金博士的小名，極少人知道。安妮是個私生女，她母親怕他們父女無法相認，所以從小就替她紋身，你沒有J字，你不是安妮。」

「你是誰？」她一面拉衣服一面說。

「應該由我問，你是誰？」

「你沒有資格知道，識趣的快點跑，不然……」

「你把安妮收藏在哪兒？快把人交出來。」

「哼！你是活得不耐煩了！莎朗把兩隻手放進口裏，一聲口哨，幾名大漢由裏面走出來。

「制服他，」莎朗一聲令下。

幾個人撲向亞積，他擺着架勢，有人接近他就是一掌，每一個撲上去的都難於倖免，忽然一個人持槍由裏面出來，小辣椒一聲小心，她推窗飛入，踢去那人手上的槍，緊隨着右手掌一揮，劈向那人的頸項。

莎朗想逃，亞積一個箭步上前，抓住她。

「你的人，全倒下來了！」

「哼！」

「要不要聽我說幾句話？」

莎朗咬緊下唇。

小辣椒揪起一把椅子，坐下，身體伏在椅背上直盯住莎朗：「他不是安妮的愛人，也不叫亞積，他綽號是花花公子。」

莎朗瞪了瞪眼。

「安妮沒有紋身，那有那麼巧，每個女孩子都有一個MARK？是你做賊心虛，暴露身份。」

「卑鄙！」

「祗怪你愚蠢，不够心智。你到底是誰？」

「不知道。」

「你把安妮關在那兒？」

「不知道！」

「你替誰辦事？」

「不知道！」

「十問九不知！」

「我自有辦法，」小辣椒站起來：「我出名的辣，讓她嚐嚐，担保她乖乖的招供。」

小辣椒從袋裏拿出一柄刀，一按扭，鋒利的刀尖彈跳出來：「花花公子，你說，她的咀巴美不美？」

「不錯嘛！」

「要是她不合作，我就把她的上唇割下來，送給你！」

「你太不懂得憐香惜玉了！」花花公子拍了拍她的肩膊，「告訴我們安妮在那兒，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莎朗的身體突然向前衝，衝向小辣椒的刀鋒，嘞的一聲，刀穿心房，莎朗動了一下，就死了！

花花公子張開手聳聳肩。

小辣椒把刀的血抹在莎朗的衣服上：「綫索斷了！」

「我始終認爲安妮仍在屋子裏，他們想帶他走，不容易！」

「那我們分頭去找，把屋子翻了！」

一會，他們又在客廳碰頭。

「怎樣？」小辣椒喘着氣。

花花公子搖搖手。

「我每一次到來，都看那見書房門關上。」

「去看看！」

打開書房的門，裏面是一輛半新的汽車。

花花公子吐口氣。

小辣椒突然說：「唏！你看，車房旁邊有一間小屋。」

「可能是士多房。」

「安妮會不會在裏面？」

「瞧！門鎖上的！」

「安妮，安妮，」小辣椒在叫：「你在裏面嗎？」

一種物件碰撞聲。

「有聲音，裏面有人。」小辣椒有點興奮：「安妮一定在裏面。」

「門鎖上，一定要把門撞開！」

「大英雄在就好了，他力大如牛。」

「我到車上拿東西。」

「萬能鉗？」小辣椒說：「沒有教授的發明，我們怎麼辦？」

「這是一扇鐵門，如果是木門，我一腳就踢開了。」花花公子把萬能鉗鉗在鐵鎖上，按一下ON，拍的一聲，鎖頭爆開了！

花花公子把門踢開，裏面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青着臉，白着唇，縮在牆角。

「安妮小姐，」小辣椒過去扶起她。

「不，不要，」她拚命退縮。

「妳不信任我們，害怕我們！」花花公子看着她嘆息：「滿身的傷痕！」

「你認識白教授嗎？他是你爸爸金博士的好朋友。」

她瞪着恐懼的眼睛。

「你看這張相片，白教授和金博士一起合拍的！」

她的眼神稍覺鬆弛。

「這是你在一個月前，寄給金博士的相片。」

「你們……怎會有我的相片？」

「白教授交給我們作證。」花花公子儘量令安妮信服：「這是金博士的常用卡紙，上面的B字，是金博士的筆跡。」

「是我爸爸寫的，他寫B字，永遠拖一條尾巴。」她完全鬆弛了：「是爸爸叫你們來看我的？有事嗎？」

花花公子和小辣椒垂下了頭。

「今天早上來了一班人，他們很兇，把我推到這兒來，又打又踢，知道他們是誰？」

「我們的敵人，他們想傷害你！」

「爲甚麼，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金博士，昨天……已經去世了！」

「甚麼！」她抓住小辣椒，身體萎縮下垂，小辣椒扶住她叫：「她暈倒了！」

「抱她進屋裏去！」

進屋子，花花公子灌她喝了一些酒，小辣椒又放了一粒小胡椒進她的口裏，安妮終於醒過來了。

她看了看花花公子和小辣椒，眼眶滑下了一串淚。

大家靜止着，沒有人敢說一句話。

一會，安妮問道：「我爸爸是怎樣死的？」

「有沒有聽過A．F．O的計劃？」

她點一下頭。

「半年前，金博士成功了一半，他交給你的，是上半部方程式，是他大功告成的日子。不知道消息是怎樣洩漏出去的，前天，有人到金博士的實驗室，拿走了另一半方程式，可能把博士帶走，博士不想落入敵人之手，服毒自殺，死前握着這張紙牌，他的意思，是想我們找到你，因爲上半部方程式在你這兒！」

「怪不得那班人，老是迫我交出方程式。」

「你交了沒有？」

「沒有！」安妮抹着眼淚：「爸爸把東西交給我的時候，他說過：這比我生命還要重要，孩子，好好保存它，不要失去，這關乎我們整個國家。」

「金博士說得對，不單止對我們，對全世界都有貢獻。」

「所以，我寧願被他們打死，也不肯把東西交出來，可惜，爸爸……」

「你放心，安妮小姐，我們一定會替金博士報仇，而且會從壞人手裏，把另一半方程式拿回來。」

「方程式，就在這屋子裏嗎？」小辣椒問。

「不，不在這兒。如果留在屋子裏，早就被那班人拿走了，他們把這間屋子翻轉過來，甚麼都搜過了。」安妮扶着站起來：「請你們跟我來，咦！怎麼地上躺着幾個人，他們……」

「他們都已經死了，全是壞人，別看它！」

安妮把花花公子和小辣椒帶進一個房間，她拿起床上一個枕頭，她問：「有刀嗎？」

「我有！」小辣椒問：「你要刀幹甚麼？」

安妮把枕頭放進小辣椒的手裏：「割開它！」

小辣椒把枕頭割開，翻着，接觸到一條鎖匙：「沒有方程式，沒有文件，祇有一條鎖匙。」

「這條鎖匙，是開地下火車站的儲物箱。」

「儲物箱？」

「唔！我認爲把爸爸最重視的東西放在家裏不安全，所以，我把方程式放在火車站的儲物箱裏。」

「你陪安妮小姐！」花花公子接過鎖匙，「我去拿方程式。」

「慢着！火車站有很多儲物箱，我不說，你拿了鎖匙也沒用。」

「安妮小姐……」

「我想看看你們的證件。」

「對，我們互不相識，你怎能聽片面之詞相信？」花花公子把證件拿出來。「這是我的！」

「耀目的金色，」安妮突然抓起小辣椒的刀指住胸口：「你們永遠得不到方程式。」

「爲甚麼？」

「因爲我的鎖匙和你們的證件一樣，是假的。」

「你懷疑我們的證件？」

「不錯，你們的證件少了一樣最特式的證明！」

「美洲豹？」

「是的，我殺死自己，你們將永遠無法拿到方程式。」

花花公子忙把一本簿子拿出來：「你看，這是你要看的。千萬別傷害自己。」

「美洲豹！」安妮詫異：「你們怎會有兩本？」

「一本是工作用的，祇是證明我們的身份，以便於辦案，而這刻有美洲豹的一本，是高度秘密，在特殊的情況下，我們才會顯示，你相信了吧！」

「眞對不起，」她垂下頭：「爸爸叮囑我，方程式祇能交給他本人，和持有美洲豹證件的人。現在，你可以去拿方程式，三十八號A。」

「謝謝！」花花公子一轉身出去了。

「這美洲豹和普通的豹不同。」

「完全不同！而且全世界祇有一隻。」小辣椒說：「牠兇猛無比，不單止毛色純白，而且，斑紋也十分特別，好像許多許多隻貓眼。」

「牠仍存在嗎？」

「仍生存。在印第安一個酋長那兒，教授去美洲探險時，那位酋長把豹送給教授，教授不方便把牠帶回來，寄養在酋長那兒。」

「你們的組織便以此爲名。」

「不錯！教授取其兇猛，及擧世獨一無二。」

「擁有這種證件的，有多少人？」

「連教授本人，五個。」

「普通特務沒有？」

小辣椒說：「沒有。因爲他們不屬於『美洲豹』。」

安妮點一下頭，她似乎完全安心，她是個心思精細的女孩子。金博士把方程式交給她，總算沒有找錯人。

× × ×

花花公子以全速開車前，往地下火車站。他絕無防範，因爲他知道，在他未拿到方程式之前，沒有人去找他麻煩，暗伏的敵方，一直窺視着他，讓他帶路去拿方程式。

泊車，直入隧道，隧道冷清清，顯然沒有人跟踪，他走向儲物箱，前面車站有許多人，因爲一班車正要開出。

他站在儲物箱前，看着乘客一個個上車，似乎沒有可疑的人。

他看了看車行表，再看看自己的手錶，還有六十秒鐘便開車了。

五十秒，四十秒，二十秒，他迅速打開儲物箱拿了裏面僅有的一隻信封，把它放進口袋然後飛步跑上那剛開行的火車。

「你乘車怎麼不先買車票？」查票員衝着他叫。

他拿出他第三份證件，一本小本子，黑色的。

「探員？」查票員抿抿嘴，走開了。

花花公子四處張望，沒有可疑之處，他走進洗手間。拿出一隻打火機，拉起了天綫：「小辣椒，東西已到手。報告教授，你和安妮立刻乘專機離去。」

「你在火車上？」

「是的，那班笨蛋，可能仍在停車場等我！」

「剛接到教授的電話，他們一點也不笨，早巳乘車追踪，祇要到第一個站，你不下車他們就上車找你！」

「他們倒很機伶，東西如何脫手？」

「萬能勇士自然會找你！」

「那很好，我在第一個車站下車，引開他們的注意，總部見！」

「小心！一切都靠你了！」

花花公子放好打火機，他剛打開門，就有一個土頭土腦的男人撞向他的身上。

花花公子正要發火，一瞄，他立刻把信封塞向他。

花花公子放下了方程式，心裏很輕鬆，他任務巳完成，個人的安危巳不重要。

第一個站抵達，花花公子左右張望，故作神秘，閃閃縮縮的下了車。

他知道，萬能勇士仍會留在火車上。

要他安全，花花公子必須拖延時間，祇要萬能勇士在第二個車站下車，他便可以順利把方程式送回總部。

他停留在火車站。

搭客紛紛離去，祇有幾個人，走向購票處。

一片寧靜。

他向隧道口走去，緩緩的，裝作愼重的樣子，其實，他是在拖延時間。

他盼望有人向他襲擊。

他東張西望，突然，在購票處內，和隧道口奔來了八九名大漢。

花花公子雙手緊按外衣，作狀保護藏在衣服裏面的方程式。

「喂！你雙拳難敵十八掌，乖乖的把東西交出來，我們可以送你十萬元。」

「十萬元？金博士的東西，才值十萬元。」

「你不要忘記，你手上祇有半份方程式，十萬元巳經够多了！」

「不行，要交易，非要百萬不可！」

「一百萬？痴人說夢話，你旣然不自量，那十萬元也省了，我們把你幹掉，還怕拿不到東西。」

「你，如果你們有本領，把我身上的方程式搶走，那我反送你們十萬元。」

「好大的氣口，上！」

花花公子亦知道一人難敵十八掌，他迅速把身體退後緊貼隧道壁，如此，他便無後顧之憂。

花花公子招數狠、快，專攻對方要害。因爲他了解自己體質，他不像萬能勇士和大英雄那樣力大無窮，大英雄曾經一拳打死一個人，花花公子的拳頭沒有他們那麼重，所以，他絕不肯消耗半點體力。

他出手之快速，拳脚之準、狠，令人無法接近他。

有人向他直撲上來，他右脚踢起，直蹬那人之喉部，然後腿一旋，脚背拍擊向另一個人之頸骨，拍拍！兩個人巳倒下。

「不要接近他！」

「來一個，死一個。」花花公子冷笑說。

「拿出武器，別瞧這小子像個公子哥兒，他很厲害！」

「槍？」

「不，在未得到方程式之前，不能殺死他。」

「東西就在他身上。」

「未必，他可能藏起來，他們的人很狡猾！」

一人腰間拉出一條長鐵鍊，他揮動鐵鍊迎面向花花公子襲擊，花花公子一手抓住鐵鍊，借對方之力，一放一收，那人撲向他的懷裏，他身一閃，把鐵鍊繞圈，圈在那人的脖子上，然後用力一揪，那人的舌頭都吐出來了。

「哼！非要用槍不可！」一個光頭的低哼！

嘭！

一聲槍响，隧道盪起了回音。

花花公子把手中的人往前一推，那人多吃了一顆彈子，隨即花花公子左手拔出手槍，朝那光頭漢的心房開槍，祇那麼一下，對方倒下了！

百發百中，美洲豹的特式之一。

餘下五人有點徬徨，正相顧間，花花公子身上的通訊器發出了聲音，他出其不意的衝出隧道口。

「追！」

花花公子腿長，身手敏捷，但大家距離太近，他分分鐘會中槍，於是，他把一顆外衣鈕扣擲向地上，那是教授發明的小型催淚彈。

擋了一陣，花花公子巳經出了隧道，他看見隧道口停了一輛開了車門的黃色汽車，他竄上車，關上門的一刹那，他看見地上橫着幾具屍體。

「你也打架了！」汽車遠離車站，巳完全安全之際，花花公子問開車大英雄。

「他們在那兒等着接應。」

「你來得剛好！」

「教授算時間，向來很準。」

「我想不到你也來了！」

大英雄道：「有專機，祇消花兩三小時，就到了！」

「小辣椒和安妮走了沒有？」

「走了！」

「萬能勇士呢？」

「他乘的飛機巳在半空。」

「一切順利？」

「上半部方程式順利，但是，另一半方程式，仍然毫無下落。」

「失踪的保安人員？」

「仍然失踪，他的太太說他巳三天沒有回家。」大英雄說：「他的太太也很担心，看樣子，她並不知道丈夫的事，我巳留下電話。」

「他是一條綫索。」

「萬能勇士？」

「實驗室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相信綁架彼得的人，全部戴上手套。因爲實驗室內的一切，雖然有破綻，但是，並沒有留下陌生的指紋。」

「唉！怎麼辦？」

「萬能勇士見過保安組的組長，知道那失踪的人是副組長，出事那天，組長放假，責任就落在張康的身上。」

「張康？失踪的人。」

「正是他！其實，他是非失踪不可，因爲方程式被偸走，博士去世，彼得遭綁架，全部應由他負責。」

「啊？」

「實驗室門外，有閉路電視，有電眼，張康當班的時候，應在控制室，有陌生

人進來，他沒有理由不知道！」大英雄直駛向飛機場：「祇要張康在電視畫面發覺有陌生人，他按响警鐘，警鐘直達所有警署和我們總部。而且，警鐘一响，所有內外鐵閘大門全都會自動關閉。」

「那就是說，就算有人進來了，也無法出去？」

「是的！」

「警鐘根本沒有响過，彼得給人綁架，張康隨即失踪，這件事，和張康極有關係！」

「就算他不是主謀，也是串謀。」

「找到他一切就好辦。」

「問題是，往那兒找他？」

「算他跑了，他的家人在我們手中，他早晚會回來。」

× × ×

「白叔叔，我希望住在我爸爸的房子裏。」

「我巳替你在我家裏準備好房間。」

「可是，我……」

「覺得住在自己父親的家裏，比較有親切感，是不是？」白教授慈祥地撫一下她的頭髮：「好吧，我派美琪保護你！」

「保護？我手上巳經沒有方程式，再沒有人會找我！」

「金博士家裏祇有一個老管家，你需要伴兒的。是不是？」

安妮想了想，點一下頭。

小辣椒陪着她走了。

「這女孩子，胆色不錯！」

「花花公子，你不是看上她吧！」大英雄說。

「可惜，安妮少幾分姿色，不然，也是花花公子的獵物，」萬能勇士哈哈笑。

花花公子擧起了拳頭：「當心我揍你們！」

「大英雄！」教授的女秘書多娜叫：「你的電話，四綫。」

「喂！哪一位？」

「我找鍾先生，鍾廸先生。」

「我就是，你是誰？」

「張康！」

「張康？」大英雄叫起來：「你在哪兒？」

「我要請你保護！」他的聲音很低。

「保護你？」

「不，保護我的家人，祇要他們安全，我願意告訴你一件事。」

「好，我會立刻派人去府上，快告訴我，你爲甚麼突然失踪，彼得，綁架之事，你是否曾參予？」

「這兒談話不方便。」

「約一個地點。」大英雄很焦急。

「晚上八點，海濱瞭望台！」

「喂……」大英雄叫。

「他巳掛上電話。」白教授問：「多娜，有沒有查到電話來源？」

「查到了！在皇子道公衆電話亭。」

白教授搖一下頭：「亞廸，別忘了，八點鐘，這是目前唯一的綫索。」

「也是最有力的綫索！」

巧設陷阱　誘擒叛徒

張康獨個兒在瞭望台下來回踱步，海沙留下他無數的足印，他內心焦急，七點鐘巳經來了。

海水聲令他煩躁不安，睡了幾天，他像一隻受驚的老鼠。

從他背後，傳來了輕輕的脚步聲，張康發覺了，他回過頭去，猛地嚇了一跳。

「你來幹甚麼？」

「我……」張康好像見了鬼：「我來吹吹風。」

「吹風？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約了那大塊頭。你爲甚麼要約他見面？」

「我沒有……」

「你要告訴他甚麼？出賣我？」

「我不敢，我……」

「你不要忘記，你拿了我十萬元！」

「我知道，我……」

「你不守諾言，我……」

大英雄開車前往海濱，他比約定時間，早了十五分鐘。

突然，他聽見一聲槍响：嘭！

他深感不妙，大力踏油門，飛車前往瞭望台。

四野一片沉寂，大英雄跳下車，看見一團黑色的東西，蜷曲在地上。

大英雄走上去，看見張康在血泊中。

「張康？是誰向你開槍？」

他緩緩搖一下頭，很費力，一句一字的說道：「把錢交給我太太……白蘭夜總會……」

「張康，喂……」

× × ×

「你是夜總會的老板？」大英雄拿出了證件。

「是的，我叫傅俊。」

「你認識張康？」

「認識！」

「他巳經死了！」

「死了？」他張大了嘴：「怎麼會，六點鐘，我還跟他在一起！」

「他是七點四十分給人開槍殺死的，他死前叫我來見你！」

他頹然坐下來。

「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問你，希望你合作。」

「問吧！」

「這幾天，他一直住在這兒？」

「是的！」

「你知道原因？」

「他說有麻煩！」

「甚麼麻煩？」

「他叫我不要問，也不用担心，他不會連累我。我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不怕他連累，但是，我尊重他，所以沒有問。」

「張康的爲人怎樣？」

「很好，很照顧朋友。」

「他沒有一絲缺點！」

「他喜歡賭錢，輸了很多錢，也借了不少錢，我勸過他好幾次了，他就是戒不掉。」

「他臨死前，提到一些錢，他叫我把錢交給張太太，你知道他的錢在那兒？」

「知道，就在他住的房間，用公文箱存放着！」

「錢的來歷……」

「他沒有告訴我。」

「你也沒有問？」

「問過了，他說，說出來，會沒有命。但是，他很高興，他告訴我，他除了還賭債，還可以給他太太買輛新車。」

「你剛才說，你今晚六點鐘和他見過面。」

「是的，我們一起喝啤酒。」

「他告訴你些甚麼?神態怎樣?」

「他很担憂，他說，他的家人恐怕會有危險，不過，他已經找到一個可以帮助他的人。」

「誰?」

「他沒有說!」傅俊搖一下頭，「他出門前告訴我，和他約會的人，就是他的救星。」

「可是，我救不到他，到約會地點，他已經中槍!」

「他要見的人就是你?」

大英雄點了點頭。

「救星?甚麼救星，來報喪了!」

大英雄心裏也不是好過，祇有怨自己比對方棋差一着，張康終於被殺滅口。最好的綫索，也斷了!

× × ×

美洲豹總部，白敎授收到彼得一張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相片。

「我們非要救彼得不可!」萬能勇士激動地叫。

「沒辦法，要救彼得，先要把方程式拿回來。」白教授嘆氣：「上頭已經逼得很緊!」

「幹我們這一行，六親斷絕，連朋友也沒有。」萬能勇士忿忿不平。

「白教授你的電話，一個神秘人。」

白教授按下一綫，同時，也開了錄音機。

「喂，喂!」

好一會，對方才有聲音：「相片收到了，是否很精彩?」

「不錯，你是誰?」

又是一會：「下次，我會送上一隻耳朶，除非，你們拿方程式交換他!」

「彼得沒有告訴你，他會怎樣處理自己。」

「他說過，我以爲他祇是嘴巴硬，你們眞殘忍，見死不救。」

「不錯，見死不救，我們決不會用方程式換人。」

「太殘忍，人的生命，比不上一張紙條。」

白教授道：「彼得不會埋怨，因爲，這是他受訓時的第一課，犧牲自己，決不連累組織。」

「嗒」的一聲响。

「喂，喂!對方竟然掛斷了綫，」白教授問：「多娜，電話是在那兒發的?」

「在公路上一輛汽車上。」

「好狡猾!」

「教授，我認爲電話不對勁。」花花公子突然說。

「我也有同感，該停的不停，不該停的停很久，讓我開了錄音機再聽一次。」

播放了錄音帶，白教授說：「對方放的祇不過是錄音帶。」

「他好像知道教授會說甚麼話。」

「從錄音帶裏，可以聽得出，他早就知道我不會用方程式交換彼得。」

「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

「可能另有用心，」白教授沉思：「錄音帶內，有雜聲。」

「雜聲?」花花公子再放一次錄音帶：「是有輕微的雜聲。」

「水聲，海水聲!」白教授突然叫起來：「收藏彼得的地方，一定近海!」

「我們這兒有很多大海!」

「不錯，單是這一丁點綫索還不够，不過，我們可以通知警務署長，他們會分區作地毯式搜查。」

「那可能要花很多時間，」萬能勇士說：「教授，他說要割下彼得的耳朶，彼得可能會受不住!」

「少傑!」白教授拍了一下萬能勇士的肩膊：「爲國犧牲，是一件光榮的事，金博士不是也死了嗎?就算我們眞的見死不救，彼得也不會見怪，而且，找到了下半部方程式，就等於找到了彼得。」

萬能勇士無話可說，他不能不承認，當他們執行任務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冷血的。

× × ×

黃昏，美洲豹總部內，警鐘驚鳴。

白教授開了電腦：「徐教授家出事，亞廸，你立刻趕去。」

「是的!」

大英雄走後不久，警鐘又响了，這一次，是胡教授家。

白教授立刻用通訊器和花花公子聯絡：「東尼，胡教授家裏出了事，你儘速趕去!」

萬能勇士剛巧進來，他問：「爲甚麼警鐘响得那麼厲害?」

「兩個由我們保護的科學家，家裏都出事。」白教授話還未完，警鐘又响。

「這一次是由我保護的王教授!」萬能勇士叫起來：「我立刻去!」

「不是王教授家，電腦方位指示，在第三段公路，王教授可能汽車出事。」

「知道了。」

白教授還來不及喘氣，警鐘又响了。

「泰萊博士，是美琪負責的，」多娜說。

「立刻通知美琪趕去!」

多娜和小辣椒聯絡上，回轉身，看見白教授呆怔着。

「教授，你不舒服?」

「奇怪?全是由我們負責的，同一個黃昏，一起出事?」

「會不會是同一帮人幹的?」

「唔，而且是對我們組織十分了解的人，他把所有人調走，爲了甚麼?」

「可能對你不利!」

「不會!他們知道，我們的總部，進來不易，出去也難，況且，要捉到我，或者傷害我，是挺困難的事，啊!對了!美琪，是美琪!」

「美琪出事了!」

白教授並不回答她，開了通訊器：「美琪!」

「教授，我正全速開車，到泰萊博士家。」

「立刻回去金博士家，好好的看住安妮。」

「可是，泰萊博士是由我保護的，他出了事，我怎能不理?」

「我會去看泰萊博士，聽着，小心安妮，這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

「好吧!」

白教授立刻動身……

花花公子趕到胡教授家，看見胡教授夫婦，慌作一團。

「發生了甚麼事?」

「我剛回家，太太給我倒了一杯酒，我喝着酒，走近窗前，就在那時候突然有人向我開槍，看，連玻璃窗也被打破。」

「聽見槍聲，你立刻躲起來?」

「沒有，他慌得不敢動。」胡夫人說：「他呆站在窗口，面色全白了!」

「那人有沒有再開第二槍?」

「沒有!」

「胡教授，你一直站在窗口，你看見些甚麼?」

「甚麼也看不見，槍聲响後，我聽見汽車急促開走的聲音。」

「彈頭在哪兒?」

「不知道!」

「我找到了，在這兒。」花花公子走到胡教授身邊：「事發時你站在哪兒?」

「玻璃窗的左邊。」

「可是彈頭却在右邊，要不是那人槍法奇差，就是他根本不想殺你!」

「不想殺我?那他開槍幹甚麼?」

「可能另有目的!」

「不管甚麼目的，我已經嚇昏了，你不要走開，一定要留下來保護我!」

「放心，我不會離開。」

另一方面，小辣椒匆匆開車回金博士家。一進門，就發覺不妙，門沒有上鎖，隨手可以推開：「老王，你爲甚麼不把門關好!」

走進了大廳，發覺管家老王，伏在地上。

「老王，」小辣椒走上去，發覺老王已經死了，死前有極力掙扎伏爬的跡象，他的右手，差兩吋就到達警鐘的位置。

小辣椒心裏一慌，跳起來：「安妮小姐，安妮小姐!」

可是，她找遍整間屋，連一個影子也沒有。

安妮不見了，怎麼辦。

直至屋子前後都找過了，小辣椒祇好回總部報告：「安妮被擄走了!」

「我早就想到不妙，可惜，發現遲了些。」

「怎麼，泰萊博士家不是出了事?」

「是出了事，不過，並非眞正的對付他!」

「我的情形也一樣!」大英雄說。

「他們利用調虎離山之計，全把我們引開，又用聲東擊西之計，令我們忽略了安妮，於是，他們的計劃，成功了!」

「方程式不在安妮手上，他們要安妮，也沒有用。」

「亞迪，你眞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你不要忘記，安妮是金博士唯一的女兒。」花花公子說。

「唯一的女兒又怎樣?金博士已經死了，方程式我們也拿走了，他們還能要甚麼花樣?」

「東尼的話很對!」白教授點一下頭：「安妮將會成爲他們手中的皇牌。」

「眞有那麼厲害!」

「唔!他們很快會採取行動!」

「是我不好!」小辣椒頹然靠在椅上：「我失職，我該死!」

「不能怪你!也不要難過，是禍是福，很快就會知道。」

× × ×

「金安妮已在我手上。」

「你不能傷害她!」

「彼得，你可以見死不救，不過，金安妮是金博士唯一的親人，你們不會見死不救的吧!」

「如何交換金安妮?」

「你想先見到她的耳朶?還是嘴唇?」答非所問。

白教授索性不說話。

「用你手上的方程式，換取金安妮，公平吧!」

「……」

「我不會傷害她的，祇要你合作!」

「……」

「交換地點，在黑樹林!」

「我要聽見安妮的聲音，才能告訴你，我將會怎樣辦。」

「嗒!」又斷了綫。

「又是錄音帶。」

「教授，爲甚麼要聽安妮的聲音，你認爲安妮不在他們手上?」

「一定在他們手上，我祇不過想多聽錄音帶，他們的錄音帶，對我們有利。」白教授說：「我們再聽剛才的錄音帶。」

「這一次，好像完全沒有雜聲。」

「唔!把頻率儘量校慢。」

「聽到了，鐘聲!」

「教堂的。」

「噓!一共三下。」

「海邊的教堂，範圍又縮小了。」

「他們不會把安妮關在教堂裏吧!」

「不會，因爲鐘聲極微弱，不過可以肯定在教堂附近。」

「這兒海邊的教堂也不少。」

「不錯!但是，搜索起來，就較爲容易，而且，他們還會打電話來。」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電話就來了。

「白教授，你聽着，金安妮現在跟你說話了，說啊!呀!……說啊!……白叔叔……他們打我，扯我的頭髮……白叔叔……哼!你這死丫頭，嘴巴硬，抑她下去，白教授，怎樣?」

白教授道：「安妮死了，你們不會得到方程式。」

「我們不會殺她，不過，砍下她一隻手指，可能會的，就看你合作不合作。」

「我作不了主。」

「金博士爲了國家，斷送了性命，現在，你還要迫死他的女兒?太過份吧!別忘了，方程式是金博士發明的，沒有他，A·F·O的計劃根本不會成功，現在他的女兒有難，你竟然不理?」

「方程式不在我的手上。」

「在哪兒?」

「已經交給國防部長。」

「把方程式拿回來交換金安妮，不然的話，二十四小時之後，我送回金安妮的

屍首。」

「喂！」白教授扔下了電話：「一半錄音帶，一半在電話裏說，多娜……」

「沒有辦法查到電話在哪兒打來的，一會兒在橡樹街，一會兒在榆樹街，不過可以肯定，全部在汽車內。」

「聽聽錄音帶！」

「前半段全無雜聲，可能在密室錄下，後半段有不少汽車聲。」

「這一次毫無收穫，」白教授問：「少傑，專家聽過錄音帶，他們對錄音帶內的聲音，有甚麼意見？」

「他們認爲對方是戴上面具講話的，因此，無法知道他的原音。」

「好狡猾！」

「怎麼辦？」

「祇有等待下一個電話。」

「這一次，完全讓對万佔了上風。」

他們一直等，等到黃昏，電話終於來了。

「怎麼樣，想過了沒有！」

「我跟國防部長講過，他認爲可以攷慮。」

「你們祇有十六小時的時間。」

「……」

「過了今晚，你們想交換，也祇能得到一具屍體，怎樣？」

「明天早上，一定給你一個完滿的答覆。」

「唔……」

「教授，我聽見了，有馬的嘶叫聲！」花花公子很興奮的叫着。

「聽一次錄音帶！」

「是馬叫聲，好像還有……」

「羊叫！」

「有馬有羊，一定是牧場。」

「附近有海，有牧場的教堂。」白教授拍桌一叫：「聖十字教堂。」

「對，是聖十字教堂。」花花公子說道：「教堂在白日中午十二時，一定會搖鐘三响。」

「立刻出發！」

「小心，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我們先會觀察一下。」

「隨時聯絡。」

大英雄走出去，又回來：「看見安妮和彼得，要不要把他們救出來！」

「千萬不要妄動，別忘了，還有方程式！」

「好吧！我們祇是觀察一下。」

× × ×

一間破舊的牧場，從外面看一點也不顯眼。

養了馬，養了羊，養了白鴿，還有小鷄。

太陽下山，花花公子他們，走近牧場，在窗外偷窺，裏面靜靜的，一個人也沒有。

「馬房後面，向海的那間小屋，看見沒有？」

「亮燈了，過去看看！」

他們爬過去，慢慢的伸頭上窗台，由外望內，看見裏面有三個人，其中一個面背窗口的人道：「你確定白教授一定會把方程式送到？」

「一定會！他和金博士感情很好，而且，金安妮還是他的誼女。」

「買家明天早上便到來，我們要不要去接機？」

「不能去，那太顯眼。」

「那，我們在哪兒交易？」

「最好在這兒，這兒清靜又安全。」

「你向他們要多少錢？」

「五千萬！」

「五千萬，那麼多？我們發達了。」

「我們也用了不少錢，單是張康，就花了我十萬元！」

「張康是個反骨仔！」

「他怕死，又太愛老婆。」

「他已經死在我的手槍之下。」

「可惜，十萬元拿不回來。」

「大哥，那份方程式，是無價之寶，其實，我們可以向買家要一億元。」

「一億元以下，我不賣。」

「剛才你說祇要五千萬？」

「五千萬是下半部方程式！」

「嘩！一億元。我們眞的發達了。」

「那丫頭怎樣？」

「下面有十個手足看守他，還怕他飛了！」

「大哥，眞的要交人。」

「留下她也沒有用！而且，我每次見她，都戴上面具，她根本認不出我！」

「大哥，甚麼時候可以拿錢。」

「方程式一到手，立刻在這兒交易，明天一早，我打電話給白教授，非要他決定不可。」

「你手上的方程式。」

「你們放心，我已經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等交易的時候，上，下合而爲一，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億元。」

「有了錢我們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那還用說？如果不是爲了錢，我也不會冒那麼大的險。」

「大哥！還是你够聰明！」

「反應力强。」他站起來：「我們到地牢看看那丫頭。」

「她眞麻煩，一點東西也不肯吃！」

「餓不死的！」

他們關了燈，花花公子他們連忙大撤退，幸而月黑風高，他們又躲得快，沒有被發現。

那三個人，走進馬房，原來馬房設有一扇門，他們從那扇門走下地牢。

牧場一下子寂靜了。

「我們已經知道安妮在地牢，又知道地牢的通道。」大英雄說：「我們不單止可以把安妮救出來，他們全在下面，我們還可以來一個一網成擒。」

「不，教授說過，方程式未到手，不可輕舉妄動。」

「方程式在他的身上。」

「不一定在他的身上，你沒聽見他說，就在安全的地方，誰知道那兒才是安全的地方？」

「花花公子的話有理。」萬能勇士說：「我們還是把一切報告教授，由教授決定。」

「我們走吧！」

「教授聽了我們的報告，一定會很高興。」

「今天的收穫可不少！」

「祇不過幸運而已。」

「要不要留下一個人監視他們？」

「留下誰？我們的面孔，他們會認出來。」

「別說了，先回總部！」花花公子當機立斷：「一切由教授決定！」

「其實，由我留下，女扮男裝最好！」小辣椒指住鼻尖：「担保沒有人把我認出來。」

「你面白皮嫩，單眼的也看出你是個女人。」

「喂！大狗熊！」小辣椒一揮手，差點摑了大英雄一個巴掌，她是名符其實的「辣」。

「哼！你打人！」

「別吵了，」花花公子拉開他們，他對小辣椒說：「明天換人，教授可能要你在場。」

「大狗熊，你當心……」

× × ×

「好極了，太好了！」教授聽了他們的報告，果然很高興：「我決定明天中午，把方程式送給他。」

「教授，眞的要交出方程式？」

「救安妮呀！而且，祇有一半方程式也沒有用，倒不如成全他們，讓他賺一億元。」

「那，我們國家犧牲太大。」

「未必，要釣大魚，先要化小魚。」

「我們不明白……」

「明天中午，我帶東尼和美琪去交換安妮，而亞迪和少傑去牧場暗中監視。」

「分兩路進行？」

「不錯，不過，千萬記着，不可輕舉妄動，一切要配合我的計劃，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把全部方程式拿回來。」

× × ×

正午十二時，白教授帶同花花公子，小辣椒，乘坐一部汽車到黑樹林。

黑樹林在郊外，很少人到的地方。

他們到達後不久，另一輛小貨車駛來，第一個下車的，是萬能勇士的同學，特務訓練中心的特務，金博士的保鏢——彼得。

後面有兩個人押住安妮，另有一人，花花公子在小屋內見過的，他跟在彼得的身後。

「白教授，看見我，很意外吧！」彼得一陣得意的笑聲。

「噢！天，竟然是你！」白教授非常誇張，其實，他昨天雖然背向窗外，但是，花花公子他們已經認出了這個「大哥」，就是彼得。

「希望沒嚇着你！」

「太可怕，你受過嚴格訓練，又有任務在身，怎可以出賣自己，出賣國家？」

「出賣國家？你知道我把方程式賣給誰？」彼得有點愕然。

「你把方程式賣給誰？」白教授反問他。

他揮揮手。沒說話。

「彼得回頭吧！不要做犯法的事。」

「回頭？你知道我有多幸運？被派去做金博士的保鏢，你知道這件事，我策劃了多久，用了多少人力，金錢？我回頭？嘿！」

「好吧！我也不想再勸你，請你把安妮交回給我！」

「可以，不過，方程式先拿來。」

「不行，你拿了方程式不放人，怎麼辦？」

「我要這個女人有甚麼用？」

「你派人把安妮送過來，我會叫美琪把方程式拿給你！」

「要是方程式是假的，怎麼辦？」

「你堅持要先看方程式？」

「不錯，交換不交換，由你。不交換，我就當着你的面前，殺死金安妮！」

「彼得，你不能傷害她。」

「可以，叫美琪把方程式拿過來。」白教授把一個信封交給小辣椒，手一揮，小辣椒走向彼得那邊。

「美琪，好胆色。」

「哼！」

彼得翻開信封，把裏面的紙張拿出來，看了一遍：「不錯，是眞的方程式。」

「我可以帶走安妮小姐。」

「請便！」

「彼得，你眞卑鄙。」小辣椒拖走了安妮。

「白教授，你聽着！」彼得提高音量：「我已經在金安妮的身上裝了炸彈，遙遠控制器在我這兒，如果你們報警或跟踪，我祇要一按控制器，金安妮就會碎屍萬段。」

「今天算你佔盡上風，改天我一定會報仇。」

「改天，哈……」彼得一揚手：「我們走。」

在小貨車內，彼得不斷的叫：「快，開快點！」

「急甚麼？你不是在安妮的皮膚上裝置了一個小型炸彈？」

「東尼和美琪會拆炸彈的！」

「好了！我們已經離開黑樹林，他們再也追不上。」

「等會兒換了另一輛汽車，他們就算出動直昇機也沒有用。」

「我們安全了……」

「快一點！」

「換了汽車，還要快？」

「你忘了我們約好買家，下午兩點半鐘在牧場交易？」

「對，錢到手，離開W市，才是眞正的安全。」

「飛機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錢一到手，立刻可以飛走！」

回到牧場，彼得和他的打手才鬆了一口氣。

「奇怪！」亞成說。

「甚麼事？」

「看！那些神父。」

「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他們每天吃過午飯，都到海邊散步。」

「我是說，那兩個穿上黑色風衣，戴上帽子的。」

「做神父的當然穿黑色風衣。」亞華嗤之以鼻：「難道像你，穿紅着綠？」

「你們兩個，爲甚麼老是吵架？」

「對不起大哥，大概是心神緊張。」

「坐會兒，輕鬆一下。」彼得說：「

我去準備一切，你們留心守望，買家一到，立刻通知我。」

牧場是租回來的，要走，拍拍手就可以離去，不過一些文件雜物，爲免節外生枝，彼得要來一個澈底消除。

「大哥，」亞成走進來：「有兩個人到來，他們手裏都提着公文箱。一定盛滿鈔票。」

「你們都跟我出去。」彼得對那些聘請回來的打手說：「付了酬金，我們立刻要離去。警方會追得很緊，你們拿了錢，最好躲幾天，不要太招搖。」

彼得拿最重要的方程式，走出去，看見牧場門口站着兩個大個子，H國的人。

「約克先生，歡迎你。」

「方程式，都齊了。」

「全部在文件袋內，錢呢？多少？」

「把方程式交給我。」

「我先要看看錢！」

「當我確定方程式是我們所需要的，我才能付錢。」

「多少？你沒有說數目。」

「全部一億元。」

「啊！」彼得眼睛發亮：「這是方程式！」

約克先生看過方程式，很高興，把公文箱交給彼得：「我們首領要我轉告你，希望以後仍能合作！」

「當然，當然！」彼得把箱子打開，數着一疊一疊鈔票。

「數目沒錯吧！」

「沒錯，沒錯！」彼得把鈔票放進他自己的皮袋然後把兩個公文箱交回給約克先生。

「下次見！」

「再見！」

彼得帶着手下回牧場，匆匆分錢。

約克帶着助手，走向他們的汽車。

突然，一個穿黑色風衣的「神父」，飛躍到他們面前，像一隻大蝙蝠。

「把方程式交出來。」他說的是H國的國語。

「你是甚麼人？神父？」

「不是，我是A國的萬能勇士。」

「萬能勇士？」約克皺起眉頭：「是甚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個人。」萬能勇士整個揪起約克，他的助手拔出手槍，萬能勇士一脚把他的手槍踢去。

嚇得約克呆了眼，萬能勇士把他揪高一點：「把方程式拿出來。」

「不……不……失去它我會沒命。」

「好！那我就不客氣了！」萬能勇士一拳揮向他的面部，約克隨即暈了過去。

助手見勢不妙，立刻想逃，萬能勇士飛身縱前，從後抓住他，把他高高舉起，重重摔向地下。

萬能勇士回到約克身邊，拿回了方程式，用手銬鎖起他，予以控訴。

× × ×

十幾個人擠在馬房隔壁的小房分錢，突然，有人大喝一聲：「全部把手放在腦後！」

「大英雄，」彼得勃然大怒：「亞文一定睡着了！」

「把風的亞文？別怪他，他很負責，兩隻眼睛瞪得很大，是我用手揑死他，他不能再爲你通風報訊了。出來，一個個走出來。」

沒有人動一下，大英雄可火了，一手揪起一個扔出門外。

大英雄靠在門口，手上握槍，由於他身裁特別高大，因此，他一個人已佔了整個門口位置的一半。

「你們再不出來，我可要開槍了！」

彼得和亞祥，亞強交換看了一眼，突然，他們一起擁出門口，三個人直撞向大英雄，大英雄急連閃避，因而忽略了後面有人向他進攻。

「不要動，大英雄，我的手槍壓在你的身上，我分分鐘可以在你背後開槍。」

「好狡猾！」

「是你不够聰明！你一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彼得說：「亞強把他的手槍拿走！」

「大哥，把他的手槍送給我！」

「好！」

亞強上前取槍，大英雄開始運氣，腰部緩緩收縮，身體避開了彼得的槍咀，而就在亞強把槍拿走的一刹那，大英雄身體猛地一閃，嘭！

亞強中彈倒地。

彼得錯愕而又痛心，大英雄一個橫劈掌，把彼得連人帶槍，打在地上。

由於大英雄手上已沒有手槍，於是，亞祥和其他的打手，全撲向大英雄。

辟拍……大英雄氣力大，一拳一個，中拳者死，一下子就打死五，六個。

彼得乘機溜走。

剛出牧場，就碰上了萬能勇士。

「想不到，彼得，我一直把你當好朋友，一直想辦法營救你，而你竟然是罪魁禍首。」

「少傑，我們是好朋友，我的皮袋內，有一億元，我把一半分給你！」

「我不會要你的錢。」

「我給你三份二，祇求你放我一條生路。」

「我不要這些出賣國家的錢。」

「少傑，你不覺得我們做特務的，整天出生入死，每分鐘向死神挑戰，那是很危險的事情？難道，你就不想過一些寧靜舒服的生活？現在我們有錢了，你可以分到七千五百萬。」

「少囉唆，跟我走！」

「好！李少傑，別以爲我怕你，我剛才是給你面子。來吧！你有本領的，就帶我走！」

彼得是個特務，受過訓練，他不是酒囊飯袋，也不像那些打手容易對付。

萬能勇士知道彼得學的是空手道，因此，萬能勇士一出手就用手刀劈向彼得，彼得臂一擋，凌空飛踢萬能勇士。

萬能勇士一閃，旋身往他背後一蹬，彼得打了一個踉蹌。

過了幾招，萬能勇士轉用泰拳，一輪猛烈的重拳擊向彼得的面部，身體，彼得不斷退縮，因對方拳太重太急，他祇有招架的份兒。

萬能勇士把他直迫到一棵大樹前，一個右直拳打向彼得的鼻樑，彼得退靠樹幹，萬能勇士一個膝撞：「呀！……」

「你可不能殺死他！」大英雄拍了拍手上的塵，走過來：「教授要留下生口，控告他偷取國防秘密，出賣國家，和外國勾結。」

「我知道！」

「他好像死了！」

「還沒有，我祇不過用了四分力，死不去的，你那邊怎樣？」

「都是飯桶，全死了，方程式呢？」

「到手了，你押彼得，我帶約克，回總部交差。」

× × ×

「送走安妮，我們可以好好的吃一頓了。」

「教授給我們三天假期。」

「我們怎樣利用這三天？去釣魚？還是爬山？」

「先要醫好肚子。」小辣椒說：「喂！一邊吃飯一邊討論節目，好不好？」

「我贊成，」大英雄舉起手：「去吃火鍋！」

「不要，全是肉，膩死了！」小辣椒說：「我要去一間情調好，食物美味的餐館享受一下。」

「美琪，我差點忘記告訴你！」多娜突然說：「有一個叫小芝的女人，找了你兩次。」

「小芝？」

「她說，她在皇宮酒店做事。」

「啊！是皇宮酒店扒房的女侍應生小芝。」

「這個女人改的名字也奇怪，甚麼小知，多知，就算一定要有個知字，也應該叫多知，表示知道很多。」

「知，知，知，」小辣椒用筆敲大英雄的頭：「不是知道的知是芝蘭的芝。」

「不要敲他了，」萬能勇士說：「越敲越笨。」

「他本來就很笨嘛！」

「我記起來了，就是那穿紅制服，很性感的小芝。」花花公子突然叫起來。

「我忘了，我們的花花公子，對那些漂亮女人，向來不會漏眼。」

「其實，我們這兒每一個人都認識小芝，皇宮酒店的扒房我們去過好幾次。」

「好吧！我們去吃飯，順便探望一下花花公子的大美人。」

「也不能算是大美人，比我們史美琪小姐，還差了一大截呢！」

「哼！你竟敢討我便宜。」小辣椒的拳頭，在花花公子的眼前幌。

「好兇，我奇怪，你爲甚麼不叫小老虎？」

「哼！我吃飽了才揍你！」

到皇宮扒房，部長迎了出來。

「馮先生，史小姐……請，這張桌子好不好？」

「不錯！」

「幾位喜歡吃些什麼？」

「由你介紹。」

「龍蝦餐。」

「四十元四安士的飛天龍蝦？」

「是的，剛由波士頓空運而來。」

「好！要四客！」

「部長，小芝呢？」

「她今天沒有上班。」

「放假？」

「前天剛放假。」

「請假？」

「她沒有回來，也沒有請假，打電話到她的家裏去，也沒有人接聽。」

「她向來不守時，不負責！」

「不，她是個很好的職工，從不遲到早退，也從未無故請假。」

「和她很要好的亞梅有沒有回來。」

「她在那邊招呼人客。」

「告訴她，有空請她過來。」

「好的！」

「謝謝！」

「小芝不會出事吧！」

「亞梅過來，自然知道。」

喝龍蝦湯的時候，另一位女侍應亞梅過來了：「史小姐，你很久沒來。」

「辦案嘛！最近好嗎？」

「很好，我們加薪了。」

「眞的，恭喜你。小芝呢？」

「她也加了薪。」

「她曾經打電話給我，你知道嗎？」

「她跟我說過。」

「找我有甚麼事？」

「她不開心！」

「加了薪，還不開心？」

「不是工作上的事，是私事。」

「甚麼事？」

「她沒有說，祇是悶悶不樂。」

「奇怪，她一直很樂觀，我每次來，她總是跟我說笑，而且，聽說她還交上了男朋友，亞梅，這是眞的嗎？」

「是眞的！上一個星期，她還說要去看新娘禮服。」

「你有沒有見過她的未婚夫？」

「沒有！」

「她找我到底有甚麼事？」

「她說道，她的事，祇有你一個人才可以帮忙。」

「唔！她今天沒有回來上班，又沒有請假，你知道到底爲了甚麼？」

「我不知道，不過，她昨天下班之前哭過。」

「亞梅，你替我打一個電話給小芝，好嗎？」

「好的，我立刻去！」

「事不尋常，一會兒哭，一會兒結婚，一會兒又不上班。」花花公子說。

「也許她的未婚夫不許她做事？」大英雄整片麵包塞進咀裏：「抛頭露面，做侍應生有甚麼好？」

小辣椒指住他：「當心我打你！」

「你怎麼老是打人？你有虐待狂！」

亞梅回來：「史小姐，電話响了很久，沒有人接聽！」

「她去了哪裏？」

「史小姐，剛才我等電話的時候，我記起了一件事！」

「甚麼事？」

「她問我，假如有人要殺我，我怎樣辦？我告訴她，我會躲到桌子下面。那天，我還以爲她跟我開玩笑。」

「那一天的事。」

「她打電話找你，找不到，很煩。」

「你知道小芝的地址？」

「知道！你要去看她？」

「唔！請你把她的地址給我！」

「我立刻寫給你！」亞梅把地址寫在紙上。「史小姐，看見她，叫她別忘了請假，經理知道了會不高興，我們部長很爲難。」

「我會轉告她！」

「謝謝！我去招呼人客！」

「美琪，你又多管閑事！」

「甚麼閑事！我們雖然是特務，也是警探，有市民投訴求救，不應該加以援手嗎？」

「吃飽飯，去看看，浪費不了多少時間。」

「花花公子對女人有興趣，叫他陪你好了。我和小傑去看電影。」

「嘿！沒人請你陪！」小辣椒冷哼。

× × ×

按了半天鈴，沒有回音。

「走吧！她不會在家。」

「她不在家，又沒有上班，她去了哪兒？」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私事。」

隔壁開了門，一張臉，伸出來。

「老太太，請問你，這兒是不是姓林的？」

「是呀！」

「沒有人開門，小芝一早出去了！」

「她一整天都沒有出去！」

「你見過她？」

「我沒有見到她，不過，她開門出去，我一定聽到，今天，她沒有開過門。」

「也許，她昨天根本沒有回來。」

「昨晚她回來了，大約兩三點。」

「你怎會知道？」

「她的高跟鞋我不喜歡她的鞋聲。」

「原來如此，那，她昨晚回來後，有沒有再出去？我是指昨晚。」

「那就不知了，昨晚有很多聲音。」

「甚麼聲音？」

她搖一下頭：「晚上，我不敢開門出外看，今晚你們按了一晚門鈴，我才有點忍不住。」

她立刻關上了門，熄了燈。

小辣椒嘆口氣：「好像不對勁！」

「喂！美琪，上面有一個氣窗，你騎在我的背上，爬上去看看！」

花花公子蹲在地上，小辣椒踏上他的肩。

「看見甚麼？小芝在嗎？」

「祇看見大廳，看不見房間，客廳怎麼亮了燈？」

「房間有沒有燈光射出？」

「有！」小辣椒說：「到處都有！」

「下來！」

小辣椒跳下來，拍拍手。

「有兩個可能，」花花公子分析說：「第一，屋子裏有人，第二，電燈亮了一整夜，一整天，直到現在。」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就有問題。」

「怎麼辦？」

「通知管這區的探長。」

「你留在這兒，我去打電話。」

「你留下來，我去打電話。萬一小芝回來，我站在這兒幹甚麼？」

二十分鐘後，王探長帶同警員，探員到來，弄開了小芝的大門。

小辣椒第一個走進去。進房間，看見小芝伏在地上，她身旁有一個破碎了的花瓶。

「東尼！」

花花公子走進去：「死了？」

小辣椒點一下頭。

花花公子看一下地毡上的血液，翻開小芝的手，觀察一下她的皮膚。「差不多二十小時。」

「你是說，昨晚四點鐘左右，小芝被殺？」

「唔！」花花公子點一下頭：「怪不得隔壁的老太太，聽見有許多聲音。」

「我去隔壁把那老太婆帶過來。」王探長說。

「王探長，她年紀不小了，別太爲難她！」

王探長出去，小辣椒和花花公子開始在小芝的房間找綫索。

小辣椒檢了兩片花瓶碎片。

「美琪，你看，」花花公子拿起床前一幅相片。

「那男的，大概就是她的未婚夫。」

「一表人才！」

「我不知道，我甚麼也不知道！」外面突然傳來了女人的聲音。

「王探長的牛脾氣始終沒有改，簡直把證人當罪犯。」小辣椒連忙走出去：「老太太，不要害怕，我們祇不過想跟你談談。」

「她怎樣也不肯跟我走，我祇好牽她過來。」王探長氣呼呼：「個個人胆小怕死，總不肯和警方合作，氣死人。」

「王探長，你進來。」花花公子把王探長拉進房間，省得他嚷叫誤事。

「小姐，那麼多警察，發生了甚麼事？」老太太鬆了一口氣，她愛管閒事的本性又來了！

「林小芝死了！」

「死了，」她呆了一下：「是不是自殺？」

「自殺？你怎會認爲她自殺？」

「她近來不開心。以前看見我，總會跟我點頭打招呼，最近一個星期，我每次看見她，她總是皺起眉頭。」

「你知道她爲甚麼不開心？」

「我不敢問她，她也沒有對我說。她吃安眠藥自殺？」

「不，被花瓶敲破了頭，流血過多致死，不過，詳細的原因，還要等待驗屍報告。」

「用花瓶敲破自己的頭自殺？」

「老太太，我從未說過她自殺。」

「那……林小姐是給人謀殺？太可怕！」老太太雙手抱住肩膊，「太可怕！」

「老太太，我想請你帮忙，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是警探。」

小辣椒點了點頭：「你有沒有見過林小芝的未婚夫？」

「見過，他常常來找林小姐。」

「是不是相片上的男人？」

「就是他！」

「林小芝有沒有介紹你們認識？」

「有！他是麥先生，奇怪……」

「你發現甚麼？」

「他最近好幾天沒有來了！」

「啊！你有沒有聽見他們吵架？」

「沒有，不過，我剛才說過，最近林小姐很不開心，可能麥先生變心了。」

「昨晚，你聽見很多聲音，是甚麼聲音？」

「我不知道，我說過了，半夜三更，我不敢開門。」

「你看不到人，脚步聲該聽到的！」

「林小姐的高跟鞋很尖銳，我老遠就聽見，至於別的聲音，昨晚林小姐回來的時候，好像跟人在說話。」

「有沒有爭吵聲？」

「屋子裏的聲音我是聽不到的？」

「你肯定有人送林小姐回來。」

「我沒有看見。警探小姐，你爲甚麼不問問我們的大厦管理員，他守在大門口，有人出入，他一定知道。」

「他這個時候在不在？」

「怎會不在，亞文是值夜的。」

小辣椒吩咐一個警員去找亞文。

「我可不可以看看林小姐。」

「可以，不過，我担心會嚇倒你，因爲你剛才很害怕！」

「我很怕，不過又有點好奇。」她果然是個愛管閒事的老太婆。

「好吧！她在房間裏，不過，你不要亂動東西。」

「我知道！」

警員把管理員帶來。

「你是值夜的管理員？」

「我叫亞文。」

「這兒發生命案，你不知道？」

「我知道，那位探長先生吩咐我在外面等。」

「你最後一次看見林小芝，是在甚麼時候？」

「昨天晚上……大約兩點多鐘。」

「她一個人，還是有人陪她回來。」

「兩個人！」

「誰？」

「麥先生！」

「麥先生每天晚上都送她回家？」

「可以這樣說。」

「除了麥先生，還有沒有別人？」

「好像沒有了。也可能有，我記不清楚。」

「麥先生有過一段時間沒有來過，是嗎？」

「有好幾天，我還以爲林小姐和他鬧翻了！」

「你有沒有問林小姐？」

阿文道：「我不敢問，因爲，她近來很不開心。」

「昨晚，除了麥先生，有沒有別的人找林小姐？」

「好像沒有！」

「你看見麥先生送林小姐回來，他甚麼時候離去？」

「我……不大清楚。」

「你是值夜的，你不是一直守在大厦門口？」

「昨晚，我有點小事……我曾經到外面……」

「開小差？」

他垂下了頭。

「如有陌生人混進來你也不知道？」

「我……」

「說說你昨晚到麥先生和林小姐的情形。」

「麥先生的面色很難看，好像在生氣，林小姐的眼睛紅了，好像曾經哭過。」亞文想着：「是有點不對，以前麥先生送林小姐回家，總是有說有笑，昨晚像仇人一樣。」

「你有沒有聽見他們吵架！」

「沒有，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剛才你不是說林小芝曾經哭過？」

王探長牽着老太太走出來：「他們一定在吵架，而且一直吵到家裏，然後那姓麥的把林小芝殺死。」

「沒拿到證據，千萬別下斷語！」花花公子說：「男女吵架，本來是平常事。不過，姓麥的也可疑，調查一下他的身世，請他到警局談談。」

「索性把他抓回來好了，反正他是殺人犯！」

「殺人犯，憑甚麼？」小辣椒不滿意王探長那種獨斷獨行，自以爲是的態度：「人證？物證？連驗屍報告都沒有！」

「這……」王探長啞然。

「找到姓麥的，立刻通知我們。」

離開林小芝家，小辣椒說：「要不是念着王探長勤力忠心，早就在警務署長面前告他一狀。」

「祇要我們一開口，担保他這個探長做不成，不過還好，他總算聽話。」

「小芝的死，不是偶然的。」

「你是說，有人蓄意殺她？」

「她早已知道有被殺的可能。每一個人，都說她最近很不開心。」

「根據目前的資料，姓麥的很可能是個殺人兇手。比如，他好幾天沒有去找林小芝，昨晚他送小芝回家，兩個人又有吵架的跡象，而且，很有可能，姓麥的是最後一個和林小芝接觸的人。」

「說起來，都怪我，她曾經兩次找我，一定是有麻煩，想找我帮忙，可惜……我能帮她甚麼？」

「找兇手。」

「人都死了，找到兇手，也救不到她的命！」小辣椒是個有雙重性格的人，做特務的時候，心狠手辣，把敵方趕盡殺絕，可是回復常人身份之後，她整個人却充滿感情。

其實，美洲豹其餘的成員也是這樣，因此，可以說，美洲豹是冷血的，同時也是熱血的。

前後受敵　勇闖重圍

「史小姐，麥耀文失踪了！」

「失踪？」

「我們已經尋到麥耀文。」王探長氣急敗壞：「他在木棉街開了間小食店。」

「你是不是帶一大堆警探去拘捕他，把他嚇跑了？」

「沒有，我祇不過和亞林兩個人去到小食店，他已經不見人影！我留下亞林，特地來通知你。」

「他家裏還有甚麼人？」

「一個老爸爸。」

「跟他談過沒有?」

「問過了，他說他的兒子昨天出去，今天還沒有回來。」

「我去一次。」

「警車在下面……」

× × ×

「耀文走了，我甚麼都不知道。」

「麥老伯，我們平心靜氣的談談，好不好?」

「你……」他瞄了一眼小辣椒：「甚麼人?」

「史小姐是……」

小辣椒立刻制止王探長：「我祇不過是警探，而且，我是懷着善意而來的。」

「善意?他……」指住王探長：「他說我的兒子是殺人犯。」

「麥老伯，我們單獨談談，好嗎?」

他看了看王探長，又看了看小辣椒，終於點點頭：「我兒子的房間在樓上。」

小辣椒看見麥耀文的房間，也放了一張他和林小芝合拍的照片。

「麥老伯，你有沒有見過林小芝?」

「見過。」

「她和麥耀文的婚事你是否同意?」

「我當然同意，小芝是個很溫柔的女孩子，聽見她被謀殺的消息，我也很難過。」麥老頭嘆一口氣：「我是同情她，但是，那姓王的不應該說我的兒子是個殺人犯。」

「不過，殺人的兇器上，有麥耀文的指紋。」

「甚麼殺人兇器?」

「一隻花瓶。」

「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兒子不可能殺人。」

「但是，林小芝在這兒，沒有親人，祇有麥耀文一個男朋友。」

「他們快要結婚，耀文有甚麼理由殺死自己的未婚妻?」

「不過，他們最近感情有變，麥耀文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去找小芝，他們可能是鬧翻了。」

「荒謬，怎會鬧翻?耀文去B市，小芝親自送機，耀文由B市回來，買了許多禮物給小芝……」

「麥耀文曾經離開本市?」

「一共去了六天，因爲他的堂兄在B市結婚，他去當伴郞。」

「甚麼時候回來?」

「前天下午。」

「怪不得他沒去找小芝。」小辣椒低聲沉吟：「前幾天小芝心情不好，應該和他沒有關係。麥老伯，你有沒有反對小芝嫁給你的兒子?」

「爲甚麼要反對，我們是開小食店的，小芝是做女侍應的，將來嫁到麥家來，我們可以多一個帮手，別瞧我們店子小，生意挺好，我們正在要人用。」

「麥耀文本人，最近有沒有對小芝表示不滿?」

「小芝是他自己選的，他活了三十年，祇喜歡一個小芝。」

「不過，小芝被殺那晚，他送小芝回家，兩個人鬧得很不愉快。」

「可能耀文心情不好，不過，未婚夫婦，吵吵咀，平常事，怎會動手殺人?」

「麥耀文心情不好?」

「唔！前天他由B市回來不久，就接到一個電話，聽完電話他面色就變了。」

「誰的電話?」

「我問過他，他不肯說，就是鼓着氣躭在房間，直到晚上才去接小芝。」

「那個電話，非常重要，麥老伯，你眞的不知道電話是誰打來的?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電話是他自己接的，三十歲的兒子，他不肯說，我總不能拿着菜刀迫他。」

「算了，還是說說他失踪的情形。」

「昨天早上，送外賣的小高回來開工，他交給耀文一份報紙，他看完報紙，就靠在牆上，沙啞着聲音告訴我：『小芝已經死了！』」

「他當時的表情怎樣?詫異?驚慌?傷心?」

「全都有，他的面孔白得發青。」

「後來呢?」

「他說，要出去走走，就這樣一去不回。」

「他出門的時候，帶了些甚麼?」

「一條牛仔褲，一件襯衣。」

「他一定會和你聯絡，要求你接應，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通知你抓他，要我出賣兒子，不，我的兒子根本不會殺人，別說殺人，叫他殺鷄他也不敢。他天生純厚，絕對不是殺人兇手。」

「麥老伯，我祇不過想帮助他。」

「帮助他，你們會帮助一個殺人兇手?我的兒子沒有殺人，小芝不是我的兒子殺的。」

「麥老伯，你聽我解釋，麥耀文躲起來，並不是辦法，第一，假如麥耀文殺了人，自首會減輕他的罪，第二，如果他沒有殺人，那末，他更應該站出來說話，表示清白。」

麥老頭想了一會，終於點一下頭。

「這是我的電話號碼，你收下。」小辣椒突然聽見衣服內的通訊器發出訊號，她連忙站起來：「我走了。」

小辣椒走到門口，麥老頭說：「警探小姐，我相信你是帮助耀文的。」

小辣椒笑一下：「和我聯絡。」

× × ×

「我們又有新任務。」白教授說：「三天假期，縮短一天，不過，以後我會補償大家。」

「教授急着找我們回來，一定有重要事情。」

「很重要。」白教授開了自動放影機，他指住小銀幕說道：「這是R國的太空人——保拉耶夫，這是女太空人——妮妮高拔。他們兩個，是R國派來我們國家交流太空知識的太空人，他們將會和我們的太空人，在太空中心共同受訓一個星期，各位，看清楚了。」

「看清楚，想不到，R國竟然有這樣的美人。」

「東尼，不要向她打主意，她不單止是個運動健將，而且，人很保守。」

花花公子聳一下肩膊。

「教授，他們甚麼時候來?」

「已經來了，兩個鐘頭之前，並且在機場發生了一場槍戰。」

「槍戰?」

「唔，兩個人受了傷，一個人中彈身亡。」

「兩個太空人?……」

「他們幸好沒事，不過，已經嚇呆了。」白教授說：「負責護送他們來的是W・D・C的高級特工，不過，當兩位太空人來到我們國家，他們的安全，就要由我們政府負責。」

「有沒有拘捕任何人?」

「沒有，對方全部喪生於槍下。」

「W・D・C的人眞不俗。」

「所以他們信用超著。」

「我們也是金漆招牌。」

「那要看你們這個星期的表現呢！」

「眞的有人要殺害兩個太空人?在我們國家?」

「死的死了，傷的傷了，還有假?」

「誰幹的?」

「我看可能是C國的特務，因爲，最近C國和R國的邦交關係極差，他們不希望R國的太空技術有更高的發展。」

「在我們國家鬧事?」

「殺死兩個太空人，製造我國和R國之間的誤會，一塲不必要的戰爭，可能因兩個太空人的死亡而展開。」

「太嚴重。」

「所以你們的責任重大，你們不是保護兩個人的安全，而是保護兩個國家。」

「請教授分配工作。」

「少傑和亞廸保護保拉耶夫，東尼和美琪保護妮妮高拔，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你們的責任，是護送他們由酒店到太空研究中心，再由太空研究中心護送到機場，到時，W・D・C的人會來接班。」

「他們受訓的七天時間?」

「太空研究中心，禁衛森嚴，機關重重，一切由電腦控制，要混進去，比登天更難，不過，這一個星期裏，你們仍然要住在太空研究中心附設的迎賓館內，直至兩位太空人受訓完畢。」

「教授。」小辣椒念念不忘小芝：「我正在辦理一件兇殺案。」

「我會再留意，如有必要，我會通知你。」

「謝謝。」

「太空人受訓期後天開始，今明兩天，你們要設法令他們生活愉快。」

「如果他們要求逛街購物?」

「酒店附近，有很多商塲，他們是貴賓，總不能令他們太掃興。」

「太冒險。」

「酒店內雖然有一隊隊的保安人員，可是也不保險。」白教授笑着，用鼓舞的語氣說：「你們這四頭兇猛的美洲豹，我就不相信有人敢碰你們。」

四個人交換看一眼，也笑了起來。

「汽車已在下面等着，你們立刻去酒店接班。這一次W・D・C的負責人是賴亞拔。多娜，把他們的東西拿出來。」

多娜把四個黑色的公文箱拿來，每人分派一個。

「全是我最新發明的武器，相信你們會用得着。」

「汽車內有五隻旅行衣箱，一隻裝了六套避彈衣，其餘全是各位的新衣。」多娜把鎖匙交給花花公子。

「還有新衣?」小辣椒吹一聲口哨。

「招待貴賓，當然不能太寒酸。」白教授站起來：「祝各位好運。」

× × ×

政府包租全層酒店頂樓，招待兩位R國的太空人。

房間的分配是這樣的，男太空人住單號，女太空人住雙號。

賴亞拔交待了一切，便帶着他的人員離去。

現在，整層酒店就祇有保拉耶夫，妮妮高拔，花花公子，萬能勇士，大英雄和小辣椒。

「保拉耶夫先生……」

「請叫我同志。」

「保拉耶夫同志。」花花公子自我介紹：「我叫馮東尼，我的同事鍾廸和李少傑會一直保護你，直至你任務完畢，離開敝國。」

「謝謝。」

「白天他們會一直在你的身邊，晚上，他們分別在你隔壁的兩個房間休息。」

花花公子轉過身，他發覺那女太空人一直注視他：「妮妮高拔同志，你的安全，由我和史美琪負責。」

「很高興認識你。」她主動伸出了手：「馮東尼同志。」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能够做女太空人，一定很有本領。」

她笑一下，雖然，她的服裝，髮型並不趨時，臉上也沒有半點脂粉，可是，她那張嬌甜的面孔，已十分迷人。

花花公子一直認爲R國的女孩子個個腰粗皮厚，想不到也有細皮白肉的娃兒。

「東尼，」萬能勇士在那邊叫：「我們陪保拉耶夫同志到酒吧喝酒。」

「小心！」花花公子問：「妮妮高拔同志，你要不要也去喝杯酒?」

「我從來不喝酒，到我的房間坐會兒好嗎?」

「東尼，」小辣椒向東尼打個眼色：「我先去洗個澡。」

「任務在身，別太自我享受。」

「你還是去享受你的美人兒吧！」小辣椒推開她的房間，進去了！

「貴國的女孩子很好看！」

「你也很美麗！」

「美麗?從來沒有人這樣對我說。」

「那些男孩子怎樣稱讚你?」

「聰明，能幹，爲國爭光。」

「連你的男朋友也沒有告訴你，你是如何的迷人?」花花公子坐下來一看，沒有香水味，沒有鮮花，剛氣很重。

「我沒有男朋友，」她搖一下頭：「我整天忙着受訓，正如你說的，做一個女太空人並不容易。」

「保拉耶夫同志呢?」

「他?我不喜歡他的樣子，我們國家，沒有一個男孩子是我喜歡的。」

「你喜歡怎樣的男孩子?」

她看花花公子一眼，立刻羞怯地垂下了頭。

「妮妮，」花花公子走到她的面前，握着她的手：「我可以叫你的名字嗎？」

她點一下頭：「祇要不讓保拉耶夫聽到。」

「妳把頭髮反下來，換一件顏色鮮艷的衣服，你會更美麗！」

「我走出飛機場，就看見所有的女孩子打扮得彩蝶似的，我好羨慕。」

「你可以買一件。沒有帶錢？我可以送給你！」

「我有很多錢！」

「是不是你們國家，不准你買漂亮的衣服？」

「不，我們國家，也舉辦時裝節，我離開祖國的時候，主席說，如果我喜歡，可以買新衣，新鞋，新帽子。」

「那好極了，叫美琪陪你逛公司，她的品味一流！」

「美琪是你的女朋友嗎？」

「不是。」

「她很美麗。」

「可是，她也很兇，誰做了她的男朋友……」

「就倒霉，是不是？」

花花公子回頭一看，美琪正靠在房門旁。

她穿着鮮紅色的燈籠袖襯衣，純白及膝褲，腰間一條很別緻的腰帶，一雙紅色船踭鞋，長帶子交叉纏綁上她那雪白的小腿上。

「美琪！」妮妮高拔的眼睛發出亮光：「你好美！」

「喜歡她的服裝嗎？」

「喜歡！」

「要不要也買一套？」

「我行嗎？我穿上這樣漂亮的衣服會變成甚麼樣子？」

「像美琪一樣迷人。」

「啊！」妮妮興奮得緊握着雙手：「甚麼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去買？」

「現在立刻就去。」

「現在？」她瞪大了美麗的眼睛。

「你害怕？」

「今天機場……」

「有我和美琪在，不用怕。」

「可是你們……」

「我不像個打手，美琪太嬌弱是不是？」花花公子拉起她的手：「陪我一次，走吧！」

妮妮柔順地追隨他。

美琪抿抿咀，聳聳肩，心裏說：「哈！你這花花公子，竟然把一個女太空人弄得貼貼服服！」

花花公子拖着妮妮，雖然咀巴不斷說笑，可是眼睛像探射燈一般搜索，而且耳聽八方，站在妮妮另一邊的小辣椒，也加倍留意。

乘電梯由頂樓到樓下大堂，大堂四壁全是玻璃，祇要穿過大堂就有很多商店。

突然，花花公子透過玻璃牆看見一條圓柱後點光一閃（範圍極小僅足以入視綫），花花公子迅速把妮妮高拔往小辣椒懷裏一推，小辣椒整個人伏在妮妮高拔的身上，與此同時，一顆子彈掠過她背脊穿入玻璃牆。

BUNG！

花花公子旋身拔槍，砰！圓柱擋住了。花花公子雙足像溜冰似的滑向圓柱，有兩個人沒命的跑出來，花花公子跳上詢問處的長櫃枱上，砰！砰！

槍咀仍在冒烟，兩個人已倒在地上。

小辣椒扶起妮妮高拔，她喘着氣問：「沒事了？」

花花公子回來，非常輕鬆的樣子。

「有沒有把你嚇着！」

「有一點。事情發生得太快。」妮妮高拔指住躺在地上的人：「他們怎了？」

「已死掉！」小辣椒毫不猶豫。

「用不着前去看看？」

「用不着。如非必要，對付敵人，我們從不留活口。」

「啊！」

「很可怕！是不是？」花花公子拖起她：「走！我們去買新衣！……」

× × ×

「你們怎會說我們國家的語言？」

「學習！受訓時期，我們甚麼都要學。」萬能勇士回答：「我們還會說很多國語言。」

「你們有沒有乘太空船登陸月球？」

「沒有！因爲我們不是太空人！」

「你們除了保護外國人外，還做些甚麼？」

「除了上太空，甚麼都做。」

「我們回去吧！我怕妮妮高拔同志會担心。」

「好吧！」萬能勇士簽了單。

他們三個人往門外走，突然，有幾個人擁過來。

其中一人手握尖刀衝向保拉耶夫，大英雄手一揮手，把保拉耶夫推回酒吧，保拉耶夫站不住脚倒在地上，他爬起來時便看到一場肉搏戰。

大英雄一手抓住那握刀的手臂，收回推倒保拉耶夫的手，握拳擊向那人的面部：「呀！」

「唏！」辟！辟，萬能勇士已擊斃另外兩個人。

第四個竄前襲擊保拉耶夫，大英雄右脚蹬向他的背部，他倒在地上，大英雄撲向他的身上，用手揑住他的頸子：嘞！又殺死一個。

解決四名大漢，不消三分鐘。

「啊！」保拉耶夫驚魂甫定，他說：「爲甚麼有這麼多人要殺我。我甚至不認識他們！」

「他們殺你，不是爲了你本人，是爲了政治。」

「政治？」

「我們國家太民主，太開放，否則，這些人根本不可能混進來。」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搗亂分子，擾亂世界和平，破壞世界安定。他們是敵人，所以，一個也不能留！」

「你們的工作似乎很特殊！」

「非常特殊！」萬能勇士點一下頭：「而且非常可怕，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們往往要做劊子手。」

「合法殺人？」

「是的！絕對合法。」

× × ×

晚上，花花公子提議到夜總會，妮妮高拔第一個表示同意，保拉耶夫也並不反對。

他們知道祇要一踏出酒店的房間就有危險。但是，經過半天相處，他們已經對美洲豹有信心，而且，他們不願意一天到晚躲在房間裏。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花花公子要求酒店的保安隊，來一個徹底清查。

拘捕一切可疑份子。

妮妮高拔的內心，興奮多過恐懼，她穿了新買回來的粉紅色晚裝長裙，把束起的長髮散下來，她在鏡子裏轉來轉去，她感到自己美麗得像古代的公主。

穿着白禮服的花花公子來迎接她。

妮妮高拔傾慕他的英俊，而花花公子，也被她的天然美吸引着了。

當妮妮高拔挽着花花公子的手臂走出房間的時候，保拉耶夫瞪大了雙眼：「妮妮高拔同志，你怎可以穿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的衣服？」

「連主席都不管，你管？」

「哈！剛來一天就變了！」

「保拉耶夫同志，」萬能勇士說：「祇要你喜歡，明天我們也可以陪你去買幾套晚禮服。」

「我才不要這些。不過……」他頓一會說：「我倒想買一套獵裝。」

妮妮高拔看了花花公子一眼，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到夜總會，花花公子他們分東南西北方面坐，這樣，他們可以監視不同角度，不同方向的動靜，而且，妮妮高拔和保拉耶夫左右兩方，都有人保護，若有人想謀殺他們，除非先把花花公子他們殺死，否則，很難動他們一毫一髮。

「十點鐘，有肚皮舞表演。」

「肚皮舞？」保拉耶夫說：「要是給尤金同志知道了，一定會活活氣死。」

「尤金同志？」

「他是負責國家保安局的委員，」妮妮高拔說：「你知道嗎？我們這一次來貴國受訓，本來帶同八個國家保安人員，沿途保護。後來主席認爲帶這麼一隊人太不信任貴國，因此改聘W・D・C・護送我們到這兒來。」

「不過，你們這一次一個隨從也不帶，也令我們大感意外。」

「我們主席高深莫測。」

「這是你們崇拜他的主要原因？」

妮妮肯定地點一下頭。

「不過，如果讓尤金同志知道你們一天以來遭遇的驚人事件，他可能會派一隊軍隊來。」

「他不會派軍隊。但是會派K・G・B的人來。」

「K・G・B？」大英雄追問：「那是甚麼？」

「亞廸，」花花公子制止他：「表演開始了！」

一個艷女郎，在燈光的照射下出現，花花公子說：「比提？」

「你認識她？」妮妮高拔沒有看表演，却在看花花公子。

「她經常在夜總會表演，我們都認識她！」

比提穿着金色的比堅尼，腰下有一排垂珠，她一邊扭着纖腰，一邊收縮着肚皮，搖擺着大胸脯，隨着音樂舞過來。

到保拉耶夫的身邊，她停留在那兒，做出不少誘惑的動作。

保拉耶夫滿臉通紅。

音樂的聲音越來越急，氣氛越來越熱，突然小辣椒反手一揮，拍！

音樂停了，比提被打倒地上。

衆人正愕然。

「她要行刺保拉耶夫同志，」小辣椒說。

這時候，每一個人才發現握在比提手中的短劍。

小辣椒舉起右脚正要向比提的肚皮踏下去。

這麼一脚，担保比提沒命。

「美琪！」花花公子叫住她。

「甚麼？」小辣椒的聲音是憤怒的。

「留她一個活口，審問她，要她供出誰是主使人。」

「交給我？」

花花公子說：「交給你！審問完了，生死由你！」

「走！」小辣椒一手提起她的手臂，把她帶了出去。

花花公子打了一個手勢，音樂繼續。

保拉耶夫拿出手帕抹汗。

「同志！」妮妮高拔向他打趣說：「你是熱呢？還是嚇慌了！」

「妮妮，」花花公子問：「發生了一連串事件，你不害怕？」

「沒有甚麼好害怕的，因爲，我們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害。」

「你眞勇敢！」

「是因爲你們很有本領，給我高度的安全感！」

× × ×

「東尼，情況如何？」白教授來的電話。

「很好！」

「要不要支援？」

「暫時不要！」

「兩位太空人怎樣？」

「他們很好，很愉快，少傑和亞廸陪保拉耶夫去買獵裝。」

「昨天近郊發生了一場小型的特務戰鬥。」

「我們有沒有人受傷？」

「我們並無參予，活的，受傷的都跑了，地上的死屍全是R國和C國的人。」

「K，G，B終於出動了。」

「他們不會不管的，這樣也好，省得出了事，責任全向我們頭上推。」白教授說：「R國和C國狗咬狗骨，早晚要拚個你死我活，這些事，我們不要管，最重要的，是保護兩個太空人。」

「我會小心。」

「寸步不離，直至他們到太空研究中心，你們才可以鬆一口氣。」

「我知道。」

「依照原來計劃，明天九點鐘，我派一輛車來，當心停車場。」

「我知道！教授，有人敲門。」

「好，再聯絡。」

花花公子開門一看：「原來是你。」

「以為我是誰?妮妮高拔?」小辣椒冷哼着，坐了下來。

「比提怎樣?招供了沒有?」

小辣椒搖一下頭：「審死官!」

「你去了一個早上，毫無結果?」

「她祇會說對不起!」

「她捱得住你的刑罰?」

「熬得住!慈母啊!」

「慈母?」

「唔!她告訴我，她的兒子，落在那些人的手上，為了兒子的安全，所以要三緘其口，她還請求我體諒她!」

「你相信她的話!」

小辣椒聳了聳肩。「喂!我剛才敲門老半天，你為甚麼不開門。」

「跟教授通電話……」

「教授有沒有找我!」小辣椒跳起來，她關心的是麥耀文。

「教授沒有找你，大概姓麥的仍然沒有消息。」東尼說：「昨天R國和C國的人在郊外火併。」

「眞的，終於碰上了。」

「我一直以為兩個太空人孤立無援，誰知道K・G・B的人一直暗中保護。」

「對了!K・G・B是甚麼?」

「是R國的特務機關。」

「你又知?」

「別忘了我是大哥。」

「大哥?哼!小白臉。」小辣椒咀上雖不饒人，不過，除了教授，花花公子是第一個加入美洲豹，雖然，四人當中，並非他年紀最大，但是，無可否認，他最有頭腦，擅用心機。

「我就不明白，既然K・G・B的人也來了，他們為甚麼不索性派幾個傑出的特務保護兩個太空人，要暗中行事。」

「這表現他們有風度，信任我們。」

「但是，他們並不信任我們。」

「也不見得，他們鬥爭的對像是C國，根本與我們無關。」

「但是，兩個太空人出了事，仍然要我們負責，那太不公平。」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公平，靜一下。」花花公子突然噓聲叫。

「甚麼事?」

「紅燈亮了，妮妮房間有人。」

「暗殺?綁架?」

「都有可能，走。」

到妮妮高拔的房門口，果然聽見有些不尋常的聲音。

東尼指一下隔壁的房間，小辣椒點點頭走進去，東尼踢開門後，迅速旋轉靠在牆上，嘭，嘭，房內傳來了兩聲槍响，東尼翻滾地上，反手開了一槍，砰!呀!一個人倒下了。

「放下你的槍。」房內有人叫：「妮妮高拔已經在我的手上。」

東尼已彈跳站起，看見一個人倒地身亡，另一個人，用手臂箍着妮妮高拔的脖子，手上拿着槍。

「放下槍，聽見沒有!」那高瘦個子叫着。

「休想，速把妮妮小姐放開。」

「你不要再走近來，不然的話，我會開槍。」

「你會開槍，我就不會?殺死妮妮高拔，我槍殺你，朋友，別忘了你祇有兩隻手，你對付得了她，就對付不了我。」

「我可以一手推她到樓下。」他一步一步退向露台：「一手向你開槍。」

「主意不錯，一石二鳥。而且，這兒是頂樓，妮妮小姐跌下去，非死不可，不過，我知道你不敢這樣做，你連走出露台也不敢。」

「我不敢?哈哈!」

「像你這種人，見得光嗎?」

「好，你瞧着!」他果然已退出露台，突然飛出了一條腿，拍，把他的手槍踢下，他正想把妮妮推下露台，小辣椒一手把妮妮高拔接住，這時候，花花公子朝準他胸前開了一槍，砰!

呀，他失去平衡，由露台跌翻了出外，別忘了這是頂樓，又多了一塊肉餅。

花花公子走進去，慰問妮妮：「你受驚了，來喝杯酒。」

「現在已經沒事了，」妮妮高拔撥一下頭髮，畢竟是個太空人，藝高人胆大。

「你怎會開門給兩個壞人?」

「我從未開門，他們由露台爬上來，我立刻按動警鐘。」

「你做得很好，眞的沒有事?」

「好像看了一場精彩的警匪片，你們配合得很好，我想不到美琪小姐會在露台外。」

東尼握着妮妮的手，加以安慰。小辣椒倒了一杯酒，坐在椅上享受起來。

× × ×

護送兩位太空人到太空研究中心，是一件頗不簡單的事。

為了不想把事情張揚，當然不能找酒店保安人員協助，否則就成為公開秘密。

如此，祇好由花花公子他們四個人全力護送。早晨，接獲了白教授的通知，知道護送車子就在酒店的停車場等候，於是，首先由大英雄把兩位太空人和四人的行李搬上一部小型旅行車，開車的司機，是特務訓練中心的亞積，他出身本來是一個賽車手。

「喂!怎麼祇有你一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已經够了。」

「我們才祇不過四個，加上你是五個，等會兒，一定會有不少人狙擊我們，五個人，怎能應付。」

「這輛車是避彈的。」

「很安全，不過，假如我們被人前後夾攻，四方阻截，難道，我們關在汽車裏過一輩子?」

「我們的時間必須計算準確，一分鐘也不能少，十一時之前，你們一定要把太空人送到太空中心。」

「是呀!怎麼辦?」

「別忙，等着瞧，」亞積按一下W的掣，那輛汽車的車頭，竟然會自動打開。

「看見沒有，如果有人阻碍你們的行程，你可以從那兒開槍攻擊。」

「很好!」

「還有更妙的。」亞積又按一下G，有兩支長槍在車頭昇起：「這是機槍，活動的，要殺誰，就殺誰。」

「那倒是一輛寶車。」

「當然啦，太空人的命寶貴。」

「你可不可以把車駛到出口處?」

「這部車又大又重，駛往出口處不大好。」

「這樣吧，我們把太空人帶下來，我一揮手，你就把車駛過來。」

「可以。」

大英雄到處張望。

「看甚麼?」

「看看有沒有埋伏!」

「水靜河飛，我到來二十分鐘，一個閒人也沒有。放心吧，我們會把太空人安全護送。」

「十分鐘後再見。」

大英雄回到樓上，花花公子問：「情況如何?」

「派來一輛寶車，防彈的。」

「停車場的環境。」

「很清靜，很安全，我們的保護功夫，做得很好。」大英雄有點得意。

「以防萬一，我們分兩路，我和大英雄在前面開路，少傑和美琪保護兩位同志押後。」

「東尼，其實……」

「亞廸，你有沒有聽過，小心駛得萬年船?不要過份自信。」

大英雄不服氣地嘟嘟咀。

「我們走吧!」

到停車場，大英雄向亞積揮手，示意叫他把車開過來。

可是，那輛小型旅行車，動也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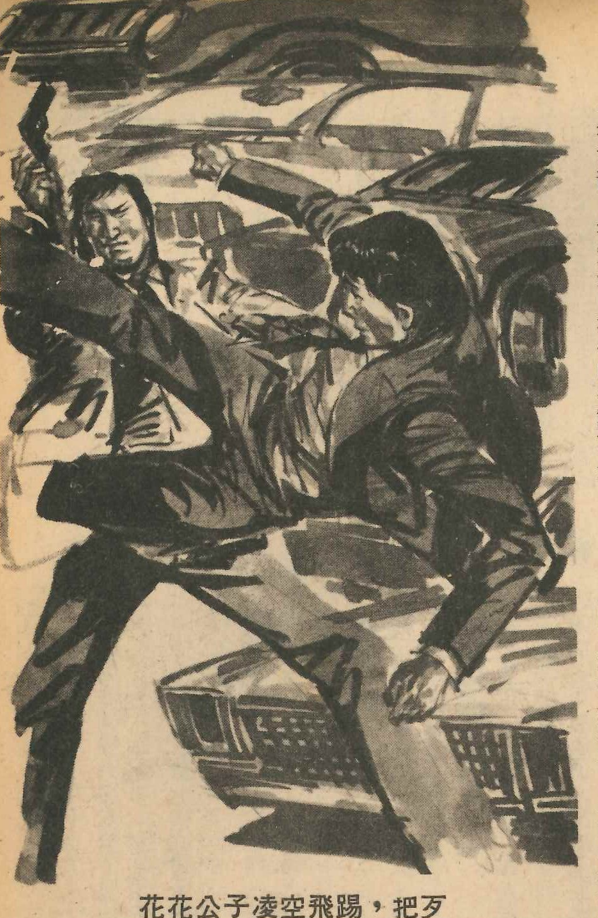
「嘿，亞積這小鬼一定在打瞌睡。」

「這個時候睡覺?不可能吧!」

「不對，情形可疑。」

「怎麼了?」

「剛才那輛避彈車，車前車後沒有汽車，現在前前後後都有汽車。」



花花公子凌空飛踢，把歹徒的手槍踢飛。

「唔，車擠得緊，亞積根本沒法開車，除非撞車。」

「難道亞積……」

「小傑，美琪，你們在這兒，不要走開，我們過去看看。」

「要不要把兩位同志帶回房間?」

「不要，想必會有埋伏，你們退回去，祇有中計，就留在這兒吧!」

花花公子和大英雄向前走，正要走近那輛小型旅行車，突然擁出十幾個人。

「唏!」拳脚各飛。

大英雄和花花公子奮起迎戰，兩個人對付十幾個人，大英雄拳頭重，幾乎是一拳一個，花花公子被幾個人追逐，他打開車門鑽進一輛汽車，有人衝上來，他出奇不意的把車門推開，拍，一個人被撞倒在地上，另一個人出來，花花公子雙腿一屈一蹬，又踢倒另一個人。

他在幾個被打暈的人頸上，加上一拳，置其於死地，免他醒來後再次加入戰圍，誤時誤事。

一個人拔出手槍，花花公子凌空飛踢把那人的手槍踢向車窗，跟着送他一拳。

這邊戰情激烈，那邊豈能清靜，也有七八個人，進攻萬能勇士和小辣椒。

小辣椒低聲說：「請兩位緊靠我們，不要走開。」

兩人應付七八個人，本來已不容易，何況還要分神照顧另兩個人呢，因此，困難重重。

幸而，萬能勇士，一身武藝，小辣椒的辣椒腿，既狠又辣腿腿踢中對方要害。

突然，其中一個較矮小的男子，拔出短刀，乘萬能勇士和小辣椒不覺，繞到後面，正要襲擊妮妮高拔。妮妮高拔驚叫一聲，萬能勇士反手一擋，那刀尖直刺向他的手臂，萬能勇士趁機奪去他的短刀，把短刀順手擲向那人的背上。

「誰受傷?」小辣椒問。

「我!」萬能勇士邊打邊答。

「不要緊吧!」

「有點痛，手臂流血!」

「你退出止血，我來應付。」

「不，我這麼大個人，流點血算得了甚麼?唏!」又劈倒一個，「別管我，我沒事。」

保拉耶夫和妮妮高拔，見情況危急，他們不想做大包袱，也反擊起來。

四個人對付八個，情況好轉了，雖然，兩位太空人，還談不上有甚麼武功。

不知道從那兒，又湧來了五六個人，花花公子感到，這樣打下去費時失事，於是，他一邊跳上車頭，一邊扭開傳呼器。

過不了很久，一大隊酒店的保安人員來了，隊長舉起手中手槍：「停手!」

靜了一會兒，保安隊長高舉手中槍。

「我有槍，可以把你們一個個人殺死!」

他向天開了一槍!

與此同時，一個歹徒向保安隊長開槍，却射中另一個保安人員。於是，展開了一場槍戰，保安人員倒地的有六七個，幸而他們人多，而且不斷有人湧來。

「停止開槍!」花花公子大喝一聲，「子彈無眼，避免傷害貴賓，誰再開槍我先殺誰。」

有人向聲音傳出處開槍。砰！

嘭，他反被擊倒在地上。

於是，沒有人敢開槍。

「亞廸，」花花公子大聲說：「到那邊！」

大英雄找到了最好的位置。

「全體把槍放下，你們已被包圍。」

仍有人開槍，大英雄和花花公子分別開槍射中二人！

一切沉寂了。

花花公子和大英雄分別跳上車頂，他們兩隻手都握着手槍，大英雄的眼睛像探射燈。

「不要企圖開槍，全部把槍扔在地上去。」

小辣椒和萬能勇士制服了他們身邊的人。

沉寂後一陣混亂，忽然有人向花花公子開槍：「嘭！」可惜，他還來不及扳槍掣，已被花花公子開槍打死。

保安人員衝上去，接應他們。

小辣椒和萬能勇士，帶保拉耶夫，妮妮高拔上車。

花花公子看見亞積斜靠在駕駛座裏。

「東尼，」大英雄叫：「原來他眞的在睡覺。」

「睡覺？」花花公子坐到他身邊，拍了拍他：「亞積不是睡覺，是吸入了催眠劑。」

「催眠劑？沒有可能，車全關上了窗的。」

「駕駛座旁的窗沒有關好，讓我來弄醒他，喂，亞積！」

「別理他，我們自己開車。」

「不理他不行，車匙不見了。」

「難道是給那些歹徒拿走了？」

「不可能吧，亞積的反應能力不會遲鈍至此，昏睡前應該有十秒時間，他應該把鎖匙藏起來。」

「我有辦法，」大英雄打開一隻小瓶，把它放在亞積的鼻下：「乞嗤！」

亞積朦朧的：「好臭！」

「喂，亞積，亞積！」

「呵，」亞積打了一個呵欠，看見花花公子上來，一呆。「你們都來了。」

「你怎麼坐着睡覺？」

「睡覺？啊，對了，剛才有人走到我的車旁，敲我的窗，我不理他，他一直在敲，敲得我雙耳都痛了，我搖下玻璃，他把一個瓶子朝着我一噴，我呆了一下，甚麼都不知道了。」

「喔，果然是吸了催眠劑。」

「現在是甚麼時候？」

「十時七分。」

「啊，天，已經超過十時，路那麼遠，我怎能趕得及十一時。」

「那你趕快開車吧！」

「對！開車！」

「車匙呢？」

「對，車匙呢？」

「車是你開，你問我，我問那個？」

「車匙，車匙！」亞積到處找，終於在車裏的烟灰盅把鎖匙找出來。

「你怎會把車匙放在這兒！」

「一種潛意識，看見陌生人，便立即把車匙收藏起來。」

「開車吧！」

汽車駛出酒店，終於順利出發了。

「少傑，你沒事吧，」花花公子關心的問。

「我已替他包紮，傷口很長。」

「你們很勇猛，我和保拉耶夫同志，十分崇拜你們。」妮妮說。

「你們也不錯呀！學過功夫。」

「受訓的時候，學過搏擊，不過比起你們四位相差太遠！」

「我們也有缺點我們不能上太空。」

「東尼，你瞧！」亞積突然叫：「後面那輛黑色的汽車。」

「跟踪，已經跟了一條馬路。」

「你已經發覺。」

「東尼是個機伶鬼，」小辣椒說，「亞廸說，汽車是避彈的。」

「不錯。」

「我們根本不用理會跟踪的人。」

汽車轉入公路向前駛。

公路旁一條小路，駛出了兩輛汽車。

後面也多來了一輛深綠色的汽車。

前面兩輛車突然停住，後面的車也停住。

亞積他們的汽車被夾在當中。

「亞積，」萬能勇士說：「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怎麼辦？」

「管他們呢，車是避彈車，他們拿刀拿槍都沒有用，祇要我們完全不理，他們却也沒有辦法。」

「立刻拉上所有玻璃。」

「防止催眠劑。」

「喂，亞積，要是他們一直不肯走，怎麼辦？」

「阻塞交通，必會招來警察。」

「看，東尼，」小辣椒叫了起來，「他們每人手中都拿着東西。」

「炸藥，好幾束炸藥。」

「炸藥？亞積，這輛車能避子彈，能不能避大量炸藥？」

「上頭沒有說。」

「我們怎辦？關在焗爐裏燒肼豬。」

「亞積，開窗。」

「開窗，不怕催眠劑？」

「開天窗，」大英雄着急地叫：「把車頂打開，消滅他們呀！」

「呵，天，我怎麼那麼笨。」亞積按了W掣，又按G掣，大英雄首先攀上去，花花公子跟着，他們開動輕機槍，卜卜卜……輕機槍轉來轉去，不一會，就把所有追踪的人殺個清光。

「亞積，把前面的汽車開走！」

「是的。」

機場中伏　計殲特工

太空研究中心就在前面。

「這兒就是太空研究中心？」

「是的，後面是基地。」

「我怎麼祇看見四周全是三層高的鋼板？」大英雄詫異：「沒有門，沒有窗，難道我們鑽進去。」

「封得密密的連蚊子也飛不進去。」

「連門鈴守衞也沒有，我們在這兒喊救命？」萬能勇士也猜測起來。

「說好了十一時，我們剛好趕到，爲

麼不派人迎接？眞豈有此理。」亞積大爲光火。

「你們不要吵，想叫門可以用咭。」

「用咭？甚麼咭？咭能鑽開鋼門。」

「不錯，這兒有五扇門，每扇門所用的咭都不相同。」

「奇怪，你怎會知道？」

「你那兒來的咭？」

「是甚麼咭？能開鋼門？」

「教授給我的，是一種特製不碎咭，你們等一會，我去開門。」

花花公子下車，把一張金色的咭放入一綫縫隙內，祇一會，鋼門向上升起。

「把汽車駛進來。」

小型旅行車駛進了，第一扇鋼門立刻降下，關閉。

「這兒已經很安全，你們就可以全部下車。」

花花公子用銀色咭片開了第二扇門，紅色開第三扇，黃色開第四扇，藍色開第五扇。

第五扇門一開，環境全變了。

四周，全是透明的玻璃牆，天花板好像全裝了鑽石，不斷的閃耀，閃耀。玻璃牆上，隱現着兩扇門。

一扇門開啓，一個穿着軍裝的中年男人走出來。

「將軍。」

「東尼，很久沒看見你了，好嗎？」

「托將軍福！」

「我看你是越大越英俊，這兩位貴賓一定是……」

「兩位是R國的太空人，保拉耶夫同志，妮妮高拔同志。」

「素仰！素仰！」將軍禮貌地：「我們的太空人早就恭候多時了。」

「對不起將軍，我們遲到五分鐘。」

「我知道，中途受阻，」將軍說：「東尼，我要陪兩位同志進去，這張咭，是開貴賓館的，你和幾位同事進去休息。」

「我們不可以進研究中心！」

「進研究中心，要經過很多手續，你們還是不要進去了！」

「好吧！聽將軍吩咐。」

將軍帶領R國兩個太空人，由剛才那扇門進去了，妮妮高拔進去前，還依依不捨的看了花花公子幾眼。

「東尼眞够本領，連R國的老古董也被他迷住了！」大英雄嘖嘖地說。

「她一點也不古板，樣子又漂亮，人家都說R國的女人都有一條水桶腰，她不是啊！身材很好！」

「進去吧！」小辣椒抗議：「我巴不得舒舒服服的坐下來。」

「對！別老是談論女人，還是去參觀一下貴賓館吧！」

花花公子用那張白咭開了另一扇門，一進去，就有幾個很漂亮，穿着紅、白、藍制服的女侍應迎了出來。

「歡迎四位！」

「嘩！進入衆香國。」

「四位！」花花公子這才發現：「亞積呢？」

「在這兒！我個子比你們小，給擋住了！」

「對不起！失覺了！」爲首的女侍應連忙道歉：「我叫達娜，在此賠罪！」

「別介意，我們一向很隨便，其實，我們並不是甚麼貴賓！」

「到貴賓館來的都是貴賓，請！」

走進貴賓館，眼前又一亮。

裏面有花園，泳池，網球場，高爾夫球場，到處都是鮮花，涼亭，小橋和流水，那人造瀑布，尤其壯觀。

那一間間排列的豪華房間，那富麗堂皇的客廳，還有桌球室，回力球室……很多別的新鮮玩意兒。

「各位想休息一下，還是開始吃午餐呢？」

「我們想休息一會。」

「到客廳喝杯酒，好嗎？」

「主意不錯！」

每個人，坐在舒服的軟皮椅裏，喝着酒。

「可以享受一個星期，運氣不錯！」

「當然比出生入死好！」

「我却希望出去，呆在這兒算甚麼？這兒銅牆鐵壁，安全得很，根本不需要我們保護，而且，又不准進入研究中心，我們在這兒做傻瓜。」

「教授要我們留下來，必有原因。」

「有甚麼原因，陪太子讀書。」

「算是渡假吧！煩甚麼！」

「困在這兒，不能出去怎能不煩。」

「你一定念念不忘那命案。別想，有消息，教授一定會通知你的！」

「怎樣通知？喂！小姐。」小辣椒叫了一個女侍應來：「這兒有沒有電話？」

「沒有！小姐。」

「和外界完全隔絕？」

「是的！小姐。」

「要通消息，如何與外界聯絡？」

「控制在將軍那兒。」

「啊！天。」小辣椒拿出通訊器，扭了開關：「教授，我是小辣椒！」

一點回音也沒有。

「怎麼辦？」

「普通音波，這兒是不能收發的，將軍那兒，一定用超音波，你叫也沒有用。」花花公子安慰她：「你不是歡喜打回力球，一會兒我陪你！」

「別煩我！」她跑出花園。

「名符其實的辣椒！」大英雄說：「東尼，別管她，午餐前我們先去游泳！」

「我贊成！」

晚上，妮妮高拔和保拉耶夫，竟然被送回來。

妮妮一看見花花公子，就撲到他懷裏去：「東尼，看見你眞高興！」

「你怎會到這兒來？」

「將軍說，我們白天的課程，困苦，乏味又枯燥，他說，你們和我們相處了兩天，友誼一定不錯。所以，下了課就讓我們回來。東尼，我好想你，我很高興。」

「美琪，教授的安排，是沒有錯的，他完全是要照顧兩位離鄉別井的貴賓。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

「有你就够了！」

「美琪！」妮妮高拔頗爲担心：「你好像很不高興。」

「沒有甚麼，我看見了你們，非常高興。」

「眞的？」

「眞的。吃過晚飯，我們玩紙牌，聽音樂！」

「美琪，你高興就好了！」

小辣椒極力培養笑容。

× × ×

小辣椒人在貴賓館，享受着一流特務所能享受的一切。可是，心裏却想着麥耀文。

麥老頭信任她，祇要有麥耀文的消息，他一定會通知她，第四天了，爲甚麼一點消息也沒有？

也許，麥老頭給過她電話，可是，她的辦公室空着，誰會替她聽電話？

敎授的諾言，唉！

她正在發悶，將軍來了。

「各位生活得好嗎？」

「很舒服！」花花公子代爲發言：「謝謝將軍！」

「如果有甚麼需要的，告訴達娜就可以了！」

「這兒甚麼都有，我們已很滿足。」

「我發覺兩位太空人也很愉快，那位女太空人，似乎對東尼特別好。」

「東尼的綽號是花花公子，從來沒有一個女孩子能逃得過他的手掌。」

「喂！亞廸！」花花公子給他一個後肘捶，「別說得那麼難聽！」

「其實，做特務，除了有好身手，有一張英俊面孔，也能佔到不少便宜。有美人計，也會有美男計，這是一種特殊的人才。」將軍和藹可親，談笑風趣，完全不擺架子。

「將軍！」花花公子綳起了臉。

「好！好，不說笑話。美琪小姐，聽說你在外面有任務？」

「是的，我正在辦理一宗兇殺案。」

「白敎授請你立刻去麥家一次，十五分鐘後，有人會送你出去。」

「謝謝將軍！」

「你辦完事，通知白敎授，我會派人接你回來。」

「謝謝將軍！」小辣椒開心極了！

將軍出去了，花花公子問她：「你爲甚麼祇會說謝謝？笨蛋。」

「我太高興嘛！小芝算是我的朋友，我怎忍心讓她含恨而死？麥家找我，一定是知道麥耀文的消息。」

「你認爲麥耀文就是兇手？」

「可能是，可能不是，不過，暫時，他是唯一的綫索，找到他，就好辦。」

「趕快破案，趕快回來……」

小辣椒開了她那輛紅色跑車去找麥老頭。

「麥老伯！」

「警探小姐，你躱到那裏去了！」

「我有任務，我工作很忙，已經和麥耀文聯絡上了！」

「唔！我們通過電話，我把你的話，全告訴他。耀文希望能够見見你！」

「好！在那兒？」

「不過你首先要答應他三個要求。」

「你說吧！」

「第一，不准報警。第二，你一個人前去，第三，不准帶槍。」

「全答應！」

「還有一件事，如果他不肯回來，你不要强迫他！」

「但是，他不是兇手，也是證人，他要回警局落口供。」

「好！既然你不肯帮忙，我就不告訴你，我的兒子躱在哪兒！」

「你知情不報……」

「你可以拉我坐牢！」

小辣椒沉吟一下，終於點一下頭：「好吧！我答應你！」

「郊外有一個山神村，村內有一間山神廟，已經又舊又破，沒有人修理，耀文就在哪兒。」

「好，我立刻去！」

「警探小姐，我兒子的性命，就在你手上。」

「放心，我祇不過和他談談。」

「我信任你！」

小辣椒拍一下他的肩膊，開車去山神村。

找到山神廟，裏面靜靜的，到處都是破瓦灰塵，她看不見麥耀文。

「麥耀文，麥耀文。」她在低聲地呼叫。

一點回音也沒有。

「我叫史美琪，麥老伯准許我來見你的，你聽着，我祇有一個人，沒有通知警方，也沒有帶槍。」

有一點聲音！在神像後面。

小辣椒連忙走過去，果然看見一個長了鬍子的男人。

他瑟縮着，很害怕。

麥老頭的話不錯，他樣子很純。

「麥耀文？我們談談好不好？」

一會，他終於點一下頭。

「你有沒有殺死小芝？」

「沒有，我沒有，」他哽咽着，「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怎會殺她？」

「既然沒有殺人，爲甚麼要逃。」

「我不逃，警察會拉我！」

「你沒有犯罪，警方怎會拘捕你！」

「可是，情況對我不利！」

「怎樣不利？」

「小芝在這兒沒有親人，祇有我一個男朋友，是眞的。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她哭過，也是眞的。那兇器——花瓶，我也接觸過。」

「你曾經去過B市？」

「是的，去了六天，因爲我的堂兄結婚。」

「你去B市前，小芝是否有不愉快的表現？」

「沒有！她當時很快樂，她說，可惜請不到假，否則，她會和我一起去。」

「你由B市回來的當天，你收到一個電話。」

「是的！」

「誰的電話？」

「我不知道！」

「那沒有可能，你連他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

「他不肯說出姓名，我祇知道他是一個男人。」

「他在電話裏說了些甚麼？」

「他告訴我，他是小芝的丈夫，他罵我破壞別人的家庭，搶走人家的妻子，他

要我和小芝分手。」

「因此你心情不好。你有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當然不答應我和小芝早已訂婚。」

「不過，當天晚上你和小芝吵架！」

「我們沒有吵架！」

「你撒謊，管理人看見小芝雙眼都紅透了，你還鐵黑着臉。」小辣椒說：「坦白告訴我，你們爲了那個電話吵架，後來你一時衝動，把小芝殺了，是不是？」

「不是，我根本沒有殺人。」

「把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訴我。」

「我承認接了電話之後，非常生氣，晚上去接小芝下班，我把電話的事告訴她，她氣得流下了淚。她告訴我，她根本沒有嫁過人，不過，她承認以前曾經和一個男人，同居過一段日子，後來那男人犯罪坐牢，他們就分手了，由於事隔兩年，她已經把那個男人完全忘掉。」

「小芝死前，曾經透露，她心情苦惱，有尋死的傾向，這又是爲甚麼？」

「爲那男人，因爲，我去B市的第二天，那男人突然去餐廳找她，要求她復合。小芝告訴他，他們已一刀兩斷，她已訂了婚，要求他不要再騷擾她。但是那男人，天天在餐室的巴士站等她，恐嚇她。小芝爲了不想餐廳的同事，發覺她有那麼一個男人，因此，答應白天下班後，到他居住的公寓，和他見面。解決他們之間的恩怨。」

「結果怎樣？」

「小芝已不再愛他，要和他分手，他很生氣，誓要把小芝奪回去，那天晚上，我們爲了那男人的確很不愉快，但是我們並沒吵架，因爲小芝發誓她始終愛我。」

「花瓶上，爲甚麼有你的指紋？」

「我送小芝回家，我們仍然談論那男人的事，小芝告訴我，那男人是個壞蛋，殺人放火甚麼都做，又是個吃軟飯的傢伙，以前他們在一起，小芝每月賺的錢，全給他拿走，所以，小芝表示寧願死，也不願意再和他在一起，當時我也很憤慨，拿起一隻花瓶，重重放在桌上，我說，假如他再迫小芝，我決不會放過他。」

「你留在小芝家有多久？」

「一個多鐘頭。」

「唔！」小辣椒接着：「可能他一早就埋伏在小芝家裏，聽見你們的話，也看見你拿起過花瓶。所以，後來他用花瓶擊斃小芝，是想嫁禍給你。」

「他很狠心，殺了小芝還想害我。」

「那個男人，叫甚麼名字？」

「我不知道，我說過，他沒有告訴我名字。」

「小芝也沒告訴你？」

「沒有。」

「她提到他的時候，連一個姓也沒有說，比如叫他亞强，亞文，或許……」

「有，沙胆洪。」

「沙胆洪，他坐過牢？十天前去找小芝，他可能放監不久。」

「史小姐，我是冤枉的，我沒有殺小芝，眞的，沒有。」

「你跟我回警局，好不好？」

「你要拘捕我？你不相信我？」麥耀文不斷後退。

「我相信你沒有殺死小芝，可是，你躱在這兒，也不是辦法，你應該回去，說出了一切，我們找兇手破案，你也可以洗脫嫌疑。」

「會不會要我坐牢？」

「你是疑兇，可能會扣留你。」

「說來說去，你還是要拘捕我。小芝死了，我是疑兇，最後，我就變成了殺人犯。」

「怎麼會，我說過，祇要找到眞兇，你就可以洗刷嫌疑。」

「要是你永遠捉拿不到眞兇？」

「不會的。我已經掌握了綫索，很快可以拘捕沙胆洪。」

「如果沙胆洪不是兇手，又另有其人呢？」

「麥耀文，有一件事，你不可不知，你躱在這兒，要是給眞兇找到了，他會來一個殺人滅口。你送了命，可能還要負上殺小芝的罪名。」

「那……」

「跟我回去吧，如果你無罪，我必會爲你洗脫罪名，相信我！」

× × ×

小辣椒從監獄處那兒，終於找到了石永洪的資料，原來他半年前已假釋外出。

他上次犯的是打刼罪，被判入獄兩年，因行爲良好，半年前已獲假釋。

於是，小辣椒再去找假釋官。

「石永洪的確在假釋期中。」

「他每月一定要來辦理報到手續。」

「是的，前幾天，他剛來過。」

「你知道他的近況？」

「知道。他在我們釋囚會介紹的布廠做工。」

「他居住的地址？」

「在布廠的宿舍裏。」

「他工作表現如何？」

「普通，他表示工作很辛苦，想找一份稍爲舒服的工作。」

「請把布廠的地址寫給我。」

「好的，請等一下。」

小辣椒去到布廠，先見廠長，然後道明來意。

不一會，有人把石永洪帶到會客室。

他打量小辣椒，有一雙色眼。

「石永洪？」

「是的，小姐是……」

「警探。」

「警探？前天我已向假釋官報到。」

「不是爲了這件事，聽說，你對布廠的工作不大滿意，認爲太辛苦。」

「我身體不大好，希望少做勞力的工作。」

「你唸過多少書？」

「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就想做白領？」

「人總有願望。」

「其實，最容易吃是的軟飯。」

「甚麼意思？」

「我要問你有關小芝的事。」

「誰是小芝，小芝是誰？」

「以前，小芝不是和你同居？」

「我不認識甚麼小芝，也從禾與任何女人同居。」

「但是你兩年前被捕時，的確和小芝同居。」

「我否認。」

「好，你是不是叫沙胆洪？」

「我叫石永洪，並不叫沙胆。」

「你大約十天之前，去過皇宮酒店的扒房。」

「我記不起那一天，不過，我的確到過那兒吃晚飯。」

「你去找林小芝。」

「我說過不認識甚麼小芝。」

「那你去皇宮扒房幹甚麼？」

「吃東西。」

「那兒的價錢很貴。」

「我又沒有打刦，又沒有吃霸王餐，一個窮工人上大酒店吃餐犯法？」

「林小芝巳被謀殺。」

「這個女人跟我有甚麼關連？她死了與我何干？哼！」

「你曾經打電話恐嚇麥耀文。」

「麥耀文又是誰？」

「那，對不起石先生，打擾了。」

「妨碍我開工，眞豈有此理。」

小辣椒看着他的背影，吞着氣……

「麥耀文，錄音帶你巳經聽過了。」

「打電話恐嚇我的聲音，和錄音帶的聲音，一模一樣的。」

「可是，他甚麼都不肯承認。」

「他很狡猾。」

「不錯。」

「既然找到他，爲甚麼不拘捕他？」

「我們沒有證據，因爲，兇器上，祇有你的指模，沒有他的指紋。」

「我要代他坐一輩子牢？」

「他很聰明，行兇時，可戴帶上了手套。」

「死無對證。」

「麥耀文，你告訴我，你是否眞的很愛林小芝。」

「是的。」

「想不想爲她報仇？」

「當然想。」

「那你要和我合作。」

「做甚麼？」

「你肯合作，我自然會教你。」

「好，我合作。」

「你聽着……」

「我和你素不相識，你約我到海邊來幹甚麼？」

「你不想來我也不會用手槍迫你。」

「我肯來，完全是因爲好奇。」

「你不來，我就把一切告訴警方。」

「警方？」石永洪回轉頭：「你們這班神經病，昨天來了一個警探，今天又來了你這個莫名其妙的人。」

「你不是曾經打電話給我，警告我不要再和小芝來往。」

「誰打電話給你，神經病。」

「你別賴了，我認得你的聲音。」

「有甚麼證據，證明我的聲音打過電話給你，你裝了錄音機？」

「我雖然不能證明你打過電話給我，不過，我可以證明你殺死林小芝。」

「喂！你說話小心，我不是好惹的，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殺死人。」

「你曾和小芝同居，不能賴了吧。」

「誰說的？」

「小芝告訴我的。」

「叫小芝作證。」

「死人怎能講話。」

「知道就好，不要惹我。」

「你既然不合作，那末，我就把照片送交警方，到時，警方會拘捕你。」

「甚麼照片？」

「你用花瓶擊斃小芝的相片。」

「你……神經。」石永洪反咬他一口：「誰都知道，是麥耀文擊斃林小芝。」

「並不是我，決不是我，其實，那天晚上，我送小芝回家，你巳經躲在她家裏，我聽到一些不尋常的聲音，後來，我離開小芝家，我到了隔壁老太的家裏去，從她家露台爬到小芝家的露台，我看見發生了一宗命案。」

「甚麼？」他一呆，隨即一揮手，「命案與我何關？」

「我看見你殺人。」

「那你爲甚麼不報警。」

「因爲，我……我很感謝你。」

「感謝我，甚麼意思？」

「其實，我對小芝，早就生厭，是她老纏住我，你殺死她，間接是帮了我一個忙。」

「哼！你跟我說這些話幹甚麼？」

「你忘了我手上的相片。」

「甚麼相片？」

「你殺死小芝的相片。」

「別說我沒有殺過人，就算我殺了人，你也不可能拍到相片，你又不是記者，怎會隨時有照相機拍照？」

「那你就有所不知，隔壁那位老太太，最喜歡多管閒事，所以，她也有偸竊的習慣，她家裏，望遠鏡，相機，錄音機都有，不信，你去問問她。」

「口講無據。」

「你想看證據？唔。」麥耀文把相片一揚，天上雖然有月亮，可是，也祇能見到相片裏有兩個人：「要是沒有憑據，我也不會來找你！」

石永洪雖然看不清楚，但是，做賊心虛，他竟然相信：「你爲甚麼告訴我，你應該把相片交給警方。」

「交給警方跟我有甚麼好處，我大不了獲得一個模範市民獎。」

「你想在我身上得到甚麼好處？」

「我的食物店最近要擴張。」

「想要錢？」

「不錯！」

「多少？」

「一萬塊！」

「一萬塊？你以爲我是個闊少！」

「五千吧！一角錢也不能少！」

「你這個人眞卑鄙，我不明白，小芝對你爲甚麼那樣死心塌地。」

「你說甚麼？」

「沒有甚麼，這件事，除了你，有多少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連我爸爸也不知。」

「眞的？」

「不騙你！」

「好吧！明天交易。」

「那兒？」

「就在這兒，這兒够清靜！」

「在那邊的崖石旁好不好？」

「唔！想收錢，要把所有的相片和相底帶來，一張也不能少。」

「好！明晚九時！」

× × ×

石永洪八點鐘就到海邊，他在觀看四週的環境。

想找一支槍，但是，兩年前的豬朋狗友巳不知去向，他又沒有足够的錢，可以買一支新槍。

他決不會給麥耀文五千元，其實，他早就恨透了他。

今晚，是天賜的機會，他可以把情敵幹掉。

沒有槍，祇能另想辦法。

幸而，他是個犯罪老手，要殺人，總有一百幾十個方法。

這兒夜靜人稀，殺了人，神不知鬼不覺，麥耀文想喊救命，絕對不會有人來救他。

麥耀文，你的末日到了。

他坐在海邊一塊石上，等候麥耀文。

準八時，麥耀文來了。

「你到得早！」

「唔！相片和底片帶來了沒有。」

「石永洪，在我們交易之前，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問你。」

「問吧！」

「你殺死林小芝，會不會後悔？」

「後悔？爲甚麼要後悔？」

「你殺她，是因爲他不再愛你，她變了心，所以妳才殺她。」麥耀文說：「現在，你巳經知道我有意放棄她，我不要她，她自然會回到妳的身邊。」

「不會！她不會再和我在一起，就算她再和我同居，她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把所賺的錢，全部交給我花費。」

「你是爲了錢殺死林小芝？」

「我殺死她，爲了一句話，她說：像你這種人，還配吃軟飯？眞豈有此理，像我石永洪這種超級人才，女人想供養我，我還得挑選呢！」

「你一氣之下，就拿起花瓶，把她擊斃！」

「不錯！因爲，我看見你拿過花瓶，花瓶上，有你的手指模。」

「你用花瓶擊拍林小芝頭部，爲甚麼花瓶上沒有你的指紋？」

「我戴上手套。」

「啊！我明白了！」

「相片呢？」石永洪伸出手：「把東西交給我！」

「你的錢呢？」

「你先把底片給我。」

「不，一手交錢一手交相！」

「好！你等着！」石永洪突然繞到麥耀文身後，他拿出一條鐵綫，往麥耀文脖子上一套，他拉一下，麥耀文雙手擧起，尖叫起來：「救命啊……」

「停手！」有人大喝一聲。

石永洪回轉頭，看見一名軍裝帮辦。

「哼！死小子，原來你佈局害我，我非要把你殺死不可！」

「哎……」

「放開麥耀文！」

「放開他？可以，不過，你要先給我準備一輛車，一枝手槍。」

「放肆！死到臨頭，還敢胡言亂語。」帮辦拔出手槍：「如果你不放人，我就要開槍！」

「好！開槍，你開槍呀！反正，我身上有人，吃子彈的不是我！」

「你……」

「走！快給我準備車，你們再拖下去，我會割斷他的脖子！」

「你這兇徒！」帮辦用手槍指住他，一步步向前，石永洪一步步後退，麥耀文嚇得滿頭大汗，雖然，他知道石永洪不敢貿然殺死他，但此情此景他怎樣不恐懼？

直退到崖邊，突然有人由高躍下，右脚凌空踢出，拍！

石永洪背部疼痛，身體向前仆，隨即手一鬆，麥耀文立刻掙扎，軍裝帮辦迅速上前接應。

石永洪巳無所脅持，他爬起來正要逃走，黑影巳飛躍到他的面前，砰，砰，兩拳，打得石永洪腦袋直冒星星。

他的身體轉了兩下，便倒在地上。

「史小姐！」麥耀文嚷着：「謝謝你！謝謝你！」

「份內事。」小辣椒繞到崖石後把錄音機拿出來：「他的口供，全在錄音帶內，你的罪名可以洗脫，而小芝之仇也可以報。」

「要不是史小姐用計把他騙到這兒來，他死也不肯招供。」

「我完全是利用犯罪者的心理——作賊心虛。其實，你根本沒有他殺人的相片。」小辣椒發現他脖子上的傷痕：「你受傷了，張帮辦，立即送麥耀文去療傷。」

× × ×

林小芝兇殺案結束，小辣椒立刻向白教授報到。

「白教授，請派人送我回太空研究中心。」

「你不必再回太空研究中心，因爲他們巳離開，正在向機場出發。」

「他們不是十一時出發的嗎？現在才九點鐘。」

「爲免在半途受阻，臨時改變時間，提前出發。」

「那我怎麼辦？」

「立刻趕到機場接應，不要忘記帶你的工具。」

「好，我拿了東西立刻去。」

「小心，機場會有埋伏。」

「我明白……」

亞積開車送花花公子，萬能勇士，大英雄，妮妮高拔和保拉耶夫到飛機場。

「停車場可能有埋伏，」把車停在機場入口處。

「探長不是說，機場巳全面檢查封閉？我們應該可以安全通過。」

「以防萬一，他們很狡滑。不錯，機場內全部閒雜人等巳暫時疏散。妮妮他們乘坐的是專機。我們的責任，祇是要送他們進入機場，通過海關，乘自動電梯到機場跑道。W・D・C的賴亞拔，會在機場專車旁邊等候辦理移交手續。我們把兩位貴賓送到W・D・C的人的手上，責任就完成了。」

「我現在明白了！」亞積說：「怪不

得一路上風平浪靜，連跟蹤的車輛也沒有，原來，他們早已在機場上伺機襲擊。」

「也不一定，由於我已臨時改時間，他們可能還未發動攻勢。」

「希望一路平安！」大英雄享受了七天，人又長胖了，也懶了。

「亞迪，這兒不再是太空研究中心，享福的日子已經過去，請你提醒一萬個精神。」

「知道啊！一遇上打鬥場面，我立刻就精神百倍！」

「亞積，左面第三個入口處面積比較小，你在那兒停車。」

「知道！」

「東尼，」妮妮一直握着他的手：「你好像有點緊張。」

「担心你們的安全！」

「有你在，我永遠安全！」

「謝謝！」花花公子拍一下她的手：「我們在這兒下車。」

「要不要我跟你們一起進去。」亞積問。

「不，你的工作已經完了，你可以把車駛回總部。保護兩位貴賓，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少了一個美琪。」

「沒關係！白教授已安排一切。」

他們進入機場大堂，裏面靜靜的，沒有任何搭客，甚至職員，工作人員，甚或機場保安人員也沒有。

他們一排五人，妮妮高拔和保拉耶夫在中間，他們兩旁保護。

「我不喜歡這種氣氛。」萬能勇士說：「太靜了！好像有一場大戰爭爆發。」

「我也有這種感覺。」

「機場的保安人員應該協助我們。」

「白教授怕有壞人混入保安隊。放心，一切會很順利。」

經過樓下，上二樓，在二樓的大堂上，空空的，大大的，靜靜的，有一種莫名的壓力。

前面右方是盡頭處，就是海關，外牆有二個紅色的大字：禁地。

「還要進海關接受檢查？」大英雄很不耐煩，他感覺這兒的海關，路途出奇的遙遠。

「海關裏面，根本沒有人，不過，我們一定要通過海關，才能乘電梯到達飛機跑道。」

「這樣空空的，沒有遮蔽處，祇有幾條圓柱，要是我們突然被人襲擊，避無可避。」

「少傑，我就是担心這……」大英雄話未說完，突然嘭嘭嘭，一串槍聲，妮妮尖叫一聲倒下，花花公子一手抱起她，另一隻手開槍還擊。

「PPT公司詢問處。」

於是大夥兒一邊開槍，一邊掩護保拉耶夫，退到PPT的詢問處櫃枱後。

衆人喘了一口氣，保拉耶夫瞪着驚駭的眼睛：「妮妮高拔同志死了！」

「他祇是暈了過去！」

「她中了彈！」

「不用怕，」花花公子轉頭後望：「少傑，那兒有扇門，送兩位貴賓進去！」

萬能勇士接過妮妮高拔，把她和保拉耶夫，帶進PPT那小小的辦公室。

總算安排了貴賓，他們吐了一口氣。

「亞迪，你的腿滴血。」

「有點痳，大概是給子彈擦傷了！」

大英雄用手帕綁住傷口：「小意思，不用怕。」

「剛才的子彈是由那些圓柱後發出，那些人，一定在圓柱後。」花花公子說：「瞧，人影，海關也有人。」

「我們現在祇能後退，不能上前？」

「唔！他們完全控制到了去路，我們無法走近海關。」

「怎麼辦？」

「剛才太混亂，我甚麼都沒看清楚，我要再來一次，迫使他們開槍。」

「你要走出去，太冒險！」

「用這個！」花花公子指了指大英雄背後的背囊，「你忘了裏面全是教授給我們的秘密武器？現在用得着！」

「對！」大英雄把背囊拿下解開它。

花花公子翻着東西，終於，他找到了一隻橡皮娃娃。他用壓縮器把空氣灌入，不一會，橡皮娃娃，脹大得如同一個人。

花花公子把橡皮娃娃拋出去，對方以爲有人跑出來，卜卜卜……一連串的槍聲，橡皮娃娃被子彈射中爆破。

蓬！蓬！娃娃不見了。

「東尼，看清楚了沒有？」

「一部份。海關裏面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因爲他們沒有開槍。圓柱後一共有十二個人，每個人手中都有一枝輕機槍。他們所穿的制服，是機場保安人員……」

「甚麼？」大英雄低叫：「原來是機場的保安人員作反。」

「怎麼會？他們穿的制服，一定是模仿的假制服。這兒的保安人員是可信賴的，就是在檢查安全措施方面有所疏忽！」

「我們不能退後，又不能向前，我們到底要被困多久？」

「十二時正，我們就要交人給W・D・C。」

「我知道，幸而我們把時間提前。」

「我跑出去，把他們全殺了！」

「不要魯莽，他們有圓柱掩護，你衝出去，看不見目標，不單止殺不到一個人，而且，還會送上一條生命！」

「那怎麼辦？我急死了！」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沉不住氣，靜靜的，休息一下。」萬能勇士說：「東尼自有主張！」

「我們多做幾個橡皮娃娃，擾亂他們的視綫。同時，故弄玄虛，使他們以爲我們有援兵。」

「主意不錯！」

大英雄和萬能勇士在做橡皮娃娃，花花公子拿出一張機場地圖，小心的參詳。

「不能後退，不能向前，還有四十分鐘，就到交人時間……」

「東尼，你得趕快想一個方法！」萬能勇士說：「躭下去，誤了事，會影响美洲豹的聲譽！」

「我明白，我們不能在W・D・C面前示弱。人一定要準時送到，問題是…」

「白教授爲甚麼不給我們一些手榴彈？有了手榴彈，我們一個個扔出去，不怕他們不死光。」

「笨蛋，炸毀了柱，機場會塌下來，我們全都要死！」

「亞迪，你少開口，」萬能勇士拍他一下：「你就不可以讓東尼靜一靜？」

「我想到了，我們不能後退不能上前，但我們可以包抄，由後面襲擊他們。」

「哪兒？我們怎能飛到他們背後？」

「海關的隔隣，是不是有一個旋轉門？我們可以在那兒，出其不意嘭，嘭……地把他們全部擊倒！」

「我們如何能跑到旋轉門去？你不是說過了，出去祇有送死？」

「你聽我說，我的計劃是這樣……」

「好辦法！不過，一個人，恐怕很難辦到！」

「我和小傑去！」大英雄一拍胸口。

「你腿部受傷，怎能攀登？」

「死腿，沒用的腿，大笨腿，」大英雄在埋怨，搥着自己的腿。

「我和小傑去。」花花公子問：「亞迪，妮妮和保拉耶夫就交給你了。」

「小意思，他們少了一條頭髮，我鍾迪就賠上一條命！」

「東尼，你不能離開這兒。」萬能勇士說：「還是讓我一個人去！」

「爲甚麼？」

「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兩個太空人，你是不能拋下他們的！」

「可是，你一個人難應付！」

「是難，不是不可能。我想，我可以應付的！」

「你可以應付，我就不能保護兩個太空人？」大英雄眼一瞪：「甚麼意思？」

「亞迪，你不要忘記，你的腿受了傷，你行動不便，你除了照顧兩個太空人，還要掩護我們。萬一，你不要生氣，我是說萬一，如果你應付不了，讓他們攻過來，把兩個太空人帶走，我們如何向國家交代？」

「東尼！」大英雄垂下頭：「少傑說得對，你是頭兒，你應該留下來。」

「好吧！少傑，拜托你了！千萬小心。」花花公子套上了長槍，替少傑背在肩上，又交給他一條攀登用的長繩。

「大家一起開始！」花花公子拋出了第一個橡皮娃娃，這一次槍聲減少，祇有兩個人開槍，他們似乎已提高警惕。

當花花公子扔出了第一個橡皮娃娃，萬能勇士已經由地上爬着，繞過PPT航空公司詢問處的背後，他一直向前爬，直至快要到自動電梯，非要站起來不可的時候，花花公子和大英雄由不同方向擲出橡皮娃娃，同時，他們用另一隻手，不停向幾條圓柱發槍。

「東尼，你打中一個人，他倒在地上！」大英雄開心地叫道。

當時情況很混亂，雙方開槍駁火，同時，橡皮娃娃又像飛人似的拋出。萬能勇士，就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乘電梯到樓下大堂。

下面齊集着機場的保安人員，隊長看見萬能勇士問：「我們沒有接到命令，不敢上去援助。」

「你們上去也沒有用，他們在暗，你在光，誰上去，誰會被擊斃！」

「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需要一枝輕機槍，和……」

這時候，小辣椒衝進來。

「美琪，美琪，」萬能勇士如獲至寶，奔過去，把小辣椒叫住。

「噓！」小辣椒吐着氣：「聽說機場發生槍戰，不是吧！」

「我們被伏擊！」

「啊天！他們……祇留下你一個？」

「不，東尼和亞迪在上面，他們…」

小辣椒聽完了萬能勇士的概述，她明白了：「你是剛下來的？」

「不錯！我正要找人帮忙，你來剛好，我們可以合作。」萬能勇士拉住小辣椒走過去：「隊長，我們要兩支輕機槍！」

「你背上不是有一枝長槍！」

「這枝長槍是由短槍加以裝配的。它怎比得上手提輕機槍？他們用的都是輕機槍！」

「我明白了！」

「你有沒有帶長繩？」

「有，教授的東西全帶來！」

「好！」萬能勇士接過隊長送來的輕機槍，他把長槍交由隊長保管：「美琪，跟我走！」

他們由一扇旋轉門出去，萬能勇士指了指上面：「我們由這兒爬上去，上面是月台。」

「東尼的主意！」

「除了他，還有誰？我有這份聰明就好了！」

「你不是不聰明，是他鬼主意多！」

「所以他有領袖之才。」

他們分別把連着鐵鈎的長繩拋上二樓，然後沿着繩索爬上月台。

「這兒有一扇門，」小辣椒輕聲問：「由這兒進去，是不是？」

「不，還要再過一個露台，東尼算準了位置。」

「這兒和隔壁露台，距離很遠。」

萬能勇士拉起鐵鈎，拋過隔壁的露台去，問：「受訓的時候，有沒有練過行鋼綫。」

「有！」

「同一原理！」

他們很快到隔壁露台，開了第一扇門，已隱約看見大堂持槍的人。

小辣椒向前衝，萬能勇士一手抓住她：「別亂來！」

「甚麼意思？」

「噓！輕點兒，我們輕輕走過去，等着！」

「等甚麼？」小辣椒壓着聲音。

「等時間！東尼和我約好時間，我們前後夾攻。」

「還要等多久？」

「九十秒。」

「煩死人！」

「我們這樣推門進去，也很危險，我們需要東尼掩護。」他們躡足向前：「我集中力量對付大堂的人，你多注意海關的埋伏。」

小辣椒點一下頭。

大約沉寂了四十秒鐘，突然東尼和亞迪開槍向圓柱襲擊，與此同時，萬能勇士和小辣椒巳推門進去卜卜卜卜……

有人倒退，有人倒下，有人轉身逃，

花花公子和大英雄見一個，殺一個……一會兒工夫，前後雙方合作無間，十幾個暴徒倒斃地上。

再度沉寂下來，萬能勇士向花花公子拱起雙手，花花公子交叉兩臂，萬能勇士說：「東尼認爲海關內有人埋伏。」

「你掩護我，我過去！」小辣椒滾在地上打了幾個滾翻，她已來到海關的入口，而萬能勇士也來到門口的另一邊。

小辣椒脫下帽子拋進去，卜卜卜……子彈從裏面射出來，槍聲一停，小辣椒迅速一個轉身，卜卜卜……慘叫聲，倒地聲，沉寂……

萬能勇士向花花公子高舉兩手。花花公子擲出最後一個橡皮娃娃，沒有槍聲，他噓了一口氣。

小辣椒進去海關檢查一番，她對萬能勇士說：「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可憐我那頂帽子，還是新買的呢！」

「教授會另外送你一頂。」萬能勇士走出去說：「東尼，這兒很安全！」

「你和美琪留守在那兒，我一會兒就帶他們過來。」

「距離十二時還有九分鐘。」

「我知道！」花花公子推門進那小小的寫字樓，保拉耶夫憂愁地坐在妮妮高拔的身邊。

「她醒了沒有?」

「醒?她中了三槍還會醒?」保拉耶夫有點怨憤。

花花公子檢查一下妮妮高拔，他笑了笑說：「保拉耶夫同志，你忘了我們身上都穿了避彈衣?」

「避彈衣?對啊！我怎麼全忘了。」保拉耶夫抓住花花公子的手：「我大概慌死了！」

「很對不起！累你受驚?」

「不，我不是這意思，我一直很安全，我祇是爲妮妮高拔同志担心。」

「她雖然身上中彈，不過穿了避彈衣，是不會死的！」

「那她爲甚麼昏迷不醒?」

「有兩個原因，第一，一種下意識，身上中彈，以爲自己死了！第二，她受了子彈的衝力震盪。」

「我明白了！我們可以拍醒她！」

「用不着！」花花公子由背囊拿出一隻小瓶，打開蓋，把瓶口放近妮妮高拔的鼻孔。妮妮高拔打了一個噴嚏，她睜着眼睛，看了看保拉耶夫，又看了看花花公子：「我在哪兒?」

「飛機場！」

「我不是死了嗎?」

「妮妮高拔同志，」保拉耶夫很高興的告訴她：「你沒有死，因爲你穿了避彈衣！」

「怪不得，我現在一點也不痛！」

「我們要走了，十二時，我要安全把你們兩位送交W·D·C。」

「對不起，我躭誤了你們！」

進海關，小辣椒一看見大英雄便問：「你的腿怎麼了?」

「沒事啊！」

「可是，你的褲子有一團血漬。」

「給子彈擦傷了，小意思！」

「亞迪同志！」妮妮高拔關心的問：「子彈有沒有在裏面?」

「沒有，我很好，」大英雄把受傷的腿踢起，踢得很高：「你看！我的狀態多好。」

「別吹牛皮了！冷汗都由額角滲出來啦！」小辣椒塞給他一條手帕。

「好香，果然是香巾！」大英雄笑嘻嘻，又跑了兩步。

「別動得太厲害，」花花公子說：「傷口會出血，流血過多，一樣會喪命！」

「是！首領。」

衆人笑了起來。

沿自動電梯由上而下，已經看見W·D·C的負責人賴亞拔，帶着八，九名手下，靠在機場專用車之旁。

「賴亞拔先生，」花花公子走前幾步：「我是美洲豹的馮東尼！」

「素仰！」賴亞拔問：「剛才裏面好像發生了一場大戰爭，槍聲震耳。」

「我們受了伏擊。」

「傷亡一定很重。」

「他們的人全死了！」

「你們的呢！」

「還好，我們祇有一個同事受了點輕傷。」

「你祇帶了三個人?」賴亞拔似乎不相信花花公子的話，他認爲花花公子故意隱瞞：「其餘的人呢?」

「我們本來就祇有四個人！」

「四個人?你們組織祇派了四個人保護兩位太空人?」

「美洲豹一共祇有五個成員，教授年紀大，祇負責策劃，從來不參加行動。」

「祇有四個人，經過一場惡戰，又沒有人死亡，眞佩服你們！」

「你們W·D·C組織，也是世界知

名。」

「怎能跟你們比，上一次，我們就有兩個人受傷，一個人死亡，而且，我們的人，比你們多上三倍，我們……」

「做特工的，都是出生入死，傷亡的事，根本難免。移交的時間到了，我們把兩位太空人交回給你們！」

「東尼，」妮妮高拔戀戀不捨：「給我寫信，我的地址，你還留着嗎?」

「留着！放心，我一有空就寫信。」

「今次我逗留貴國，渡過了我有生以來最愉快的九天，我會永遠保留這份美好的回憶！」

「我們保護不週，令兩位受驚了！」

「不，你們是我所見的，最勇敢，最能幹，最出色的特務。」

「謝謝！」

「妮妮高拔同志的話很對，你們都是我所崇拜的人。」保拉耶夫跟每一個人握手：「希望你們有機會到我們祖國去觀看，我一定會好好招待你們！」

「我們會去的，再見！」

「請上車！」賴亞拔看了看錶，「專機快要起飛了！」

「再見！」保拉耶夫依依不捨。

妮妮高拔爬上專車，突然又回轉來，她把一樣東西塞進東尼的手裏，匆匆在他的面上親了一下。

「再見！」她音調已哽咽。

「各位！」賴亞拔最後一個上車：「希望我們不久之後再見！」

「一路平安！」

等車開走，花花公子說：「走吧！」

「不等飛機飛走?」

「我們的責任巳完，由現在開始，他們的安全由賴亞拔負責。」花花公子說：「把槍交還給保安隊長，我們在停車場集合。」

「亞積走了！」

「教授會把我們的車送到。」

小辣椒和花花公子到機場外的停車場，果然，他們四個人的汽車全在。

花花公子打開手掌，裏面有一條頸鍊，那是妮妮高拔送給他的。這幾天的相處，令他對她有了感情。雖然，他們是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但是他不會把她遺忘。

他用力合上了拳頭。

「東尼，你艷福眞好！」小辣椒說：「每一次辦案，都有女孩子迷你！」

「人是感情的動物！」

「眞的?保拉耶夫爲甚麼不迷我?」

「也許他內心迷你?」

「怎麼會?他連我有多少隻眼睛都弄不清楚。R國的男人都很大男人主義！」

「發甚麼牢騷，寫一封情信給保拉耶夫，老實不客氣的問他喜歡不喜歡你！」

「我根本不喜歡他！」

「東尼！」萬能勇士和大英雄跑過來：「我們的跑車全來了！」

「教授辦事一向週到。」

「我們現在去哪兒?」

「吃東西，我餓死了！」大英雄嚷。

「你呀！一天到晚就祇知道吃！」

「你們又不是不知道每次打完架，我非要吃一頓不可。況且，民以食爲先，我們這樣賣命爲甚麼?還不是爲了吃?」

「唷！我想起了，麥耀文父子要請我們吃飯，答謝我替林小芝破案。我們可以去痛痛快快的吃一頓。」

「那是要我佔你的便宜。」

「喂！」小辣椒擧起拳頭擦過大英雄的左頰：「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祇不過誇張你們女人，比男人還要本領。」

「這還差不多。別瞧麥家食店是小食店。它們店子的菜式多，又美味。麥老伯說，如果我們肯給他面子，他特地爲我們做他的拿手好菜，焗禾蟲。」

「禾蟲是甚麼東西?」

「禾蟲，」小辣椒揮一下手：「管它是甚麼東西，好吃就是了！」

「你們去不去?」花花公子問。

「這……」

「你們不去，一輩子別叫我！」

「去吧！」

四部汽車向前飛馳，剛完成任務，四個人內心都很愉快，尤其是大英雄，眼看就快可以大吃一頓。

花花公子第一個到達，他停了車，剛由汽車出來，一個人像風捲雲似的撞向他的身上。

PUMG！

「喂！你怎樣走路的?」花花公子瞪他一眼。

「對不起！對不起！」他邊說邊走了，走得又快又急，一會兒，就消失在街角邊。

「甚麼事?」小辣椒過來問。

「那人要不是家裏着火，就是老婆快要生孩子，他差點沒把我推倒在地上。」

「看前面，遠遠的圍了很多人！」

「好像發生意外，過去看看！」

「喂！我們不是要吃午餐嗎?我餓死了，求你們不要多管閒事好不好?」

「饞咀鬼！」

「不是多管閒事，剛才那人走得匆匆忙忙，很可疑！」花花公子說：「走！」

「哎！天！這麼一攪，午餐準會變晚餐。」

他們向前走，一間珠寶店外，擠滿了人。

「甚麼事?」萬能勇士問一圍觀者。

「有人打刧！」

花花公子走進珠寶店，看見裏面亂糟糟！

「誰是這兒的負責人?」

「怎麼樣?」一個人粗聲問。

花花公子拿出了證件。

「啊，警探先生！我是這兒的經理！」他立刻擠着笑容。

「有人打刧?」

「是啊！搶走了我們不少珠寶。」

「有多少人?」

「一個！」

「獨行賊?他一個人對付得了你們這許多人?」

「警探先生，他有槍！」

「唔！我明白了！你有沒有看清楚他的樣子?」

「他幪着臉我們見不到他的面目。」

「報了警沒有?」

「我們不報警，你們幾位怎會來?」

「我們是路過……」

「警車聲！眞正的警察來了！」

進來的是黃帮辦，他向馮東尼鞠躬。

「馮先生已經來了！」

「剛巧路過，」花花公子回轉身問經理：「那獨行賊是不是穿黑白色襯衣，黑色西褲，長頭髮，大約三十歲左右，身材高瘦。」

「是他，就是他！」

「他手上拿了一個紅色的旅行袋？」

「對呀！」

「馮先生，」黃帮辦問道：「你見過他？」

「剛才我停車的時候，他撞向我身上，我看了他一眼。」

「你認出他？」

「有七分印象！」花花公子說：「你們繼續工作，我們回警局。」

「我希望幾位能留下來，給我一點意見？」美洲豹的威名，遠播世界，黃帮辦見了寶，又怎肯放手？

「我們去拼圖部！我把劫匪的樣子拼出來，叫人送給你！」

「謝謝馮先生和各位！」

離開珠寶店，大英雄怨聲載道：「又要回警局，又要拼圖，又要認人，看樣子別說吃餐，明天的早餐也休想有得吃。」

「美琪，你帶少傑和亞迪去吃吃餐，我一個人去警局。」

「我要去警局！」小辣椒跟着花花公子。

「我也去！」萬能勇士表明態度。

「東尼，」大英雄無可奈何：「當然也少不了我啦！」

花花公子笑一下，他說：「亞迪可能眞的餓了。少傑，前面不遠有一間快餐店，你去買點吃的回來。」

「東尼萬歲，」大英雄高興得跳起來：「少傑，我要五個漢堡飽，五個熱狗，還要薯片，沙律，喂……少傑，你爲甚麼走得那麼快，哎唷，我的腿……」

「你怎麼了？」花花公子扶住他：「我叫你不要跳，你老是不聽勸告！你不要開車了，就坐我的跑車吧！」

「其實也沒有甚麼，」他說着，已坐進花花公子的汽車裏喘氣。

「美琪，看看他的傷口怎樣？」

「沒甚麼，沒甚麼嘛！」

× × ×

由醫院出來，大英雄又在埋怨：「一點點傷也要進醫院包傷，笑死人！」

「受了傷，怎能不療傷？你不要以爲你自己是個超人。」

「凡屬美洲豹的，都超人一等！」

「超人？」小辣椒嗤之以鼻：「你餓了，要不要吃飯？」

「對了！我們還沒有吃午餐呢！」

「你已經吃了六個漢堡飽！」小辣椒說：「東尼，你眞本領，你祇不過看了亞黑一眼，就把他的面目記下來。」

「你拼出來的圖片，和亞黑一模一樣！」萬能勇士說：「黃帮辦對你不知道有多佩服。」

「最重要的，是你替他破了案！」

「我又沒有帮過他們甚麼，祇不過把劫匪認出來。偏偏他又是個慣匪，所以，很容易就給警方找到他匿藏的地方，完全是巧合！」

「要是換了我，我可不會記得那麼清楚，」大英雄搖一下頭：「連人家下巴有一顆痣都看得出來。」

「要是你有東尼一半本領，你早就做了首領。」

「別吵了！現在我們去那兒？」

「我們一連完成了兩項任務，教授最少會給我們三天假期。」

「這一次，我眞的要去釣魚！」

「我到鄉下住幾天。」

「我去探望爸爸！」

「我去吃飯。」大英雄說：「喂！美琪，你不是說麥家父子要請我們吃飯？」

「你不怕佔便宜？」

「能沾美琪小姐的光，是我鍾亞迪夠面子，嘻嘻！現在去，時間差不多，是不是？史小姐。」

「唉！你的面皮呀……」

「比太空研究中心的鋼門還要厚，是不是？」

小辣椒氣得笑了起來。

「別再難他了！」花花公子說：「我們去吃晚飯吧！」

剛上汽車，通訊器就響了：「白教授叫美洲豹！」

「在！」四個人不約而同的回答。

「速回總部！」

「甚麼？」

「你們四個人，立刻回總部集合！」

「教授，我們還沒有吃飯！」大英雄幾乎哭了起來。

「我已經準備營養丸四粒，可令你們飽足二十四小時！」

「啊！天！甚麼時候才能好好的坐下來吃一頓！」

「完成這項任務！」

「甚麼任務？」

「協助一名科學家逃出鐵幕！」

「誰？」

「加達博士，A國人，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三時三分失踪。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十時十分，發出求救訊號。」

「我們還要出國？」

「你們的飛機是凌晨三時起飛。速回總部聽候命令。」

「喂！教授……」

「別叫了！」花花公子搖頭：「亞迪，你要吃營養餅呢？還是再吃漢堡飽？」

「教授這個人，殘酷，冷血，完全沒有人情味！」

「你以前不是說過，最崇拜教授？」

「肚子餓，還能崇拜誰？」

「亞迪，」通訊器傳來了白教授的聲音：「今晚十時，本來我已準備好一桌鮑翅席歡送你們四位。既然鍾先生不高興，那末，我取消你的那一份請別人替上。」

「鮑翅席？」大英雄嚇了一下：「不，不，教授，你是最仁慈，最有人情味的上司，我們回來，馬上回來！」

小辣椒哈哈笑了起來，花花公子和萬能勇士也忍俊不禁。

美洲豹的任務雖然危險又繁複。但是同事之間，情如手足，合作愉快！(完)

請看美洲豹故事之二「殺人晚宴」。

湖海奇聞

麥海雲・文
盧令・圖

大力垣匹馬走天涯

神勇驚天下 獨力闖江湖

綽號大力垣的一個奇人，渾身是勁，肌肉發達，並且體型高大，一望而知是特別武藝精湛的人，他從小就是氣力猛烈的，初時沒有學習過功夫，後來跟隨着鄉中的武館師傅學習，總是學了一年半載就把師傅打怕，故此無人敢教他武功，事實上他的氣力太大，不必使用甚麼絕招，亦可取勝，時間拖長了，所有人把他稱做大力垣，他的眞姓名叫做劉耀垣，反而知者甚少。

十九歲的一年，因爲父母雙亡，他要自己耕種，有一天，他在田中驅牛耕田之際，看見有幾個人追殺一名中年男子，他立刻停下工作，飛奔過去，三拳兩脚就把那些持刀的人打跑。

這個中年男子非常感激他，說：「我是衙門裏面的人，姓徐，他們叫我做徐師爺，你也這樣稱呼我好了，今天我經過此地，給仇人截擊，蒙你相救，感激異常，打算帶你謁見縣官，找份差事，總比較在鄉中耕田好些，再者，那些強盜結伴而來，給你打跑，心裏不服氣，可能回到山寨，多找幾十人來，甚至晚上放火燒你的茅舍，到時，你就死無葬身之地，還是立刻跟我走吧！」

大力垣覺得這番話頗有道理，毅然點頭答應，於是離鄉別井，跟隨徐師爺到山東的一個縣裏做些衙門角色，因爲他不懂文墨，武功也是一知半解，既不能够做文吏的工作，又不能教授武藝，只是一身氣力而已，故此，一住兩年，他打不出一條出路來。

有一天，他在田地之間走過，看見兩牛相鬥，農夫紛紛走避，他忍不住走過去，雙手按住兩隻牛頭，把牠分開。

兩隻牛的牛頭分開之後，各自伏地，他却完全沒有損傷，看見他雙手分牛的人，非常驚詫。那時有幾個勇士跟隨大將軍江勃的，偶然經過，冷笑一聲，說：「雙手分牛有甚麼奇呢？能够鬥得過一把刀，然後有資格做好漢。」

這句話本來是隨便說的，並非指明挑戰。可是，大力垣聽了却怒火攻心，放開了兩頭黃牛，一跳幾步，站在帶刀勇士的前面，說：「你們大概是刀法如神，我叫做劉耀垣，自問有本領奪刀，如果你們不信，請即發招！」

那些帶刀勇士不過是隨便說說，表示自己沒有把牛分開之力，仍非弱者，怎料大力垣如此認眞，居然挑戰。

他們聽了此言，立刻應戰，大喝一聲，各自拔刀。

六把刀向他圍攻，大力垣手無寸鐵，照理是鬥不過他們的，何況大力垣根本上就沒有好好的練習過刀槍棍棒呢？更非敵手。

不過，大力垣眼明手快，雖然沒有刀，閃過第一刀，順勢向前雙手齊出，抓住

持刀的勇士作爲擋箭牌，那就等於有一件武器了。

憑着他的天生大力，把這個人體舞動，有如車輪，這傢伙的同伴看在眼裏，大吃一驚，不敢進攻，轉身飛奔，大力垣哈哈大笑，放下此人，這傢伙已經吃了兩刀，半死半活。

大力垣贏了這一場仗，絕不戒意，同到衙門照常過活，可是，帶刀的勇士却飛報將軍，立刻派出精兵三百，圍住衙門，迫縣官把他交出來，大力垣惹禍上身，危險非常。

大力垣那時僅有二十一歲，血氣方剛，動不動就打起來，膽大如斗，怎會束手被擒呢？順手在衙門大堂抓起一條鐵鍊，把它看做鋼鞭，忽左忽右的舞動，從大堂殺出門外，所有兵器碰着鐵鍊就像風捲落葉似的飛開，無人抵擋得住，他就此突圍而出。

大力垣本來是個良民，因爲環境所迫，無法在衙門棲身，更加沒法同到故鄉耕田，只好落草爲寇，不過，他做强盜跟其他的盜賊不同，確是刦富濟貧，每到一處，他先行在茶寮和酒館探聽有沒有爲富不仁之輩，認爲此人該殺，然後夜半入屋，能夠偸就偸，不能偸就刦，因爲他天生的神力，無人抵擋得住，不必携帶武器，衝入屋內抓住甚麼東西都可以看做武器，跟家丁厮殺。

他最擅長的一招就是避過對方衝來的刀棍，雙手抓人，用人做武器，那樣做既然可以抵抗任何兵器，還使對方嚇窒，不想殺自己人，就此拋下武器來，讓他喜歡拿甚麼就拿甚麼。

他橫行無忌，靠近京都的十多處大戶紛紛遇刦，久而久之，大力垣的名氣就响起來，官方想捉他，給他打過的匪帮也想找他算賬。

大力垣二十六歲了，仍未成家立室，一來他的體力勇猛，二來他並無別種嗜好，只是想玩姑娘，他用性命搏來的銀兩，全是花在娼寮的。

雖然他是個酒色之徒，但他從來沒有姦淫婦女，只是在娼寮妓院發洩，仍是一件好事。

當時官兵防衞並非十分嚴密，親眼看見過他的人，並非很多，故此大力垣能夠隨意在京都走出走入。

有一天，他偶然聽到城內百花樓這個妓院有一個姑娘叫做牡紅丹，不但年輕貌美，而且床上功夫甚佳，許多達官貴人向她屈膝，她却自視甚高，不想賺取金銀珠寶，只是想找一個人作爲一生的歸宿。

她從來沒跟男人結婚，却投身妓院，可謂風塵中的奇女子。

大力垣最喜歡跟特別驕傲的女人接觸，聽了這番話緊記在心，晚上就打扮一番，帶備銀兩前往百花樓，透過鴇母跟牡丹紅相見，非常喜愛，願意出五百兩一親香澤，怎料牡丹紅看見他形容醜陋，身高體壯，是個粗人，不願接客。

大力垣從來沒有給女子拒絕的，他一怒之下，就把手提的五百兩銀拋丢，進馬發拳，一拳把她打暈，然後挾住她直衝出去。

因爲這種行徑出乎意外，護院的人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雖然啣尾追上，大聲呼叫，不敢放箭，擔心射死牡丹紅。路上行人疏落，轉過幾個黑暗的轉彎，就沒有追兵了。大力垣毫不費力的擔了這個靚女，喜出望外，竟然挾住她逃到靠城牆旁邊的空地，然後把她放下來。

牡丹紅剛剛覺醒，發覺受制於那個彪形大漢之下，躺在草地上面，給他爲所欲爲，異常憤怒，却又不敢抵抗，不過，她心裏始終是不服氣的，索性把心一橫，壓住怒火，施展渾身解數，纏住他展開非常猛烈的龍鳳鬥，鬼混了一個時辰，大力垣倦極而睡，她然後動手。

她確是非常陰險毒辣的，認爲這個粗漢一睡就茫無所知，放輕了手脚，在他的身邊解卸下來的刀囊裏面，拔出佩刀來，抓住他的陽莖猛割，一刀就把他的陽莖割斷了。

大力垣痛極驚醒，立刻飛脚，這一脚竟把牡丹紅踢離二丈過外，當堂氣絕身亡。至於大力垣，雖然身受重傷，但因他帶有金創藥，而且體力超人，忍痛拿出金創藥來，敷在傷處，卽時止痛，負傷逃到山中，隱居治療。

兩月之後，他的體傷痊癒，能够如常行走，但已變成太監。

剛巧那時朝廷正在招請太監，他就前往應徵，崇禎帝召他到後廷見面時，發覺他並非面靑唇白的書生，而是彪形大漢，下領繞着濃鬚，非常驚奇，查問他淨身的原因。

大力垣索性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直說他因爲殺了牡丹紅而躲在山中，斷了陽莖，想來只有做太監，故此應徵。不過他的體力勇猛，雖然沒有這種東西，降龍伏虎，仍然擔任得來。

崇禎帝覺得他是個奇人，便卽召喚御林軍的武官跟他較量，那個武官姓梁，單名一個壯字，拳脚刀棒極爲精湛，趨前領旨。

梁壯恃着自己身懷絕技，能够一手拍下一張木枱木椅，應聲而碎，卽使對方是一頭猛虎，亦無所懼，欣然點頭，隨卽在御前發招。

大力垣雖然武功有限，但因他有的是天生神力，對方攻來，閃過一邊，這傢伙一個虎爪拍下，隨卽起脚，大力垣略爲閃側，飛脚踢起，以脚碰脚，一脚就把梁壯踢到離地十多尺高然後跌下來，無法動彈，身受重傷。

卽使他是個彪形大漢，氣力超羣，也不會如此厲害，可見他的力量是天生下來的了。

每隔一千幾百年，就有一個如此大力的人，崇禎帝看着他一來氣力驚人，二來他走投無路，正好收容他，便把他留在身邊，無異是護駕將軍。

後來李闖攻破京城，進入宮廷之內，崇禎帝的左右，早已紛紛走避，僅得大力垣留在崇禎皇帝身邊，大力垣看見形勢不佳，便囑咐王承恩保護皇帝，他獨力在宮中抗賊。

他的刀棒功夫因爲經常苦練，比前進步得多。

大力垣憑着雙刀斬賊，殺了五十多人，刀鋒也斬到捲起來，身上還中箭，那時他認爲大勢已去，便不戀戰，長嘆一聲，突圍而出。

後來他探悉崇禎帝已在煤山吊死，王承恩也殉節，他仍抱着反淸復明的壯志，另投明主。

他雖然身在京都，却到處打聽，後來探聽到有一人姓朱，名由榔，在廣東肇慶稱王。

他便立卽返粵，投到唐王的部下，唐王也重用他，封他爲將軍。

當時入粵的李成棟以及佟養甲等人，雖然是驍勇善戰，不過，廣東亦有陳子壯和張家玉等人，各據一方，拚命抵擋，唐王仍可退守一隅。

直到尙可喜入粵，唐王兵敗，退入廣西，然後定局。

那時並無一兵一卒，大力垣仍然牽領數百和尙與尙可喜的精兵苦戰，扼守孤堡，旬日之後，士兵絕粮而死，唐王也喪命，大力垣雖然餓到渾身發軟，並未喪生，因此被擒。

攻入孤堡的官兵，把大力垣押往尙可喜軍營之內。

尙可喜看見他勇猛異常，叫他投降，把當時的局勢分析出來，告訴他實在無力反淸復明，勸他歸降。

大力垣囘答說：「我可以降你，却不能降淸。」

尙可喜不想他因此喪命，便答應他的要求，封他做家將，聲明他的責任只是保護自己，不必替淸廷賣命，大力垣然後歸降，由此留居於大將軍尙可喜府內，變成尙可喜貼身侍衞。

尙可喜將軍喜歡用他的原因，就是預防耿精忠。

那時耿精忠亦是將軍，爲了爭地盤，明爭暗鬥，互相攻擊，耿精忠知道尙可喜恃勢，粵人對他極端不滿，暗中收集尙可喜的不法行爲，禀奏康熙帝，想康熙帝把尙可喜調往關東，可讓他獨鎭廣東廣西，不過，康熙帝知道這是他兩人的暗鬥，便想出另一辦法處理，派三王子壽全到廣東視察軍情，跟壽全同來的是一個綽號居龍勇士鄧英。

耿精忠跟鄧英一向認識，故此壽全到了廣州，立刻設筵欵待，又叫兒子繼茂把鄧英欵接在密室之內，給以金銀珠寶，希望鄧英在皇帝面前密奏，說出此行調查尙可喜繼續留守廣東，勢必引起粵民叛變，請他盡可能的攻擊尙可喜。

不久之後，壽全就跟鄧英前往尙可喜的官衙，再赴尙府。

事前絕不通知，他們兩人突然而來，到達尙可喜王府，尙可喜親自迎入，心理上已經有些戒備，囑咐大力垣緊隨自己背後，預防不測。

他跟三王子壽全會面交談之際，大力垣仍未走開，三王子壽全看見他背後有一名彪形大漢，寸步不離，便向尙可喜查問此是何人。

尙可喜同說是他的家將，還說他非常勇猛，綽號大力垣。

鄧英在旁聽了，說：「身軀雄偉，未必是大力士。」

大力垣以爲他只是壽全的部將，如此批評自己，心裏不服，衝口而出的說：「老兄太過輕視別人了，我劉耀垣的武功並非認眞出色，但却不是酒囊飯袋之流，老哥如不相信，彼此可以較量一下。」

鄧英曾經在荒山空手打贏一頭老虎，屬於淸廷大內的二品武衞士，康熙帝相當寵信。

王上派鄧英保護壽全到粵視察是有用意的，以爲鄧英能够施展武功，分別壓倒尙可喜和耿精忠，表示朝廷的力量高於一切，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那是最佳的辦法。既然大力垣口中說出願意一决雌雄，正合他的意思，他認爲有機可乘，便卽接口說：「既然你想跟我較量一下，我也想落場玩玩。」

鄧英說出這句話來後，便轉向三王子壽全那邊望了幾眼，意思是想知道王子的意思。

三王子壽全說道：「鄧侍衞，這位力士既然想跟你較量，你就跟他研究一下好了。」

跟住他向尙可喜說：「靖南王，古語有云，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我跟你做見證人，兩人相鬥，任何一方如果失手，生死不究，你意下如何呢？」

尙可喜一向知道大力垣非同小可，有把握取勝，當然一口答應。

鄧英和大力垣都是自高自傲的，以爲自己是天下無敵，聽了雙方所言，都覺得滿意，一躍而出，分別說聲「得令」，便卽各自擺招，就在兩位王爺的臉前，展開决鬥。

鄧英先行動手，向大力垣左脇進攻，大力垣等拳到胸前，突然閃過，搭住來拳，用背脊貼住他發力，使他雙脚離地，就此一撻，跌出二丈過外。

鄧英練習過蒙古摔角，不怕給人抛跌，一摔就跳起來，向前撲攻，看來好像沒有損傷。

大力垣跟他繼續交手，知道對付此人，必須施展毒辣的手段，左閃右避，並不發招，突然有機可乘，就一手搭住他，猛力一舉，向上抛高。

本來鄧英不怕跌，這一招霸王舉鼎抛高一丈，對他來說，沒有問題，成問題的是他剛剛由高處跌落，還沒有雙脚落地，大力垣就衝前捉住他，分別抓緊他的左右兩條腿，發力撕開，鄧英慘叫一聲，登時整個人分爲兩邊。

三王子壽全看了，嚇得渾身發抖，面無人色，幸而大力垣幹掉鄧英之後，垂手而立，聽候發落，並無惡意，他然後鎭定下來。

尙可喜身邊有這樣驍勇的人護駕，三王子壽全不敢再留，略談幾句，便派人收屍厚葬。

葬了鄧英，黯然返京，對於調查兩個王爺是否明爭暗鬥一事，輕輕略過，不再研究。

（完）

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黑色彩雲刀（中）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廣東好漢雲叢林往投効龔老闆，一爲求發展，二爲報父仇，詎知事業還未有基礎，父仇也還未報，未婚妻却被沈譚家族的人所殺，而在此之前，他的殺父仇人嚴九爺親信唐殘龍的未婚妻夢珠也被沈譚家族所殺，雲叢林偵查之下，發覺沈譚二姓發生內鬨，譚姓派在沈姓臥底的毒手殺死二女，冀挑起雲、唐二人對沈氏家族報復，原來沈譚兩姓聯合共控制十六條街道，而其中最大收入的是富門賭坊，譚姓擬嫁禍沈姓，俟沈姓殺手被消滅後接手管理，那日，富門賭坊來了很多陌生人，其中一個，赫然是嚴九爺——

人命如草芥

富門賭坊，果然富麗堂煌，華麗得耀人眼目。

在這裏，各式各樣的賭博都有，牌九，番攤，骰寶，每一張賭桌前，都圍滿了賭客。

現在吃晚飯的時候剛過，賭客也最多，賭注也最狠。

不過，在一張牌九桌上，賭客並不很多，只有七八個人在下注。

這與外面一張牌九桌圍滿了好幾十人的情況比較，自然覺得場面有點冷落。

但你若知道這張牌九桌每一門的投注有多大銀碼時，你便不會感覺得奇怪。

在這裏，每一個最起碼的籌碼面額是一千塊。

所以，如果沒有十萬八萬塊，你休想坐在這張桌前賭幾手。

× × ×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過。

鮮血染坭塵

這張巨注牌九賭桌前的賭客，也越來越多。

這是全市裏賭得最大的牌九，每一個賭客都是非富則貴的豪闊人物。

這一桌牌九的賭客，有男有女，其中有一對富家姊妹花，姐姐梅莎莉，妹妹梅珍妮，兩姐兒人也漂亮，賭也賭得漂亮，贏多多也只是笑一笑，但輸多多也一樣笑笑便算，乃是富門賭坊上上下下都最歡迎的人物。

就在這張牌九桌賭得最興高采烈的時候，在梅家姊妹花的身後，來了一個戴着大皮帽的男人。

由於這幾口莊家倒足大霉，連賠三口通關，人人都神采飛揚，口沫橫飛，倒沒有甚麼人注意到這個戴着大皮帽的男人。

直到荷官砌好了牌，過牌的也過了，做莊的正準備撒骰之際，戴皮帽的男人突然道：「且等一等，我要下注，搭買這兩

位小姐的一門。」

荷官倒不敢待慢賭客，只是道：「這裏下注必先兌換籌碼，未知閣下兌換了沒有？」

戴皮帽的男人道：「當然兌換了，就在這裏。」

說着，拿出一個拳頭大小的厚皮袋，只見皮袋脹卜卜，但却不像是一袋籌碼。

這時候，每一個人都開始注視這個戴皮帽的男人了。人人都在這樣想：「倒不知道這人究竟有多少籌碼？」

但在這個皮袋的口袋上，却綁着一根小繩子，而且綁得很緊，這個戴皮帽的男人偏偏又笨手笨脚，解來解去都解不開，衆人見狀，更加納悶幾分。

最後，戴皮帽的男人忽然向梅珍妮道：「我的手不大靈便，勞煩小姐代爲解開繩結，如何？」

梅珍妮與梅莉莎相視一笑，珍妮見這個男人年紀不算大，也很英俊，不由答允所求，用一雙纖纖玉手，去解開皮袋上的繩結。

終於，繩結打開了。

忽然間，梅珍妮面色大變，掩鼻尖叫起來。

荷官頓覺不妙，立刻拿起皮袋，翻轉一倒。

每一個都目不轉睛，想看清楚皮袋裏的是甚麼東西。

× × ×

爲甚麼這個皮袋脹卜卜的，却不像是一袋籌碼？

爲甚麼梅珍妮打開了皮袋之後，忽然掩鼻尖叫？

理由很簡單：因爲皮袋裏根本沒有籌碼，却是一大堆狼狗的糞便！

× × ×

狗糞一出，賭客盡皆掩鼻離桌。

梅家姊妹花甚至連桌上的賭本也不願拿回，因爲那些籌碼已沾上了若干狗糞。

這兩姊妹花自幼嬌生慣養，平素養尊處優，可說從來也未曾遇過如此狼狽不堪的事。

事實上，恐怕自有賭場開設以來，從來也沒有人會連狗糞也搬到賭桌上去，即使是瘋子，也不會瘋得如此「似是而非」吧？

現在，就算是個白痴，也應該明白這個戴皮帽的男人，是存心來富門賭坊生事的了。

所以，立刻就有一羣穿着對襟短褂的大漢，圍了上來。

接着，又有三個漢子，簇擁着一個長有山羊鬍子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這個山羊鬍子的中年人，並不姓沈，也不姓譚，他姓岳，單名一個淵字，乃是山西武林名宿，江湖上人稱鷹爪四叔，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罕逢敵手。

現在，他是沈氏家族重金聘禮的賭坊總管，他的責任，是要確保富門的一切安全。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現在竟然有人斗膽出動狗糞搗亂，岳淵自然得要親自出馬。

× × ×

「這位老弟，」岳淵冷冷地盯着戴皮帽的男人，「你這個玩笑，只怕開得實在太大了。」

戴皮帽的男人笑了笑：「其實這並不能算是開玩笑，這堆狗糞與你們的籌碼又有何分別？」

岳淵的臉色，更是一沉：「老弟，你活膩了。」說着雙手一揮，七八個穿着對襟短褂大漢立刻就如狼似虎的向前撲去。

這七八個大漢，本來就已經是兇悍狠辣的打手，近年來在岳淵不斷加以指點餵招之下，更加練就了一身武功，這時候七八個人蜂湧而上，眞個大有立刻置對方於死地之勢。

可是，他們雖然來勢洶湧，但想置對方於死地，却還不容易得很。

就在這幾個人一動手之際，戴皮帽的男人已先發制人，他突然拳頭像連珠炮般迸發，立刻就將最想貪立功勞的一個胖漢痛擊得連退幾步。

這個胖漢滿以爲一下子就可以將這個狂妄的賭客擺平，那知道還未看清楚對方的拳從哪裏來，下顎便被打碎五枚牙齒。

他不忿氣，又想再衝前去，但他的兩個同伴又已被對方的拳頭打得整張臉都變了形，狼狽地蜷曲在地上。

七八個蜂湧而上，充滿信心的賭場打手，瞬即有半數吃了大虧，自然令其餘數人爲之銳氣大挫。

但這些亡命之徒，却也絕對不會就此畏縮，既然赤手空拳不吉利，接着便是刀劍斧頭一齊來的凶險局面了。

武器一出動，整個賭坊的大廳更加亂成一團。

但那位戴皮帽的男人，却比森林裏的獅王還更鎮定，彷彿眼前的刀劍斧頭等武器，都是麵粉頭搓造製成的一樣。

賭場打手之中，還是那個胖漢最性急，他的手裏，有一柄精鋼鑄造的斧頭，幾乎每年都劈死過人，現在他又打算將這個戴皮帽的傢伙劈開三十六塊了。

「他奶奶的烏龜王八，看斧。」他雖然剛被打碎了五隻牙齒，嗓子却仍然極大，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隻胖猩猩一樣。

可惜這隻胖猩猩今次找錯了對象，這是他用斧劈人的最後一次。

那個戴皮帽的男人，幾乎比魔術師更有辦法，竟然一伸手，便將胖漢的斧頭拿下，接着就反手一斧向他的頸際劈去。

這一斧，入肉三寸五分，咽喉必斷無疑。

直到這個時候，岳淵終於知道眼前這位戴皮帽的男人究竟是誰了。

× × ×

現在，除了岳淵知道這位戴皮帽的男人是誰之外，還有兩個人比岳淵更早一點便已知道。

這兩個人，就是在富門賭坊裏，有絕對無上權威的兩位年輕老闆——沈仕南沈仕英昆仲。

沈仕南剛好三十歲，個子不算高，但他的正宗禪門穿心腿，能將一個比他高出兩個頭的彪型大漢踢斃。

沈寒衣的鞋裏金刀雖然厲害，但如果與沈仕南交鋒，他的技倆就只能算是小孩兒的玩意。

至於沈仕南的胞弟沈仕英，只有二十五歲，在富門賭坊裏，衆人只見他與人動過一次手。

那一次，是一個輸急了的江湖客，竟然想出老千在牌九桌上換牌，結果被沈仕英在三招之內，將他斃在掌下。

然而，這一個江湖客，並非尋常之輩，乃是河南河北省內鼎鼎大名鐵掌裘莽。

根據裘莽自己紀錄册上的資料顯示，他曾殺過二十九名江湖好手，而且這二十九人中只有少數能接得下裘莽十招以上。

可是，裘莽却連沈仕英的三招都承接不下。

× × ×

富門賭坊能够平平穩穩的渡過這些年月，沈氏雙雄自是有最大功勞。

當那個戴皮帽的男人剛開始滋事的時候，沈仕南便已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因爲沈仕南看見這個男人的皮帽下，左邊耳朵是空空如也的。

一個有膽量來到富門賭坊生事，同時又缺了左邊耳朵的人，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來者乃嚴九爺的第一員猛將，唐殘龍是也！

× × ×

現在，岳淵準備動手了。

假若你的職位是賭坊的保安負責人，你也會準備動手——不管對手是誰，也得動手。

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岳淵很慶幸自己早已做妥了一件事。

他在一個月前，已經將遺囑寫好。

同時，他更找到了一副很好的紫檀棺木，連安葬自己的墳地也已找到。

他深信這塊墳地的風水，一定會令自己的後代福澤綿綿，同時，他更許下了一個衷心的願望。

他但願自己的子孫，永遠都別走自己所走過的道路。

× × ×

其實，岳淵是一個凡事都很講意頭，從來不願說任何不吉利說話的男人。

但在這幾個月來，他確實有一種無法令人瞭解的預感，他覺得一場極慘烈的戰爭，就快要在沈氏家族的周圍爆發。

而他自己本身，却是沈氏家族裏身肩要職的保衞者，他有絕對的責任去保護沈氏家族的每一分毫財物。

當然，如果他堅決要辭職回返山西的話，沈氏家族中人也會准其所請的。但問題是：岳淵祖傳四代以來，都具有崇高的商業道德。

他絕不願意在沈氏家族面臨危難的時候，不顧而去。

不過，他更明白一件事。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

所以，他預先備了一切後事，這樣他便可以心安理得了。

× × ×

岳淵，人稱鷹爪四叔，他在十隻手指上所下過的功夫，比吃飯睡覺更積極千百倍。

他不但有十隻像鷹爪般鋒銳的手指，也有一雙像鷹目般精銳的眼睛。

練武之道，首在眼明，手快。

但他的對手又如何？

岳淵面對唐殘龍，他心中又有幾多成取勝的把握？

答案是令人心寒的——「我連一成的把握也沒有。」

「因爲對手是隴中劍術大豪司空剛的首席高徒，也是舉世無雙的第一流殺手唐殘龍！」

當一個人懂得越多，知道得越廣的時候，這個人就一定不會目空一切。因爲他必會明白，一山還有一山高。岳淵本身，無疑已是一座「高山」。

但唐殘龍呢？

× × ×

岳淵面臨強敵，雖然毫無把握，但却已毫無懦怯之意。

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畢竟仍是武林一絕，無論此一戰或勝或負，最少也不能怯於強敵之前。

失敗並不可恥。

最可恥的，乃是欺善怕惡：岳淵生平，從未向任何強敵屈膝，也從未逃避過任何強敵的挑戰。

所以，岳淵第一招便展開了鷹爪大法中最猛烈的殺手鐧：「鷹撲蛟龍勢」。

這一招，顧名思義，是以弱攻強的招式，使用者必須要有破釜沉舟的膽色，同時更要有冒着雙腕齊斷這種危險的勇氣。

岳淵自從成名以來，從未用過這一招式。

可以說，這一招「鷹撲蛟龍勢」，已是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中最凌厲，最拚命的招式。

高手過招，每一招接觸都是拚命，你若不置對方於死地，你就得被對方擺平。

岳淵此招一出，連未曾出面的沈氏雙雄亦爲之愕然。

這種愕然，包括了感動與衝動。

沈仕南爲了岳淵的忠耿而感動。

沈仕英爲了岳淵的險境而衝動。

無論任何人，與唐殘龍展開搏鬥，都很容易陷於險境：岳淵雖強，也不例外。

就在岳淵這一招「鷹撲蛟龍勢」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時候，唐殘龍的右手已經開始了還擊。

一種最可怕，也最清脆的還擊。

那是「沉魚六絕殺」裏的第四式：「沉魚鎖喉殺」！

這一擊的部位，正在每一個人擊中必死的要害——咽喉。

起初，岳淵以爲對方那柄九寸長的銀魚刺劍已經出手：但他却看不見銀魚刺劍的奪目寒芒。

他只看見唐殘龍的手裏，有一件黝黑的東西。

那絕對不會是銀魚刺劍。

既非銀魚刺劍，又是些甚麼利刃呢？

× × ×

唐殘龍的「沉魚六絕殺」，果然名不虛傳。

岳淵雖然一上手，便動用了最拚命的招數，但結果只能使唐殘龍暗裏驚嘆了一下。

他在驚嘆富門賭坊之內，竟有此等武林高手：雖然，自己畢竟仍強於對方。

如果換上別人，恐怕一招之間，便得死在岳淵這一招「鷹撲蛟龍勢」之下。

但唐殘龍並不怕這一頭猛鷹，「沉魚六絕殺」比鷹爪更強。

結果，岳淵的咽喉，被唐殘龍一招擊中。

重重的擊中。

岳淵整個人立刻就像隻被割斷了頸的鷄公，緩緩倒下：他瞪着眼睛，想看清楚唐殘龍手裏的究竟是甚麼武器。

唐殘龍沒有讓他失望，他將手裏的武器從掌心裏攤開，然後掉落在地上。

那的確並非聞名天下的銀魚刺劍。

那只是一隻黝黑的牌九牌，小小的一隻牌九牌。

岳淵一生人見多識廣，所見所聞的事不知凡幾。但他死前最後唯一所能看見的東西，却只是一隻牌九牌。

這張牌九牌的點數是最多的一隻：天牌。

所以，這位名震山西的鷹爪四叔便歸天去了。

× × ×

當岳淵倒下之後，賭坊裏鴉雀無聲，連驚叫的聲音也沒有發出。

但在這個時候，却竟然有兩個人一起鼓掌。

鼓掌的人，是沈氏雙雄昆仲。

「好岳淵。」

「好漢子。」

原來他倆兄弟並非向唐殘龍鼓掌，而是向勇戰犧牲的岳淵致意。

沒有人會覺得他們的鼓掌是向岳淵幸災樂禍，因爲每一個人都感覺得到，這幾下掌聲實在比哭泣還更沉痛。

連唐殘龍也不想對地上這位已故的武林大豪無禮，當岳淵斷氣之後，他脫下了頭上那頂皮帽輕輕將地上那隻天牌蓋着。

然後，他就看見兩個模樣長得差不多的人，從人叢中出現。

「閣下兩位，大概就是沈氏雙雄昆仲了？」

沈仕南臉上木無表情，輕聲回答唐殘龍：「我們不錯就是沈家兄弟，不過雙雄二字，却是愧不敢當！」

沈仕英點頭贊同大哥的說話，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岳淵的屍體：「我們不是甚麼英雄，却又不算得是狗熊，但現在我倆的眼睛，倒已經是紅紅的。」

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但却眼睛已紅。

「很抱歉，」唐殘龍冷酷的聲音，忽然變得有一絲的溫暖：「這實在是個太現實的世界，不論任何人，倘若本領稍差點的話，都很容易被敵人吞噬進肚子裏。」

他的說話，完全百份之一百正確，坦白。

沈仕南木然的臉色，依舊木然，聲音却沉實了不少：「唐先生，你敢認爲自己的本領，已很足够踩跨富門賭坊？」

唐殘龍立刻搖頭：「當然不。唐某雖然自問還有幾下子本事，但却還不是個狂妄自大的傻子。」

沈仕英嘿嘿笑了兩聲，道：「說得好。既然閣下還不會有自大狂妄的毛病，倒不知唐兄有何所恃而來搗亂？」

「有何所恃？」唐殘龍突然大笑，道：「這實在太簡單了，因爲富門賭坊的一切要害，已落在我們手裏，現在富門賭坊的主人，已經不再姓沈。」

沈仕南淡淡道：「富門賭坊的新主人，莫非將會是姓唐的唐殘龍？又抑或會是姓嚴的嚴寺濮？」

嚴寺濮，就是嚴九爺，也就是唐殘龍的幕後大老闆。

唐殘龍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沈仕南又接道：「你爲甚麼嘆氣？難道你覺得今天我已必死無疑了？」

唐殘龍又再嘆氣，道：「如果你馬上帶着所有家眷離開這個城市，你大可以活到一百零八歲，倒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沈仕南的回答，竟然十分爽快：「可以，絕對不成問題。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唐殘龍聞言，却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他只是道：「甚麼條件，請說出來，唐某不妨攷慮攷慮。」

沈仕南冷冷地笑了笑：「除非你能切下嚴濮寺和你自己的頭顱，這就是我唯一的條件。」

唐殘龍第三次再度嘆氣：「沈兄今天印堂發黑，三條紫漆煞氣衝上眉心，果然是個活不過明天的死相格局。」

沈仕南的臉色，依舊木然如昔。

他絕不讓自己有任何的激動，在這個每分每秒都潛伏生死危機的時刻裏，激動只會帶來崩潰與敗亡。

沈仕南的養氣功夫，確然道行深厚。

難得的就是不但沈仕南絕不動氣，連他的胞弟沈仕英也像一具石像般沉靜，連半分暴躁的神色也沒有。

直到這個時候，唐殘龍的心裏，已開始對沈氏雙雄暗暗佩服。

× × ×

原本十分熱鬧的賭坊，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殺氣，充滿血腥的戰場。

唐殘龍當然並非孤身前來犯險的，與他同來的打手，共有五十七人。

這五十七個人，現在已分佈在富門賭坊的四方八面，只要一聲令下，立刻就是一場激烈的大厮殺。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裏，嚴九爺何在？

× × ×

嚴九爺正在富門賭坊外不遠的一間小菜館裏。

這間小菜館的老闆姓陸，人稱陸三記，他在這條街道裏一獃就獃了十二年。

沒有人知道，陸三記與嚴九爺之間，有些甚麼關係。

只有唐殘龍才曉得，陸三記是嚴九爺在十二年前，便派遣他到來富門大街打探一切有關沈譚兩姓家族秘密的密探。

現在，這間距離富門賭坊僅有咫尺之

遙的小菜館，竟變成了嚴九爺大舉進襲的指揮總部。

在這間小菜館的每一個座位裏，都有嚴九爺最心腹，最能幹的隨身侍衛，這些人也是嚴九爺的另一注籌碼。

大戰烽烟已經開始，嚴九爺却在悠閒地喝着一壺滾辣的武夷茶。

沒有人能知道，在這「悠閒」的內心，是否眞的十分悠閒。

× × ×

在富門大街的背後，是黃葉徑。

黃葉徑的風景很漂亮，整條街道都有花草樹木；雖然現在天氣已經很冷，但這裏仍有不少未落葉的樹，還有若干已盛開的梅，菊，桃花。

在黃葉徑盡頭的一座豪華住宅裏，主人朱福源正小心翼翼地招待他的大恩公。

朱福源是這個城市裏不大不小的一個富翁，他經營的生意是綢緞批發，生意一向很不錯。但他却有一個秘密，連他的妻妾兒女媳婦都從不知道。

這個秘密，就是他曾經殺過一個人。一個很風騷，很迷死男人的女人。

這個女人，本來曾經是朱福源的情婦；朱福源甚至已準備正式娶納她爲第三姨太太。

然而，這個女人却在朱福源給了十萬塊大洋之後，帶着一個小白臉私奔。

這種事實在太普通了，因爲像朱福源這樣的大腹賈，除了腰纏萬貫最能吸引女人之外，又還有甚麼地方可以使一個充滿慾望的女人能够滿足呢？

結果，朱福源截攔住這個女人，用力在她雪白的頸子上揑了四十五秒。

連朱福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腕力竟然可以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之內，便揑死了這個迷死男人的女人。

於是，他成爲一個殺人兇手。

他將會被判槍斃。

然而，就在朱福源面臨大凶難的時候，忽有一個勢力極大的大亨拉了他一把。

這位大亨只消幾句說話，便將準備逮捕朱福源的警衛隊長嚇得連忙放人不迭。

這位大亨，就是龔老闆。

× × ×

龔老闆很喜歡結交朋友。

尤其是一些將來會對於自己有利的朋友。

自從經過那一宗命案之後，龔老闆不但是朱福源的好朋友，更是朱福源的救命恩人。

於是，朱福源的宅府成爲了龔老闆佈置在富門大街背後的一個支部。

現在，在朱福源的宅府內，最少有六十個龔老闆的打手。

六十個經過龔老闆嚴格挑選的打手。

龔老闆相信，現在唯一能替沈氏家族擊退嚴九爺的人，就只有這六十個打手。

除了這六十個打手之外，當然還要加上一個能够剋制唐殘龍的雲叢林。

龔老闆對於自己的力量，從不作任何的高估。

但現在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已在這一場戰爭裏，佔有優勢。

因爲嚴九爺的手下，已在富門賭坊開始了極其慘烈的戰鬥。

而龔老闆却在保存着自己的每一分實力；嚴九爺只怕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大對頭已在背後虎視眈眈。

想到嚴九爺已落在自己的指掌間，龔老闆不禁露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

× × ×

在此同樣的時刻裏，唐殘龍也在微笑着。

因爲他所率領的五十七位兄弟，已經開始將富門賭坊砸了一半。

嚴九爺曾下令：

「不必珍惜這個賭坊的豪華修飾，砸爛後大不了重新再來佈置，我要令富門賭坊完全面貌一新。」

他的命令，每一個人都絕對遵守。所以在短短的時間裏，富門賭坊已被砸得亂七八糟。

沈仕南沈仕英昆仲，現在正陷於車輪戰陣的窘境。嚴九爺絕對不敢小覷這兩兄弟，一早就訂下計策，派十六個武功根底最好的打手纏住他們。

但沈仕南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喝令八個使用斧頭的賭坊守衛，圍着唐殘龍大砍大劈。

這八個守衛的斧頭，比空中的飛鳥更靈活，因爲教導這八個守衛使用斧頭的人，是山東著名獨行大盜——斧王萬逵。

萬逵爲人行事，向來孤傲不羣，而且行踪飄忽不定，但自從四年前被沈仕南灌醉一次酒之後，他便破例地在富門賭坊居住了半年。這一住便住上半年的紀錄，在萬逵而言，可算是空前絕後之至的了。

在這半年中，萬逵將自己賴以成名的「飛燕三十六斧法」，傳授給賭坊裏的八名守衛，但却只傳授了十八斧，也就是整套斧法的上半部。

然而，這十八斧的威力，却也絕不等閒，有一次沈仕英在八人練習斧陣的時候，闖進去試了一試，結果竟然險些脫不了身。

現在，即使是唐殘龍，也不能不承認這八個人的斧頭，威力確有過人之處。

因爲唐殘龍的背上已經中了一斧。

幸好這一斧劈得並不很深，所以他雖然受了傷，但妨碍並不大。

他認得很清楚，劈他這一斧的人，是個滿臉麻子的兇漢。如果他閃避稍慢半秒的話，這一斧可能已經要了他的命。

但唐殘龍畢竟還是唐殘龍，想憑幾個只學了十八招斧法的守衛，便結果了他的一生，實在並不容易。

就在他中了一斧，那個滿臉麻子兇漢大爲興奮的時候，唐殘龍的銀魚刺劍已經出手。

寒光閃爍，銀芒輝煌燦爛的刺劍。

再加上天下無雙，獨步江湖的六招沉魚絕命殺着，試問當世之間，又還能有多少人可以抵擋得住唐殘龍的進襲？

× × ×

那個滿臉麻子的守衛，實在興奮得早了一點。

就在他正在處於極度興奮的一剎那間

，唐殘龍已經立刻向他施以還擊。

「你劈我一斧，我也回敬你一劍。」

這一劍，恰恰刺破了麻子守衛左胸，劍鋒筆直地貫入他的心臟。

能够令唐殘龍受傷在先，然後才死在他的銀魚刺劍之下，這已是麻子守衛值得十分驕傲的事。

這總比起很多人，連唐殘龍的衣角也沾不到便死在他劍下的强得多了。

× × ×

沈仕南雖然與胞弟沈仕英正陷於車輪戰陣的窘境，但他還是看見了唐殘龍怎樣用銀魚刺劍殺了自己的一個心腹手下。

他從未看過像唐殘龍這樣快，絕，狠的一種劍法。

如果這八個守衛能將萬逵的「飛燕三十六斧」全部學上了手，情況也許會有所改觀，只可惜他們只學成了一半。

這倒不是萬逵挾秘自珍，不肯悉數傳授，只因爲這八個人本性，着實太凶巴巴了一點，如果他們將三十六招斧法都學齊了的話，將來可能會遺禍人間不少。

所以，萬逵遲遲沒有再敎曉他們其他十八招斧法。

萬逵雖然號稱大盜，但一向從不濫殺無辜。

這是盜亦有道的宗旨，他並不希望任何一個無辜的人，死在自己獨創「飛燕三十六斧」之下。

如果這八個守衛要對付的人，不是唐殘龍，而是另外一個人的話，他們必定可以很輕鬆地完成任務。

但現在，他們一點也不輕鬆。

因爲又有兩個冀圖在背後劈殺唐殘龍的守衛，被唐殘龍用銀魚刺劍，各在咽喉部位刺穿了一個血洞。

這是「沉魚六絕殺」的第五式：連環沉魚殺。

八個手持利斧，威猛無儔的高手，已倒下了三個。

餘下來的五個，信心都不禁大是搖動，因爲倒下了的三個，恰好正是練習飛燕斧法最有成就，最突出的三個。

可是，最好的三個斧手却最先倒下，又怎不令餘者不爲之震駭？

唐殘龍是個聰明人，他自然看得出這五個人已經喪失了剛才的鬥志和銳氣。

兵書有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

如果唐殘龍在這個時候再接再厲出劍的話，這五個守衛必然非死不可。

但唐殘龍並沒有再出劍。

他只是很客氣地向他們抱拳道：「勝負之數，大家心中都該會明白，不若咱們就此罷手，彼此交個朋友如何？」

五人面面相覷，盡皆愕然。

過了好一會，其中一人首先放下利斧，半身躬腰，道：「鄙人劉大順，願歸降唐殘龍麾下盡忠至死。」

接着，又再有兩人放下利斧，同樣表示歸降。

唐殘龍微微點頭，一雙冷酷的眼睛，却盯着還有兩個尚未放下斧頭的守衛。

這兩個人，一高一矮，臉色却是一紅一白。

高的一人臉色漲紅如火。

但矮的一人却整張臉白得就像塊白紙一樣。

唐殘龍淡淡的說道：「兩位如果看不起唐某，唐某亦絕不會勉强，你們可以離開這裏。」

但兩人仍然站在地上，動也不動。

唐殘龍又繼續補充：「我可以保證，你們可以絕對安全地離開這裏，如果任何人敢動兩位一根汗毛，唐某誓將之斃在劍下。」

高矮二人，臉色又是一變。

高的一人忽然道：「你很好。」

唐殘龍一愕，一時間還弄不清楚他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但矮的一人立刻就說道：「可是我這三位臨陣退縮，賣主求存的兄弟就很不好了。」

唐殘龍突然整個身子震了一下，他已經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了。

他立刻衝前，他想救這三個已經投降的守衛。

可是，他站的距離畢竟遠了一點，而那高矮二人的斧頭，却又劈得比唐殘龍想像之中要快。

手起斧落，血光四濺。

兩顆人頭，竟然同時落地。

還有那個最先投降的劉大順，已經被嚇得魂不附體；這人向來生性滑頭，但武功却是八人中最差勁的一個。

眼看兩柄利斧，又已經雙雙挾擊而至，其威勢之猛烈，眞有五雷轟頂，天崩地裂之概。

這兩斧，已經不是甚麼飛燕斧法了，簡直就像是兩個憤怒的樵夫，用兩柄利斧去追斬一隻狡猾的狐狸一樣。

劉大順大駭，以爲這一次自己的頭顱也會被利斧劈下。

但這個時候，唐殘龍的銀魚刺劍，已向那高矮二人刺去，用的又是第五式連環沉魚殺。

沒有人能形容唐殘龍這一式劍法的氣勢與速度，就好像天上的流星，永遠不能用畫筆去描繪其萬份之一的輝煌與燦爛一樣。

當兩柄斧頭還只相差幾寸，便可置劉大順於死地的一剎那間，唐殘龍已將這兩個極其忠心的沈家守衛斃於劍下。

這兩個人的額前眉心，都穿了一個大大的血洞——除了神話之外，沒有任何人會在這種傷勢之下可以不死。

劉大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即使是那兩個躺在地上的沈家守衛，也不相信天下間竟有如此快絕無倫劍法。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

但唐殘龍手中的銀魚刺劍，由劍柄至劍鋒，長度僅僅九寸而已。

劉大順吁了一口氣，向唐殘龍道：「好險，幸虧唐爺你的劍眞快。」

唐殘龍冷冷的望着他，忽然又嘆了口氣：「假若我是你的伙伴，我也會用斧頭將你的首級劈下。」

劉大順訕訕一笑，嘴裏却已說不出話來。

唐殘龍用手指將劍尖的血抹淨，銀魚刺劍立刻又回復了原來燦爛奪目的輝芒。

劉大順心中一寬。

他既已抹淨了劍鋒上的血，他就一定不會再殺人。

最少，暫時不會再用劍去殺人；否則，他抹乾淨劍上的血豈非變成多餘之舉？

可是，他根本不曉得唐殘龍的心裏究竟怎樣想法。

所以，他錯了。

而且錯得可憐，更復錯得可笑。

× × ×

唐殘龍抹乾淨劍鋒上的血，並非表示不再殺人。

他這樣做法，只因爲他覺得剛才那兩個寧死不降的沈家守衞，很有種，很有骨氣。

所以，這兩個人沾染在劍鋒上的血，都是些有種，有骨氣的血。

但劉大順却沒有種，也沒有骨氣。

這種人的血一定很髒，很臭。

唐殘龍並不願意看見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血混在一起，所以他先將劍鋒上的血抹掉。

然後，他就一劍向劉大順的鼻樑上刺去。

劉大順再一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見自己兩隻眼睛的下面，揷着一柄銀光閃爍的劍。

然後，他又看見這柄銀劍，被拔了出來。

最後，他更看見自己的鼻樑處，冒射出一股血箭。

那是一些很髒，很臭的血。

結果，劉大順雖然沒有死在斧下，却到底還是註定要死在銀魚刺劍劍鋒之下。

× × ×

沈仕南親眼看見自己的守衞如何抗敵，如何內鬨，也親眼看見他們怎樣一一死在唐殘龍的劍下。

現在，他已不能不承認，唐殘龍確有踩跨富門賭坊的力量。

好厲害的唐殘龍。

好厲害的嚴寺濮。

看來，沈氏家族的敗勢已經形成，也許從今之後，姓沈的人再也不能够在這裏立足了。

他開始有點後悔。

他後悔爲甚麼不早一點去找一個人談談，只有這一個人，能够阻擋得住嚴九爺的野心進襲。

這個人當然就是龔老闆。

他越想越是後悔，但他的體力却已越來越是疲弱。

十六位能征慣戰的打手，作車輪式的體力消耗戰，的確十分要命。

他的胞弟沈仕英雖然奮力重傷了三名對手，而自己亦殺了對方一人，但餘下來還有十二個，而且每個都不太容易對付。

這兩兄弟的身上，已經各有五六道傷痕，其中有兩條還深可見骨。

看見了沈氏雙雄的狼狽情況後，唐殘龍覺得他倆名頭太大，功夫却似乎太淺。

難道這兩兄弟竟是浪得虛名？

其實，這倒不是沈氏雙雄不濟，而是嚴九爺所挑選的十六名圍擊好手，實在武功極其厲害，加上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之下被車輪戰陣圍攻，自然難免險象環生，滿身受創了。

現在，富門賭坊已經被砸得連枱椅都沒有一張是完整的，而富門賭坊由上至下每一個人的身體，也沒有一個是完完整整未被傷害過的。

死的死了。

還能活着的人，也已渾身是血，每一鈔鐘都有可能被人砍翻倒下。

這就是黑社會裏火併的場面。

這裏的人命，也許還比不上一斤豬肉的值錢。

他們不會理會別人的死活，只要自己能活着便行了。

常言道得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 × ×

嚴九爺在那間小菜館裏，吃着一碗由陸三記親手泡製的蟮糊雙黃。

陸三記是嚴九爺最信任的心腹手下之一。

別人從外表看來，絕不會懷疑這個滿嘴黃牙，長相忠厚老實的老頭，竟會是二十多年前，曾經在關外做過響馬大盜元首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二十多年前的陸旋風，只會騎着一匹烈火馬，拿着一口鬼頭大刀到處打家刦舍，視砍殺他人的頭顱爲樂事，那個時候，紅衣刀王這四個字，簡直就比閻王與吸血殭屍更嚇死人。

但忽然間，這個魔王在關外銷聲匿跡了，連他的幾十個隨從馬賊，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幾十個官府一直嚴加緝捕的劇盜，就像被一陣巨風吹掉進大海裏一樣，再也沒有在關外出現過。

又有誰會知道，陸旋風現在竟已變成了一間小菜館的老闆，同時更是嚴九爺的親信心腹手下呢？

這許多年以來，陸旋風已沒有再殺人，不但沒有殺人，連跟別人吵嘴的紀錄也沒有。

一個劇盜元凶，居然變成一個好好先生，自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究竟是甚麼力量，會使這一個人變化得這般大？

嚴九爺也不知道。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陸三記的眞正來歷，他只知道他是自己的親戚。

這個人是嚴九爺的叔父介紹給他認識的，他叔父說過：「陸三記是你的遠房表弟。」

經過三年之後，嚴九爺覺得這個人忠厚老實，而且對自己更是十分忠誠。

他決定重用這個姓陸的表弟。

他深信自己的眼光，絕不會看錯人。

可是，他這一次却看錯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自己叔父竟然會欺騙自己。

陸三記根本就不是他的親戚，不是他的表弟。

他的叔父欺騙他，只因爲陸旋風花了五千塊大洋，收買了他的叔父。

結果，陸旋風的計劃初步成功了。

嚴九爺在十多年前，便用錯了一着棋子，直到現在，他仍以爲自己這一着棋十分巧妙。

昔年淸光緒王錯用袁世凱，結果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落得一個鬱鬱而終的慘淡下場。

嚴九爺是否也將會重蹈光緒王的覆轍呢？

× × ×

富門賭坊，現在已不再是賭坊。

不是賭坊，是甚麼？

應該說是屠場。

宰人的屠場。

在這裏，你唯一能聽見的聲音，是宰人者的叱喝聲，和被人宰殺者的慘叫聲。

不是宰掉別人，便是被別人宰掉，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富門賭坊裏的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挫折。

現在，除了沈氏雙雄尚在奮力厮殺之外，其餘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能站着的大概僅有四五個。

至於嚴九爺的部屬，雖然一度遭受到對方頑頡抗拒，但傷亡程度却顯然較輕。

唐殘龍對於自己率領作戰的成績，感到頗爲滿意。

他已經準備親自動手，去解決沈氏雙雄。

只要沈氏雙雄一死，這場戰爭就立刻完全獲得勝利。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了大門之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唐殘龍並不怕這個人，但這個人在此時此地出現，却絕不會是一個好的預兆。

因爲這人就是雲叢林。

× × ×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唐殘龍，在這個充滿血腥氣味的地方，與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雲叢林相遇。

沒有任何兩個人的碰頭，會比他們現在的碰頭來得更充滿腥風血雨的氣勢。

這就好像是空中的巨鷹，忽然遇見另一隻同樣兇猛的巨鷹一樣；雖然他們都屬於同類，但可惜彼此間却並不友善。

唐殘龍沒有忘記過，雲叢林的兩句說話。

「你曾殺我父，你我終須有一場生死決戰。」

看來，這場生死決戰已經逼近眉睫。

沈仕南在這個時候，正處於極度危險的下風之中，但他仍然聽得見沈仕英對他道：「龔老闆的援兵到了。」

沈仕南聞言，精神大振；但心中却大是莫名其妙。

龔老闆的援兵？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但沈仕英却心中大是慶幸，因爲與龔老闆聯盟，是他獨自決定的事。

這件事情，連沈仕南也被蒙在鼓裏。

× × ×

雲叢林的身後，忽然又閃出了一大羣黑衣大漢。

不多不少，一共是四十個。

龔老闆派遣了四十個打手跟隨雲叢林殺進富門賭坊，另外還有二十個，仍然駐守在朱福源的府宅裏。

這四十個黑衣大漢一進來，立刻便與嚴九爺的手下混戰在一起。

只有唐殘龍與雲叢林，仍在互相對峙。他們之間的一戰，遲早總難避免。而這一戰的結果，在戰前誰也不能逆料。究竟是唐殘龍强？還是雲叢林才是强者？

雲叢林是否能够尅制得住唐殘龍的沉重六絕殺着？

唐殘龍突然乾咳一下，道：「在出手之前，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雲叢林道：「請說。」

唐殘龍道：「在我右胸的衣袋裏，有一張紙條，裏面寫着一件很秘密的事，如果你有機會，你一定要看看。」

雲叢林道：「機會？甚麼意思？」

唐殘龍道：「現在，你已有很好的機會。」

雲叢林終於明白。

只有殺了唐殘龍，才會有機會取看那張紙條。

這一點，其實不成問題，反正他們馬上就要戰開決鬥。如果唐殘龍被殺，這個機會便立刻會實現，但假若雲叢林陣亡，那麼看與不看，亦無關重要了。

唐殘龍又接着道：「聽說你用的是彩雲刀，刀長八寸五分，比我的銀魚刺劍還短。」

雲叢林道：「不論刀長刀短，我都有把握殺任何人。」

唐殘龍道：「連我也不例外？」

雲叢林默然，他並不想在唐殘龍面前撒謊。

他有把握可以憑彩雲刀殺任何人，但對唐殘龍却的確有點例外。其實，唐殘龍又何獨不然有同樣的心境？

× × ×

彩雲刀已出。

刀長八寸五分，每一寸的色澤都絢麗如彩雲。

雲叢林雖然殺過不少人，但許多時都並非用這一柄刀，因爲它實在太美麗，太珍貴，雲叢林捨不得用。

但唐殘龍却似乎知道得很多；雲叢林只有在與高手相搏之際，才會用彩雲刀上陣。

而唐殘龍的銀魚刺劍，也自非凡品，一時之間，刀光劍影，儘是綺麗燦爛，輝煌奪目的景象。

忽然間，唐殘龍一聲沉喝，銀魚刺劍彷如一支寒芒閃爍的飛箭，直向雲叢林咽喉射去。

這是沉魚鎖喉殺！

名滿山西的武林大豪鷹爪四叔岳淵，正是在唐殘龍這一招之下被殺的。

不過，當時唐殘龍所用的武器，並不是銀魚刺劍，只是一隻牌九牌而已。此刻轉用銀魚刺劍出擊自然又另具一番威勢。

雲叢林暗暗一凜。

因爲唐殘龍的劍，實在太快，他連十份之一秒考慮怎樣還手招架時間也沒有。

幸好雲叢林畢竟與普通人不同。（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劍胆琴心

曹若冰·文
盧令·圖

魅魑逞兇啖　父子較玄功

揚州，又名「江都」，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齊名，猶勝於「杭州」。

蓋因揚州的「玉樹瓊花，綠楊明月」實不亞於蘇杭，而其金粉之盛，則更遠過於「秦淮」。

那「十里長街」，那「二十四橋」之勝，風光旖麗，熱鬧繁榮之盛，令人流連忘返。

到過「揚州」的人，那自不必說，沒到過揚州的，也該聽說過，那「十里珠簾」香影廊，朱樓畫閣，朱欄翠檻，紙醉金迷的「瘦西湖」。

還有那「平山堂」，「觀音山」古刹，「梅花嶺」上一代忠臣史閣部祠。

「萬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祠內享堂中，有史閣部手書，寄夫人遺筆眞跡石刻，有血有淚令人不忍卒讀。

× × ×

揚州，城內東大街上，高高地巍峨矗立着一座美輪美奐的大酒樓，大招牌，紅底金字：「揚州第一樓」，氣派豪華，大的駭人！

「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這兒門口兩旁紅漆巨柱上的對聯，口氣更大。

其實這也難怪，「揚州第一樓」不但氣派豪華，擺設高雅，而且招待之親切，與及那醇酒美人，也是全揚州城中首屈一指，其他酒樓望塵莫及的！

尤其是這第一樓的東家，不惜耗費巨資，聘來數位色藝雙絕的歌妓，以爲酒客助興。

於是，每當華燈初上時刻，這「揚州第一樓」便燈火輝煌，人聲鼎沸，門前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樓上是座無虛席，高賓滿座。

那猜拳行令聲，那陣陣絲竹聲，那悅耳動聽的曼妙歌聲……

那輕歌妙舞，鬢影釵光……

這一切的一切，令人意往神馳，令人那一雙脚不由自主的往那兒移，唯恐移慢了一步，落後向隅。

這夜，華燈初上。

「揚州第一樓」上和往常一樣的早已座無虛席，空氣中，瀰漫着引人饞慾的酒香菜香。

跑堂的夥計們往來奔走於酒客之間，個個汗流浹背，但却笑逐顏開。

滿樓的酒客，當然是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品流極其複雜。

酒酣耳熱，猜拳行令之聲四起，嘈雜聲，高得壓過了那透自垂簾後的陣陣絲竹聲。

自然，這滿樓酒客中，也有那顯得比較文靜些兒的，把酒握杯，輕品淺嚐，縱有談笑，那聲音也很低很低。

在那界分內外，垂簾前的左邊一桌上，神色文靜而端莊的坐着三個人。

這三個人，兩個是中年文士，一個是

雖然穿着一身粗布衣褲，但却精神矍鑠，目光銳利，不類常人的相貌清癯的老者。

滿樓酒客，除了這三個人顯得比較文靜之外，還有一個人，顯得特別的與衆不同。

那是個穿着裝束攷究，神情舉止很氣派，身材高大，銀髯飄胸的長袍老者。

這老者一人獨據一席，默默地低斟淺酌，看他的樣子可能是眞正爲喝酒而來「第一樓」的，其醉翁之意也的的確確在酒，而不是感於那悅耳動聽的絲竹聲，和那美艷迷人的風塵歌妓！

看這老者的神情氣派，在這座無虛席的樓上竟仍能獨據一席，和夥計送酒上菜時對他那特別親切，恭維的情形，分明是這揚州城中的富豪巨紳，也必是這「揚州第一樓」上出手闊綽的豪客，老主顧。

突然，垂簾內絲竹之聲轉急，一個曼妙甜美，清脆，輕柔，嬌滴滴的歌聲透簾而出，嬝嬝而起：

落拓江湖載酒行，
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這是那曾官監察御史，和李商隱齊名，被稱風流小杜，杜牧之最膾炙人口的遺懷詩。

此詩的意境本就旖麗逗人遐思，加上那歌妓的曼妙歌喉，讓人聽來倍覺蕩氣迴腸，意亂情迷！

歌罷，一陣如雷般的掌聲過後，突然有人大叫道：「小娘子，我也是落拓江湖載酒行，却尚未嘗試過『楚腰』是否『掌中輕』，妳快快出來，我一向是自譽旣風流又多情，準保不會落個『薄倖』名！」

話聲方落，一陣怪叫之聲四起，掌聲再次雷動！

那垂簾左邊的一桌三人中，身穿黃衫的文士和貌相清癯的老者都不禁微皺了皺眉，而另一個穿着青衫的文士，却神色自若依舊，一無表情。

也許是因爲歌妓生涯，就需要這種輕薄捧場客捧場，才能名噪一時而竄紅吧。

是以，再次的雷動掌聲停息後，垂簾內傳出了一聲輕笑，响起那歌妓軟綿綿的話聲：「縱情詩酒，自古名士皆風流，知音難遇，承蒙垂顧，敢不厚顏應召，一酬知音。」

話落，垂簾掀動，環佩叮噹聲中，一位雲髻高挽的美佳人嬌軀嬝娜的行出。

不用說，這自然是那適才一曲讓人聽來蕩氣迴腸，意亂情迷，歌喉曼妙的歌妓了。

滿樓燈光刹時爲之一黯，鴉雀無聲，百數十雙目光一齊投注。

投注處，不禁爲意馳神搖。

這歌妓好美！

那如花嬌靨堪稱絕色，那似水雙眸更隱射嬌媚！不但美，而且艷光射人！

她，妙目流波，略一輕掃滿樓，輕抬皓腕，微理雲鬢，風情萬千的展顏一笑，百媚橫生的嬌聲說道：「恕賤妾眼拙，不知知音何處，適才是那位……」

酒客中，起了些微的騷動，那是陣陣艷羨的驚嘆聲！

忽地，有人朗聲說道：「眞是解語鮮花般的可人兒，我遍歷檀板，可從未見過如此國色天香的佳人，小娘子，知音人兒在此！」

隨着話聲，靠近樓窗的座頭站起一位華服少年，那模樣兒够稱得上是個俊俏郎君，只可惜一雙目光邪而不正，令人一眼即知是個輕浮少年。

那歌妓妙目凝注，嬌媚地一笑，道：「多謝公子謬獎，小女子可不敢當。」

華服少年色授魂與的一拱手，邪氣地笑說道：「小娘子，我自覺唐突，但驚艷之餘，情難自禁，尙請小娘子千萬莫以輕薄見責。」

口才不俗，會說話，這華服少年想必不是一般普通富商人家子弟。

歌妓展顏一笑，風情撩人地說道：「小女子只不過一名歌妓，能得公子不以風塵見鄙，衷心只有受寵若驚，怎敢不識抬舉，嗔怪輕薄，公子且請坐，容小女子竭盡所能，報投知音。」

實在不簡單，這番話，詞意婉轉，動聽，令人打從心眼兒裏感覺舒服。

顯然，這歌妓必然讀過不少書，也曾是好人家的出身，要不然就是自幼即經名師指點，調教訓練出來的風塵佳麗！

華服少年目閃邪色地一笑點頭道：「我敬遵小娘子芳諭，先乾一杯水酒以示敬謝，聊表心曲！」

說着，舉杯一仰而乾，然後，欣然坐下。

歌妓嫣然一笑，輕抬皓腕，向垂簾內微微抬了抬，悅耳的絲竹樂聲再起，透簾傳出……

接着，她檀口輕啓，那一縷軟綿綿的嬌柔之音嬝嬝而出：

晚妝初過，沈檀郎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

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歌聲及半，她嬌媚無限地含笑斂衽，香袖輕揮，蘭麝浮動，嬌軀輕轉，竟翩翩起舞了起來。

歌聲已然醉人如痴，更那堪載歌載舞，隨樂婆娑，能不醉煞人？

本該是個掌聲雷動，采聲不絕的場面，但，滿樓釵光鬢影，翠袖翻飛，早已令人眼花繚亂，目迷神移，渾渾然，忘了！

滿樓鴉雀無聲，一片寂然，個個屏息凝神，靈魂兒出竅地瞪大着雙眼，隨着那輕靈曼妙的身段，輕盈的舞步，時東，時西！

就在那歌妓蛇腰欸擺，翠袖飄香，時東時西的滿樓飛轉之際，那三人共據一席，一個粗布衣褲老者兩個中年文士中的青衣文士，雙目倏射寒芒，一閃即隱！

未幾，歌聲已至最後一句，舞也隨之停息，那歌妓面含嬌媚甜笑地螓首微俛，盈盈斂衽！

轟然一聲春雷動，掌聲與采聲同時沸騰，震得酒樓搖幌，直欲掀去屋頂！

那歌妓似喜還羞，再次俛首盈盈斂衽，便待轉身。

突然，青衣文士伸手端起黃衫文士面前的酒杯站起，目視歌妓含笑說道：「姑娘請留駕片刻！」

歌妓的嬌靨兒神色微現驚意，美目輕注，甜美柔聲問道：「貴客有何見教？「

「不敢。」青衣文士淡然一笑道：「姑娘人美，才高，辭佳，舞妙，更難得的是心思靈巧，對這一席眷顧獨厚，我僅以此杯水酒，敬謝姑娘的佳歌妙舞。」

目光凝注，將手中酒杯，緩緩遞了過去。

歌妓美目眨動，嬌媚地笑了。

不過，那嬌媚的笑容，青衣文士看得出來，多少有些兒帶着勉强，不自然。

歌妓嬌媚地笑着說道：「小女子獻醜，爲的是替諸位酒客助興，聊博諸位一笑，怎敢當貴客如此抬舉，貴客請自飲，這一杯酒，就算是小女子借花敬佛，奉敬貴客……」

這話很委婉動聽，按理，青衣文士應該欣然收手，引杯就唇，一仰而乾才是。

可是，理雖該如此，事實却不然。

青衣文士不但沒有收回手，雙目反而更緊緊凝注着歌妓的嬌靨兒，突然輕聲一笑，道：「姑娘好會說話，可是，姑娘不肯賞我這個臉，當着滿樓這麼多人，我如何下得了台，坐得下去？」

突然，那華服少年已長身站起，離座大步走到青衣文士席前，情緒義憤不平地挑眉說道：「鬻歌生涯，全仗着一副金嗓玉喉，如何能飲得烈酒？閣下這豈非强人所難？閣下倘若一定非敬不可，拿來，我代她盡飲，點滴不剩就是！」

義憤之色形於言表，讓人看來欽佩！

歌妓已妙目流波，飛快地投過滿含感激的一瞥。

青衣文士的一雙目光，立時由歌妓那如花的嬌靨兒上，移注在華服少年那張透着邪氣的俊臉上，淡然說道：「年輕氣盛，戒之鋒芒太露，想當護花使者，應該先弄清楚『花』的身份，這杯酒，要是甚於『砒霜』的穿腸毒藥，你閣下也要逞强出頭麼？」

歌妓嬌軀微微一震！花容立時失色！

華服少年臉色微微一變，旋即雙眉一揚，笑說道：「閣下可眞會說笑話，揚州第一樓上何來什麼穿腸毒藥酒？即使眞是，那怕沾唇斷腸無救，我也要一仰而乾，拿來！」

好豪氣，實在是值得令人一豎大拇指頭！

青衣文士目中異采一閃，道：「好骨氣，拿去！」

持杯右手往前一伸，遞了過去。

華服少年毫未猶豫，伸手接過舉杯一仰而乾，「叭！」地一聲，酒杯放落桌上，面色不改地回身說道：「小娘子請回樓後休息，沒事兒了！」

歌妓滿臉感激地應了一聲，斂衽一禮，轉身嬝娜地行入垂簾內而去。

華服少年目光轉向青中年文士，冷然一笑道：「甚過『砒霜』的穿腸毒藥酒也不過如此，我代她謝了。」

一拱手，便要轉身回座。

「站住！」青衣文士突揚輕喝，隨即淡然一笑說道：「怪不得你敢逞强出頭喝這杯酒，好一齣高明的妙戲，實在令人佩服！不過，這只能矇得過一般人，可矇不了我！」

華服少年臉色微變，道：「閣下此話是什麼意思？」

青衣文士語音平靜淡漠地道：「閣下，她是個女流，我可以放過她，至於你閣下，我却要委屈你一二了……」

華服少年雙目倏射寒電地冷笑道：「閣下好不講道理，我問你，你要委屈我什麼？又想幹什麼？」

青衣文士雙目微凝，問道：「閣下知道我是誰麼？」

華服少年搖頭道：「你我萍水相逢，從未謀面，怎知閣下是誰？」

青衣文士微微一笑道：「從未謀面的人，並不一定不知道，是不是？」

華服少年冷冷地道：「閣下是張三李四都一樣，現在閣下還是快請說想幹什麼吧！」

「閣下這話說的也是。」青衣文士點頭淡笑地說道：「我並不想幹什麼，我只要委屈閣下陪我坐坐，過會兒陪我一起離去，也請閣下稍安毋躁，別動火，否則，驚擾了別人的酒興，大家都不好看！」

此語一出，酒客中有幾個氣盛好事的，立刻不平的站了起來。

顯然，他們要管閒事，而且是站在少年的那一邊！

這幾個好事的剛站起身，那個穿着粗布衣褲的老者身形倏然站起，目射威稜地一掃，說道：「幾位不瞭解內情，奉勸莫管武林事！」

這話非常駭人驚心！

武林事沾不得，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而且武林人都有一身武功，都是玩兒命的人！

那幾個酒客入耳「武林事」三字，立刻嚇白了臉，沒一個敢吭聲地全都乖乖地坐了下去。

青衣文士接着又道：「閣下，話我已經說明白了，希望閣下最好是聽我的，別擾人酒興，閣下要是不聽，那就先衡量一下自己的所學！」

華服少年雙眉一揚又垂，接着是氣焰俱消，默然垂首不語。

顯然，他心中已經暗自忖度衡量過了，也有了自知之明。

青衣文士淡然一笑，擺手道：「閣下請坐吧！」

華服少年神色微一猶豫，正要聽話地移步就坐。

突然，一陣輕風拂然，樓梯口處併肩站立着兩個身材一般兒瘦高，長髮披肩，面目陰森慘白的黑袍怪人！

那衣着裝束長相，令人一望即知決非善類，必是兩個凶神惡煞！

未聽樓梯聲響，這兩個怪人是怎麼上來的，難道是從樓下飛上來的？……

滿樓酒客乍見這兩個黑袍怪人的模樣，立時全都驚駭失色！

兩個黑袍怪人，那深陷的目眶中，四隻眸珠子光如寒電般，神色冷峻木然地射視着青衣文士等三人，不言不動！

一見這兩個黑袍怪人，華服少年的臉上陡現喜色。

黃衫文士則臉色倏然一變，脫口驚聲道：「邪毒雙煞……」

青衣文士雙目寒芒一閃，道：「我知道，老弟，一切由我應付！」

突然，一聲冰冷令人寒顫的陰笑，發

自那兩個黑袍怪人左邊的一個之口，說道：「你好大的口氣，一切由你應付，你自信能應付得了我兄弟？」

青衣文士淡淡地道：「西川『邪毒雙煞』雖然威震武林，人人忌憚三分，但是我可沒放在眼內，也極有把握應付得了你兩個！」

左邊那黑袍怪人雙目寒芒一閃，陰聲笑道：「我兄弟縱橫武林數十年，還從未遇上過一個敢對我兄弟如此說話之人，今天既然遇上了，我兄弟，倒要試試你閣下有多少斤兩？竟敢狂言不把我兄弟放在眼內……」

青衣文士淡淡地道：「如此你兩個就出手試試吧！」

左邊那黑袍怪人點頭道：「我兄弟當然要試你，不過，你得先放我兄弟的少主人過來。」

說着，抬手指了指華服少年。

青衣文士雙目倏然一凝，道：「沙飛，你說什麼？他是你兄弟的少主人？」

「邪煞」沙飛冷哼一聲道：「不錯，他正是我兄弟的少主人！」

青衣文士笑道：「眞想不到，向來不服人的西川『邪毒雙煞』，今天竟然有了主人！」

「邪煞」沙飛道：「我兄弟能得老主人的抬擧，這是我兄弟無上的榮寵！」

青衣文士笑了笑，抬手一指華服少年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邪煞」沙飛道：「你何不直接問我兄弟的老主人的號諱？」

青衣文士道：「我認爲這應該沒有什麼不同！」

沙飛嘿嘿一笑，道：「告訴你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姓冉，雙名士杰，美號人稱『武潘安』。」

青衣文士心頭微微一震，雙目威稜電閃，道：「這麼說，你兄弟的老主人是那稱霸西陲的『九指神魔』冉天敖了？」

此語一出，不但是黃衫文士和粗布衣褲老者齊皆臉色駭然一變，便連那獨據一席，身材高大的銀髯長袍老者，心神也爲之暗暗震動！

沙飛點頭嘿嘿陰笑道：「不錯，如今你明白了，就快放我兄弟少主人過來吧，稍時我兄弟自當試試你的斤兩，看看你有多高的功力絕藝！」

青衣文士淡淡地道：「爲什麼不現在就試？」

沙飛道：「現在我兄弟的少主人在你手裏，我兄弟自是不便輕擧妄動，投鼠忌器，讓你傷了少主人！」

青衣文士微微一笑，道：「沙飛，你很老實，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不知他是冉天敖之子或許會立刻放了他，既然知道了，就決不會放他！」

華服少年「武潘安」冉士杰聞言，臉色不由一變！

沙飛臉色也是一變！道：「你想幹什麼？」

青衣文士道：「我並不想幹什麼，只是暫時委屈他和我一起，我要和冉天敖夫婦當面談談，如此，你明白了麼？」

「我明白了。」沙飛道：「但是，你這是做夢！」

青衣文士道：「反正我是這麼決定了，至於是不是做夢，就是我的問題了。」

一直目射煞芒注視着青衣文士，未開口說話的「毒煞」沙虎突然一聲獰笑道：「這問題只怕由不得你！」

青衣文士淡然一笑道：「不由我難道由你兄弟？」

「毒煞」沙虎道：「不錯，這正應該由我兄弟來決定！」

青衣文士神色淡淡地道：「就憑你兄弟兩個麼？」

「毒煞」沙虎雙眉一挑，冷聲說道：「不錯，只憑我兄弟已經很够了！」

話落，閃身欲動。

「邪煞」沙飛連忙抬手一攔，道：「二弟，不可妄動！」

話鋒一頓，目視青衣文士說道：「閣下，我有自知之明，對你，我兄弟或許還不够，不過……」

青衣文士倏然截口道：「沙飛，我問你，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麼？」

沙飛心中暗暗一震，搖頭道：「閣下的這張面孔十分陌生，你我也從未見過，我怎會知你閣下是誰？」

青衣文士道：「如此你那『自知之明或許還不够』之語何解？」

沙飛道：「解說很簡單，我不想狂妄自誇，落人譏笑的口實，也是自謙客套之意！」

「哦。」青衣文士點頭道：「你能懂得自謙，這實在很難得，這必是冉天敖的調教之功！」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不過什麼，你接說下去吧！」

沙飛嘿嘿一笑，道：「不論我兄弟够不够，在目前的情形下，爲了投鼠忌器，我決不會和你動强，我另有辦法讓你乖乖地放過我兄弟的少主人！」

青衣文士雙目一眨，笑道：「你兄弟向來桀傲凶殘，以狠毒煞名震懾武林，何時也學會用腦筋了？我倒有點兒不相信，你會有什麼高明的辦法，能使我放過冉士杰！」

沙飛雙目光如利刃地一掃滿樓酒客，冷聲說道：「我以這全樓酒客的性命換我少主人一個的自由！」

滿樓酒客聞言大驚失色，有幾個胆戰戰地扶着桌子剛想站起，「毒煞」沙虎那兩道森冷凜人的目光直逼那幾個，冷聲喝道：「那個敢動動，我就先活劈了他！」

一句話聽得那幾個渾身直發冷，手脚發了僵，沒一個敢動！

那被青衣文士阻止着的黃衫文士雙目威稜暴閃，臉現怒容地再次欲起。

青衣文士適時又抬手一擺，笑說道：「老弟，你忘了我剛才的話了麼？」

黃衫文士身形只站起了一半，聞言軒了軒眉，立時又默默地坐了下去！

青衣文士目光轉向沙飛淡淡說道：「沙飛，你如想用這些人威脅我，你就錯了，這些人跟我沒有絲毫關係……」

沙飛冷笑道：「這些人雖然跟你沒有關係，但是我却知道你自命俠義，絕不會坐視！」

「你既然知道我，就最好別想威脅我！」青衣文士道：「只要你敢動在座酒客

中任何一個，我就以你兄弟的兩顆項上人頭償命！」

沙飛道：「你要我兄弟不動任何一個酒客可以，你放我少主人過來！」

青衣文士道：「沙飛，你該知道我說話從不更改，你這話豈非是痴人說夢！」

沙飛一聲獰笑道：「那你就別怪我兄弟心狠手辣，當着你的面殺人！」

青衣文士雙目倏然威稜暴射，沉聲喝道：「沙飛，你敢！」

「邪毒雙煞」兄弟雖是素性凶殘桀傲狠毒的惡徒，可是入目青衣文士那威稜的目光氣勢，心頭也不由得凜然一寒！

沙飛心中暗吸了口氣，說道：「這有什麼不敢？你該知道，我兄弟向來是說得出做得到，爲護衞少主人，我兄弟更能不惜一切！」

青衣文士雙眉微揚又垂，道：「那麼你動手吧，你兄弟要是敢動一個人，我就先廢了冉士杰，然後再要你兄弟的項上人頭償命！」

沙飛心中不禁打了個寒顫！目射厲芒的沉聲說道：「你敢動我少主人分毫，我就一個一個的殺給你看！」

青衣文士淡淡地道：「隨你，你要是不管冉士杰的死活，也不想要你兄弟自己的命，那你就……好了，話到此爲止，你兄弟自己估量估量着看吧，我可懶得多說了！」

說罷，坐了下去，竟端起酒杯朝黃衫文士和粗布衣褲老者舉杯邀飲起來。

那個「武潘安」冉士杰，却如同泥塑木雕的人像般地站在那兒，木木然，一動不動！

這很明顯，他是被青衣文士點了穴道，制住了。

但是，這也很令人奇怪：青衣文士什麼時候制住他的穴道的？沒有人看見青衣文士出手，別說是「邪毒雙煞」兄弟了，即連那近在咫尺的黃衫文士和粗布衣褲老者也都未看見。

「毒煞」沙虎目中煞芒電閃，臉上神色猙獰怕人地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看樣子，他要出手了！

他掌力一發，座中酒客立刻就得有人濺血橫屍，慘死當場！

這情形，實在够令人心驚胆顫的！

可是，青衣文士却視若未睹，連正眼也未看他一下，神態安詳，洒脫自若。

那神情，大有你要殺人只管殺，與我何關？

沙虎掌出一半，不知怎地口中竟突然一聲冷哼，自動沉腕收回了手。

敢情他只是擺擺架勢，嚇唬人的，並不敢眞的殺人！

當然，以「邪毒雙煞」素向凶殘狠毒的性情爲人，這決不是沙虎他心中忽生慈念，對無辜的酒客不忍下手，而是因爲他的少主人冉士杰身落人手，他怎敢輕舉妄動，不顧冉士杰的性命，逞兇殺人？

沙虎沉腕收掌之後，未再有所動作，雙目中雖然盡是怒火殺機狠毒之色的射視着青衣文士，那兇像，大有一口要生吞下青衣文士的樣子！

他的那副兇像儘管十分怕人，事實上却是莫可奈何青衣文士，毫無辦法！

「邪煞」沙飛此刻的臉色神情一片陰森冷峻，不見一絲兒喜怒哀樂。

這情形很明顯，他是在動心智，思索對策！

如此一來就成了僵持的局面，也就苦了那滿樓的酒客，坐在那兒如坐針氈，白着臉，懸吊着一顆心，混身瑟瑟發抖，却又不敢動一動！

於是，全樓立刻陷入了一片沉寂中，空氣有如凝結般地窒人！

這時，滿樓靜得落針可聞，座中酒客連喘口氣的聲息都不敢發出。

片刻過後，「毒煞」沙虎又沉不住氣了，雙眉一軒，口齒微動，方待發話。

突然，出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那穴道被制的「武潘安」冉士杰突然雙目暴睜，唇邊滲出一縷鮮血，順着嘴角流下！

「邪毒雙煞」沙飛沙虎兄弟睹狀身形暴顫，心胆欲裂，陡然雙揚厲喝：「匹夫，還我少主人的命來！」

他兄弟是紅了眼，人如瘋狂，厲喝聲中，雙雙撲向青衣文士，四掌倏出，掌風指力威猛凌厲絕倫的分擊青衣文士！

青衣文士知道「武潘安」冉士杰是嚼舌自絕了，可是他知道是知道了，奈何發覺已晚，阻攔已是不及！

他一見雙煞撲到，立時雙眉一揚，道：「沒想到他性情竟然如此剛烈，念你兄弟護主忠義，我不爲已甚，不傷你兄弟，帶着他走吧！」

話聲中，隨手一揮，冉士杰的身子應勢飛起，直向雙煞兄弟撞去！

這一着恰到好處，雙煞兄弟心頭一驚，連忙散去雙臂功力，四掌齊伸，接住冉士杰，飄身而退！

青衣文士心中倏有所悟，雙目威稜一閃，兩道長眉高挑！

「邪煞」沙飛已突揚厲笑說道：「匹夫，你上當了，我家少主人何曾有半點兒損傷！」

他話才說完，那冉士杰已由他兄弟懷中一躍下地，嘿嘿一聲輕笑，說道：「武林傳說才智兩高，當世天下第一奇男的『琴劍書生』原來不過如此，好不令人失望，我冉士杰只不過用了點兒小智，便夷然無事的脫了身，這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反而不如聞名了！」

原來這青衣文士竟是當代武林傲誇第一，領袖正道俠義豪雄，人人敬仰的「琴劍書生」師仁傑。

和「琴劍書生」一起的黃衫文士乃是「武林三友」之首的大先生夏蘭庭，粗布衣褲老者則是名震皖中的「鐵掌開碑」袁友亮。

這是個極爲出人意外的變化，夏蘭庭和袁友亮二人方自驚愕互覷，「琴劍書生」師仁傑已目射威稜的站起了身形。

他身形一站起，冉士杰立即有點胆怯的微退了半步，厲聲喝道：「師仁傑，你若敢妄動半步，我就先殺座中酒客！」

師仁傑心頭不由微微一震！從冉士杰的神色上，他看的出來，這冉士杰的心性之狠毒，只怕不在「雙煞」兄弟之下，有可能說得出做得到！

他怎能以無辜的酒客性命冒險，冉士

杰萬一因他稍動一動而殺一個酒客，那豈不是伯仁雖非我所殺却因我而死，令他心中負疚難安！

因此，他站着沒有動，淡然一笑說道：「冉士杰，別在我面前耍鬼心思，你以爲我不知道？憑你，還想不出這種高明的辦法來，這是另有他人用傳音對你和『雙煞』兄弟暗授了機宜，對麼？」

冉士杰臉上微微一紅，道：「你知道了又如何？可惜我已經夷然無損的脫出了你的掌握，你現在才知道，已經遲了！」

師仁傑淡笑地道：「所以，這一着我不得不認輸，是我一時疏忽，也是你的命大造化大，不過，我先警告你，你要是敢傷一個無辜，你三個今夜就一個也別想生出這座『第一樓』！」

冉士杰冷聲說道：「那就要看你逼不逼我了！」

師仁傑道：「我不逼你，但，你最好也莫逼我！」

語聲一頓又起，凝目問道：「冉士杰，告訴我，你爲何來到揚州？那歌妓可是『九幽宮』的屬下？」

冉士杰道：「我來揚州是因爲仰慕揚州的旖麗風光，來玩兒的，至於那歌妓，我和她從未相識，緣也僅此一面，怎知她是誰的屬下？」

這話答的好，他推了個乾乾凈凈，師仁傑等於是白問了。

師仁傑雙眉微揚了揚，又道：「冉士杰，你想我會信你這話？」

冉士杰冷冷地道：「信不信那由你，反正只要我自己認爲說的是實話就行！」

師仁傑雖然明知所言絕非實話，但他莫可奈何，於是，他淡然揮揮手道：「我不難爲你，你帶着他兩個走吧。」

照理，這應該求之不得，冉士杰他該立刻帶着「邪毒雙煞」兄弟轉身下樓趕快離去才是。

那知，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冉士杰他站在那兒沒動，竟然嘿嘿一笑，道：「你不爲難我，那是你的事，我倒不願就此罷休，你站起來，我要試試你這當世第一的『琴劍書生』有什麼驚人之處？」

說着，他凝神斂氣，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

師仁傑雙目電芒一閃，道：「剛才試的還不够麼？」

冉士杰道：「那是剛才，剛才我沒有機會出手！」

說話間，他的一隻右掌，已經抬至腰際。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可惜現在我已經沒有興趣了，跟你動手試招，那有失我的身份，我可不願落人……」

冉士杰突然一聲獰笑，右掌陡翻！

師仁傑雙目威稜一閃，說道：「夏老弟，替我擋他一下，運氣凝功，出中指，功凝六成，點他的掌心！」

大先生夏蘭庭挑眉一笑道：「好！」身形端坐未動，抬右手，曲四指，立中指，疾地迎面點出！

冉士杰一驚收掌，目注師仁傑說道：「這是名震天下武林的『一元指』，我自知難敵，只是，我不明白，你爲何不自己出手而假諸他人之手？」

師仁傑淡淡說道：「我不是已說過了麼，跟你動手試招，我沒有興趣，也自惜身份，不屑出手，你明白麼？」

冉士杰陰笑道：「我明白了，但是我有點懷疑！」

「你懷疑什麼？」

「我懷疑你『琴劍書生』是否徒具虛名，只是虛有其表？」

「我是不是徒具虛名，虛有其表，日後你總會明白，現在你不必激我出手，那沒有用，對你也絕無好處，你走吧！」

「我也知道現在怎麼激你都沒有用，因爲你根本不敢出手，一出手，便要露出你只是『虛有其表』的馬脚！」

「是麼？」師仁傑雙目異采閃動地問道：「是誰要你這麼做的？」

冉士杰冷笑一聲道：「你想到那裏去了，這怎會有誰要我這麼做，這是我『武潘安』仰慕你『琴劍書生』當世第一的名頭，有心領教絕學高招，可惜你都不敢出手一試，好不令我失望！」

師仁傑神色淡漠地一笑，道：「這明明是有人授意你這麼做的，小小年紀，竟學得滿口欺人謊話，我實在爲冉天敖喬玉玲夫婦有你這麼個兒子悲！……」

語鋒微頓即起，說道：「好罷，你既這麼說，我讓你見識見識就是，你看淸楚了，也站穩了！」

話落，右掌一抬，虛空微按！

他出手了，冉士杰臉上方現喜色。

驀地，那喜色凝結住了，代之而起的是滿臉驚訝，身形也跟着後仰了仰，駭然色變的瞪目說道：「你，你並未……」

師仁傑道：「並未什麼？並未失去功力，可對？」

語聲一頓，目射威稜地說道：「回去告訴那授意你之人，千萬輕舉妄動不得，『琴劍書生』並非虛有其表，一身功力仍在！」

剎那問，冉士杰恢復平靜，冷冷地說道：「你錯了，以我的身份，沒有人能授意我做什麼，我激你出手的目的，也只是試試你的絕學，信與不信，那就只好由你了！」

話落，一揮手，率領「邪毒雙煞」穿窗飛射而去！

望着三人那騰空飛射掠去的身影，師仁傑的目中異采閃動，唇邊也浮起了一抹輕微的笑意！

適時，「鐵掌開碑」袁友亮忽然輕吁了口氣，問道：「師大俠，你認爲那歌妓眞可能是『九幽宮』屬下，且和冉士杰有關連麼？」

師仁傑微微一笑，頷首道：「十有八九是的，如果我猜料的不錯，那位歌妓此刻可能已經不見了人影，袁兄要是不信，不妨到後樓去看看就可以得到證實了！」

說話問，滿樓酒客已紛紛站起身子離去，轉眼走掉了一大半。

那獨佔一席，穿着氣派，身材高大的長袍老者，坐在那兒沒有動，仍在自斟自飲，輕品淺嚐的喝他的酒。

另外還有幾個胆大一些的酒客，和長袍老者一樣地也沒有離去之意。

「武林三友」之首的大先生夏蘭庭雙

肩微微一蹙，道：「照這麼看來，『九幽宮』必是已經和冉天敖夫婦攀上關係，聯上手，成了一路人了！」

師仁傑含笑說道：「夏老弟一語中的，分毫不差，『九幽宮』和冉天敖夫婦這一聯上手，他們的實力便足以顛覆整個武林，如今他們要對付的只怕已不單單是我師仁傑一個了……」

袁友亮雙眉一挑，道：「師大俠之意可是說他們的目的，可能要對付整個武林？君臨天下？」

師仁傑點頭道：「我只是這麼猜想，對不對？還待進一步的證明！」

夏蘭庭沉思地說道：「師大俠猜料的雖然極有可能，但是我認爲目前他們所要全力對付的，可能還只是師大俠一人！」

師仁傑說道：「夏老弟說的不錯，適才冉士杰的情形就是個證明，按照常理，冉士杰既知是我，他應該趕快趨避才對，可是他竟然激我出手，顯然，他旨在看看我是否功力猶在？只要我功力猶在，若不先對付了我，就決不敢妄動整個武林！」

袁友亮雙眉深蹙地說道：「這麼說，那冉士杰之激您出手，果然是有人授意的了？」

師仁傑點頭道：「若非有人授意，憑冉士杰他決沒有那麼大的胆！」

袁友亮眨眨眼睛道：「您也知道那授意之人是誰麼？」

師仁傑道：「我雖然已經猜想到可能是誰，但猜想只是猜想，目前我還不敢確定！」

夏蘭庭道：「師大俠那猜想，能先賜告兄弟麼？」

師仁傑微一搖頭道：「老弟原諒，這種事關係他人的聲譽，無憑無據，我不能只憑猜想妄言！」

這時，那獨佔一席，身材高大的長袍老者，飲乾了最後一杯酒，探懷取出一錠碎銀，丟在桌上，站起身來正要離去。

樓梯突然一陣「登登」連响，上來了兩個人。

兩個人，一老一少，老的身着灰袍，身材魁偉，紫臉、濃眉、巨目、長髯，威態懾人！

少的一身黑衣，身材頎長，俊美挺拔，但却雙眉含煞，冷肅之氣凜人！

紫臉長髯老者乃是昔年威震天下武林的「鐵面生死判」關浩然，黑衣俊美少年則是師仁傑尙未見過面的獨子師騰雲。

師仁傑一見二人，心頭不由一陣激動，雙眉異采飛閃，身形微動便要站起，但心念電閃間，却暗吸了口氣，忍着沒有站起。

夏蘭庭，袁友亮和關浩然原是昔年舊識，他二人正要出聲招呼，却被師仁傑適時傳聲阻止住。

那巳站起身子正要離去的身材高大老者，一見關浩然和師騰雲二人，却是臉色一變，隨即頭一低，避開關浩然師騰雲地繞道走向樓梯口。

顯然，他是認識關浩然師騰雲，却不願和二人相見。

可是，他雖然不願和二人相見，但却未能避開關浩然的一雙巨目。

只聽關浩然輕聲一笑道：「井老三，你這是幹什麼？」

那身材高大的老者聽若未聞，頭也沒抬地仍然走向樓梯口。

關浩然神情怔了怔！隨即伸手一攔，道：「井老三，見了老朋友不打招呼，竟想避開，你這算什麼？」

夏蘭庭與袁友亮聞言巳有所悟，二人互望一眼，正要站起，却被師仁傑一手一個按住，搖首示意靜觀。

袁友亮夏蘭庭二人一怔！目光訝然投注。

師仁傑傳聲說道：「我早巳看出他是『揚州五怪』中老三『追魂手』井正平，沒想到他竟會迴避關大哥與小兒，且靜靜看下去再說。」

袁友亮與夏蘭庭明白了，立刻轉目望去；只見井正平一抬頭，哈哈說道：「閣下認錯人了，我不姓井……」

關浩然揚眉一笑道：「井老三，別跟我來這一套，你就是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你不姓井，難道你改了姓？」

井正平道：「我姓什麼你閣下管不着，我也沒有閣下這麼一位朋友！」

井正平爲什麼要迴避不願與關浩然相見？從他這兩句話中巳經瞭然，夏蘭庭與袁友亮二人不由都眉頭一皺，轉眼望向師仁傑。

師仁傑神色泰然，安詳得很。

只見關浩然雙眉一揚又垂，苦笑地說道：「井老三，我明白了，你這是何苦，你難道還不知道那是……」

井正平冷然截口說道：「我根本不知道什麼，閣下請讓路！」

這情形很明顯，多說也只是妄費唇舌，決不可能使井正平改容相對。

關浩然神色一黯，默然側身讓了路。

師騰雲突然冷聲問道：「恩叔，這位就是『追魂手』井正平？」

關浩然不便否認，微微點頭。

師騰雲沒有說話，兩道冷電霜刃似地目光直逼井正平！

井正平暗吸了口氣，雙眉陡射悲憤殺機地冷聲說道：「師騰雲，這酒樓之上不是了斷事情之處，明晚此時，梅花嶺上『史祠』前，我等你，我只邀你一人赴約，如今，讓路！」

話落，邁步便闖！

師騰雲站着沒動，也沒有說話。

關浩然突又伸手一攔，道：「井老三，你且聽我解釋！……」

井正平冷冷地道：「我不想聽，也沒有那個工夫，如果你一定要解釋，那麼先忍着，等過了明晚以後再解釋好了！」

關浩然雙眉一蹙，還待再說。

師騰雲突然冷聲接口道：「姓井的，對我師騰雲的看法想法如何？我不在乎，隨你，可是，對我恩叔，你太過份了！」

語聲一落又起，轉向關浩然說道：「恩叔，請讓他走！」

關浩然心中微一遲疑。

井正平倏然哈哈一聲大笑道：「老子英雄兒好漢，這份豪氣够讓人心折的，可惜，『揚州五怪』不是怕事人，閃開！」

單掌一揮，就朝關浩然推去！

師騰雲雙目寒芒一閃，跟着抬起了一隻右掌！

不能再袖手旁觀下去了，袁友亮倏地一躍而起，揚聲說道：「騰雲賢侄，井老三，兩位快都別動！」

師騰雲連忙沉腕垂掌，循聲望去，神情不禁一怔！

關浩然却驚喜地道：「袁老弟，夏老弟，原來你二位也在此地……」

驀地，他神情猛震！頓聲住口，怔住了，一雙巨目望着師仁傑一眨不眨！

師仁傑却似有意若無意地側臉避開了他的灼灼巨目，而自己的雙目中，巳浮現了淚光！

這時，袁友亮巳一手抓住師騰雲，一手抓住井正平，並望着井正平笑說道：「井老三，不是我老哥哥派你的不是，對於關大哥，也你許可以躲，對我和夏大先生，你却不該不打招呼，來，來，來，都過來坐下，由我作東，大夥兒談談。」

說罷，便拉着師騰雲和井正平二人朝座頭上走來。

關浩然右掌倏探，一把攫上袁友亮的一隻胳膊，目光却望着師仁傑，問道：「老兄弟，那一位是？……」

「哦！」袁友亮一眨眼，道：「是我新交的一個朋友，待會兒我自會爲你們介紹！」

井正平目光却出現一片詫異之色！

袁友亮却朝他眨眨眼睛，笑說道：「井老三，待會兒我也會替你介紹！」

井正平不是胡塗人，一點即透，沒說話。

說話間，袁友亮巳拉着師騰雲和井正平二人走到桌前，師仁傑此刻也巳恢復了他那超人的冷靜，與夏蘭庭雙雙站起，含笑拱手。

袁友亮爲雙方介紹，師仁傑的名字變成了「吳奇仁」，隱含「無其人」之意。

當然，井正平心中雪亮，「吳奇仁」就是師仁傑。

對關浩然，師仁傑拱手爲禮地說道：「原來是『鐵面生死判』關大俠，吳奇仁仰慕關大俠蓋世鐵錚奇豪，義薄雲天，今日得能幸會，實慰生平！」

對井正平，師仁傑也含笑不失禮數，態度誠摯的客套了幾句。

唯獨對師騰雲，他笑容竟然倏地一斂，神色淡漠地道：「閣下便是『琴劍書生』之後，師騰雲？」

師騰雲似是沒有發覺什麼不對勁之處，點頭說道：「吳前輩指敎……」

「不敢。」師仁傑冷冷說道：「我久仰閣下的威風煞氣！」

這語氣，不但師騰雲聽出了有點不對，關浩然也聽出了不對，他長眉一挑，待要接話。

師騰雲巳然臉色微變的說道：「前輩之意？……」

師仁傑冷聲說道：「對於閣下的事，我知之甚詳，你爲先人血仇，那無可厚非，但不該對你恩叔的勸告一再置諸腦後，不予詳查是非始末，一意孤行，實在行無可恕，俗語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那『太湖雙刀』兄弟和『五怪』中的柴老五，雖非死在你手中，但在道義上，你却不無責任，對於井大俠的對你不諒解，你該一忍百忍，怎可憑恃一時血氣之勇，大胆答應井大俠明晚之約？我認爲你該向井大俠低頭認罪，任憑處置！」

這番話，雖然句句是理，但却語氣嚴厲得令人有窒息之感！

師騰雲臉上勃然變了色，不過他沒有說話。

因爲他覺得這位吳奇仁說的不但是理，而且神態擧止有着懾人之感！

儘管吳奇仁的那冷漠的神色，那種語氣，令他心中既羞又怒，但不知爲了什麼，他竟然有點胆怯地不敢發作，也不敢開口接話！

關浩然聽得心裏雖然也不是味兒，但眼見夏蘭庭與袁友亮二人，竟然神色不變地站在旁邊一言不發，使他也莫名其妙地一時不便開口。

轉眼望向井正平，井正平神色微顯不安，一拱手，剛要開口。

師仁傑却朝他一擺手，含笑說道：「井大俠，你我的事，待會兒再說，你先請坐！」

這一來，井正平不好開口了，微一遲疑，只好坐了下去。

師仁傑目光轉向師騰雲，臉上笑容又斂，道：「怎麼，你不服？」

師騰雲臉色又是一變，挑眉道：「事實如此，師騰雲不欲否認！」

師仁傑冷笑道：「顯然你是忠言逆耳，今天我要借這『揚州第一樓』，當着你恩叔和這幾位前輩的面，煞煞你的威風，師騰雲，你只答我一句，你低不低頭？」

師騰雲倏揚怒笑，目閃寒芒的道：「閣下是站在什麼立場說話？」

師仁傑道：「道義與理，你只答我一句，低不低頭？認不認罪？」

師騰雲沒有立刻答話，却轉向夏蘭庭與袁友亮二人說道：「晚輩巳忍無可忍，請二位原諒，晚輩要放肆了！」

夏蘭庭與袁友亮互望了一眼，都沒有說話。

師騰雲隨即轉向師仁傑，冷笑說道：「我原本尊敬閣下是位前輩，豈知閣下太不自量，憑閣下尙不配管我師騰雲的事，要我低頭認罪，可以，閣下必須先讓我看點眞才實學，使我服了再說！」

這話很明白，他要動手！

師仁傑倏然笑了，笑得好冷，冷得令人心顫地說道：「你大概自以爲你那一身還未成氣候的武學很了不起，天下無敵了，是麼？武學是用以衞道除魔的，不是要你恃以逞橫爭强鬥狠的，也好，我就試試你憑什麼敢這麼目中無人，對後生晚輩我向來先讓三招，你動手吧！」

話落，雙手往後一背，冷然而立，那神態，實在令人怒火上冲！

師騰雲一身傲骨，那經得如此氣激？臉色一變，冷笑道：「如此，我有僭了，閣下小心！」

話落，單掌一揮，直拍而出！

關浩然一驚，正欲出聲喝止，師仁傑出手如電，巳一指點上師騰雲的掌心！

這一指，他手下留了分寸，否則，師騰雲這一隻右掌便廢定了！

關浩然大驚失色，要動，袁友亮却有意無意地，向橫跨了一步，正好攔在他的身前。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赴約決鬥，詎中水銀佈下陷阱，危急間卜鷹突至，水銀逃去，遺下一纖弱女子波娃，小方攜波娃同行，投身一護貨駝隊，領隊者是一名駝子，副手是四川唐門的唐麟，這隊駝隊的成員包括各種民族，均具極高身手，那晚，小方奉命與一藏族好手加答一組，在貨物堆外巡邏，午夜，負責找尋失踪的蒙古摔跤好手馬沙的隊員回來，帶同馬沙的屍體，而這只不過是神秘死亡的第一個，第二個死亡的是孫亮，接着，發覺馮浩也被人殺死，一夜中就已有三個人離奇暴死，可是，神秘的死亡還只不過是剛開始——

纖柔嬌媚態 冷酷殘忍心

▲一劍穿心

(一)

午夜。

小方回到他的帳篷時，不但疲倦，而且沮喪。

暴死的三個人，雖然跟他全無關係，但是，兔死狐悲，他心裏也難免覺得很不好受。

這些日子來，他所遭遇到每件事都令他失望，神秘的刦案，不幸的災難，暴戾的死亡，彷彿總是跟隨着他。

冥冥中彷彿已有種邪惡的力量，將他和這些不祥的事聯結在一起。

× × ×

帳篷裏靜寂而黑暗，雖然他希望波娃能够安慰他，但是他也瞭解她的心情，不管她是不是已睡着，他都不敢再打擾她。

摸索着找到一張毛氈，他靜靜的躺了下去，只希望能够很快睡着。

他沒有睡着。

波娃光滑柔軟的身子已貼近他，他不但能感覺到她的溫暖，也能感覺到她一直在不停的顫抖，也不知是因為緊張？還是因為悲傷。

她看得出，他需要安慰，所以她給了他。不管她自己的心情怎麼樣，只要她能够給他的，用不着他要求，她也會給他。

這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女人這麼樣對待你，你會怎麼樣對待她。

小方忽然也發現自己也開始在顫抖。

他們互相接納時，已不僅是情慾的發洩，情慾已昇華，他從未想到這種事也會變得這麼美。

等到一切都過去後，他心裏仍然充滿了甜蜜與溫柔。

他有過女人，可是他從未到達過這麼美的境界。

又不知過了多久，她忽然輕輕的說：「她是我的姐姐。」

波娃居然開口說話了，可是這句話却說得很奇怪。

「誰是妳的姐姐？」小方忍不住問：「難道那個惡毒的女人就是妳姐姐？」

波娃輕輕點頭：「我從小就是跟着她的，她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妳從來不反抗？」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她非但不敢反抗，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所以她才會對他做那種事，她終於向他說出了她的苦衷。

什麼事都用不着再解釋，什麼話都不必再說。

小方忽然覺得心裏的沮喪和苦悶都已像輕烟般散去了，世上已不再有什麼能值得他煩惱的事了。

他緊緊擁抱着她。

「從今以後，只要我活着，就絕不會讓你再被人欺負。」

「你現在雖然是這麼說，可是，將來呢？」

太長久的苦難，已使她對人失去信心：「誰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說不定你也會變的。」

「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變，你一定要相信。」

「我相信。」她的臉貼着他的臉，臉上已有冰涼的淚珠：「我相信。」

(二)

長夜仍未過去。

最大的一個帳篷裏燈火通明，唐麟已將他這一組所有的人都召集到這裏來，小方也不例外。

這時距離孫亮的暴死已有四個多時辰。小方已睡過一覺，別的人却顯得沒有他幸運，每個人看來都很勞累疲倦。

唐麟的眼中佈滿血絲，神情却還是很鎮靜。

「我們已分批出去搜索過，附近三十里之內，絕無人跡。」

他說得極有自信，他派出去的每個人，在這方面都是專家，如果他們說這附近三十里中沒有人跡，誰也不會找出一個人來。

「所以殺死孫亮他們的兇手，必定就是我們這隊伍裏的人，現在一定還留在隊伍裏。」

唐麟的聲音冰冷：「這隊伍中能殺死他們五個人的並不多。」

「五個人？」小方脫口問。

「是五個人，」唐麟冷冷道：「你睡覺的時候，又死了兩個，你一定睡得很熟，所以連他們死前的慘叫都沒有聽見。」

小方不再說話，也無話可說。

唐麟道：「他們五個人的來歷不同，武功門戶也不同，更沒有同時與人結仇，所以他們的死，絕對不是仇殺。」

可是殺人一定有原因，有動機。

殺人的動機，通常只有兩種——財、色。

唐麟道：「他們被殺，一定是因為有人想動我們這批貨。」

駝子直到這時才開口：「貨物已經被人動過，而且有十幾包貨都已被人割開，想必是因為那個人先要看看這些貨是不是值得他動手。」

「如果是你，你認為是否值得？」

「絕對值得。」

「這批貨一個人雖然搬不走，但是他如果能將我們一個個全部暗殺，貨就是他的了。」

唐麟的目光始終沒有正視小方：「現在我們雖然還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是我們一定能查出來，因為這隊伍中每個人的來歷我們都已調查得清楚。」

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還有人是例外。

小方就是唯一的例外。

唐麟道：「在兇手還未查出之前，我們暫時留在此處，誰也不許離開隊伍。」

他忽然轉過頭，用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盯着小方：「尤其是你，你暫時最好不要離開你的帳篷一步。」

小方還是無話可說。

這些事都是在他來到後才發生的，無論誰都難免要對他懷疑。

唐麟也已不再掩飾這一點：「你最好現在就回到你的帳篷裏去。」

小方剛準備走，想不到居然有人替他說話了。

加答一直想說的，想說，又不敢說，現在才壯起胆子。

「不是他，他不是。」

「不是什麼？」

「不是你們說的那個人，我不是瞎子，他殺了人，我看得見。」

「你看得見？」

「我跟他，他跟我，就好像一個人跟一個人的影子，一直在一起。」

唐麟冷笑：「你抱着馬沙的屍體痛哭流涕時，你也看見他在那裏？」

加答不說了。

他只有一根腸子，一根從嘴巴通到底的腸子，看見了就是看見了，沒看見就是沒看見。

唐麟用一隻青筋已暴出的手揉了揉他那雙發紅的眼睛：「我的話已經說完了，我的意思你們一定全都明白，」他揮了揮手：「你們走吧！」

每個人都走了。

× × ×

小方走得最快，因為他知道有人在等他，可以給他安慰。

他剛走入他的帳篷，剛看見蜷伏在毛氈中的波娃，就聽見一聲慘呼。

這次他沒有睡着，這次他聽得很清楚，慘呼聲就是從他剛才離開的那帳篷中傳出來的，而且就是唐麟的聲音。

(三)

唐麟已經死了，等他們趕回那帳篷時，唐麟已經死了。

一柄雪亮的劍，從他的前胸刺入，背後穿出。

一劍穿心而過。

(本章終)

▲魔眼

(一)

帳篷裏依舊燈火通明。

一擊致命，一刺穿心的那柄劍，依舊留在唐麟的屍體上。

雪亮的劍，亮得就像是眼睛。

——初戀時少女的夢眼，黑夜中等着捕鼠的貓眼，飢餓時等着攫人而噬的虎眼，準備攫鷄時的鷹眼，噩夢中的鬼眼。

如果你能想像到這幾種眼光混合在一起時是種什麼樣的光芒，你才能想像到這柄劍的光芒。

× × ×

地上也閃着光。

不是這柄劍的亮光，而是一種曖昧的，陰森的，捉摸不定，閃動不停的寒光。

發出這種閃光的，是十三枚光芒的鐵器。剛才被召集的人現在大半都已回來，其中有很多人的眼睛却很利。

可是他們雖然能看得出發光的什麼，却看不出它的形狀。

其中難免有人想檢起一枚來看看，看清楚些。

駝子忽大喝：「不能碰，碰不得。」

只可惜他說得已經慢了些，已經有人檢起了一枚。

他剛檢起來，只看了一眼，他的瞳孔就已突然渙散。他的臉就已開始變色，變成一種曖昧的，陰森的死灰色。嘴角同時露出一種詭秘而奇異的笑容。

每個人都在吃驚的看着他這種變化，他自己却好像完全沒有感覺到。

他還在問：「你們看我幹什麼？」

這句話只有七個字，說出了這七個字，他的臉就已完全扭曲變形，他的人就好像一個忽然被抽空了氣的皮球，忽然萎縮，倒下。

他倒下時臉已發黑，死黑，可是那種詭異的笑容却還留在他臉上。

他已經死了，可是他自己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他好像還覺得很愉快。

別的人却已全身發冷，從鼻尖一直冷到心裏，從心裏一直冷到足底。

有些見聞比較廣的人已經看出來他是中了毒，却還是想不到他只不過用手檢起一樣東西來就會中毒，毒性竟發作得這麼快。

只有幾個人知道他檢起的這樣東西，就是蜀中唐門威震天下，令天下英雄豪傑聞名喪膽的毒藥暗器。

小方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

他不但知道這種暗器的可怕，也知道這柄劍的來歷。

(二)

「這是魔眼。」

駝子拔出了屍體上的劍，劍鋒上沒有留下一滴血，明亮如秋水般的劍鋒上，只有一點瑕疵，看來就像是一隻眼睛。

「魔眼！」有人忍不住在問：「什麼是魔眼？」

「這柄劍的名字就叫做魔眼，是當今天下最鋒利的七柄劍之一。」

名劍就像是寶玉，本來是不應該有瑕疵的。

這柄劍却是例外，這一點瑕疵反而更增加了這柄劍的可怕與神秘。

駝子輕撫劍鋒，眼中也有光芒閃動。

「唐麟雖然是蜀中唐門的旁支子弟，却是唐家可以數得出的幾位高手之一，他的出手不但快而準，而且還練過峨嵋的仙猿劍。」

唐麟用的是柄軟劍，平時皮帶般圍在腰上，他拔劍速度也和他的暗器同樣快。

他的手經常都垂在腰畔，只要手一動，腰上的軟劍就已毒蛇般刺出。

可是這一次他連劍都沒有拔出來，對方的劍就已穿心而過。

這劍實在太狠，太快。

他們從此瞭解，都知道這隊伍中的人誰也使不出如此犀利迅速的劍法來。

他們以前也從未見過這柄劍。

兇手是誰？劍是誰的？

駝子忽然轉過頭，盯着小方。

「我想，你一定也聽說過這柄劍的來歷。」

「我聽說過。」小方承認。

「這柄劍是不是已經落入一個姓方的年青劍客手裏？」

「是。」

「這個姓方的人是不是方偉？」

「是。」

駝子獨眼的光芒忽然收縮，變得像是一根針，一根刺，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問：「你就是方偉？」

小方道：「我就是。」

× × ×

這句話說出，每個人的瞳孔都已收縮，心跳都已加快，掌心都已沁出冷汗。

帳篷裏立刻充滿殺氣。

小方仍然保持鎮靜。

「這柄劍是我的，我的出手一向不慢，要殺唐麟也不難。」

心跳得更快，有幾隻帶着冷汗的手，已經悄悄的握起兵刃。

小方却像是沒看見，淡淡的接着道：「只不過這次眞是我殺了唐麟，我爲什麼將這柄劍留下來，難道我是個瘋子？難道我生怕別人不知道是我殺了他？」

他嘆了口氣：「這柄劍我得來並不容易，我絕不會把它留給別人的，不管那個人是死是活都一樣。」

駝子忽然大聲道：「有理。」

他的目光已從小方臉上移開，從他屬下的臉上慢慢的掃視過去。

「如果你們有這麼樣一把劍，你們殺人後會不會把它留下來？」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就算是第一次殺人的兇手，也不會如此疏忽愚蠢大意。

本來已握緊兵刃的手又放鬆了。

小方也不禁鬆了口氣，他忽然發覺這駝子不但明理，而且好像一直都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一直都在暗暗保護他。

駝子又道：「但是兇手也絕不會是我們這隊伍中的人，這裏沒有人能一劍殺死唐麟，也沒人能從你手中奪走這柄劍。」

小方苦笑，道：「我已經有兩三天沒有看到過這柄劍了，你應該記得，你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這柄劍並不在我手裏。」

駝子立刻問：「怎麼會不在你手裏？在誰的手裏？」

小方沒有回答。

他想到衞天鵬，想到了水銀，想到了那可怕的無名劍客。

他甚至想到了卜鷹。

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殺死唐麟的兇手，却又不太可能。

在這片幾乎完全沒有掩護物的空曠沙漠上，無論誰想要偷偷的侵入這帳篷，殺了人後再偷偷的溜走，是不可能的。

他也相信這一組人的能力，如果附近有人走動，他們絕不會查不出來。

除非兇手已混入了這隊伍，而且完全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可是這隊伍中每個人彼此都很熟悉，別的人要混進來，好像也絕無可能。

這些事小方都不能解釋，所以他只有閉着嘴。

駝子居然也沒有追問，只告訴他：「在兇手還沒有查出來之前，你還是不能離開，這柄劍你也不能帶走。」

小方又嘆了口氣：「在兇手還沒有查出來之前，就算有人趕我走，我也不會走的。」

× × ×

他說的是眞心話。

連他自己都覺得，這些人的暴死，跟他多少總有點關係。

他也想查出兇手是誰。

駝子又在吩咐：「明天我們不走，誰也不能離開隊伍，三十五歲以下的男人，不管有沒有練過武，都要加入警衞。」

他忽然也嘆了口氣：「幸好班察巴那明天一定會回來了。」

(三)

長夜將盡，帳篷裏已經有了朦朧的曙光。

波娃還是像剛才一樣蜷伏在那裏，用毛氈蓋住了頭。

這次她是眞的睡着了，睡得很熟。

一個男人無論在經歷過多麼可怕的事件之後，回來時能夠看見一個這麼樣的女人在等着他，心裏總會充滿柔情與安慰。

小方坐下來，想掀起毛氈看看她，又怕將她驚醒，却又偏偏忍不住伸出了手。

就在這時候，加答忽然像一隻地鼠般溜進了他的帳篷，手裏提着雙式樣奇特，手工精緻的小皮靴。

他的神色看來緊張而愼重，他忽然跪下來，用雙手將這雙皮靴獻給小方。

「這是喀巴沙。」他說：「我只有這一雙喀巴沙，就好像你只有一把魔眼。」

小方雖然聽不懂「喀巴沙」三個字，却猜得出加答說的就是這雙靴子。

他雖然不太瞭解藏人的民俗，不知道藏人最看重自己的一雙脚。

如果你想從藏人的裝束上看出他們的貧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看他們脚上穿的靴子，其貴賤的懸殊，絕不是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小方雖然不知道「喀巴沙」就是藏人們穿的靴子裏最華貴的一種，甚至在波斯都引以爲貴，但却看得出加答對這雙靴子的重視，甚至已將這雙靴子與那柄威懾江湖的名劍相提並論。

加答又接着說：「我沒有穿過這雙喀巴沙，我的脚有臭汗，我不配穿，可是我本來也絕不會把它留給別人，可是我現在獻給你。」

「爲什麼？」小方當然要問：「我不會把魔眼獻給你，你爲什麼要把這雙喀巴沙獻給我？」

「因爲你要走了，要走很遠很遠的路，要走得很快很快，你需要一雙好靴子保護你的脚。」

「我爲什麼要走？」

「因爲班察巴那就要回來了。」加答說：「別人懷疑你，可是別人不敢動你，別人都怕你，怕你怕得要命。」

加答用衣袖在擦汗：「可是班察巴那不怕，班察巴那誰都不怕，什麼人都不怕，班察巴那一回來，你就會像馬沙一樣死掉。」

他的聲音已因恐懼而發抖，像他這樣的戰士，爲什麼會對一個人如此害怕。

小方又忍不住要問道：「班察巴那，他……」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波娃已忽然驚醒，忽然從毛氈裏鑽出來，吃驚的看着他：「你剛才說了四個字，你在說什麼？」

「班察巴那。」小方道：「我正想問我的朋友，班察巴那是個什麼樣的人？」

波娃的身子忽然也開始發抖，看來甚至比加答更害怕。

她忽然緊緊抱住小方：「班察巴那要來了，你一定要快走，快走。」

「爲什麼？」

「你知道不知道聖母峯下第一位勇士是誰？你有沒有聽說過五花箭神？」波娃連聲音都已嘶啞：「班察巴那就是五花箭神。」

(本章終)

▲五花箭神

(一)

在酷熱如洪爐的沙漠中，在熱得令人連氣都透不出的屋子，你依然可以看到遠處高山上的皚皚的雪。

在你已經快熱死的時候，遠處的雪峯依然在望。

只有在這裏，你才能看見這樣的奇景，那麼就算你不是藏人，你也應該能瞭解，藏人的思想爲什麼會如此浪漫？如此神秘？如此空幻？

這種思想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經過了千百代浪漫，神秘，而美麗的生活後，其中當然會產生許多神話。

其中最浪漫，最神秘，最美麗的一種神話，就是五花箭神。

× × ×

五花箭神，用藏語來說，就是班察巴那。

在藏人最原始古圭的經典文字中記載，班察巴那的箭，是——

「百發百中的，鋒利無比的，箭羽上，有痛苦的心，箭簇上有相思的心，直射人心。」

班察巴那掌管着人世間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情與慾。

他的劍上飾滿鮮花，他的弓弦是蜜的絲。

他是永遠年青的。

他是天上地下，諸神中最美的一個少年郎。

他有五枝銳箭，一枝堅强如金，一枝溫柔如春，一枝嬌媚如笑，一枝熱烈如火，一根尖銳如錐。

他的力量沒有人能抗拒。

× × ×

波娃和加答說的這個班察巴那不是神，是人，是他們之間第一位戰士，第一位勇士。他的力量就像神一樣不可抗拒。

只可惜小方就算會聽從他們的勸告要走時，也已太遲了。

帳篷外已傳來熱烈的歡呼聲：「班察巴那回來了，班察巴那回來了！」

(二)

班察巴那牽着他那匹高大神駿的白馬靜靜的站在那裏，接受他的族人們歡呼。

他已離開他們三天，在這塊無情的大地上，過了三天絕對孤寂艱苦的生活，可是烈日，風砂，勞累，都不能讓他有絲毫改變。

他的衣着依舊鮮明華麗，看來依舊像天神般英俊威武。

——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擊倒班察巴那，也沒有任何危險困難是他不能克服的。

永遠都沒有。

× × ×

帳篷裏黑暗而安靜，外面的歡呼聲已停止，甚至連駝馬都不再嘶鳴。

因爲班察巴那需要休息，需要安靜。

雖然他經常都在接受別人的歡呼，但是他却寧願一個人靜靜的躺在黑暗裏。

他天生就是個孤獨的人，他喜愛孤獨，就好像別人喜愛榮耀和財富。

他靜靜的在黑暗中躺下來，現在已經沒有別人能看見了。

他英俊發光的臉忽然變得說不出的蒼白疲倦。

可是只要有一個人在，他的光采立刻就會像火焰般燃燒起來。

他絕不能讓他的族人對他失望。

× × ×

他是藏人。

雖然他曾經入關無數次，在中原，在淮陰，都曾經生活了很久，甚至連大江南北都曾有過他的足跡。

但他仍是藏人，穿藏人傳統的服裝，吃藏人傳統的飲食，喜愛外地人不能進口的「葱泥」，喝顏色漆黑如墨汁的酥油茶，和青稞酒。

他生而爲藏人，他以此爲榮。

他的族人也以他爲榮。

× × ×

他在等小方。

這兩天發生的事他已知道了，駝子已經簡單扼要的向他報告。

他的判斷也跟別人一樣，唯一可疑的人就是小方。

「魔眼」就在他手邊，他拔出來，輕撫劍峯，忽然問：「這是你的劍，你就是那個要命的小方?」

他還沒有看見小方，可是他知道已經有人到了他的帳篷外，來的一定是小方。

經年生活在危險中的人，雖然通常都有種野獸般的奇異反應，可是他這種反應無疑比別人更靈敏。

「這是我的劍。」小方已進來：「我就是那個要命的小方。」

本來靜臥着的班察巴那，忽然已標槍般站在他面前，冷眼在黑暗中發光。

「我聽說過你，別人還在流鼻涕時，你已在流血。」

「流的通常都不是我的血。」

「能讓別人流血的人，自己就得先流血。」班察巴那的聲音聽來居然異常溫柔。「現在唐麟的血已冷了，你呢?」

「我的血仍在，隨時隨地都在準備流出來。」

「很好，」班察巴那的聲音更溫柔：「殺人者死，以血還血。」

他的聲音溫柔如春水，小方的聲音也很平靜。

「只可惜沒有殺人的人有時也會死，」小方道：「我若死了，眞正的殺人者就將永遠逍遙法外。」

「殺人的不是你?」

「不是，」小方道：「這次不是。」

班察巴那靜靜的看了他很久。「你還沒有逃走，也不想逃走，你的態度很鎭定，呼吸也很均勻，的確不像是個犯了罪的人。」

他彷彿在嘆息：「只可惜就憑這一點，還是不能證明你無罪。」

小方立刻問：「要怎樣才能證明?」

班察巴那沉思着：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我是藏人，藏人們都很迷信，我們都相信，沒有罪的人，是絕不會被寃殺的。」

現在已是黎明，帳篷中已有了光，已經可以看見他的一張弓和一壺箭。

他忽然提起了箭，走出去：「你也出來。」

× × ×

小方走出帳篷時，才發現外面已聚了很多人。

每個人都像石像般靜靜的站着，等着他們的英雄來裁決這件事。

班察巴那弓弦指着五丈外一個帳篷。

「你先站到那裏去，我再開始數，數到『五』字，我才會出手，我數得絕不會太快，以你的輕功，等我數到『五』時，你已可走出很遠。」

他輕拍腰畔的箭壺：「我只有五根箭，如果你眞是無辜的，我的箭一定射不中你。」

小方忽然笑了。

「百發百中的五花箭神，要用這種法子來證明一個人是不是無辜，這眞是個好主意。」

班察巴那沒有笑。「如果你認爲這法子不好，另外還有個法子。」

小方問：「什麼法子?」

班察巴那另一隻手上，還提着小方的「魔眼」，他忽然把這柄劍插在小方面前的沙地上。

「用這柄劍殺了我，」他淡淡的說：「只要你能殺了我，就不必再證明你是否無辜了，只要你能殺我，不管你做過什麼事，都絕對沒有人再問。」（本章終）

▲箭神的神箭

（一）

淩晨，陽光初露。

劍峯在旭日下閃着光，班察巴那的眼睛裏也在閃着光。

他是人，不是青春永駐的神，他的眼角已經有了皺紋。

但是在這初升的陽光下，他看來還是神。

小方相信他說的話。

他的族人和屬下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不管他說什麼，他們都會服從的。

拔劍殺人並不難。

小方對自己的劍法一向有自信，應該拔劍的時候，他從不退縮逃避。

班察巴那又在問：「兩種法子，你選那一種?」

小方沒有回答，默默的開始往前走，走到五丈外的帳篷前停下。

他已用行動代替回答。

他轉過身，面對班察巴那：「你已經可以開始數了，最好數得快一點，我最怕久等。」

班察巴那只說了一個字：「好!」

× × ×

所有的人都已散開，在他們之間留下塊空地。

「一、二、三、四……」

五花箭神慢慢的抽出了他的第一枝神箭，黃金色的箭桿，黃金色的箭鏃。

百發百中，直射人心的神箭，溫柔如春，嬌媚如矢，熱烈如火，尖利如錐，堅強如金。

他數得並不快，可是終於已數到「五」字。

小方居然站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

以他的輕功，不管班察巴那數得多快，數到「五」字時，他至少已在數丈外。

可是他連一寸都沒有動。

「五」!

這個字說出口，每個人都聽見了一陣尖銳的風聲響起，尖銳得就像是羣魔的呼嘯。

每個人都看見班察巴那抽出他的第一根箭，可是箭壺忽然已空了。

他的五枝箭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發出去的。

× × ×

小方還是沒有動。

急箭破空的風聲已停止，五枝黃金般的箭，並排插在他的脚下。

他根本沒有閃避。

也不知是因爲他算準班察巴那只不過是在試探他，所以根本不必閃避，還是因爲他知道如果閃避，反而避不開了。

不管他心裏是怎麼樣的，這次他又是在用他的命做賭注。

這一注他又押對了。

可是一個人如果沒有鋼鐵般的意志力，怎麼敢像他這樣下注?

× × ×

人羣中忽然爆起歡呼，加答忽然衝出來，跪下去吻他的脚。

班察巴那孤獨的冷眼裏也露出笑意。

「現在你總該相信了，一個無辜的人，是絕不會被殺的，只要你無辜，這五支箭就絕對射不到你身上，不管我是不是五花箭神都一樣。」

這不是迷信，這是種睿智的試探，只有無罪的人，才敢接受這種考驗。

只有小方自己知道，他全身衣服幾乎都已濕透了。

他一直不停的在冒冷汗。

班察巴那走過去拍他的肩，手上立刻沾到他的冷汗。

「原來你也有點害怕的。」

「不是有一點害怕。」小方嘆了口氣：「我怕得要命。」

班察巴那笑了，他的族人和屬下也笑了，大家都已有很久未曾看過他的笑容。

就在他們笑得最愉快時，忽然又聽見一聲慘呼，每個人都聽得出慘呼聲赫然竟是那駝子發出來的。

（二）

本來堆得很整齊的貨物包裹，現在已變得很淩亂，有很多包裹都已被割開，露出了各種貨物和珍貴的藥材。

——只有貨物和藥材，沒有黃金。

小方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割開這些包裹的人，是不是也爲了要查明這一點?

衞天鵬他們是不是已經來了?

× × ×

駝子就倒在一包麝香旁，衣服已被鮮血染紅，他自己的血，他同伴的血。

班察巴那射出五支黃金般的箭，並排插在小方脚下。

致命的一擊是刺在他胸膛上的，用的是劍。

小方立刻想到那無情又無名的劍客。

駝子不但武功極高，從他身上的無數傷痕，也可看出他必定身經百戰，能够一劍刺入他致命要害的人，除了那無名的劍客還有誰？

這一劍雖然必定致命，駝子却還沒有死。

有種人不但生命力比別人强，求生的意志也比別人强。

駝子就是這種人。

他還在喘息，掙扎，爲生命而掙扎，他的臉巳因痛苦恐懼而扭曲。

但是他的眼睛裏却是另外一種表情，一種混合了驚訝和懷疑的表情。

一個人只有在看見自己認爲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却發生了的時候，眼睛裏才會有這種表情。

——他看見了什麼？

× × ×

班察巴那俯下身，將一塊藏人認爲可治百病的臭酥油塞入他嘴裏。

「我知道你有話要告訴我。」班察巴那輕拍他的臉，想振起他的生命力：「你一定要說出來。」

駝子的眼角跳動，終於，說出了幾個字。

「想不到……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班察巴那又問。

「想不到殺人的竟是他。」

「他是什麼人？到那裏去了？」

駝子的呼吸巳急促，巳經沒法子再發出聲音，沒法再說話。

可是他還有一隻眼睛，有時眼睛也可以說話的。

他的眼睛在看着最遠的一個帳篷。

一個頂上掛着黑色鷹羽的帳篷——黑色的鷹羽，象徵的是疾病，災難和死亡。

這個帳篷裏的人，都是傷病巳極重，巳經快死了的人。

除了負責救治他們的那位夫子先生外，誰也不願進入那帳篷。

——兇手是不是巳逃入那帳篷去了？

班察巴那沒有再問，也不必再問，他的人巳像他的箭一般竄了過去。

小方也跟了過去。

他們幾乎是同時竄入這帳篷的，所以同時看見了兩個人。

小方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會在這個帳篷裏，看見這兩個人。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 × ×

他第一個看見的人竟是波娃，本來應該在他的帳篷裏等候他的波娃。

他第二個看見的赫然竟是卜鷹！

(三)

卜鷹靜靜的站在那裏，依然冷酷鎭定，依然銳眼如鷹，依然白衣如雪。

波娃蜷伏在他面前，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驚駭與恐懼。

他們都不該在這帳篷裏的，可是他們都在。

兇手巳逃入這帳篷，帳篷裏別無退路，他們之間，必定有個人是兇手。

這兩個人之間，誰會殺人？

× × ×

小方冷冷的看着卜鷹，沉重嘆息。

「我也想不到是你，我一直都認爲你眞的從不殺人。」

卜鷹的臉上全無表情：「世上本來就有很多令人想不到的事，金子可以讓人做出很多很多連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來。」

小方道：「我知道你也在找那批金子，可是你……」

他沒有說下去。

波娃巳投入他的懷抱，眼睛裏巳有淚水湧出：「帶我走，求求你帶我走吧！」

小方輕撫她的柔髮：「我一定會帶你走，你本就不該來的。」

可是她巳經來了。

小方不能不問：「你怎麼會來的？」

波娃含着淚搖頭：「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只想趕快走。」

班察巴那忽然開口。

「她不能走。」他的聲音不再溫柔：「誰也不能帶她走。」

「爲什麼？」小方問。

「因爲要別人流血的人，自己也得流血。」班察巴那又將他自己說過的話重覆一遍：「殺人者死，以血還血。」

這是江湖的眞理，無論在中原，在江南，在沙漠都同樣適用。

小方緊緊握住波娃的手：「你應該看得出殺人的不是她。」

班察巴那道：「你看得出？你看出了什麼？」

他忽然改變話題：「我們這些人，這些貨物，都是屬於一個商家的。」

「那一個商家？」

「鷹記。」

「鷹記？」小方的手巳發冷：「飛鷹的鷹？」

飛鷹的鷹，就是卜鷹的鷹，他吃驚的看着卜鷹：「你就是他們的東主？」

「他就是。」班察巴那道：「我們收容你，就因爲他是我們的東主，我們信任你，也是因爲他，否則，你剛才很可能巳死在我的箭下。」

小方全身都巳冰冷。

班察巴那道：「就算他要搜索那批黃金，也不會搜到他自己的隊伍中來，就算他要搜查這批貨，也用不着殺人。」

他冷冷的問：「現在你是不是巳經應該知道殺人的是誰了？」

× × ×

波娃的手比小方更冷，淚比手更冷。

她緊緊擁抱住小方，她全身都在顫抖，像她這麼樣一個女孩子，怎麼會是個冷血的兇手？

小方不信。

小方寧死也不願相信。

「我只知道殺人的，絕不是她。」他把她抱得更緊：「誰也沒有看見殺人的是誰？」

「你一定要親眼看見才相信？」班察巴那問。

卜鷹忽然嘆了口氣：「就算他眞的親眼看見了，也不會相信的。」

(四)

如果小方是個很理智，很有分析力的人，現在巳經應該明白了。

事實巳經很明顯。

衞天鵬他們早巳知道卜鷹是這隊商旅的東主，一直都在懷疑卜鷹用這隊商旅做掩護，來運送那三十萬兩失刦的黃金。

可是他們不敢動這個隊伍。

卜鷹的武功深不可測，江湖中人都知道他從未敗過。

「五花箭神」班察巴那名震關外，是藏人中的第一位勇士，第一高手。

衞天鵬不但對這兩個人心存畏懼，對這隊伍中每個人都不能不提防。

因爲這隊伍中每個人都可能是貓盜，如果眞的火併起來，他們絕對沒有致勝的把握。

他們只有在暗中來偵查，黃金是不是在這隊伍的貨物包裹裏。

他們本來想利用小方來做這件事。

想不到這個要命的小方偏偏是個不要命的人，他們只有想別的法子。

要查出黃金是否在這些貨物包裹裏，一定要先派個人混入這隊伍中來。

這個人一定要是個絕對不引人注意，絕不會被懷疑的人。

這個人一定要像尺蠖虫般善於僞裝，一定要有貓一般靈巧的動作，蛇一般準確毒辣的攻擊，巨象般的鎭定沉着，還要有蜜一般的甜美，水一般的溫柔，才能先征服小方。

因爲小方是唯一能讓這個人混入這隊伍來的橋樑。

我們居然找到了一個這樣的人。

波娃。

× × ×

如果小方還有一點理智，現在就應該看出這件事的眞象。

可惜小方不是這種人。

他並不是沒有理智，只不過他的理智時常都會被情感淹沒。

他並不是想不到這些事，只不過他根本拒絕去想。

他根本拒絕承認波娃是兇手。

× × ×

班察巴那當然也看出了這一點。

「沒有人看見她殺人，沒有人能證明她殺過人。」班察巴那說：「可是你也同樣不能證明她是無辜的。」

小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不是又想用剛才那法子證明？」

「是的。」班察巴那說：「五花神的箭，絕不會傷及無辜的人。」

小方冷笑。

「只可惜你並不是眞的五花箭神，你只不過是人，你心裏巳認定了她有罪。」

班察巴那道：「這次你是不是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

小方沒有更好的法子。

世上巳沒有任何人，能想出任何方法來證明她是無辜的。

波娃忽然掙脫小方的懷抱，流着淚道：「你雖然說過，只要你活着，就不讓別人欺負我，可是我早就知道這是做不到的，每件事都會改變，每個人都會改變。」

她的淚珠晶瑩：「所以現在你巳經可以忘記這些話，就讓他們殺了我，就讓我死吧！」

× × ×

她還是這麼柔弱，這麼溫順，她還完全依賴着小方的。

她巳將她的生命，她的整個人都交給了小方，她寧願死，只因爲她不願連累小方。誰也沒有看見她殺人，可是這一點每個人都看得淸楚。

卜鷹忽然嘆了口氣：「讓她走。」

班察巴那很驚訝道：「就這麼樣放她走？」

「不是這麼樣放她走。」卜鷹冷聲道：「你還得給她一袋水，一袋食糧，一匹馬。」

他淡淡的接着又道：「最快的一匹馬，我要讓她走得越快越好。」

班察巴那沒有再說話。

他對卜鷹的服從，就好像別人對他一樣。小方也沒有再說什麼，卜鷹做的事，每次都讓他無話可說。

他默默的拉着波娃的手，轉過身。

卜鷹忽然又說：「她走，你留下。」

「我留下？」小方回頭：「你要我留下？」

「你要我放她走，你就得留下。」

「這是條件？」

「是！」卜鷹的回答簡短而堅決，這巳是他最後的決定，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決定。

小方明瞭這一點。

他放開了波娃的手。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會去找你，一定能找到你。」

× × ×

這就是他對波娃最後說的話，除此之外他還能說什麼？（本章終。全篇未完）

真人真事

劉湛勇挫雙蹄馬

希華·文
盧令·圖



巧施破浪手　擊敗鴛鴦拐

喜歡到馬場逛逛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沒有一匹馬是必贏的，練拳的人，如果稍爲有點成就，亦有這種領悟，認爲所有拳脚互相尅制，實在沒有一種拳脚必勝。

現時我報道劉湛拳師打贏北方的高手馬應龍，就是一個顯著的例。

馬應龍是當時名震天下的拳師馬子貞的侄兒，至於馬子貞，他是查拳的大師傅，從回教傳到中國來，亦是清眞寺的鎭山至寶，故此，這派拳脚有人把它稱做同門拳術。

他擅長的是「五行拳」，長橋大馬，一邊打一邊跳，跳完又踢，故此，擅長這種拳脚的人，都是脚法特別出色的，馬子貞亦無例外。

馬子貞是一代宗師，早年曾經致力革命工作，一度榮任山東濟南鎭守使，後來年歲已高，便即改變主意，實行經商，那時中央國術館舉行第一屆全國的國術考試，聘他做總評判長，可見他在國術的地位確是十分崇高的了，後來廣東廣西混合組成的兩廣國術館，在羊城成立，北方的拳師紛紛南下，各自發揚本門的拳技，當時有名氣的是顧汝章，萬籟聲，王少周，傅振嵩和李先五這幾個教頭，稱做「五虎下江南」，人材極盛，至於查拳的門下，也有一個拳師擔綱，他就是馬應龍。

馬應龍雖然是馬子貞的子侄輩，僅有三十歲，可是，從小苦練武功，而且得到伯父的眞傳，兼且身高臂長，認眞打起來，佔了上風，他的一雙脚更加靈活，簡直是彈簧似的一跳一踢，無論高踢低踢，反踢，正踢，全部出色，掃堂腿一經施展出來，有如石磨一般，飛脚踢出，更加虎虎有威，他最擅長的一脚叫做「連環鴛鴦拐」，能够雙脚連環飛踢不停，舊時武松打死西門慶就憑着連環鴛鴦脚，其實應該稱做鴛鴦拐才對，原因是一脚踢出，一脚放橫，一伸一縮，並非兩脚踢到盡，由於伸縮不停，其快如風，一踢出去，就連續踢出六七八九脚，非常厲害，有十多名北方的高手，敗在他的脚下，故此，他綽號「雙蹄馬」。

他表演脚法，能够一個穿心腿把重達五百斤的大麻石踢開一丈遠，可見他的脚法如何凌厲了，不過，他自命不凡，經常大言不慚，認爲自己天下無敵，那是最大的弱點。

當時馬應龍抵達廣州，本來想在兩廣國術館教授查拳，但因顧汝章對他懂得很清楚，認爲他的拳脚雖然實用，但是口口聲聲都說南方拳脚太差，不必看在眼裏，用這種人教授住在廣州的後起之秀，難免有些門徒到外邊惹事生非，禍連師傅，因此就引致南北拳師打起來，故此不敢收容他，却又不想令到馬子貞失威，於是想盡辦法介紹他到燕塘軍校任職少校的武術教官。

那時馬應龍做了官之後，前面襟章，後面鬼槍，更加威風十足，到處活動，他並無家室，在風月場中鬼混了不久，便即結識一個情婦，姓張，這位張小姐跟他同居，儼如以官太的地位出現，不但馬應龍覺得威風，她也是非常豪氣的。

從北方南下的拳師，個個身懷絕技，國術館的館長顧汝章之外，還有太極門的吳鑑泉，螳螂派的羅光玉，鷹爪門的陳子正，幾個人都覺得馬應龍口不擇言，預防他闖禍，暗中竊勸，馬應龍却自高自大，絕不接納，因此，那些拳師就暗中寫信給馬子貞，請馬子貞用專函的方式規勸自己的子侄，不過，馬應龍沒有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始終以爲自己天下無敵，就算叔父寫來的信，仍是置之不理。

當時廣州的娛樂商人認爲軍人看霸王戲，令到劇院的收入大減，故此，嚴例禁止軍政人員看霸王戲，只是每日送出特別贈券若干張，分別發給軍政機關，使長官之輩輪流看戲而已。故此，較爲低級的職員，往往只派到一張，未免掃興，因此，有些職員昂然直入，負責在門外看守的人，一定武功精湛，然後能够站得穩。

那時負責替海珠戲院守閘兼維持秩序的一個武林高手叫做劉湛，他是黃飛鴻首徒林世榮的得意門生，技藝超羣，對於洪家的功夫有很深造詣，由於林世榮去了香港經商，劉湛便即接受海珠戲院的聘禮，作爲守閘，還有同門的師兄弟車江兩人合作，看霸王戲的人，很難闖過他們兩人這一關的。

有一晚，馬應龍得到一張上頭分派下來的海珠戲院的贈券，剛巧當晚演新中華的戲班，由名伶白玉堂和肖麗章兩個當紅的大老倌登台演出，馬應龍的情婦張小姐一向喜歡看大戲，故此，馬應龍就帶同她前往，他以爲僅得一張贈券，仍不要緊，看來戲院的守閘總會賣賬，故此，入閘之前，他已經把這張贈券送給張小

姐，自己却緊隨在後，而且穿了全副武裝，希望守閘的人通融，讓他進去。

那晚劉湛守閘，車江就在身邊，馬應龍的情婦張小姐憑票入閘，當然是不成問題的，至於馬應龍本人，却發生問題，劉湛執行職務，上前阻止，還指着懸掛在門外的告示叫他看，要他立刻補票，如不補票，便要立即離開。

馬應龍一眼看去，張小姐已經站在鐵閘裏面等候自己，心裏暗想，如果接納對方的建議，轉身走出，十分失威，即使補票，也被情婦看低，不覺怒火中燒，不由分說，脚下踏進半馬步，左手往上一揚，右手一下鷹爪的手法，就向劉湛的臉孔抓去。

他以爲自己混身武藝，雙臂如鐵，那幾個指頭眞的像鷹爪般犀利，對方實在很難抵擋的，殊不料劉湛非常機警，看見他怒容滿面，已經步步爲營，忽然發覺一團黑影罩住臉孔，立刻把頭臉向後低垂，上半截的身體也擺到後邊去，下面的馬步却仍是穩如鐵塔，這一招「風擺殘荷」的手法，上邊柔軟，下邊馬步堅實，剛剛破了馬應龍的一招，使他突然攻擊的鷹爪落空。

到了這時，馬應龍才知道這個肥仔的功夫不弱，見右手落空，隨即收回，用右脚向前一撑，施展掃把脚，希望一撑就把劉湛的前鋒馬小腿照面骨撑斷，怎料劉湛早已知道他想起脚，雖然上半身向後低垂，但却暗中把前鋒馬退後一步，又再翻身躍開三尺，馬應龍連發兩招俱是落空的，正想繼續出擊，在場的憲兵立刻上前大聲喝止，跟着拔槍，馬應龍看見形勢不對，立刻收手，他心知肚明，要是苦鬥下去，一定給憲兵拘捕，無法不暫時吞聲忍氣，招手把張小姐叫出來，憤然離去。

他的心裏有一團火，當然想找機會替劉湛拆骨的，但却一時無法獲悉那個肥仔是誰，過了三天，然後有人查出向他報告，他知道劉湛是一個拳師，住在仁濟街，便即把心一橫，翌日早上，穿了便服，實行單刀赴會，到仁濟街找劉湛算賬。

上午九點鐘，他到達劉館，剛巧那時劉湛從茶樓喝完早茶回來，離遠就看見馬應龍兇神惡煞，站在路心，他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馬應龍想找他算賬了，立刻準備迎戰。

當晚事情發生之後，不止馬應龍千方百計調查劉湛是誰，劉湛看見他身手不凡，也設法查探，互相查出對方的姓名和身份，劉湛知道他是查拳的名手，亦即馬子貞的侄兒，現任燕塘軍校教官，當然手上有些斤兩的，故此不敢輕敵，在較遠之處，站定脚步，問他到來有何貴幹。

馬應龍一眼看見劉湛，已經怒火如焚，高聲大喝：「劉湛，早兩晚你在海珠戲院落盡我的威風，顯然你認爲拳脚比我更高，現時特來領教。」

他究竟是個粗人，剛剛說完便即搶前進馬，一出手就施展「獅子搏球」，以及「金鵬展翅」之類的怪招，連發七招，有如狂風驟雨，簡直使對方無法招架。

劉湛雖然身型氣力都比不上馬應龍，可是他到底是林世榮師傅的門徒，一向就非常出色，對於拳路和脚法懂得十分清楚，並非一定要氣力特別大，而且身高脚長的人然後佔上風，如果碰着對方特別比他强，他就騰挪躲閃，必要時一退再退，那時他就完全依照師傅的吩咐去做，一退就是八步。

因爲兩人在街上作戰，廣州的大街用麻石舖成，並非很闊，劉湛退了八步，覺得背後碰着物，知道那是一堵牆，趕快閃縮，這時他的形勢極爲不利，馬應龍看在眼裏，喜出望外，大喝一聲，便即施展他最擅長的「連環鴛鴦拐」，向他飛躍過來。

這種鴛鴦拐先踢右脚，後踢左脚的，兩脚如果落空，全身落地，立刻又再施展同樣的脚法，忽左忽右，馬應龍的鴛鴦拐，要得十分純熟，能够踢出十六拐來，普通人簡直是無法招架的，至於劉湛，看了鴛鴦拐顯威風，亦覺有些吃驚。

當年洪拳的師傅對付脚法，多數用沉橋仚手以及千字手去消解，因爲南方的脚法極少踢到盡，有空然後踢出穿心腿來，否則，總是低馬，或者踢到腰間爲止的中部脚法踢出，殊不料馬應龍的鴛鴦拐踢得非常高，並非踢在小腹之下，而是踢到胸部來，他知道對方任何一脚都是很要命的，如果給他踢中胸部，便即吐血重傷，甚至倒地身亡，故此他認眞全神貫注的應付。

百忙中他想起師傅教授的破浪手，正好施展出來，原來洪拳裏面有一招乘風破浪的招式，純然是對抗踢高脚的，劉湛苦練多年，有很大信心，這一招是把一雙手合掌沉踭，保護自己的胸部，有如童子拜佛，至於下邊的一雙脚，却用扭馬，即是麒麟步，右脚踏在左脚之上，身形可以忽左忽右的轉動，憑着它把身形縮細的便利，對方踢他，他就可以看準來勢加以閃避了，再者，那雙手向前一迎，如果無法接觸對方的脚，便即縮回，再發另外一招，假如給他的破浪手碰着對方的大腿，那個人就好像乘風破浪似的飛開十尺八尺遠了，那是乘着對方來勢施展的一種反攻手法，亦即洪拳絕技。

施展這種拳脚的人，以肥仔身型最爲適當，由於劉湛身型肥矮，雙手護胸，還要扭馬，看來有如一個圓球，非常靈活，馬應龍踢出的鴛鴦拐，第一脚落空，第二脚似乎踢中對方，但却在劉湛的右臂旁邊滑過，雙脚落地，他突然轉身，再度施展第三脚和第四脚，仍是兩脚一伸一縮，有如彈簧。

劉湛迎戰之際，對方踢出第二脚來，雖然他自己的右臂給馬應龍脚尖踢了一下，並非眞的踢中，只是滑過，知道用破浪手可以解除高踢的威脅，心裏暗喜，到了第三四脚踢來，他就使用得更加靈活，渾身轉動，有如車輪，繞着馬應龍的脚團團轉，馬應龍不但連踢四脚，都無法踢中他，在第二脚擦過他的右臂，甚至再發四脚，仍是落空，怒火燒心，運用全身之力，踢出更快更準的第五脚來。

這一脚他以爲必然踢中，但給劉湛很巧妙的閃過，本來第五脚踢盡便要收回，然後踢出第六脚來，但因馬應龍急於取勝，從他擅長的連環鴛鴦拐變成武松打虎用的連環鴛鴦腿，雙脚踢到盡，並不收回，更快更勁，但却能發不能收，第六脚踢出之後，忽然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給人托起拋到前面去，相隔八尺然後很沉重的跌了一跤，險些腰骨也折斷，非常吃力的然後爬得起來。

他以爲自己的連環鴛鴦拐無法可破，怎料給人破了，而且整個軀體好像斷綫風箏似的飛開，還要跌一跤，不覺呆了一呆。

就在這時，劉湛伸手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塵說：「馬應龍，你以爲鴛鴦拐無法可破，現時我施展的破浪手，正好是你的尅星，趁你雙脚踢出之際，我的雙手托住你臂腿之間，向前一送，你就像餓狗搶屎似的飛開，以後你該明白，鴛鴦拐並非無法可破，切勿耀武揚威。」

劉湛教訓了他幾句，然後大模大樣的走開，馬應龍滿臉羞慚，不敢再鬥，狼狽逃去。

過了幾天，馬子貞就立刻召他回到北方去，他也無顏立足，此事傳出，一般北方的拳師，都有些吃驚，知道南拳北腿，各有擅長，不應該輕敵，此後南北拳師更加和氣，很少發生眞正的搏鬥。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神槍無情（四）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借故結識蘭茜，請她喝酒，主動提出可以帮忙她，蘭茜遲疑起來，不知道該不該接受司馬洛的無事獻殷勤，但經不住司馬洛的追問，卒之說出她的姐姐因為有不堪入目的照片，落入了歹徒的手中，現在正遭受到歹徒的勒索，如讓她丈夫知道是話的會引起很大風波──

「我看你姐姐應該對你的姐夫坦白，」司馬洛說，「假如夫婦能彼此坦誠相對，勒索者就無隙可尋了！」

「但──」蘭茜焦急地握着拳頭，「我的姐夫不是那種肯原諒人的人！而且，我姐姐又是寃枉的！」

「給人拍到那種照片，怎會是寃枉的呢？」司馬洛問。

「你不明白了，」蘭茜說，「她並沒有做過什麼不道德的事情。她是在醉酒之後才給人拍下這些照片的。這是一個有計劃的圈套！」

「現在，拍照片的人向她勒索！」司馬洛說，「而你的姐姐派你來作代表。」

「是的，」蘭茜恨恨地點頭。

以其人之道　治其人之身

「你姐姐不願出錢嗎？」司馬洛問。

「她是願意出錢的，」蘭茜說，「她有錢，錢在她並不是問題！」

「那麼不是解決了嗎？」司馬洛說，「華理德要的是錢，而你的姐姐又是願意出錢的，為什麼你和華理德又會動起粗來呢？你們應該談得很攏才是呀！」

「我姐姐想買回那些底片，」蘭茜說，「但華理德不肯賣，他似乎打算把這當作一個長期戶口。他說，假如一定要談這個問題，我得先和他上床一次，我就是在這時摑他，而他還了我一掌，」她的眼眶又紅起來了，顯然，華理德那一掌是大大地傷害了她的自尊心。

「那是很不道德的做法了。」司馬洛說。

「我們不是不肯付錢，」蘭茜說，「我們祇是不能成為他的長期戶口，如他不肯交還底片，那他可能永遠勒索我們！」

「因此你希望我和他交涉，勸他把底片出賣，是嗎？」司馬洛問。

蘭茜點頭。「或者搶回來，或者偷回來，他多數是不肯出讓的了！」

司馬洛看她一會，忽然狡猾地微笑：「假如我也拿着那些底片勒索你們呢？」

蘭茜聳聳肩：「那不是跟現在一樣了嗎？反正是有一個人在勒索我們了，也許換了你，反而更好一點呢！」

「過獎過獎！」司馬洛又禁不住笑了起來，「大概我的模樣是特別英俊了。」

蘭茜睨着他：「你並不難看，但，你有把握做到這件事嗎？」

司馬洛搓着下頷：「我試試找華理德談談吧，但，照我所猜，華理德是不會讓步的，他不是那種肯接受忠告的人，除非是用槍咀指着他。」

「你能用槍咀指着他嗎？」蘭茜問。

「我當然能的，」司馬洛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害怕的人是並不多的。」

「那麼我們成交了？」蘭茜又呷了一大口酒。

司馬洛點頭：「我們算是成交了！」

「價錢方面又如何呢？」蘭茜問，「我似乎應該先付你一點訂金作實的。」

「這一點並不很重要，因為我是一向都很講信用的，」司馬洛說，「不過，你一定要的話，我也不反對。我的價錢是每天一百美元！」

蘭茜馬上掏出支票簿來，寫了一張支票，交給司馬洛，說：「我先給你五天的酬勞吧！」

司馬洛接過支票來，看了一看，吹一聲口哨，說：「唔，你的出手真闊，華理德不跟你交易，這是他的錯誤！」

「華理德是個傻瓜！」蘭茜說。

「現在，你可以把故事詳細一點告訴我了！」司馬洛說。

蘭茜點點頭，便把這個故事較為詳細地告訴司馬洛。

原來，她的姐姐跟她差不多年紀，也跟她一樣美麗，她的姐姐嫁了一位億萬家財的實業家。這人在年紀的方面是可以做她的父親而有餘了，不過在財產的數字方面，則絕對足以彌補年齡的差額。

她們姊妹的家境本來也不錯，但是不見得太富裕，嫁了這樣一位富翁，就可以

一嚐豪華生活的滋味了。因此，她們的一家都重視這段婚姻，她的姐姐本來不是一個放蕩的女人，結婚後，也是循規蹈矩的，事實上她也並沒有放蕩的打算。但有了錢之後，她就成為許多不肖之徒們打主意的目標了，許多人認為一個女人是比較容易入手，因為女人的弱點較多，向一個女人入手，要比向她的丈夫落手容易得多。

蘭茜的姐姐就是在此種情形之下上了當，當她與她的丈夫到巴他尼來渡假的時候，她曾單獨的參加一個派對，那派對的女主人是她一位舊時的女同學。一個相當放蕩的新潮人物，她本來不想久留的，因為她對那些新潮舞會不大感興趣，不過盛情難卻，而且為了湊興，她也和大家一起吸吸大麻，服服迷幻藥。忽然，她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她跟她那女朋友躺在一起，而身上是一絲不掛的。

司馬洛微笑道：「當然，她是已經被人污辱了！」

蘭茜的臉紅起來。「她說沒有。我不知道她怎樣能肯定──我的意思是，我對這種事情是最缺乏經驗的。總之，她說她肯定她並沒有給──給──」

總之，這事就是，她雖然肯定沒有發生過什麼，她的丈夫却是相當疑心的，因為她整天晚上都沒有回家，又沒有打電話回酒店去報告行踪，但她指天誓日說並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情，他是半信半疑的，但是結果也祇好不了了之。

「後來那些照片就出現了？」司馬洛問。

「是的，」蘭茜說，「有一天，她忽然從郵局裏收到一封信，信封內就是裝着幾張這種照片了。」

「跟一個男人在一起？」司馬洛問。

「不，祇是單人，」蘭茜說，「但是姿勢很難看。你知道的，拍這照片的人，也不會是什麼藝術家！」

附同照片的還有一封信，問她假如這些照片給大量沖晒，投入地下市場，廣給「收藏家」們，那她會如何呢？買客之中，一定有不少是她丈夫的朋友。當時她怕得要命，以為這是一個有虐待狂的人，要把她毀掉，接着另一封信來了。是要錢的，她這才反而鬆了一口氣。

她有的是錢，錢是可以商量的，由於她正陪着丈夫在蒙地卡羅渡假，自己走不開，所以就派她的妹妹蘭茜來了，她沒有別個可以信任的人了，就祇有這個妹妹，蘭茜來見了華理德，談判。

談判却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祇是彼此交換了一巴掌而已。

「還有，」司馬洛說，「關於你姐姐的這位女新潮朋友，她是誰呢？」

「這是重要的嗎？」蘭茜問。

「我相信是重要的，」司馬洛說，「事實上我認為最可疑的是你姐姐這位女朋友，假如沒有她的合作，這件事是很難成功的！」

「你的意思是她──」蘭茜大不以為然地搖起頭來，「這是不可能的，她們是老朋友，而且她們又是好朋友！」

「老朋友與好朋友有時並不值得什麼，」司馬洛說，「為了錢，友情是會不翼而飛的，總之，你委託我辦這件事情，我認為那一個人是可疑的，我就應該加以調查，你認為對不對呢？」

「好吧，」蘭茜無可不可地聳聳肩，「既然你是私家偵探！」

「第二件事，」司馬洛說，「那些照片，可以給我一張嗎？」

蘭茜又是面有難色了，她說：「我手上沒有，我姐姐那一些，我相信她自己已經毀滅掉了。她害怕給人看見。沒有理由會留着的，是不是？」

司馬洛聳聳肩：「算了吧。不過，假如有照片在手的話，那會更好辦而已。」

其實，司馬洛並不是為了要賺額外的錢而把這件案子招攬到身上來的，他祇是覺得，假如他有這件案作藉口，他的真正任務就沒那麼明顯。他即使在找華理德，華理德也未必會知他是為了羅其那件事。

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容易入手，而且最好就是能找到華理德一些把柄，這樣就比較容易對付華理德了。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蘭茜問。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但是假如再有什麼問題，我隨時會打電話給你的。」

「我就住在七一七號房，」蘭茜說，「現在，我看我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晚安！」司馬洛站起來，鞠躬為禮，「你可以放心，這件案子既然已經到了我的手中，我會為你盡力的，假如我也不能解決，那你自己也是解決不來的了！」

「晚安……」蘭茜說着，便站起來走了。

司馬洛看着她的背影，發呆了一陣。他對華理德感到有點了解，因為華理德對蘭茜有不軌企圖，這不過是一個正常男人的正常反應而已。這也就是一個特別美麗的女人吃虧的地方了，男人都會在她身上打壞主意，假如她的姐姐是派另一個人來，那也許就會相當順利的交易而退了。

司馬洛看着蘭茜的背影消失了，然後慢慢地喝完了那杯酒，尋思着，現在，時間還早，他應該做些什麼呢？也許，他可以先去探訪一下蘭茜的姐姐那位新潮女朋友的，他在找這個女人倒很容易找到藉口，因為這個女人是一個在舞廳工作的舞女，誰都可以去找她的。

那間舞廳離開這裏不遠，名叫「新天堂」。司馬洛出了酒巴，截了一部的士，告訴了的士司機新天堂舞廳的地址，司機皺眉看他，似乎感到很詫異，但是沒做聲，祇是把車子開到那裏去，而司馬洛下了車之後，就明白司機是為什麼感到詫異了。那是因為他的衣着與別不同。他穿得太漂亮了，與光顧這舞廳的其他客人大不相同，那些人的衣着都是很隨便的，多數是本地人。司馬洛想退出來時已經太遲了，祇好硬着頭皮坐下來，差不多每一個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幸而燈光是那麼暗。

侍者走過來，把一張舞女的名單交給司馬洛。

這家舞廳的習慣似乎亦是和亞洲的其他舞廳差不多的，名單上列出了所有的舞小姐的名字。司馬洛把名字閱讀了一遍，圈了三個名字，當然，祇有其中一個名字

才是屬於他眞正要找的人的。

第一個來的就是他要找的人了。一個年紀略大一點。但是相當美麗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桑妮。很美麗之外，而且還出乎意料之外，風度甚佳，像是一個頗有教養的人，雖然她是做着這種教人看不起的職業。

「你是一位遊客，」桑妮上下打量着他：「這裏是很少遊客來的。」

「我不知道，」司馬洛順便裝出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我祇是喜歡這裏的名字吧了，我——」他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你眞美麗！」

桑妮微笑：「多謝你！」

司馬洛請桑妮跳一隻舞，發覺她的舞跳得很好，不過却顯得心不在焉的，那大概是因爲她的職業的問題了。跳得太久，就不想再跳。

當音樂結束的時候，桑妮陪他回到桌子去，而且太親熱一點地緊緊挽着他的手臂，她說：「假如你不喜歡這個地方，你可以告訴我的，司馬洛先生。帶你去一個好地方。」

「例如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假如你眞的認爲我是美麗的，」桑妮嫵媚地說：「你就會認爲那是一個好地方了！」

「會不會很花錢呢？」

「我還以爲你們遊客總是比較慷慨的！」桑妮說。

「我並不是吝嗇，」司馬洛說，「我祇是怕袋裏的錢不够！」

「這樣吧！」桑妮的臉貼近他，口氣噴在他臉上，噴來一股使人神醉香氣，「我不跟你講價錢了，你在事後認爲値多少錢，你就給我多少錢好了。」

「爲什麼這樣慷慨呢？」司馬洛問。

「因爲我眞正喜歡你，」桑妮說。

司馬洛在心裏微笑。桑妮這句話也許瞞得倒別人，但是瞞不過他的。一見鍾情的事不是沒有，但祇會發生在缺乏經驗的天眞少女身上，發生在眞正的社交場合，桑妮不是一個天眞少女，而這裏是一個講錢的地方，可能性就較小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呢？」司馬洛問。他對這個女人很感到興趣，而他的興趣是雙重的。

第一重興趣當然就是對她的身體的興趣，而第二重興趣則是對她的目的與趣。她究竟想怎樣呢？她有一個怎樣的陷阱在等着他？

「馬上就可以了，」她說，「祇要你付足全晚的鐘錢！」

「全晚的鐘錢又是多少呢？」司馬洛作出頗爲吝嗇的樣子。

「不會很多的，」她嫵媚地微笑着：「這是一個本地人也負担得起的價錢，當然你也負担得起的，是嗎？」

「好吧！」司馬洛點頭答應她。

於是他付了錢，果然數目不大，是本地人都負担得起的。然後，她便與司馬洛一起把臂離開了那舞廳。司馬洛截停了一部經過的士，和她一起上了車，然後他嘆口氣，在椅背上一靠：「好了，現在，我是完全交由你擺佈的了，桑妮！」

「你不會後悔的，」桑妮說着輕揑了一下他的大腿，「我可以保證。」

「我們現在又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道。

桑妮告訴了司機一個地址，那部的士便直向郊區駛去，桑妮一直挨在司馬洛的身上，而她身上透出來的那股香氣則一直使司馬洛心旌搖搖。比較經驗淺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會迷得不知人間何世的，但在司馬洛祇記着一個原則，就能保持清醒了，這個原則就是，沒有人會無故獻殷勤的。在未清楚對方的目的之前，他絕對不能放下心來。

的士終於停住了，停在一座破落的花園住宅之外。是那種拉丁式的花園住宅，屋前有一座白色的葡萄架。在新的時候，這座住宅是很幽雅的，但是現在巳經年久失修了，屋中沒有燈光。

「這是什麼地方呢？」司馬洛驚訝地看着桑妮問道。

「這裏就是天堂，」桑妮拉着他下車，一面說：「付車錢吧。」

司馬洛跟着她下車，付了車錢，然後車子離開走了，司馬洛不大放心地皺着眉頭：「這裏看來是交通不大方便的地方，我們一會兒坐什麼車子回去呢？」

「我們今天晚上不會離開了！」桑妮又緊緊地摟着他，「你担心什麼呢？」

司馬洛做出陶醉的表情，跟着桑妮進屋，桑妮開了燈，出乎意料之外，屋中是收拾得很整齊的，那些傢俬雖不很新，但是清潔，保養得很好，桑妮帶領司馬洛進入睡房，在房中間轉了一個身，就像時裝表演舞台上的模特兒似的，她說：「你覺得這個地方怎樣？」

「還好。」司馬洛說，「還好，有冷氣設備嗎？」

「沒有，」桑妮說，「但這裏是山區，晚上很清涼，不需要冷氣的！」事實上，他們此時亦果然巳不覺得那麼熱了，她的兩手由他的肩滑到他的胸膛上，又沿着他的胸膛撫下去。「你是不是要先洗一個澡呢？」

「非要不可，」司馬洛說，「這裏的天氣，我實在太不習慣。」

「這裏有兩間浴室，」桑妮說，「我們每人用一間吧！」

司馬洛又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不免感到心動了。她很美麗，一個正在盛放之年的拉丁式美人，吸引力與莉娜相比也並無不及之處，也許因爲她是拉丁人的關係。拉丁人是特別熱情的，至少看來是如此。她就像是特別爲了取悅男人而存在的。

他們分開來各自進入了一間浴室，司馬洛小心地脫下衣服，用外衣把他的槍袋裹住了，然後才踏進浴缸。他匆匆忙忙地洗，因爲任何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都是很急色的，他不能太慢條斯理而引起桑妮的疑心。

他雖然花了不少時間洗這個澡，桑妮却是比他還要快。當他出來的時候，桑妮巳經躺在床上了。她身上並沒有別的衣服，祇有一件簡直完全透明的紅色輕紗睡衣，在腿縫間夾着幾層積聚起來，就遮住了那個最重要的部份了。就像夜總會裏上演的節目一樣，很香艷，極富誘惑性。

司馬洛自己的身上也並沒有穿很多，

祇是一條內褲，衣服就包裹着他的槍。他把衣服連同槍袋在椅子上放下來，深吸一口氣。那條又短又窄的內褲並不能遮蓋住他的男性反應，他對這個女人眞感興趣，假如她眞是打算與他做她所暗示的事情，那倒是眞不錯的。她的腿子張開了一點，對他招招手，說：「來吧。」

司馬洛趨步上前，來到床邊，一隻手放在她的大腿上，那皮膚是柔滑與彈性豐富的。上面好像有電流。

也許他的手也像是有電流一樣吧，觸到她的身上就使她不能自制，她就像一隻八爪魚似的，把他緊緊纏住了，淺淺地吃笑着，迎接着他的愛撫。而隨即，司馬洛身上僅有的一件衣服也除去了。

「唔，你算是個巨人！」桑妮說。她這話也許並不算是白拍馬屁的，司馬洛在這一點上的確稱得上是一個巨人。

司馬洛的手也無所不至地在她的身上游移着，看來享受得很寫意。

但是他並沒有鬆弛下來，他一面注意到她的眼睛不時望向門口，於是他知道不久就會有一些不速之客來臨的。

果然，當他正要與她作最直接的接觸時，門便砰然一聲，給撞開了。桑妮尖叫着滾開。司馬洛跳了起來，忙抓起那堆衣服，遮掩着自己的身子。

進來的是兩個很年輕的拉丁人，大概是兩個本地的飛仔之類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地發覺他們祇是每人拿着一把刀子而巳，刀子他是不怕的。

「好了，小子，不要動，」其中一個猙獰地道：「我的好妻子，我還以爲你是對我忠心的呢。」

他的演技一點也不好，一看就知道他並非眞的憤怒，不過刀子是在他的手中，演得好不好也沒關係了。

司馬洛吶吶地問：「她——是你的太太？」他這一句話是爲了方便對方繼續下一句的台辭。

「我——我——要殺死你！」那個青年的刀子向司馬洛遞過來，「你侮辱我的妻子！」

「不要，湯美，不要，」床上的桑妮哀求地叫起來。她的表演反而好得多了，倒很有逼眞之感。「我們有事，可以慢慢商量的！」

「嗯！」司馬洛說，「最好還是不要動粗，我們有事，可以慢慢商量的！」

「朋友，你是一個懂事的人！」另一個青年急不及待地提出，「祇要你肯出錢，這件事是很容易解決的。」

「錢不是一個大問題，」司馬洛說，「但讓我先穿上褲子好嗎？光着身子的時候，我是不大會說話的！」

「穿上褲子吧，」扮演丈夫的一個仍然保持着那毫不逼眞的怒容，似乎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改變態度，「有什麼要說的最好快點說，然後就讓我送你進地獄去。」

司馬洛小心地從那堆衣服中抽出褲子來，穿上了，再把裹在外衣中間的槍連同槍袋放下來，然後轉向那個丈夫：「你的刀子是眞的嗎？朋友？」

這一次，那傢伙是眞正憤怒起來了。

「小子，你想試試嗎？」

他的刀子遞前一點，司馬洛的手掌便一劈下去，快得就像閃電一樣。這人還沒有機會知道發生了什麼，刀子就脫手飛去了，而跟着，司馬洛的一隻拳頭擊在他的牙床上。那人痛得尖叫一聲，整個離地飛起，撞在牆壁上，馬上就暈去了，軟軟地倒下來。另一個吃了一驚，忙揮動刀子向司馬洛衝過來。

但，這一個除了體格粗壯，頗有一些氣力之外，却是完全不諳技擊的。所以司馬洛可以很輕鬆地加以對付。刀子來到，他祇是輕鬆地一推推開，使它在身子的旁邊擦過，然後一拳擊過去。

這人也是牙床上着了一拳，又是整個人離地飛起，再跌到地上的時候巳經暈過去了。司馬洛轉過去看看床上的桑妮。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人呆在那裏有如一尊石像。事情的發展顯然大出她意料之外。

司馬洛冷笑：「不要動，小姐，不然我會把你殺掉的！」

桑妮眞的不動了。司馬洛拾起一把刀，從衣櫃裏找到了一張床單，割開成爲一條一條布條，權充繩子，把那二個飛仔都縛起來了。

「這眞是你的丈夫嗎？」司馬洛問桑妮。

「不——不是，」桑妮吶吶着，「當然不是，你知道的！」現在她明白司馬洛是一個大行家了，而他們向司馬洛勒索，實在是錯誤之舉。

「那很好，」司馬洛吃吃笑，臉上露出猙獰的表情，「因爲我有一個習慣，就是不碰有丈夫的女人。」

「你——你想幹什麼？」桑妮翻起眼睛看着他，非常恐懼的，用兩手緊緊攬着身子，兩腿也交疊着，就像忽然因爲自己的裸露而感到羞恥了。

「幹什麼？」司馬洛微笑，「當然是完成你帶我來做的那件事了。」他又踏步上前，在床邊坐下，一隻手搭在她的大腿上。

「不，不要！」她連忙退縮，縮到床的最遠的一角落，就像她是從未給他碰觸過似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用手攬着她的腰，把她再拉近一點：「你想等他們醒過來之後看着嗎？」

「不，不要！」她抗議着。但是身子也不得不放鬆了。

司馬洛又解除了剛剛披上的那件衣物，在她的前面跪下。她的腿被他用膝逼開了。

「不要——」她仍然抗議着，但司馬洛仍然向前移動，壓逼着她。他的雄勁使她無法抗拒了。

而且他漸漸發覺她也並不是眞的想抗拒，因爲她的生理上也是有所反應的。這種反應就是……

忽然，她「噢！」一聲，因爲他們現在是完全貼緊了。那豐滿的充實的感覺使她不由自主地緊緊把司馬洛抱着。

司馬洛開始動了，對她毫不留情，因爲他不高興她這樣對他，而且也想在那二個小子醒過來之前完事。他的動作愈來愈快，使她婉轉哀啼，不過那不是痛苦，只是高度的快樂，快樂到吃不消吧了。

不過只經過了十分鐘，他們便結束了

。她在一陣痙攣中縮成一球，好像暈死過去了似的。

但是司馬洛並沒有安慰地擁着她，祇是很突然地離開。

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說乃是一種懲罰，懲罰她把他引導進一個陷阱？這種事情，她一定已經幹過不少了。

十五分鐘之後，在司馬洛慢條斯理地穿回衣服，看着桑妮。她却不願意動。也許他這種懲罰反而令她覺得是享受了。

司馬洛穿好了衣服的時候，地上那二個小子也開始發出呻吟聲了。這表示他們是不久就會醒過來的。這些呻吟聲使桑妮驚覺了。

雖然還是不願意動，也不得不匆匆地爬起身，穿上衣服。其實兩個人都需要洗一個澡，但是兩個人都沒有這種心情。

司馬洛點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對桑妮微笑：「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桑妮瞪他一眼，却不是完全充滿恨意。女人是很奇怪的，對於一個能使她快樂的男人，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恨得太深，她嘆一口氣：「你眞强壯！」

「捧我你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正經的事，桑妮？你想不想我送你們上警局？」

「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的呀！」

桑妮聳聳肩。

司馬洛祇是格格地笑起來。

「我聽說妳是勒索專家，桑妮，」司馬洛說，「我聽說除此之外你也拍些照片之類的。」

桑妮這一次是痛恨地瞪着他了。「你是一個警探！」她咆哮道。

像許多犯罪的人一樣，她對警探也是毫無好感的。

「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我祇是一個偵探，有一位客人托我找回一些底片，就是這樣簡單的事，而我這位客人又是打算付錢的。」

桑妮咬着下唇看着他：「那不是解決問題了嗎？怕祇怕客人不肯付錢！」

「你認識一個叫華理德的人，是不？」司馬洛又問道。

桑妮點頭。現在她知道她是不能否認什麼的了。她知道她是遇上了一個手段比她高强得多的人。

「華理德不肯一次過把底片出賣，」司馬洛說，「而我的當事人又不喜歡自己給當作一隻母牛般的，長期擠奶。問題就是在這裏了！」

「你是願意出錢的？」桑妮看一眼地上的二個青年同黨。

「是的，」司馬洛說，「我並不打算把底片搶回來！反正錢是我的當事人出的吧了！」

桑妮再看看她那二個同伴，站起來，說：「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談談吧！」

他們出了外面的廳中，在沙發上坐下來。

桑妮問司馬洛要了一根香烟，深深地抽吸着，臉上充滿煩惱之色。她終於說：「你一定是指蘇菲那些照片了。」蘇菲就是蘭茜的姊姊。

司馬洛點頭：「正是，我也很高興你如此坦白，桑妮！這樣，我們的麻煩是大大減少了。」

「我很抱歉，」桑妮痛苦地說，「這件事我眞的很抱歉！蘇菲是我的老朋友，我本來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是華理德說他很喜歡這個女人，想看到她脫下衣服時的樣子。他答應不會碰她的，祇是看，我才替他想辦法的！我也祇是一時任性吧了。總之，他果然是沒有碰，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拍照片！我——我這個人一壞就壞得太厲害，我很後悔，我不應該這樣對一位朋友，而現在後悔已經遲了！」

「你的意思是你並沒有參加敲詐嗎？」司馬洛問。

「我沒有！」桑妮仍然慚愧地低着頭，「我不會這樣對朋友的。總之，我看不到他拍照，他用的一定是小型相機，看不見的。後來他給我看那些照片的時候我才知道。」

「現在照片中的主角是願意出錢的，」司馬洛說，「你亦知道她是出得起錢的，你有能力賺這錢嗎？」

桑妮看着他，遲疑着：「你想出多少錢呢？」

「你想要多少錢？」司馬洛問。

桑妮有點忸怩的：「本來，既然這全都是我的錯，我是不應該開口要錢的，不過，這件工作對我的危險性很大……」

「你想要多少錢，你說出來好了！」司馬洛大方地問她。

桑妮再遲疑了一下，說了一個數目。一個不小的數目，不過在司馬洛是付得起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給你這錢好了。你打算怎樣進行呢？桑妮？」

「把那些底片偸出來好了，」桑妮說，「我知道他放在什麼地方的。」

「那眞好，」司馬洛吃吃笑着，「今天晚上可以進行嗎？」

桑妮不大肯定地皺着眉頭，說：「現在？」

「愈早就愈好，」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最好就是不浪費時間。」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呢？」桑妮問道。

「你不必找我，」司馬洛說，「我們一起去好了。做成功之後，我把錢交給你，我們分手，就是這麼簡單了！」他取出一捲鈔票來，抽出兩張，遞給桑妮：「這是用以增加你的信心的！」

「好吧！」桑妮點着頭，接過了司馬洛遞過來的鈔票，「但，你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有參加這件事，不然，華理德會殺死我的！」

「這是當然的，」司馬洛說，「這是職業道德嘛。你這裏有沒有車子？」

「我用不着車子的，」桑妮說，「我們從水路去。」

「你那兩位年青的朋友呢？」司馬洛問。

「他們不過是吸我的血，」桑妮說，「他們不會帮我的忙，而我也不會告訴他們什麼的。我現在是在你的脅逼之下。你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就要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

桑妮領着司馬洛離開那間屋子，穿過

樹林，走了一段小路，便來到了沙灘上。那裏原來有一座小碼頭，繫着一艘小艇的。桑妮領着司馬洛登上了那艘小艇，由司馬洛担任划艇。

小艇滑過那平靜如鏡的海面，向海面的對岸進發。

「華理德是常常做這種事情的嗎？」司馬洛問，「用照片向人勒索？」

「祇要是能賺大錢的事情他就做！」桑妮說：「他手上同樣的戶口也不少！」

「恨他的人一定很多了，」司馬洛說，「不過也很難講，要賺大錢而沒有敵人，那才不容易呢！」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在海灣的對面，那裏另外有一間屋子。桑妮告訴司馬洛，這間屋子是屬於華理德的，不過華理德却不住在這屋子裏。照她所知，華理德這屋子主要是用來儲放重要東西的。她相信那些底片就是在這屋裏，假如她能找到的話。

小艇在前進着的時候，桑妮一直在看着司馬洛，帶着欣賞的眼光。也許這是因爲他給她的印象太好了吧。

小艇到了對岸，司馬洛在另一座小碼頭的旁邊靠住了，收起了船槳，和桑妮一起上岸。他們走過了一段林間的小路，便到達了另一間屋子，與桑妮那一間差不多的。屋裏是一片漆黑。

「我進去吧。」桑妮說。

「我們怎麼知道華理德不在屋裏呢？」司馬洛問道。

「很簡單，」桑妮說，「他的車子不在這裏，他總要用交通工具的，假如他的人在，他的車子應該也在了！」

「這倒是很有道理的，」司馬洛拍拍她的肩，「那麼我們進去吧！」

於是他們進入了那屋子的花園裏，屋中是完全沒有燈光的，他們來到正門，司馬洛取出一根短短的鐵絲來，插進匙孔裏，挑動了一番，「格搭」一聲，門便開了。他們踏入屋內，第一件事就是走遍全屋，看清楚屋中是否有人在着。

屋中是一個人也沒有的。

最後，他們又回到廳中了。

「眞有趣，」司馬洛吃吃笑着，「這樣大一間屋子，而底片祇是那麼小小的幾片，可以收藏在任何地方的。」

桑妮遲疑了一下，終於說：「司馬洛，你懂得開保險箱嗎？」

「一般保險箱應該難不倒我的！」司馬洛說，「除非是很特殊的保險箱，你心目中有哪一隻險保箱是需要開的嗎？」

「華理德有一隻保險箱在睡房裏的，」桑妮說，「進來吧！」她領着司馬洛進入了睡房之內，走到床邊，跪在床上，掀起了掛在牆壁上的一幅油畫，便露出了一隻入牆保險箱的圓形的門。她說：「你可以先試試這裏的！」

司馬洛也跪到床上去，看看那保險箱門，但是太黑暗了，看不清楚，祇能用手去摸索，他說道：「桑妮，既然你是這樣熟悉屋子裏的情形，請你找一隻電筒來好嗎？」

「開燈不可以嗎？」桑妮問。

「我有一種習慣，」司馬洛說，「就是在未得別人同意之前進入他人的屋子，我是從不開燈的。因爲燈光可以從遠遠看見。假如主人回家，也是遠遠就可以看見了。」

「好吧，」桑妮點點頭，她離開了房間，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了一會，回來時巳經帶回來了一隻手電筒了。

她把手電筒交給司馬洛，司馬洛開亮了，向牆壁上照射着，看清楚了那保險箱的構造，發覺那不過是一隻相當普通的號碼保險箱，而且藏在壁畫後面，這也是很舊式的掩護手法了。不過，用以對付普通的竊賊，這則是仍然有效的。

「能把它弄開嗎？」桑妮問。

「沒有什麼困難，」司馬洛說，「不過却需要一點時間，我看大約要花兩個鐘頭吧。」

「我們有兩個鐘頭。」桑妮說。

於是司馬洛便動手了，他找來了一隻高脚的玻璃酒杯，蓋在保險箱門的鋼板上耳朵則貼着杯脚，然後慢慢扭動號碼盤。

號碼鎖內的齒輪的轉動聲，都被酒杯所擴大，而相當清楚地傳進他的耳朵裏了。這之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神去作心算，記憶着齒輪跳動的聲調。假如他扭對了號碼，齒輪跳動的聲音是會不同的。

他的推算也果然是十分準確的，差不多在正正二個鐘頭之後，「格搭」一聲，那鎖便開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而桑妮第五次用手巾替他抹去臉上的汗。

「我希望我們沒有找錯地方。」司馬洛說。

「看看就知道了，」桑妮急不及待地伸手進保險箱內，把裏面的東西取出來。她一拿就拿着了他們所要的東西——一隻黃色的紙皮盒，用以盛載攝影菲林的那一種。

「我們看看這個吧，」桑妮說着把那紙盒交給他。

司馬洛接過來，走到寫字桌的前面，那裏就有一隻照幻燈片用的幻燈，很方便。司馬洛就在那桌子前面坐下，打開紙盒，把盒中的底片一張一張取出來，放進幻燈機內。

那紙盒裏裝着的底片大約有二十張，全部都是那種不適宜公開的照片，有些是單人，有些是雙人的，單人的多數都是女人，那些不着一縷，而姿勢很不雅的照片，假如司馬洛自己給拍了這種照片，他也會考慮出一個相當的價錢去買回來的，更不用說被拍照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有身份的女人了。

司馬洛吃吃笑：「這許多長期戶口，華理德的收入一定很不錯。」

「這是很危險的生意，」桑妮說，「假如是我，我就寧可在遊客的身上打主意了。一次過，沒有後患！」

「也不見得是沒有後患的，」司馬洛笑起來，「這一次，你碰到了我，不就是後患無窮了嗎？」

「我碰到你算是幸運了！」桑妮狡猾地微笑着。

「但是，」司馬洛說，「這些是底片，人的模樣是看不清楚的。你能告訴我誰是誰嗎？」

「讓我們再找一找吧！」桑妮說。

她再向保險箱的裏面找一找，再找出來了一隻紙皮盒子。這隻盒子裏面裝着的

都是一批照片。她說：「這個比較容易看一點了！」

司馬洛拿過來看看。的確是容易看一點。因爲這些照片就是用那些底片晒出來的，要知道誰是誰，祇要看看照片，對對底片就行了。

桑妮替司馬洛在那些照片之中揀出了五張，都是同一個女人的，躺在床上，一絲不掛。她的姿勢可以說是門戶大張，而且兩膝屈曲着，所以最機密的地方也沒有什麼保留了。

五張照片分成三個角度，一個角度是從脚底的方向拍過去的，一個則是從正面拍攝，而第三個則是從臉部的一頭向下拍的。照片中人的臉酷肖蘭茜，所以司馬洛一看就知道是誰了。他吹一聲口哨：「很美麗的女人，可惜拍照片的人却是完全沒有美感的！」

「假如有美感，」桑妮說，「就會有人願意付錢贖回來了！」

司馬洛把那些照片全部拿在手中，細細地鑑賞了一番，微笑：「我有點同情華理德，這是一個值得任何男人垂涎的女人，不過他的手段却是不值得同情了！」

他找出了這幾張照片的底片，把照片連同底片放進自己的袋裏，滿足地嘆了一口氣，說：「好了，現在我的任務巳經完成了，沒有這些底片，華理德就不能够再痲煩我的當事人了。」

「我的錢呢？」桑妮問。

「我身邊沒有這許多錢，」司馬洛說，「但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不過，在開支票之前，我還要你替我做點工作！」

他拿起其餘的照片：「告訴我這些是什麼人吧！無疑地，這些照片中的都是相當有地位和面子的人，但我想知道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究竟是多麼有地位，多麼有面子！」

桑妮懷疑地看着他：「你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司馬洛微笑：「不要問吧，桑妮，你做你的工作好了！」

桑妮祇好把那些照片中人的身份和名字一一告訴司馬洛。當然她也不是全部認得的，不過她認得的她就說出來。

司馬洛考慮了一番，終於從其中揀出了二張來，遞到桑妮的臉前，說：「這三對男女，其中的男士，都不是善男信女，對嗎？」

「是的，」桑妮點頭，「華理德向他們開刀，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也許他們不知道是誰在敲詐他們，」司馬洛微笑，「也許他們知道而敢怒不敢言，但假設他們知道是華理德，而他們得回了這些底片，你以爲他們會對華理德怎樣呢？」

桑妮抖一抖：「他們會把華理德殺掉的，即使華理德這樣本事大也不能逃得掉！他們都是很兇的人！」

司馬洛點點頭：「那很好！」他把這三組照片及三張底片都放進自己的衣袋。

「你——」桑妮恐懼地看着他，「不是要把華理德置諸死地吧？」

「當然不，」司馬洛吃吃笑着，「我又不是一個兇殘的人，我不過是想華理德聽我指揮，如此而已。」

「爲什麼？」桑妮迷惑地看着他。

「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司馬洛說着，就從袋裏掏出支票簿來。

他開了一張支票交給她，說：「這裏就是你的酬勞。」

桑妮接過了，迷惘地看着他：「我們——就這樣分手了？」

「是的，」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就這樣分手，今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我們——不會再見面了？」桑妮問着，顯得有點依依不捨的，雖然司馬洛則不大清楚她捨不得的是什麼。

「我們還是不要再見面的好，」司馬洛說，「難道你想華理德查出你，而把你殺掉嗎？」

× × ×

當司馬洛到達蘭茜所住的酒店時，時間巳經不早了，酒店的掌櫃對他的出現表示懷疑，不相信樓上房中的蘭茜會接見他，因爲這個時間，即使是最不規矩的女人，該也巳經上了床了。但是掌櫃還是不得不循例打個電話上去問問蘭茜。蘭茜馬上答應接見，這使那掌櫃頗感詫異。司馬洛對他作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便乘搭升降機上樓去了。

當蘭茜開門時，她身上是穿着一套相當暴露的睡袍，並不是說這件睡袍遮着的地方很少。事實上這件睡袍很長，袖子長，身也長，暴露的地方是由於它是用很薄的料子縫成的，是薄紗的質地，並沒有任何遮蔽作用，看上去，跟沒有穿差不多。事實上比較沒有穿更動人了。

因爲假如皮膚上有任何缺點的話，隔着薄紗，是很難看得出來的。司馬洛知道她的皮膚是並無缺點的，她在下面穿着一套深藍色的乳罩和三角褲，使她的皮膚顯得更白。

司馬洛的灼灼目光使她的臉上泛起紅霞。「司馬洛先生，」她說，「我還以爲你是一位君子呢！」

「我是一位君子，」司馬洛說，「而且，我還是一位忠實的君子。假如對你表示不感興趣的話，那麼，我就是虛僞的君子了！」

「也許我該換一件衣服！」她說。

「這是我不希望發生的事，」司馬洛說，「不過當然，我是無權制止你的！」

她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希望你有好消息告訴我！」

「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司馬洛說着，掏出一隻信封，丟在小几上。

蘭茜拿起信封，看看裏面的東西，那當然就是司馬洛從華理德的屋子裏找到的那份底片和照片了。蘭茜一看，臉就脹成了紫紅色。她吶吶着：「你——你看過這些照片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沒有看過，我怎能决定這些眞東西還是假東西？你跟你的姐姐倒是很相像的。」

蘭茜起來，拿起手袋，把照片及底片放進去了，又取出支票簿來，寫了一張支票，交給司馬洛說：「我們的交易完成得眞快！」

司馬洛接了支票，說：「謝謝你，但我贊成你馬上就把照片和底片毀掉，假如再落入別人的手中，就未必這麼容易找得

回來了！」

蘭茜想一想，覺得也是道理，便再把信封從手袋裏取出來。司馬洛巳掏出打火機，打着了火遞上前，他們就在烟灰盅裏燃着了照片和底片，看着它們同時化爲了灰燼。

「同時，」司馬洛說，「我也贊成你快點離開這裏。你實在沒有必要逗留下去的，是不是？」

「這是眞的，」蘭茜說，「我看我應該馬上就去訂飛機票。」她果然馬上打了電話。

這裏要訂飛機票，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

她放下了電話，司馬洛說：「離開了這裏，你就一切煩惱都結束了，我可以保證，華理德以後都不會再有空去痲煩你們了！」

蘭茜凝視着司馬洛：「我——眞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

「你不是巳經給了我一張支票了嗎？」司馬洛微笑道。

蘭茜突然上前，輕輕擁着他，在他的臉上一吻。司馬洛嗅到那古龍水混和着微汗的香氣，便不由自主地把她擁緊了，而一隻手伸到她的睡袍之下，而且找到了她的咀唇。

一時之間，她祇是定在那裏。但是隨即，在他的手還未能達到什麼重要地方之前，她便堅决地把他推開了。

「不，」她低聲說，「不要這樣，司馬洛先生，請留給我一個好印象吧！」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對不起，不過，你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事實上他並不是一個鐵人，在同一天之內，他不能征服太多。

「現在，你走吧！」蘭茜嚴肅但是並不惱怒地說：「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不是那種女人！」

司馬洛輕輕在她的臉上再吻了一下，這一次是很溫柔，很斯文的。然後，他便與她分手了，離開了她的酒店。

× × ×

莉娜則在差不多天亮的時候才回到她的酒店，顯然那個舞會是結束得很晚的。第一件事，她就是過來找司馬洛。她甚至等不及洗一個澡了。司馬洛這時則正在浴室裏忙着，緊關着浴室的門。

「唏！」莉娜叫道，「你在幹什麼？我想用你的浴室！」

「我在沖晒照片，」司馬洛叫道，「爲什麼你不用你自己的呢？」

「因爲我想念你！」莉娜也回叫道，「我急於見你！」

「等一等吧！」司馬洛叫着。

大約五分鐘之後，他才從浴室裏走出來。

她巳經躺在他的床上，全部衣服都整齊地疊在床邊的椅子上。「天！眞熱。」她嘆着氣，身上還是閃閃着汗珠。

司馬洛把兩張還濕的照片在她的臉前一揚：「看看這個！」

莉娜接過來看看。那是兩張放大了的照片，當然是根據司馬洛找到的那些底片而放大的。莉娜的眼睛瞪大了一點：「唔，原來你對這些也有興趣，但，現在時間似乎不大適合吧？」

司馬洛微笑：「又有興趣，又有用處。寓工作於娛樂，還有比這更寫意的事情嗎？」

「甚麼意思有用處？」莉娜問。

「看來我是碰到了你的同行了，」司馬洛說，「意思是事情發展得意外地順利！」他說着把經過情形告訴了莉娜。

莉娜哈哈大笑起來：「幹得眞妙！」

「你打算用這些來控制華理德了，是不是？」她跟着又問。

「不錯，」司馬洛說，「你能想到更好的辦法嗎？」

「可憐的華理德，」莉娜嘆口氣，「他這一次是眞正的破產了。」

「在那個要人晚會上，」司馬洛問，「你又有些什麼收穫呢？」

莉娜聳聳肩：「討厭的舞會！單身男人都圍着我，但主人對我很好感，他巳經答應，假如我討厭什麼的人，他隨時可以替我把這個人抓起來，放進黑獄裏！」

「他們這裏人就是用這種事情來博取女人的歡心的？」司馬洛搖頭嘆了口氣。

「他們是在這種環境之中長大起來的，」莉娜說，「這種事情，他們認爲是習慣了。」

「那麼，」司馬洛微笑着，「也許，當然討厭某一個人的時候，我是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了，是不是？」

「你祇要開口就行！」莉娜說，「唔，你說那位貴婦很美麗，和我比較起來又如何呢？」她的手在自己的身子上輕輕一撫。

「手中一隻鳥，勝過樹上的十隻鳥，」司馬洛說，「這話是誰說的？我可以得到的女人，當然勝過那些不可能得到的女人了！」他看着她，「爲什麼你不去洗一個澡呢？」

「事後再洗不可以嗎？」莉娜問。

司馬洛有點抱歉地微笑着：「莉娜，我並不是個超人，在過去的十幾個鐘頭之內，我巳經爲你們異性努力過不少次了，讓我有機會休息一下好不好？我還要辦事的！」

「好吧，」莉娜說，「那我去洗個澡好了——回到我自己的房間去！」

× × ×

當司馬洛把那些照片向華理德出示的時候，華理德的臉也青了。這是在三天之後。司馬洛特別給他三天時間，讓他發現底片失踪，並讓他有時間受到恐懼的威脅，然後，司馬洛就在那間酒巴裏找到了華理德，在華理德的面前放下了那張照片。

「你是誰？」華理德恐懼地看着他。

「我的名字是司馬洛，我是一個不容易殺死的人，而且，你最好也不要企圖殺死我，因爲假如我死了，這些底片就會寄還給主角！」

華理德的手發抖着，把酒杯捏得很緊，憤怒與恐懼交集着。「你想要什麼？」

「情報，」司馬洛說，「我和你並沒有仇怨，你乖乖地供應情報，我是不會和你爲難的，華理德。」

「你想知道什麼？」華理德忍辱問。

「可以找一個好一點的談話地方嗎？」司馬洛問。

「這裏够好了，」華理德說，「沒有人敢偷聽我說話的！」

「好的，」司馬洛說，「我要找到羅其。」

華理德的臉色更青了。他再打量一遍司馬洛，似乎還是第一次看見他。

「你究竟是什麼人？」華理德問。

「我是誰實在沒有什麼關係的，」司馬洛微笑，「反正那些底片是在我的手裏，你總之是要服從我的了！」

「我警告你！」華理德咆哮地道，「這是危險的玩意，很危險！」

「並不比你的遊戲危險。」司馬洛指出。

華理德繼續玩弄着杯子凝視着桌子上的中央，就像司馬洛是不存在似的。但他的面部表情是兇狠，交織着恐懼和憎恨。

「我知道你一定很不高與有人向你威脅，」司馬洛繼續游說，「事實上，被勒索的人，是充滿憎恨的。假如讓他有機會反撲的話，他一定會用最惡毒的手段去對付那勒索者，這正是被勒索的那些人的那種心情，假如他們得回了那些底片的話，他們就會用最惡毒的手段對付你了。而，他們惡毒起來是會很惡毒的，因爲他們有錢，又有勢力——」

「媽的，閉咀！」華理德暴躁地叫起來，把杯子向桌子一摔，差點摔碎了。跟着他又壓低聲音，神秘地說：「羅其已經到了卡當尼亞了！」

「我知道這一點，」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的祇是，他到了卡當尼亞的什麼部份？」

「我不知道，」華理德聳聳肩，「我把他交給他們之後就算了，以後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想去管！」

「你把他交到哪裏呢？」司馬洛問，「交給了誰？有了綫索，我可以自己繼續查下去。」

華理德又考慮了一下，但他仍然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他祇好再告訴司馬洛，他是把羅其送到了卡當尼亞的歷斯港。那是在卡當尼亞東部的一個小小的港口。他在那裏把羅其押到了一個地址，交給了那裏看守屋子的一個人，就是這樣了。

「以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華理德顯得相當誠懇地說，「這是眞的，這在他們是一件最高機密的事情，他們也絕對不會肯讓我知道得太多的。」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點點頭：「好吧，華理德，我相信你！」

「現在，」華理德說，「你可以把底片還給我了吧？」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還不能肯定你是已經講了眞話。而且，你也可能向卡當尼亞方面告密的，說不定我一踏入境內，就會給抓起來了。」

「不，我不會告密的，」華理德運忙說，「我可以保證！」

「口頭的保證沒有用處，」司馬洛微笑着，「那些底片才是最好的保證！」

「假如你有了意外呢？」華理德的額上滿是汗，「假如他們殺了你呢？假如你在那裏的任務失敗了呢？」

「那你得爲我祈禱，望我不要出事了，」司馬洛說，「因爲我一死掉，那些底片就會有人替我寄給原主！」

華理德額上那些滿佈的汗珠當然不會是假的。他咆哮道：「媽的！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司馬洛比較放心一點了，他相信他用這些底片對華理德所作的威脅果然是有效的，不然的話華理德就不會這麼着急了。

「沒有別的辦法了，」司馬洛說，「你祇能够爲我祈禱！」

「你究竟要去幹什麼？」華理德問，「去把羅其搶回來嗎？」

司馬洛點點頭：「差不多是這樣！」

華理德沉默了一會，然後抬起眼睛，怒恨地瞪着司馬洛：「我眞想殺死你，媽的！可惜我不能，所以我祇好跟你合作了，你一定用得着多一位助手的！」

「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意思就是我帮你的忙，」華理德說，「我跟你一起走，快點解決了這件事情，這樣，至少我可以保護你，而假如你死掉的話，我也陪你好了！」

司馬洛上下打量着他：「你保護我？你有些什麼本領呢？」

「我有些什麼本領？」華理德揮動着拳頭：「一架飛機也能刧回來，你問我有什麼本領？」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唔，對了，我的確用得着你這樣一位帮手！」

「當然我是要有代價。」華理德說。

「你還要跟我講代價？」司馬洛皺眉道。

「媽的，」華理德叫道：「我替你工作，你不能不付代價的。」

「你要多少錢呢？」司馬洛問。

華理德說了一個近乎天文數字的數目，不過以當地的幣值來說，却不算是一個太大的數目，就像日幣一樣，動輒以千計算，但一千元並不多。司馬洛算了一算，覺得這也還不算是一個不合理的價錢。

於是司馬洛點頭：「很好，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這件事情的一切都由我做主，你要聽我的指揮，你祇能够以助手的身份參加。」

華理德輕蔑地一歪咀：「你有資格做主？」

「當然有，」司馬洛說，「你現在已經受着我的威脅了，難道這還不算是證明嗎？」

「你祇證明了你是一流的小偷而已，」華理德說，「我不高與讓一個小偷指揮我，一個人要指揮我，就得先使我心服口服。」

「暴力並不是最重要的條件，」司馬洛搖搖頭嘆一口氣，「不過你一定要證明，我就給你證明好了。讓我們找一個靜一點的地方。」

× × ×

司馬洛讓華理德開車把他載到了僻靜的郊外，華理德把車子轉進一片草地上。

「這是一個好地方，」華理德說，「很少人經過，沒有人會干涉到我們在這裏做任何事情的！」

司馬洛看看周圍，形勢的確是一如華理德所講的。他看看華理德，問道：「你身上有槍嗎？」

「有，」華理德說，「你想槍戰？」

「不，」司馬洛說，「我的身上也有一把槍。我在想，我們還是把槍留下來好些，脾氣不好的時候，一開槍就有一個人送命了。我不想失去你，你更不能失去我，是不是？」

他自己首先把槍取出來，放進了車子的雜物架之中，華理德遲疑一下，只好也從腰間拔出槍來，和司馬洛的槍放在一起，此外，他並且還交出一把鋒利童軍刀。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下車吧！」

他也是首先推門下車，還沒有站定，華理德就通過座位之上向他撲過來，把他攔腰抱住。司馬洛給他一下子就撞得跌倒在草地上了。華理德則落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肚子上重重地一壓，這一壓使得司馬洛肚內的空氣都給逼出來了，一時全身都痲痺了。

華理德的兩隻拳頭合併，舉高，向司馬洛擊下來，他要司馬洛證明的事情就是司馬洛打不打得過他。在華理德的心目中，祇有能打倒他的人才有資格指揮他的。

司馬洛正在深深吸入一口氣，以加速神經的復原，然後在最後一刹那間扭側身子，華理德的拳便擊在他頭邊的草地上。司馬洛的右拳橫掃出去，擊中了華理德的左邊牙床。

華理德尖叫一聲，整個人飛起來，離開了司馬洛的身子，跌在地上。

司馬洛跳起來時，華理德也早已爬了起身，現在，他正直衝過來，頭部先行，顯然是要用他的頭顱作武器，去撞司馬洛的腹部，但司馬洛有很充裕的時間應付這一下攻擊，他只是把身子略側，提起右膝，向橫撞去，當華理德的頭到達時，也就剛剛好給司馬洛的膝撞中了。

這一次，則是司馬洛的估計錯誤了，他應該想到華理德既然用頭襲擊，那華理德的頭一定是有相當硬度的，司馬洛的膝撞過去，假如是普通人，可能就已經給撞得陷入半暈狀態了。但華理德却是不同的，華理德的頭硬得簡直像石頭一樣，司馬洛於是把他撞開了一點而沒有撞暈，而且自己的膝蓋更震得差點脫較。一聲尖叫從司馬洛的喉嚨間吐出來，而他的人也坐倒在地上了。華理德的衝勢仍未了，本來是撞向他腹部的頭現在便隆然一聲撞中了他的胸部。眼前金星亂冒，司馬洛要極力把持着自己的神智。

他不能讓自己陷入昏迷之中，否則的話，他就是敗下陣來，他一面又覺得肋骨上也着了一記，連忙順勢滾開，同時右脚盲目地向横掃出去。他猜華理德會跟着撲上前來，假如是這樣的話，華理德就會給他掃中了。

他果然猜對了，「拍！」一聲，華理德尖叫着，飛起來，重重地墮在草地上。

司馬洛坐起身，對他微笑：「這眞是充足的證據了嗎？華理德？」

華理德臉上的肌肉抽曲着。「不，這不算是證明，這祇是意外吧了。」他一跳上前，又向司馬洛進攻。這一次，司馬洛已經知道華理德的最佳武器就是頭部，於是他便決定，假如要折服華理德的話，首先要折服的就是華理德那堅硬的頭部，因此，現在，當華理德向他一拳擊過來的時候，他並沒有閃避，而是很迅速地用兩手接過這隻拳頭，而自己的身子則向後面倒下去，這樣，華理德給他拖動了，便不能不也跟着仆下去，仆到司馬洛的身上，但在他未仆到之前，司馬洛的腿子已經屈曲了，脚底剛好撐住了華理德的腹部，而發力一撐，華理德整個人飛了起來，向司馬洛的後面飛去，就像一隻人肉火箭似的，而司馬洛及時放手，讓他繼續飛行，司馬洛後面不遠的地方就是停着他們坐來的那部車子，華理德飛行之勢一時收不住，頭部便與車門相撞了。轟！車門的鋼板可能給撞得凹了下去，但是華理德的頭一定也不會太好受的。

司馬洛等着，果然，當華理德終於爬起身來的時候，已經是脚步浮浮，眼睛視物，也不能集中焦點了。

「現在算是充足的證明了嗎？」司馬洛問，這個問題實在也是挑戰性質多過息事的性質，而華理德也自然是不服氣的。

「不算！」華理德吼叫着，又向司馬洛衝過來了。他其實不應該再打的，由於他先已吃了眼前虧，他的戰鬥能力是已經打了一個折扣的了。

但他是一個暴躁的人，他不肯甘於受辱。

司馬洛輕易地向旁踏出一步，閃過了，華理德便又仆在草地上，這一次他起來得更慢了。「我看，我們還是停手吧！」司馬洛說。

華理德起來了一半，又跪下去了，似乎支持不住似的，休息了一下，他才再度爬起來，這一次速度却突然增加，迅雷不及掩耳的向司馬洛直衝過來，仍然是頭部先行，大概他認爲現在唯一足以制勝的武器便是祇剩下他的頭部了。

司馬洛也差點閃避不及，不過，在千鈞一髮之間，他總算閃開了，華理德沒有撞中他，祇是繼續向前衝去，又一次撞在車門上，這一次，那一撞之力使他實在支持不住了，他軟軟地滑倒在草地上。

停了兩秒鐘，華理德才能勉强提起精神，扶着車門站起身，但他却不是要轉向司馬洛，他祇是把手伸進車窗之內，他們的槍就是放在車中，雜物架的裏面。

華理德以發顫的手摸出了一把手槍，便轉向司馬洛，但是却找不到司馬洛，接着一隻手從下面擊上來，擊中他手腕，這隻手掌似乎硬得像鐵鎚一樣，華理德感到手腕骨也像碎裂了似的，一聲痛苦的尖叫吐出來，槍也脫手而飛。原來在他取槍的時候，司馬洛已到了他的身邊，蹲下來等着他了。跟着，司馬洛的拳頭又重擊在他的牙床上，使他整個人從車子的旁邊飛開跌在草地上，這之後，華理德便沒有什麼反抗能力了，他祇知道司馬洛的拳頭又一次擊中他的臉，使他陷入了半昏迷狀態。

他終於從昏暈中恢復過來的時候，是司馬洛把他搖醒的，他還在那草地上，車子的旁邊，他覺得咀角有濕濕的液體流下來，知道那是血了，眼睛的焦點再度集中，他看見司馬洛的臉很接近他，而臉上是一片猙獰的表情。

「華理德，你這傻瓜！」司馬洛吼道：「你剛才想用槍殺我，你知道嗎？」

華理德霎霎眼，他沒忘記。（未完）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十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與東方英往追宇文雷，但被免脫，南宮俊爲了應付未來艱鉅的重任，深感絕非自己所能肩負得來，逐帶同馬成，東方英及四童返回南宮世家，要將目前魔教入侵中原的形勢，向南宮夫人詳稟，商量應付之道，南宮俊返抵南宮世家，才知他祖母因爲傳統法規，設下二十四道關隘，要南宮俊一一通過，始才能正式成爲南宮世家主人，南宮俊參見過南宮老夫人後，也介紹馬成與東方英，南宮老夫人向他詢問東佛爲何偏偏會看上他而傳予武功，南宮俊答稱，因藝成後所負責任重大，他人不願負荷，而他則無法推辭——

單拳闖險隘　獨力破刀山

南宮雲鳳笑着點點頭道：「最後一句還像話，現在你總算接觸到對方了，是否覺得老和尚言過其甚呢？」

南宮俊道：「不！東佛沒有料到，事態發展的這麼嚴重，比他所想像的，嚴重好幾倍！」

南宮雲鳳道：「你一個人的力量壓制得了嗎？」

南宮俊搖頭道：「不行！東佛的預算不過是幾個人的問題，而現在却是幾個龐大而緊密的組織，以一人之力，絕難與之抗衡！」

南宮雲鳳又問道：「沒有你的帮忙，光是以我們南宮世家的力量，是否能消弭得了這場災刦呢？」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這個問題孫兒很難答覆，因爲我對南宮家的實力如何一點都不清楚！」

南宮雲鳳嘆了口氣道：「這才是我今天嚴格詰問你的原因，說出來眞是笑話，你對別人的事如此清楚，對自家的事却一點都不去關心，你既然受了東佛的委托，就算你不能分心，至少也應該對家裏的事用點心呀！」

南宮俊一笑道：「奶奶，如果我太過關心，你就會以爲我對武事感興趣不會聽任我那麼自由了，所以我只有表現得漠不關心，才能全神一志，去研鑽東佛的那些武學，至於家裏的情形，我想知道時，可以毫不費事地完全知道！」

「那有這麼容易，雖然你是南宮世家的唯一後人，可是南宮世家這塊招牌却不是一個人撐起來的！更不是一份祖產，毫無條件就能交給你的。」

南宮俊道：「孫兒無此妄想，還是要照規矩來尋求的。」

南宮雲顯的神色一莊道：「南宮府主到我接掌，已經是第四傳了，除了你爺爺創立門戶，是當然的府宗外，連我接掌門戶，都是經過嚴格考驗的。」

「是的！孫兒已經問過歐陽叔叔了，孫兒也循例……」

南宮雲鳳打斷他的話道：「你不行！你要比我們的多考驗一倍，通過後才能接掌門戶。」

不僅南宮俊聽得一震，連其他的人，也爲之一震，歷來對府宗的考驗，已經算是嚴格的了，如果再要加强一倍，那簡直是强人所難，所以，有五六個人都準備開口。

南宮雲鳳用手一揮道：「你們別說了，我也知道你們要說的是什麼，如果他是從他祖父的武功作起，自然不必破例，因爲那套劍法與南宮家的武學是與日俱進的，他現在是另外學的武功，就必須要多加一倍的成就！」

歐陽敬這時才上前一步道：「請示太君，這增加一倍威力的方法如何安排？」

南宮雲鳳一笑道：「其實等於是爲他省力，把二十四關節，減半爲十二關節，每關的距離由五丈延爲十丈，每次出擊把關，由一人增加兩人！」

舉座都哦了一聲，發出驚呼。

南宮門士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修爲何等高超，連他們都把持不住，驚呼出聲，可知這一舉措的突然了。

聽南宮雲鳳的說法，似乎是只增加了一倍，其實却又何止一倍，兩大高手合擊，比一個人的力量，多出已不止一倍，何況武學之途，愈高愈難進。

譬如舉重，初學之際，僅能舉五十斤，兩年後舉百斤，這一倍之增並不困難，再苦練兩年，或能增加到百二十斤，然後苦練十年。也未必能增加到一百五十斤。越到後面，進境越少，普通所謂增加了一倍功力，在一個高手而言，最多也不過一成而已。

歐陽敬不安地道：「太君，少主年事尙輕……」

南宮雲鳳一笑道：「這個不用你擔心了，對於東佛的武學，我也略知一二，俊兒接受他的委托，不過是近十年的事，在十年內，能够造就出一個人來，那些武學必有速成的捷徑，因此我才定下這個辦法，今天不成，三個月後再來一次，如果三次都不過通，我想這輩子也通不過了，你對我的話同意嗎？」

南宮俊欠身道：「奶奶的話怎麼會有錯！」

「俊兒，不要說敷衍的話，我要你老實的說！」

南宮俊祗得道：「奶奶說得不錯，孫兒所學，如欲增長功力，有三個月的靜修就够了，但祗得一次而已，如過三個月後，第二次過不去，大概也就成定論了！」

南宮雲鳳道：「小子，看來你知道的還不如我呢，增長一次的限制，是指人的體能，却未將人的精神能力算進去，如果意志專一，發奮而苦修，還可以突破限制，更上一層的，這是任何武學皆然，不獨是你所學，因此你如果在第二次失敗上就認了輸，這一輩子也別想成什麼大事了，因爲你缺乏一種發奮進取的毅力。」

南宮俊躬身恭聲道：「是！奶奶教訓的是！」

南宮雲鳳又道：「我對你的要求，你是否認爲過苛？」

南宮俊道：「不！奶奶的安排必然具有深意！」

南宮雲鳳笑道：「你明白就好了，事實上我明白，這個考驗雖然難了一倍，但是對你而言，却沒有增加多少困難，因爲你的武學在於取巧，只是多費你一點心思，並沒有費你多少的力。」

南宮俊只得老實地道：「奶奶明鑒，孫兒雖然不否認要運用一點心思，但仍是以實力爲主的，武學之巧，有所謂四兩撥千斤之說，那只是說說而已，拿兩具大天秤，每邊各放上一千斤的東西而使之平衡，然後在一邊增上四兩，仍然無法影響它的平衡，至少要增添到四十斤上下，才稍稍可以看出一點移動。」

南宮雲鳳道：「這話不對，千斤對千斤爲平衡，多出一兩就是不平衡。」

南宮俊笑道：「奶奶說的是，不過只增加一兩所生的不平衡，爲肉眼所不能見，孫兒所說的是加上四十斤才能看出高低之別，也就是在武學上人爲的運用，至少要有十分之一的相對力量，才能產生到巧的效果！」

南宮雲鳳點頭微笑道：「小子，看樣子你果然已經有點道行了，能說出這番道理，難怪你敢一個人大膽地闖了，挑鬥横江一窩蜂，看來今天這一關也難不住你，好！你先去準備一下，歇口氣，半個時辰後，我叫人來通知你。」

南宮俊朝東方英跟馬成打過招呼就退下去了。

南宮雲鳳已經給兩個人安排了座位，是緊靠右側的兩個，那是以年資而排序的，自左至右，倒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不過此刻座上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由歐陽敬陪着解說，南宮雲鳳則率着二十四位門士，親自指示，如何去配合出擊了。

看着這二十四個人所排的方位，綿延半里，每一丈一個轉折，用兩條白繩劃出五尺寬的通道。

過關的人由通道中通過，把關的人在綫外出手，也可以入綫攻擊，裏面的人却不准踏綫。

東方英看了這種陣勢，不禁吐了吐舌頭，道：「我先前還以爲通道是直綫的，如果利用極快的身法，還可以衝滑過去，少過幾關，現在看來，却是一點巧都不能取！」

馬成道：「南宮家主，就是武林盟主，這是何等重要的職務，又是何等崇高的地位，豈可草草而就，當然更不是取巧可致的。」

東方英輕嘆道：「不知道南宮兄是否能够順利過關！」

馬成道：「少主的武學得自東佛，而東佛以少林正宗滲合了西方魔敎的詭異武功，自成一家，傳到少主手中，我想他多少也把南宮的家傳心法運用到一點，所以才會如此高明，應該是過得了關的，就是今天過不了，再有三個月揣摩，也就差不多了。」

這時日月山海四童慢慢地也走了過來，馬成道：「你們可以去休息了！」

日童不便明說他們的南宮侍童身份也是南宮俊臨時授予，今天同樣第一天登門，只得道：「小的們奉公子示諭，聽候馬先生吩咐的。」

馬成道：「小兄弟，別客氣了，論技藝，我未必能高過你們，而且我這武士身份也還沒確定。」

歐陽敬笑道：「馬兄，二位既巳經老夫人親自當衆邀聘，就是巳經確定了，所謂切磋，只是觀察一下所學所能，以便於日後借重長才，却不是測試。」

馬成苦笑道：「慚愧的是兄弟一無所能！」

歐陽敬笑道：「馬兄太客氣了，少主不會隨便邀約的，老夫人更不會隨便開口，二位經南宮門中老少二位主人的邀約，自必有過人之處，而且據兄弟所知，馬兄用毒的專長，就無人能及！」

馬成道：「南宮世家領袖武林，是堂堂正正的大門戶，還用得着兄弟的那些玩意兒嗎？」

歐陽敬肅然道：「馬兄可別妄自菲薄，正因爲南宮世家要兼顧江南武林的一切事務，面對的對象也有各種流品，所以才須要各種的人才，以前我們獨缺毒藥與暗器方面的好手，故而門下的劍士在外面，經常在這方面吃虧，現在得到二位協助加盟教練，就十全十美了！」

東方英一直在擔心，因爲她聽說要經過一道近似測試的切磋，就怕自己拿不出來，馬成有毒技可恃，自己所擅的不過是一路刀法，不過看了那些劍士們的陣容後，心中直打怙惙，自己的刀法不見得就能比他們強多少，更別說是跟更高的武士們切磋對手了。

及至歐陽敬說起南宮門中缺少暗器人才，她才放心了，紅粉金剛遊俠江湖，刀法固可一觀，但因爲全是女流，在先天的稟賦上就不如男子，內力的深厚上要吃很大的虧，所以才練就了一手暗器以彌補不足。

自己的那一把透骨打穴銀針，倒還是拿得出來的……。

說話間，測試的陣勢與場地的布置均巳安排就緒。

南宮雲鳳也回到了座上，祇有那二十四位武士留在場中。

南宮雲鳳坐定後，笑向二人招呼道：「對不起，怠慢二位了，本來這測試應該二位也下場的，因爲二位今天才入門，不便驚動，只好等下次了。」

馬成欠身道：「老夫人不要客氣，屬下等對少主的武學巳經領教過了，因此屬下等下場也沒有用，少主輕而易舉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破綻。」

南宮雲鳳一笑道：「就算摸不到你們的缺點，你們也不會太認眞，因爲你們極力希望能通過測試。」

馬成有點訕然，隨即道：「是的，屬下不否認有此私心，但仍是對事而言的，因爲不久後，即將與百花宮作一番爭執，只有少主是最合適的人，對了！老夫人可能還不知道百花宮是什麼性質吧。」

南宮雲鳳一笑道：「馬先生，如果你以爲老身對百花宮一無所知，那可就錯了，遠在五六年前，老身就注意到江南地帶，有這一批人的存在了！」

馬成哦了一聲，顯得十分驚奇，南宮雲鳳道：「我知道有一批人進入中原，雖然是以官宦之家爲掩護，實際上却網羅了不少的奇技異能之士，似乎將有大舉，只是老身沒查出主腦者是誰，再者也因爲他們沒有什麼不軌的行動，南宮世家不便干予，只有在暗中注意而巳！」

馬成道：「老夫人是否對百花宮的各處分宮活動情形都巳清楚了？」

「是的，十六處分宮，幾乎全部在掌握之中，就是沒有找到他們發號司令的地方！」

馬成苦笑道：「老夫人也許不信，連屬下也不知道總壇究竟是在何處，屬下是從西域就追隨兩位宮主來的，在百花宮中，也算是很重要的人了，可是屬下居然不知道總宮之所在……」

南宮雲鳳道：「老身相信馬先生的話，因爲老身也曾密切注意到一些地方的行動，發現了一些很妙的事，看見有幾個人在甲地進入一處莊院，也沒有看他們出來，過了十天半個月，這批人却巳在另一個城市中出現了！」

馬成道：「正是如此，屬下等如果要到總宮稟事，就向就近的分宮報到等候，就會胡里胡塗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巳在總宮之中，在總宮中，把事情交代完了，再度會失去了知覺，然後又在另一處分宮中了！」

東方英忍不住道：「這簡直像是在變戲法？」

馬成道：「比變戲法還要奇妙得多，就以妳們的姑姑而言，她身兼百花宮的副宮主，經常神出鬼沒地出現了，有一兩次，我在離桐柏山千里之遙的分宮中見到她，而妳們却從不知道她離過桐柏山。」

東方英神色一黯，如果在以前誰說這句話，殺了她也不會相信，而且會找人拚命。

可是現在，她巳無法不信，只是她對姑姑的一切，完全是隔閡的，而且，在她的印象中，她也想不透，姑姑會有邪惡一面。

南宮雲鳳知道她心中的感受，忙道：「百花宮的作爲也沒有什麼大錯，只是橫江一窩蜂是她們的部屬，我却一直不知道，否則，早就對那些地方，直接採取行動了。」

把臉轉向了東方英道：「至於紅粉金剛，我倒是很清楚妳們的行蹤，妳們一直在行俠義之舉，等於在替南宮家分勞。」

東方英忙道：「多謝老夫人……」

南宮雲鳳笑着道：「東方姑娘，妳的年紀跟俊兒差不多，在妳面前，我托大佔個先吧，妳也別像那些人一樣，叫什麼老夫人，屬下的，乾脆跟俊兒一樣，也叫我奶奶。」

沒來由的紅了一下臉，但隨即想到南宮雲鳳這一個提議絕不會有其他的意思，

否則也不會在剛見面的第一天就提出，自己可別想左了。

她是個很爽快的女孩子，略一沉思後立刻就答應道：「是！奶奶，英兒以後就多仗您教誨了。」

南宮雲鳳好高興，居然握住了她的手，無限憐惜地道：「吳姑娘，好極了，跟我年青的一個性情，爽利乾脆，沒有一般女孩子那種扭攞，這才像個武女樣子。」

她把東方英安置在左手坐了，又叫馬成在右手坐下了道：「俊兒雖是我的孫子，說來慚愧，他的武功究竟如何，我可一點不清楚，所以我要留下你們，在看着俊兒測試時，好爲我解說一下。」

馬成道：「少主之學莫測高深，屬下也無法窺知堂奧，只是略解淵源而巳。」

南宮雲鳳笑道：「這小子，我倒是眞想不透他能有這份本事，他還眞能瞞，平時一點都看不出。」

馬成道：「西方魔教的武學謂之邪就是不着痕跡，叫人看不出一絲徵兆來。」

南宮雲鳳道：「那可不是邪，是深，武學修爲最高的境界，就是返璞歸眞，化去皮相。」

馬成忙道：「這是中原武學的至境，却與魔教不同，他們的武學不易表現，只在人的性情上去流露火候，第一個階段是無正無邪，第二個階段是亦正亦邪，第三個階段是道消魔長，邪意畢現，這種性情上的改變，完全是受武學的深淺影響，自然也是一段高於一段。」

東方英道：「那南宮兄的表現還只是第一個階段了。」

馬成道：「在下所云只是一般魔教中人的概況，像姑娘原所隸屬的紅粉金剛姊妹，就是在第一第二兩個階段中。」

東方英道：「那麼我如何呢？」

「百花宮正副兩位宮主，巳經進入到第三階段了，不過這並不能一概而定的，有的人，始終不易受所學的影響，心志堅定而守正不移，就無法以性情來測定高低，像少主就是一例，英姑娘是第二例。」

東方英默然，她知道馬成是比較客氣的說法，事實上自己的心情行爲，多少也帶了點魔意，只能說是亦正亦邪了。

不過這個時候却不容她多作思索，因爲廣場上一陣鼓樂之聲，歐陽敬走到第一道關前一抱拳，朗聲道：「屬下等巳經準備好了，有請少主賜教。」

南宮俊換了一身武士裝，倒顯得神氣多了，一直在門中走出來，向全部的武士們一抱拳道：「各位手下留情！」

「不敢當，少主包涵，恕屬下等放肆之罪。」

南宮俊說的是一句客套話，但那些武士們回答的却不很客氣，明白地說出來，不會留情，十分認眞。

南宮俊看了一下陣勢笑道：「距離縮短了一倍，人數却如舊，這就是說可以同時出擊了。」

歐陽敬道：「是的，如果距離够得上，四個人出擊也有可能的，而且每人出手之數，也不止一招，只要少主還停留在他們所守的地段內，他們可以不斷地出手攻擊！」

南宮俊一笑道：「果然是難得多了，歐陽叔叔，你對南宮家的武功最清楚了，以你的了解，包括先父在內的幾任府宗，他們都能過關嗎？」

歐陽敬反倒躊躇了，頓了一頓才道：「這個！屬下愚昧，屬下不知道。」

南宮俊笑道：「謝謝你，歐陽叔叔，我知道這句話，巳經很够了，假如那些長輩們能够過得去，你一定會毫不考慮地就告訴我了是不是？」

歐陽敬吐了一口氣道：「少主心思果然細密，不過不要爲屬下的話產生錯覺，屬下是眞的不知道。」

南宮俊笑而不再言，走到第一關前，略頓一頓，就跨進了白綫，首度把關的人是兩個年紀較大的老人，鬚髮花白，至少也有五十多了！

兩人都是空手，一高一矮，高身材的那個也跟着由旁邊插進去道：「少主，屬下要以掌請教！」

南宮俊一笑道：「宋老，對您們二十四位的擅長，我倒都知道了，倒是不必再說明方式，但望手下留情！」

那老人是排雲掌宋開志，掌上功夫卓絕，功力尤爲深厚，一掌推出，有地動山搖之威，他只淡淡地說了兩個字：得罪。就是雙掌齊發，平推而出。

這一招他只是試試南宮俊的功力深淺，沒有太用力。最多也不過是四成勁，南宮俊微微一笑，伸手輕輕一抬一格，封了回去，正因爲宋開志用的是四成勁，易發易收，突然發覺南宮俊掌上的勁力强得多，連忙撤招退身，把對方的勁勢化掉。

等他以爲巳經完全化去南宮俊的攻勢，站定身形，正準備作第二度攻擊時，不知怎的，身子突然失去了平衡猛地向後仰倒下去，還幸他年紀雖大，腰腿倒很矯捷，就在將要後腦着地時，腰上突地加勁後彎，雙腿巳前翻而上，成爲反虎跳，一連翻了七八個筋斗，才穩身站住，臉上現出了欽色，雙拳一抱道：「少主高明，老朽承教！」

南宮俊笑道：「宋伯伯，如果你不明白對方的底細，跟人對掌時，最好不要用粘字訣跟綿勁去化勁，想要立刻反擊，古人有句話，叫欲速則不達，我只把勁道用頓字訣略頓刹那，在頓住的時候，你以爲勁勢巳盡，想要發掌再擊，就在你把前勁收回，後勁未發的空檔上，我頓住的勁勢突發，你就要吃虧了！」

他說了一大堆，總算使別的旁觀者明白了，宋開志自己也是如夢初覺，終於明白了身內那股突來的勁兒，牽使他失勢的是怎麼回事兒了。

懂是懂了，可是要想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把發出在對方身上的勁道能使頓一下再起作用，光是這一點，就要化到四五十年的專心勤練，才能略略有所成就。

據宋開志知道在江湖上巳經沒有人能此，可能在武當的眞武觀中，有兩三位長老全眞，還勉强能一施，而南宮俊却施用得揮洒自如，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所以，懂了之後，比不懂更爲惶惑了

，宋開志訥訥地道：「少主賜誨極是，只不過老朽難以明白，少主下了……」

南宮俊明白他心中想問的什麼，笑笑道：「我一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練這一門功夫！」

「什麼！少主只練了三個月？」

南宮俊道：「是的，三個月練成了頓勁訣竅，我學的功夫法式全都是講偷懶速成的，不足為道。」

別人用十天功我只用一天，看來是別人比我勤快，但是別人要費十天苦學才能做到的事，我一天也能做到了，那就不是偷懶，而是省力了！省力不是偷懶，而是不浪費體力，因此偷懶的方法，也一定最聰明，最省事的方法。

宋開志道：「老朽不敢再試，多謝少主賜教！」

雖然不限出手次數，但南宮俊身體沒動，却把宋開志逼退了十來丈，一擧手之間，高下自分，實在也不必再試了！

宋開志言畢退下，跟他合守一關的長拳梅上波却輕捷地一拳攻出，直取南宮俊的胸膛，南宮俊出手招架，好像慢了一點，居然未能擋住，被一拳直擊中胸口。

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因為梅上波的拳勢最強。

一拳出去，往往有開山裂石之威，居然打在南宮俊的胸前要害之上，怎不叫人吃驚呢？

可是南宮俊挨了一拳後，竟像是若無着事，倒是主動攻擊得手的梅上波，却捧其手有痛苦之狀。

南宮俊笑笑道：「梅叔叔，你發拳的時候沒打個招呼，我躲避不及，只好用行字訣把你的拳勁引到脚底下，順便在你脈門上敲一下，多有得罪！」

梅上波臉色微紅，却仍拱手道：「少主神武天縱，老朽受教了，不過梅某之所以發無聲拳，乃專為對少主而出，蓋少主日後在江湖上可能遇到的人不會個個全是君子，更不會每次都打招呼，少主若無隨機應變之能力，一定會吃虧的，老朽昔年對令尊大人時，也是如此發拳的。」

南宮俊拱手笑道：「多謝梅叔叔指點，小侄知道叔叔跟先父私交極篤，所以小侄才恃寵而驕，對叔叔太過於冒犯了，叔叔想必不會見怪的。」

梅上波笑道：「這是什麼話，梅某受少主一指之教，證明少主藝業超羣，心中高興還來不及，怎麼會生氣呢！少主，梅某今天可以代全體的人說句話，雖然大家在測試時，會盡最大的努力來阻遏少主，但心中却是萬分迫切地希望少主能够脫穎而出，領導大家。」

東方英低聲對馬成道：「他們的氣度眞大！」

馬成道：「這就是名門大派與人不同之處，百花宮中．也定期舉行各類競技．就沒有如此和氣了，一招落後的人不是銜恨對方，就是歸咎對方使用詐術取勝．」

說着話，南宮俊已經算渡過了第一關，走向第二關時，大家才見他先前站的地方，陷下了兩個深深的脚印．這才明白他說把梅上波的拳勁引到脚底下去的話是指何而言，所以才能接受拳而無動於分毫。

第二關的把守者是一對女將，一個半老婆婆，一個中年婦人，兩個人都是使兵器的，而且每個人都是使的一對純鋼短金槍，馬成認得的，告訴東方英道：「這是三十年前有名的一對姊妹花，合稱飛燕雙槍．後來則被人稱為紅顏白髮雙飛燕，紀玉和紀翠！」

東方英笑道：「她們的臉型身材都很像，只是年齡相差得太大了，看來就像是一對母女！」

馬成道：「她們不但是姊妹，而且還是雙生姊妹，白頭髮的是妹妹紀玉！」

雙生姊妹，外貌年齡居然會相差這麼多，而且看來年紀老的居然是妹妹，說來更令人難信了！

南宮俊恭身道：「二位姑姑好，俊兒來受教了！」

紀翠笑笑道：「小俊……不，此刻該稱為少主了，你可別那麼說，我們姊妹倆最喜歡你，從小就抱着你長大，為了逗你玩，我們經常對打練鎗給你看，所以我們槍上的招式，你早巳滾瓜爛熟了！」

南宮俊忙道：「是的！二位姑姑的飛燕金鎗，小侄一直神往不巳，只是好久沒有見到二位施展了！」

紀玉道：「少主，我們姊妹倆托個大，不管你是用什麼兵器，過我們這一關，你一定要用鎗！」

這也是够意思的，比試過關，應該讓過關者盡獻所長，她們居然要規定對方的兵器，但南宮俊對紀翠紀玉姊妹倆，竟是十分將就，笑着道：「小侄遵命就是！」

紀翠道：「你的槍我們給你帶來了，還是我們以前送給你的那一對，那時你才八歲，就跟我們對拚了五十招！」

說着招招手，有個女傭送來了一對爛銀短槍，却是木柳，槍身上纏着絲綫，槍尖不到半斤，就像是戲台上武旦們耍的花槍一般，等於是小孩子的玩具！

南宮俊接槍在手，居然是十分感動，撫着槍身道：「眞想不到二位姑姑還把這對槍留着！」

紀玉有點感喟地道：「在陪你玩槍的那一段時間，是我們姊妹倆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可不像你，玩了一兩年，就把槍一丟，把我們也給忘了！」

南宮俊忙道：「玉姑姑，妳這是寃枉人了，我幾時忘了妳們，那一天不是一有空就去看妳們！」

紀翠道：「我們一年裏可沒見着你一兩次！」

南宮俊道：「那可不能怪小侄，有時是我出門去了，有時是妳們出門去了，不大湊巧而已！」

紀玉笑笑道：「不管是忙也好，是忘了我們這兩個老太婆也好，姑姑們可是留着這兩柄槍當成了寶貝，每次我們磨槍，也替它們磨一磨，打蠟時也沒忘記為它們上油，所以才這麼新，我們一直以為再也沒機會能够看到你用它了。那知道還給我們等到了這天！」

南宮俊笑道：「小侄這些年來，可沒再練什麼新招式，還是姑姑們教的那五十

手。」

紀翠笑道：「那巳經足够了，眞正的槍法以楊家槍為正宗，不過三十六手，我們因為是使雙槍，才多加了十幾手，姑姑們會的也只是這五十手！」

南宮俊道：「還是像從前一樣！」

紀玉道：「一樣，你一個人比我們兩個，只是這一次不一樣，我們不會怕你輸了沒興趣而哄着你，讓着你。姑姑們手下可是很認眞的！」

南宮俊笑道：「再認眞，妳二位也不捨得把侄兒一槍刺個對穿吧！」

紀玉道：「那自然不會，可是小俊兒，姑姑們要扎破了你一點衣衫，你今天就可以歇下，三個月後見了。」

南宮俊笑了一笑道：「既是一切都如舊，那還是小侄先開始了，玉姑，留意，我的槍來了！」

眼睛看着紀玉，臉也向着紀玉，攻勢槍尖都對着紀玉，可是另一隻手，另一桿槍，却對着紀翠悄無聲息地刺過去，又快又疾，紀翠嚇了一大跳，連忙跳開了道：「小俊兒，你怎麼學得這麼壞，不聲不響就出招！」

南宮俊道：「我不是先開口打了招呼的。」

紀玉道：「你是向我打的招呼。」

南宮俊笑道：「我也是向玉姑學的精招，叫做聲東擊西，記得妳第一次教我練槍，就教了這一招！」

紀玉呆了一呆才輕嘆道：「小俊兒，你把這一招學會了，姑姑也沒得耍的了，只有認輸了！」

南宮俊微一恭身道：「多謝姑姑成全疼愛姪兒，知道小姪還要過十關呢，讓姪兒省點力！」

姊妹倆就這麼虛幌一招，測試算過去了，東方英忍不住道：「這一關過得太輕鬆了，這也算嗎？」

歐陽敬笑道：「當然算，而且也只是這少主過得才能輕鬆，換了第二個人，想要在一招之內勝過她們，那是絕無可能的事，她們姊妹是府中性情最烈的兩個，如果吃了一點虧，她們會死纏活拚，非找回來不可，除非是對方的武功表現，眞能令她們心服！」

東方英道：「可是，南宮兄剛才那一招……」

歐陽敬道：「這是對府宗的測試，絕不可以兒戲視之，目前我們看不出勝敗，但是他們必然會有交代的！」

說着，但見紀氏姊妹巳經換了衣服，手中捧着一個盒子，來到南宮雲鳳面前躬身笑道：「恭喜太君，哥兒眞了不起，屬下等竟然連他的一招都擋不住！」

打開盒子，裏面是兩件衣服，赫然就是她們剛才出場時穿着的兩件，衣上各有一個小洞，就在脇窩之下，她們摺衣時，特別把它表彰出來。

東方英看了這才明白，敢情南宮俊巳經暗勁攻進了她們的防守。

南宮雲鳳看得很仔細，把破洞周圍，以及大小都看了，道：「這好像用槍尖挑破的！」

紀玉笑道：「是的，也由此可以看出哥兒的功夫，他不但能借物作勁，而且還能使勁道隨物而具形，要不然屬下姊妹也不會在一招之內被趕下來了！」

南宮雲鳳笑笑道：「二位說得太客氣，以二位多年的修為火候，絕不會如此簡單被他得手的，總是他仗着二位對他的喜愛，疏於防備下，才趁機得手！」

紀玉道：「不，屬下一直是在防備中，全身運氣以待，他以聲東擊西之法，先以實槍發招攻向翠妹，等翠妹以槍去招架時，才發現他攻來的是勁氣，却因為身形巳動，氣勢不穩，終於被他攻了進來！」

南宮雲鳳道：「這小子就是不務正路，專在心思上動腦筋，繼之妳又是怎麼着道兒的呢？」

紀玉道：「他先取了翠妹，再跟我說話，因為距離遠，屬下略疏防備，才開口回了他一句，驟覺脚下一涼，再看他臉含微笑，鎗尖指着我的脇下！」

「那時你們的距離有兩丈多吧！」

紀玉道：「是的，兩丈九尺，差一尺三丈，在這麼遠距離下，他仍然能够後彎發勁，遠非屬下所能及的！」

南宮雲鳳笑笑道：「小孩子家，縱然會了幾手小巧功夫，仍是當不得什麼事的，以後要妳們帮助的地方多呢！」

紀玉忙道：「只要哥兒有所差遣，萬死不辭！」

南宮雲鳳忙道：「小孩子家，當不得二位如此說的，二位多疼疼也就是了，俊兒！」

南宮俊正準備過第三關，聽見召喚，連忙抬頭道：「奶奶，有什麼事？」

南宮雲鳳招手道：「過來，我有事問你！」

南宮俊剛要出來，忽又停止了道：「奶奶，您有事也得等我闖過了關再說，我現在巳經過了兩關，這一出可不是白費力氣了！」

南宮雲鳳笑笑道：「好小子！你倒是機伶得緊，居然連一點當都不肯上，行了，現在我正式宣佈，測試暫停，你總可以過來了吧！」

南宮俊道：「您是一府之宗，自然言出令隨，可是剛才您只是以我們祖孫二人的關係在發話，孫兒不敢因私而廢公，請你老人家原諒！」

說着走了過來深深地作了一拱，南宮雲鳳無限慈愛地打量着他，然後才欣慰地道：「很好！俊兒，看來東佛那老和尚還眞有兩下子，居然在短短幾年中調教出你這一身功夫，倒是眞不容易！」

南宮俊道：「東佛將中土佛門正宗之學，溶入西方的武笈中，兩者俱取其中，故能正而不偏，圓而不滯，玄在徹悟，所以有些功夫，雖然速成而非捷徑。」

南宮雲鳳道：「這個道理我懂，我也看得出，你在擧手投足間，都不帶什麼邪意，與西方魔教的詭異功夫大不相同，不過武功的火候却是沒有任何速成捷徑的，像你剛才所施的借勁於物的火候，那是眞功夫，而且非數十年的苦練無以及此！」

南宮俊道：「是！在這門功夫上，取

不得巧，是東佛將他自己數十年的苦修，移植給孫兒了。」

南宮雲鳳道：「世間眞有移植功力這回事嗎？」

南宮俊道：「有的，這是魔教的方法，他們可以用種種的方法，吸取別人苦練的成就而爲己有，所以魔教中人，往往可以不經苦修而練成絕技……」

南宮雲鳳道：「這種手段太卑鄙，掠奪他人苦修的成果來充實自己……」

南宮俊道：「是的！不過也並非全無用處，世間不管那種武功，最多只能延年益壽，却不能使人不死，再深的武功，最後還是要死的，死後把那些苦練的功力，任由隨之而埋沒，不是很可惜嗎？如果能够贈給一個適當的人，總比隨着軀殼爛了的强！」

南宮雲鳳笑笑道：「話是不錯，可是就由此而起貪念，有的人就專在別人身上打主意了，如果一個人把功力移轉給下一代，後世子孫就再不會用功了，成之太易，絕非好事！」

南宮俊道：「奶奶對這種功夫還不大清楚，轉移功力祗得一人爲限，而且祗有修練而成的功力才能轉移，而且在轉移時，還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這種方法，僅可偶一爲之，不足爲法的，所以，您別擔心，這種方法不會濫施於人間的，因爲最大的一個限制，就是施爲者一定要有四十年以上的火候，而受施者，却是未曾練過武的！」

南宮雲鳳點點頭道：「那就比較好點，這個問題就暫且不談了，現在還是回到你的測試上，看你前兩關的表現，我想以後的幾關都難不住你了！」

南宮俊道：「不！有些功夫是無法取巧，硬碰硬的！」

南宮雲鳳一笑道：「我知道，像劍道一關，就絕無取巧之途，有多少實力，發揮多少，所以劍器被尊爲兵中之聖，還有就是刀法，這也沒什麼好討巧的，故而刀爲百兵之王，現在我省去那八關，就要你過刀劍兩關！」

南宮俊微微一怔，道：「只過兩關就行了？」

南宮雲鳳道：「是的！能够渡過這兩關就行了，而且這次把關的也不是我原先安排的武士！」

南宮俊更爲奇怪地問道：「那又是誰呢？」

南宮雲鳳一笑道：「是新聘的兩位武士！」

東方英與馬成都嚇了一跳，南宮雲鳳笑道：「東方姑娘與馬先生新膺本府之請，擔任武士，在慣例上也該略炫所能，讓大家對二位有個認識，這倒是個機會！」

南宮雲鳳如此一說，已是無可更改了，馬成倒很乾脆，起立一拱手道：「屬下遵命！」

南宮雲鳳道：「我看見俊兒還帶了好幾個人回來！」

南宮俊唯恐拆穿了月童等人身份的謊言，連忙道：「奶奶，新進人的詳細履歷身份，俊兒都已經寫下了，交給歐陽叔叔，轉呈給您過目的！」

南宮雲鳳望了他一下笑道：「我已經看過了，我身爲一府之宗，那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進來，我也一定要認得，這並不是我懷疑別人。而是我應做的本份，身爲一家之主，連自己家裏的人都叫不出名字，那還像話嗎？」

南宮俊這才舒了一口氣，知道奶奶已經承認了自己所作的掩飾了，於是笑道：「奶奶是否要考驗他們一下呢？」

南宮雲鳳道：「不錯，這本來也是必須的，本門劍士入門，也要經過一番甄選，並非人人都可以進來的，翩翩與依依兩位姑娘，出身於止水山莊的紅粉姊妹，刀法想必可觀，今後撥在東方姑娘名下，再深研刀法，今天讓她們跟東方女俠一起演練一下刀法吧，至於日月山海四位，雖然是本府所出，却沒有跟本府的其他人見過面，也算是新入門的，今後就由馬先生負責管教他們，而且也由馬先生帶他們展示劍法，把守劍關，各位去準備一下，就開始吧。」

南宮雲鳳宣佈過後，原先把關的二十四位武士都已經撤陣回來了，南宮雲鳳道：「各位，對於我擅自更改規矩，變換測試方法有什麼意見？」

這時南宮俊已經帶着他自己招募的班底下去準備了，他也明白，奶奶要東方英與馬成兩個人把關來測試自己，目的在展示那些人的武學，所以一面吩咐，一面說明了。

果然南宮雲鳳也在向其他人解釋道：「俊兒雖然只過了兩關，我就叫他停止了，這不是我偏向他，更不是我輕視各位，一定要他闖下去，每一關他都可以輕鬆地過去，而且不出兩招！」

有些人微微一愕，但是他們相信府宗行事穩健，絕不會故作渲染之詞，即使心中不信，也沒有表示出來，南宮雲鳳輕嘆道：「我這麼說也許有人不服氣，各位千萬別誤會，俊兒的武功絕不會比各位高出多少去，問題在于他的武功太邪，完全是超越常規之外，我們對他毫無知悉，怎麼能不吃虧呢！」

經過南宮雲鳳的此一解釋，大家才感到坦然。

南宮俊的武功路數是太邪門了一點，他連過兩關，通過了拳掌及雙鎗的測試，都只用了一招！

南宮門士，名揚天下，即使武功不能與府宗的正統傳人相較，但是以二敵一，一招落敗，這是不可能，也無人會相信的事，但又偏偏是事實。

南宮雲鳳輕聲一嘆道：「所以我才着令停止測試，讓俊兒自己帶來的人跟他比劃去，大家在旁邊看看，了解他們的虛實後，以後再遭遇上了，就知道應付了！」

紀玉忍不住問道：「太君，您的意思是說我們以後會跟少主遭遇相對？」

南宮雲鳳笑道：「那怎麼會呢，俊兒是南宮家人，他帶來的這些人，也都是南宮門中的人了，怎麼會自相衝突呢，我的意思是說西方魔教的餘孽潛來中原，現在羽翼已成，形將爲患武林了，將來必將與

我們敵對，因此對他們的武功路子，我們必須要詳加研究。」

紀翠道：「那些人跟少主是同一路子的。」

「是的，不過俊兒所學，又經東佛加以重新融會，可能略爲高明，但兇戾之氣已減。……」

紀玉道：「那就是說我們日後遇上了那些人，也將難以抵擋一招了。」

南宮雲鳳笑笑道：「玉娘子可能是好久沒跟人動手了，所以才有這種想法，高手對搏，生死存亡，也只在一招之間，也許就是第一招，也許是一千零一招，只看什麼時候趕上而已，倒不在乎招式的多少，不過將來跟那些人對上時，老身可以擔保絕不會在一招之內爲人所乘。」

紀玉不解道：「如果他們與少主是同一個路子，而兇險過之，那我們在少主手下一招落敗，對別人也不會兩樣。」

南宮雲鳳道：「絕對不一樣，今天是切磋測試，認眞歸認眞，大家手下都有分寸，絕不會凶險，不像正式交手搏命，一招卽定生死。」

她的眼神一莊道：「魔教武學，專走偏鋒，出手無一不兇，每一招都含有無限的殺機，那是賭命的武功，你們對俊兒時，心中無殺機，自然會吃虧，如果對方是敵人，大家不會講客氣，留情面，就不至於輕易爲人所乘了。」

大家這才吁了一口氣，歐陽敬道：「如此說來，將來我們遇見那些人，也是要出手就是殺着，不必留情了。」

南宮雲鳳輕嘆道：「是的，據我對魔教的了解，這是唯一的辦法，聽來也許是有傷仁厚，但是大家看了他們的出手後，相信就有同感了。」

這時南宮俊已經跟三個女孩子展開刀戰，爲了使大家易於了解起見，他自己也拿了一口刀。

四個人，四把刀，呼呼霍霍，展開一陣激戰。

雖然這祗是一場身手表演的切磋對手，却把大家的眼都看直了，因爲他們的一招一式，完全是在拚命，一刀出手不給對方留半點餘地。

而三個女孩子中，東方英的那口刀尤見凌厲，着着凶險，每一式都是砍向對方的要害。

南宮俊如果不是深知對方的刀法變化，簡直就無法應付，因爲東方英的出手，幾乎全是與敵偕亡的招式，根本不顧自己的空門。

但是南宮俊却仍然能從容地化解了，五十招後，大家也慢慢地看出了一絲端倪。東方英她們的刀法雖然看去跡近拚命，毫無章法，實際上仍是有着相當的方寸的，只不過將敵我之間的距離縮到最短，以爭取先機。

比如說，對方刺來一劍，東方英不閃不避，却從另一個空門中反劈出一刀，使得對方也置於刀鋒的威脅之下，然後就要看各人的了，對方明明是先手，可是刀勢極快，也已追得差不多了，只有徑寸之差而已！

對方如不撤招，最多在劍刺中她之際，也要挨她一刀，一劍所刺未必是要害，挨上那一刀却必死無疑。

故而很多人會忍不住因而撤招去閃避她的刀，這一來就由先手轉爲後手，由主動變成被動了，而東方英的攻勢却因而得以展開，連綿不絕了。

一人如此，二人亦復如此，翩翩與依依的刀法不如東方英凌厲，而她們拚命的決心，似乎猶有過之。

所以一開始，的確是看得南宮府中一羣武士們張口結舌，驚愕萬分，在這種情形下，除非功力高出她們很多很多，否則絕難在她們手中討得了好處。

可是大家也看得出，東方英身材高、臂長、腿長，雖是女子，却英氣勃勃，刀也很重，拿在手中輕如無物，那就是天賦勁力强的表徵，天賦的勇力在她身上却不是蠻力，她的身形靈捷，轉移迅速，出手沉穩，已經能够把勇力運化爲勁力了，所以她實在是個很可怕的敵人。

可是南宮俊化得很巧，他採用的方法也是一樣，對方攻他的要害，他取最短的距離也反擊對方的要害，竟成了雙方互拚的架勢。

不過，拚不起來的，當雙方的刀鋒都沾到對方的衣服的時候，都巧妙地轉一轉，脫出了對方的威脅。

他們爲了爭取時間與先手，把防禦自己的時間，可以挨到最後的一刹那，雖然看來是很冒險，可是他們都能拿捏好分寸時間，因此毫不見窘迫。

南宮雲鳳輕嘆道，「大家看見了嗎，這種刀法是不是很邪氣，出手旣兇，似乎不給人留半分餘地！」

紀玉道：「看來唯一的辦法是不去理會，也跟他們拚到底，才能化解他們的殺手。」

南宮雲鳳道：「這是我們在此刻的印象，但不是好法子，如若異日我們與人相對，他們採取以下駟對上駟的方法，隨便派個人出手，對我們的好手，在緊要關頭，他們如若不換招，那不是硬頂上了！」

紀翠道：「這倒是，太君，您說該如何應付呢？」

南宮雲鳳一笑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多注意一下他們互相之間，最後用來化解的身法中那些是他們武學中最精華之所在，只要把握他們的閃避訣竅，我們也可以在最後關頭，化險爲夷而不落後手。」

究竟是一府之宗，見解高人一等！

大家聽了南宮雲鳳的話後，一個個都去揣摩他們相互化解的身法上，慢慢地看出了訣竅，多少也有點心得了，同時，場中的決鬥也結束了。

南宮俊不知怎的，運用一個巧妙的身法，把她們三個人引得擠成一堆時，三把刀同時施發，向他攻擊，而南宮俊也就在刀鋒卽將臨體前的一刹那，滑身游開，東方英的刀倒是及時撤式變招，要進步追擊的。

可是翩翩和依依的兩柄刀却收不住勁，朝向東方英的身上遞去。（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稚齡慘變至　年長復仇來

深夜，寒風凌厲，初冬的白雪，覆蓋着巫山，如同是一個白色的大帽子。

在一條曲折的山徑上，兩匹快馬急馳如飛，陣陣的蹄聲，劃破了寂寥。

皚皚的雪光之下，看清了騎馬的人，他是一個四旬開外的壯士，身材頎長，劍眉星目，但是此刻却顯得狼狽不堪！

他淡青色的長衫上，有着一塊塊未乾的血漬，左肩有刀傷，還有一陣陣的冒着鮮血，幾乎染紅他那肥大的袖子。

他右手緊握着寶劍，並且牽着後面那匹馬的馬韁。

他身後那匹馬上，綑着一個婦人的屍體，她死得很慘，滿身傷痕，烏黑的頭髮，垂掛下來，搭在了馬肚子上，口中的淤血一路垂滴着。

在那劍客的身前，坐着一個六歲大的孩子，他穿着一套月白色的小襖，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遠遠的看着，兩隻小拳頭捏得緊緊的，穩坐在那劍客的身前動也不動。

那劍客一臉悲愴和恐惶，額頭的汗水，橫過了眉毛，滴流到咀唇，然後再垂滴到染滿了血漬的衣襟上。

他一言不發，兩片唇緊緊的閉着，左手執着韁繩，右臂環抱着那孩子，把他緊靠在自己的懷中。

他劍眉緊皺，一雙深湛的眸子裏射出了奇光，催着那兩匹駿馬，發狂般的向山上跑去。

並沒有人追趕他們，但是他却像亡命一般，一味狂奔，馬蹄揚起一大片雪泥。

片刻之後，遠處可以看見一座廟宇，深掩在叢樹之中，劍客精神一振，越發加急的趕了過去。

深灰色的廟門緊緊的封閉着，大門環上掛着冰雪，由於這座廟宇地勢隱秘，所以越發顯得隱暗。

那人趕到了廟門之前，猛然勒住了馬，騰身而下，那孩子仍然挺坐在馬背上，動也不動。

他下馬之後，一連幾個踉蹌，才把身子站穩。

他把右手的寶劍，輕輕的插進了冰雪之中，然後輕撫着自己左肩的傷口。

傷口的血漬已經凍上了，他很快的把手拿開，回頭張望着，好似在担心着有什麼人在追趕他們！

馬背上的孩子，仍是一聲不響，像是被嚇傻了！

那受傷的劍客，用着極其沙啞的聲音說道：「羽青，不要動，我去叫門。」

那孩子一言不發，默默的點着頭，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種憤恨和堅毅的神色。

那中年劍客，面上飄過一陣悽慘的神色，他伸手拍拍孩子的背，哽咽着道：「好孩子！這一路眞難為你……」

說到這裏，他已經流下了兩行眼淚，急忙轉過了身，用力的擊在廟門上的大鐵環。

他拍得很急促，一陣沉濁的聲音，劃破了寒夜的寂寞。

他焦急的拍了一陣，鐵門上的冰雪四濺，鏗鏘的聲音傳出了老遠，但是並沒有一人來應門。

那中年劍客顯然異常焦急，他狠狠的踩了一腳，低聲的罵道：「莫非這些和尚都死絕了？」

他又用力的拍擊了幾下，依然沒有回音，他轉過了身子，對馬上的孩子說道：「青兒莫動，爹進去開門……」

那孩子點點頭，兩隻小拳頭握得緊緊的，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中年劍客又嘆了一口氣，把雪地中的寶劍抽出，這才翻上了牆頭。

寺院之內一片黑暗，靜蕩蕩的，他自語道：「這麼大一爿廟宇，難道沒有一個僧人？」

他很快的落了地，把鐵門上的大門栓取了下來，然後拉開了一扇廟門。

廟門開了之後，那孩子却握住了韁，

輕輕一帶，馬兒跨了進廟，後面那匹馱屍的馬也跟了進來。

那中年劍客，似乎被這孩子出奇的鎮定所震驚，他怔一怔，很快的關上了門。就說道：「孩子，下馬吧！我們要休息休息！」

那孩子的小手輕輕的按住鞍橋，很快的翻下了馬背。

或許是由於坐得太久，他輕輕的活動兩隻腿。

那中年劍客關心的說道：「青兒，你沒什麼吧？」

羽青點點頭說道：「爹！我很好！」

這是他這麼長一段時間來，第一次開口說話，童音之中，滲有悲憤之情，可以聽得出來，這孩子在抑制自己的悲傷。

那中年劍客凄涼的笑了起來，說道：「好孩子！把馬牽到廊下，我……我要照顧你媽……」

他說着，把那婦人的屍體抱了下來，用着夢囈般的聲音低語道：「倩如，我們安全了，沒有人再追趕我們，我要好好的照顧你……！」

他貼在那張冰涼和滿是血污的臉上，喁喁低語，如同是一個瘋癡的人。

羽青把馬拴在了廊下，回頭道：「爹，我拴好了！」

那中年劍客這才驚覺過來，說道：「我們進房去。」

說着進入了一間禪房，室內空無一人他把屍體放在地上，寶劍靠在了牆根。

他伏在那死屍的耳旁，低聲的、悲聲的說道：「倩如，現在沒事了，妳好好的休息吧……」

他的聲音，充滿了摯愛，彷彿她還活着。

孩子靠着牆根坐下，房中又黑又冷，却有一股濃厚的血腥味。

那中年劍客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想不到我桑雲從，竟落得如此收場！」

他喟嘆着，連連的跺着脚，然後再度提着寶劍，對桑羽青說道：「孩子，你莫動，陪着你娘，我出去看看！」

桑羽青答應着，但是他還是沒有動，目光也從不望那屍首一眼。

桑雲從提着寶劍，走出了這間禪房，他把前院一帶踏了個遍却不見一個人影。

他不禁仰天而嘆，道：「東凡和尚不在，看來是天絕我也！」

才說完這句話，後院突然傳來一聲輕微的咳嗽，桑雲從不禁霍然一驚。

他握緊了手中的寶劍，忖道：「莫非他們這麼快就趕了下來？」

他傾耳靜聽，半晌沒有聲息，北風吹個不住，捲起了地上的積雪——夜是這麼的凄涼。

桑雲從咬着咀唇，握緊着手中的寶劍，沿着一條走廊，走向了後院。

這時，又是一聲低沉和蒼老的咳嗽之聲，由一間小禪房中傳了出來。

桑雲從握緊了手中的寶劍，沉聲道：「什麼人？」

室中傳出一個低弱和蒼老的聲音道：「唔——這廟中還有人麼？」

桑雲從略為遲疑，很快的走了過去，推開了房門，室內一股濃厚的草藥味。

他心情放鬆下來，摸出了火熠子，打着之後，這才看清了室中的情況。

這是一間極為簡陋的禪房，除了一張木桌，和一張小床外，便只有一張如來佛的像了。

床上臥着一個白髮皤皤的老人，衣衫襤褸，似有重病在身。

桑雲從不禁皺着眉頭，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住在這裏？」

那老人呻吟了兩聲，說道：「我是行路之人，因為有病，在此暫時安身……」

桑雲從接着問道：「這廟裏的主持東凡和尚呢？」

那病人搖着頭，低聲的說道：「我已經來了八天了，就沒見過一個和尚！」

桑雲從面上湧上了一層失望之色，自語道：「唔——眞是怪事，這些和尚那裏去了？」

病老人問道：「你貴姓？——啃！你怎麼受了傷了？袖子上滿是血……」

他說着，看見了桑雲從手中的寶劍，說道：「吁！原來你是會武功的人，怎麼會落得這般收場？……」

他話未說完，桑雲從已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粗通醫理，可惜沒有多少時間，你若願意，我可以為你診治一下。」

病老人連連搖着頭說道：「不必了，我這是老毛病，治了也是這樣，倒是你自己的傷要緊，血流得太多了！」

桑雲從苦笑了笑，說道：「謝謝你關心，我自會小心！」

他說着返身而去，但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又轉過了身子，說道：「老先生，少時或許還有人來，若是發生任何事情，你千萬不可出來張望，以免受到牽連！」

桑雲從說完之後，很快的出了這間廟房，把這一座不算太小的廟宇踏了個遍，果然不見一個和尚，懷着疑慮和失望的心情，回到房內。

他用水洗滌了傷口，然後上了藥，裹上了一塊衣服包裹着。

他把孩子攬在懷中，低語道：「青兒，我們雖然暫逃一死，可是東凡師父不在，敵人仍早晚還要尋來，未來之事毫無把握，現在我們的處境你可明白?」

桑羽青輕點着頭，說道：「爹！我明白！」

桑雲從慘然一笑，把他抱得更緊些，說道：「好孩子，這兩天來你雖然不說話，可是我知道你心裏想什麼……好好的記着仇人的名字，將來為娘報仇！……」

桑羽青望了那婦人的屍首一眼，淚水在眼中打轉，但他却强忍着，連連的點着頭。

桑雲從也幾乎落下淚來，慘笑道：「好孩子不要落淚！趕快拜別你娘，我要抱你遠走了！」

這孩子出奇的鎮定，跑到了床脚，跪在婦人的屍體旁，緊緊的擁着，小咀喁喁低語。

桑雲從轉過臉去，這個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俠，再也忍不住，流下了兩行血淚。

半晌，桑羽青才站起身來，他臉上掛着淚，雙目發着光，雖然僅僅是一個小孩子，讓人感到他隱佚的力量。

桑雲從拉着他的手，出了房，說道：「孩子！下山之後，順着江邊趕到『巴東』去，爹若是逃得過去，明晚會來找你，不然……你以後就是一個人了！」

孩子返回了身，緊緊的擁住了桑雲從，早巳淚如雨下。

他們父子抱頭痛哭，良久，誰也捨不得動一動。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蹄聲，桑雲從面色大變，霍然站了起來，跺脚道：「糟！我只顧說話，躭擱了時間，現在巳經來不及了！」

桑羽青揑緊拳頭，挺起了小胸脯，說道：「我不怕他們！」

桑雲從摸着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知你不怕他們，可是現在你還小……」

他一時急得沒了主意，突然之間，一個念頭閃電般掠過，他抱起了桑羽青，如飛似的向後院跑去。

他跑進那病老人的房中，把羽青放了下來倒地就拜，把那病人弄得莫明其妙。

他提起了聲音道：「啊！這位壯士，你這是做什麼？……」

桑雲從匆匆說道：「老先生，我們仇家找來了，這孩子是我唯一骨肉，請你把他藏在身後，無論如何留這一條根，我桑雲從萬代均感……」

老人拉着桑羽青的手，說道：「這……好吧！你放心，我有辦法，叫人找不着他！」

桑雲從大喜，連連叩頭道：「多謝老先生！多謝老恩公……」

他匆匆的爬了起來，把孩子摟得緊緊的，哭着說道：「青兒，記着爹的話，平安之後，立刻到『巴東』去，少時不論爹之生死，你絕不可出來，知道麼？……」

桑羽青點頭道：「知道了，爹……」

蹄聲越來越近，桑雲從肝腸寸斷，他狠心的推開了桑羽青，說道：「孩子！爹去了……」

他狠狠跺了一脚，推門而去。

桑羽青撲到門口叫道：「爹！……」

一陣雪花撲到他臉上，桑雲從巳經去得沒了踪跡。

病老人在身後喚道：「孩子，回來吧，把門關好！」

桑羽青發了一陣呆，一雙小手推上了門，回身望着這個陌生和沉痛的老人。

他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的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老人笑了起來道：「好個無理的孩子！我叫方亦飛，你就叫我方公公好了！」

桑羽青遲疑了一下，說道：「方公公，你會不會武功？」

病老人沒有回答，却低聲的自語道：「可憐的孩子，若不是我正渡大關，你們父子就不會死別了！」

老人的聲音非常低，桑羽青問道：「方公公，你說什麼？」

方亦飛苦笑了一下，說道：「孩子！我有重病在身，不能移動，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使不出來！」

桑羽青聞言似乎有些失望，方亦飛這時撐起了身子，說道：「來！孩子！你扶我起來。」

這個老人，居然病得連行動均感到困難。

桑羽青走了過去，把這沉痛的老人扶了起來，方亦飛笑了笑，說道：「後窗那邊有張椅子，你扶我過去。」

桑羽青答應着，扶着方亦飛緩緩的走了過去，他坐在那張椅子上，喘息了一陣，說道：「你把窗戶推開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你爹爹的情形。」

桑羽青很快的將窗推開了一縫，牛毛飛雪之中，桑雲從右手提劍，昂立在那間禪房的門口。他的形態雖然非常狼狽，可是却昂然不懼，如同一個中了埋伏的大將，雖敗猶不可辱。

桑羽青看到這種景象，只覺一陣心酸，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但是他是一個剛强的孩子，在外人的前面，他從不落淚，所以他拚命的咬着嘴唇，把眼淚逼了回去。

這種情形看在方亦飛的眼中，亦不禁暗暗點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這時，那陣急促的馬蹄聲，停在了廟門以外——

桑雲從緩緩的提起了寶劍，當胸平擱。一雙精光四射的俊目，注射着那高高的院牆。緊接着，兩條鬼魅般的人影，飄上了牆頭。

他們的身法極高，偌大兩個人落下來，竟連牆頭的浮雪都沒有掃下一絲。

這兩個突然出現的怪人，都穿着一身勁裝，各自執着一把短劍和一條九節鞭。

皚皚的雪光反映在他們臉上，看來都不過三十歲，生得虎背熊腰，甚是彪壯。

桑雲從長笑一聲，說道：「杜心源，杜心濂，你們來得好快！」

那身材略高的夜行人笑道：「桑雲從，你逃到這裏，巳是死路一條，不久他們都會來此，我看你還是拿出來吧！」

桑雲從鎮定如恒，冷笑道：「杜心源，你現在講這些話，豈不是遲了些？」

那杜心濂在旁接口道：「桑老師，你執迷不悟，一定要弄得滿門俱滅呢！」

桑雲從聞言，發出了一陣淒厲的笑聲，說道：「一家三口，巳去其二，我還留這條老命作什麼？」

杜心源笑了笑道：「你不必與我耍花樣，我知道你的幼子也在此廟中。」

桑雲從聞言一驚，但是他鎮定着，說道：「隨你們怎麼說，快些動手吧！」

那牆頭上的兄弟二人，身軀一扭，同時落下牆來。

杜心源沉着聲音道：「最後再問你一句，你如果要活……」

話未說完，桑雲從巳斷然叱道：「兩個小輩，別看我是落難之中，若是取你二人性命，還是易如反掌！」

他單劍當胸，向上跨了一步，雖是殘傷之軀，却豪氣逼人！

杜心濂轉過了頭，低聲對杜心源道：「哥哥，爹爹他們就快來了，我們動他一動！」

杜心源却在猶豫，顯然他知道桑雲從的一身劍術，是不可輕視的。

但是杜心濂欺他受傷，喝道：「桑老師，你不聽忠告，恕我們不慈悲了！」

桑雲從狂笑着說道：「來吧！來吧！孩子們……」

他修長的身軀，如同鬼影子一般，向杜心濂撲了過去，掌中長劍，經天長虹一般，劈向了杜心濂的左肩！

桑雲從雖然身有重傷，但却神勇如虎，這一劍眞是驚天動地！

如此凌厲的劍術，杜心濂那裏敢接？他急急喝道：「哥哥，躲！」

他們兄弟二人，分別向左右閃開，但是桑雲從劍如神龍，反腕一震，長劍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於雪花飛舞之中，刺向了杜心濂的咽喉！

杜心濂驚得大叫，身子拚命一擰，但是還沒有躲出去，巳然劃在他左肩之上！

只聽「嘶！」的一聲脆响，鮮血迸出，杜心濂一聲痛叫，踉蹌退出。

桑雲從如同一隻瘋虎，掌中金劍急起直追，抵向他的背後！

杜心源大驚，九節鞭一甩，閃閃發光的鞭頭，向桑雲從的後腦就點。

桑雲從寶劍收回，猛轉身，喝道：「小子敢爾！」

「嗆——」的一聲脆响，九節鞭砸向一旁，桑雲從單劍如飛，巳然順勢挑向了杜心源的後胯骨上！

杜心源一聲慘叫，身子摔在了雪地上，桑雲從咬緊了牙，大喝道：「與我妻償命來！」

緊接着，一聲慘厲的叫聲，桑雲從的長劍，巳經刺入了杜心源的心窩。

他如同瘋狂一般，一連三四劍，杜心源巳然面目全非，死在了青光劍下！

這不過是一兩個照面，杜心源巳然慘死，杜心濂嚇得魂不附體！

他手中的短劍也脫了手，撫着自己的傷口，發狂般的逃出，口中叫道：「爹爹快來！爹爹……」

他正要越牆而去，一條人影如風，巳經擱在他的面前。

長劍耀目，他對面是一張憤怒和瘋狂的面孔，不禁發出一陣顫抖。

桑雲從用着顫抖的聲音說道：「杜心濂！你們趕盡殺絕，竟也有走單的時候，現在落在我手中，豈不是天網恢恢？我萬料不到，在我死前，還能除去你們這對惡梟，眞是上天有眼了！」

杜心濂驚恐的說道：「你……我爹爹就在廟外，他絕不依你……」

桑雲從仰天長笑道：「杜春山遲來一步，你們兄弟遭此報應，眞是大快人心……哈哈……」

他說着仰天狂笑，使人有一種恐怖和淒厲的感覺。

杜心濂恐怖的嘶聲叫道：「爹爹！爹爹——」

桑雲從的長劍巳然劈來，他拚命的閃逃，狂呼救命，但是桑雲從絕不放鬆！

終於，他那柄熱血未乾的長劍，又插入了杜心濂的心窩！

杜心濂發出了一聲慘厲的狂叫，桑雲從一抬腿「砰！」的一聲，把他踢出一丈以外鮮血濺了自己一身！

杜心濂在雪地中打滾，最後歸於沉寂，雪地上留下了大片的血印……。

這突然出現的兄弟二人，就這麼迅速的喪命在桑雲從的劍下！

在房中觀看的方亦飛，輕聲對桑羽青說道：「噫！你爹爹好劍法，這兩人死得好慘……」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冰冷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他們該死！」

這句話，出自一個五歲孩子之口，不禁使方亦飛不感驚異。

他望着這個古怪的孩子，說道：「你這個孩子倒是少有……」

桑羽青不再說話，雙手緊緊的抓着窗櫺，一雙俊目注視着他的爹爹。

——桑雲從一瞬之間，連毀了兩人，他提着帶血的寶劍，退到了自己門前。

他寶劍垂在地上，劍上的血，順着劍身滴在了雪上，印成一片，很快結凍了。

他雙目發直的望着牆頭，很明顯的，他在等待着更厲害的人物出現。

片刻之後，桑雲從的臉上，有一層緊張之色，他僵直的身體，微微的活動了一下。

刹那之間，一連三條人影越牆而入，他們就像是雪花一般，落地無聲。

由這三個人越牆的身子看來，比起方才杜氏兄弟，顯然是有天壤之別！

當他們落定之後，這才看出是三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由於他們身材相似，所以深夜之中，只借雪光反映，很難看出他們的相貌分別。

這三個人落地之後，目光一齊射在了那兩具屍體上，他們不禁同時一震！

其中一個身材較高的漢子，操着陝南口音道：「嘩！桑雲從，你好大胆！把杜氏兄弟殺了，少時杜老師到來，怕不把你碎屍萬段！」

桑雲從冷笑道：「姓桑的早巳把生死置諸度外，這兩個孽子自求速死，來得恰是時候，這豈不是報應？」

另一個漢子道：「桑老師，這件事你可想明白了麼？」

桑雲從用着平靜的聲音說道：「這事就是這樣，還有什麼想不想的，孫老師，你說此話，叫我好不明白！」

那姓孫的漢子，轉臉對另二人道：「他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周老師，馬老師，我們動手吧！」

其他兩個漢子，對了一下目光，顯得有些遲疑，姓孫的又說道：「有什麼考慮的？說不定咱們事沒完他們就趕來了！」

二人這才表示同意，立時之間，這三條大漢，立時飛撲而上，把殘傷疲憊的桑雲從圍在了中央。

桑雲從奮起餘勇，掌中一口利劍，有如經天長虹，上天翻飛，寒光閃閃。

只見他人如風，劍似龍，才前忽後，乍左倏右，劍勢凌厲，招招逼人。

一時之間，這三個生龍活虎的一流高手，竟被他這深厚的功力，出奇的劍法所拒，不但佔不了上風，反而處處受制。

小院禪室中的方亦飛，看見了這片景象，不禁輕輕的「啊！」了一聲，說道：「啊！桑家『星月劍』……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桑羽青回過了頭，似想說話，但是並未開口，目光很快的轉回到他爹爹身上。

桑雲從如同一隻瘋虎一般，但是他到底重傷在身，流血過多，加上這幾天的逃亡和刺激，使得他心力交瘁。

他的動作，漸漸的慢了下來，但是那三個大漢仍然攻他不下。

這時姓孫的大漢正逼近來，手中一隻鐵筆，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桑雲從後腰刺到。

桑雲從側身讓過，大喝道：「吃我一劍！」

「刷！」的一聲急響，一溜寒光經天而來，孫姓大漢大驚，這時那姓周的連忙發掌來救。

桑雲從寶劍帶回，「刷！刷！」兩劍，把他劈得連退三步。

桑雲從劍如神龍，掉首而來，長劍過猛，發出陣陣顫動，龍吟輕嘯不絕於耳。

姓孫的大漢只覺眼前寒光刺目，一聲暴喊，已然被劍鋒所傷，劈到臉部！

他狂叫着，撫着臉退向一旁，桑雲從正要急追，另外兩條大漢已飛快的攔了上來！

這時，突聽廟外一聲清脆的木魚聲震人耳鼓。

隨聽一聲蒼老的聲音說道：「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雖然低沉，但却傳入了每一個人的耳朵。

桑雲從等，不禁同時停下了手，閃向一旁。

桑雲從似如死中活來，他興奮的叫道：「老師父！你才來啊！……」

話未說完，一條灰大的人影，如同大鵬怪鳥一般，飄飄由牆頭飛了過來。

他身材頗為高大，手中拿着一個發亮的黑色木魚，由於他站在黑暗中，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

桑雲從此時不禁流下了淚，叫道：「東凡禪師，你老現在……」

話未說完，那兩個漢子一齊跪了下來，說道：「掌門人，恕我們無能，現在還未得手……」

桑雲從如受巨摧，愕然而立！

東凡和尚沉聲道：「無用的東西！我早拿到手了。」

桑雲從用寶劍支持着自己要倒的身子，他噴出了一口鮮血。

東凡和尚打着問訊道：「阿彌陀佛！桑雲從，『星月劍譜』已到我手，你棋差一着了！」

桑雲從又噴出了一口血，叫道：「罷了！東凡和尚，我萬料不到……我還想投奔你……唉！」

東凡和尚不動聲色，說道：「我與你雖有交誼，可是與你上代有仇，『星月劍』欺我門派百年，我不得不有此舉，這是門派之爭，你怨不得我老僧啊！」

桑雲從這才明白，他狂笑道：「好和尚！你已到『巴東』去過？」

東凡和尚笑道：「不錯！謝謝你告訴我地方，我很容易的找到了。」

這時一陣急風，隨着飄進了五六人，都站在東凡和尚的兩側。

桑雲從咬牙冷笑道：「罷！我桑雲從死在你們手中，十五年後自有報仇之人！劍譜得去，你們也看不懂……寶劍在我手，你們也休想得去，待我斷劍自栽……」

東凡和尚道：「且慢！且聽我說幾句話……」

但是桑雲從身旁，却有一個極細的聲音傳來，壓過了東凡和尚的語聲。

那聲音道：「桑壯士！我有奇痾在身，無法救你，令郎交我放心，十五年後，為你報仇，桑門奇兵，不可輕損，自刎之後，連鞘拋向後院可也……」

桑雲從大喜過望，他料不到匆忙之中，竟把兒子託付了一個奇人。

那聲音繼續道：「我走火入魔，除輕功外，均無法施展，不能救你，眞是不幸……我叫石塵子……」

「石塵子」這三個字，如同一聲巨雷，在桑雲從的心中炸開！

他雙手撫胸，暗忖：「天啊！該我桑門不絕，青兒竟有此前輩奇人照料，我死可瞑目了！」

東凡和尚還在扯着閒話，暗中移動，想把桑雲從手中的千古奇兵奪過。

桑雲從等那語音消失後，他由背後取下了劍鞘，然後一咬牙，長劍刺入了自己的心窩！

他飛快的，把寶劍套入鞘中，奮起最後一股神力，向後院拋去。

那寶劍在空中滑開一些，一溜寒光，在滿天飛雪之中一閃而逝！

桑雲從踢開了禪房，匍匐在他妻子的身下，他昏迷過去，似見自己的愛子，掌着那柄「青光劍」，追殺仇人……

東凡和尚措手不及，他飛身到了房內，略一察看，大叫道：「快！後院有人，追！」

立時七八條黑影，閃電般撲向後院。

此時，一個瘦弱的老人，正挾着一個悲憤昏厥的孩子，於漫天飛雪之中，向巫山之頂疾馳而去。

× × ×

四更時分，洞庭湖秋雨未息，叢叢陣陣，投入了湖心，擊起了千紋萬綫波紋，層層開展。

在湖畔羣樹之中，有一株百年垂柳最是引人，垂掛着的株條，深深的投入湖水之中，碎小零亂的黃葉子，落在湖面隨波而流。

柳樹之下，濱岸停着一隻扁舟，艙外的船板上，撐掛着一大塊黃色油布，遮掩着這陣陣秋雨。

在船板上，安放着一隻精巧的小桌子，擺設了酒菜和三分杯箸，一隻小炭爐子擺在一旁，燉着一隻小鍋，咕嚕嚕的冒着熱氣。

雖然設有三份盃箸，但是只有一個人，坐在那裏獨飲，由船頭掛着的小風燈看來，他是一個六旬開外的老者。

他穿着一件葛黃色的長衫，由於袖子太長大，除了握盃的那隻右手外，左手便深藏在袖中。

他的身材很瘦弱，焦黃黃的一張臉，花的白眉毛，微微的向眼角垂下，雖然他看來如此的蒼老和瘦弱，但是他的精神却很旺盛，尤其是他的一雙眼睛，更是皓若寒星，閃閃的發出懾人的光芒。

他獨酌獨飲，欣賞着烟雨中名湖，倒也怡然自得。

片刻之後，他已經飲乾了那一壺暖酒，緩緩的站起身子來，單手提起了一隻巨大的酒罈，很快的把酒壺添滿。

當他添好了酒之後，雙目向四下遊望了一陣，自語道：「莫非沈春山這個老兒又改變了主意不成！」

他自語着，緩緩站起了身子，走向了船頭，望着這滿湖秋雨，不禁輕聲的吟道：「泉壑帶茅次，雲霞生薜性，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

才念到這裏，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接吟道：「……閒鷺栖常早，秋花落更遲，家僮掃蘿徑，昨與故人期？」

這接吟之聲由遠而近，來得極快，當最後一個字念完時，人已到了湖畔。

那船頭上的老人，發出了幾聲爽朗的笑聲，說道：「哈！沈老師御詩而來，好不驚人！」

他的目光移到湖畔，在船頭淡淡的燈光下，看清了一個老人。

他身材頗高，身着一件淡青色的長衫，滿頭白髮向上攏起，手中執着一把油布雨傘長衫飄搖，意態瀟洒好似神仙人物。

他緊接着那老人的話，笑道：「杜清風召宴，豈敢不到？」

那小舟上的老人，原來叫杜清風，他微微一笑，說道：「清風在此候駕，已然獨飲三壺暖酒，沈老師姍姍來遲，我要罰你三大盃呢！」

沈春山豪爽的笑了起來，說道：「秋雨名湖，把酒談心，正是人生一大樂，與其說罰，不如說賞呢！」

他說着，緩緩的踏上了一小塊船板，走上船頭之後，立時把手中的油傘收了起來。

杜清風指着一張椅子，微笑說道：「請坐！」

沈春山把油傘靠在一旁，坐了下來，笑道：「怎麼？那孩子還未來麼？」

杜清風為他酌上了酒，說道：「天亮之前一定會來，我先敬你一盃。」

沈春山含笑飲了，這兩個老人，在烟雨濛濛之中，淺飲夜談，欣賞着那將逝去的夜色，快慰已極。

這時天邊已有曙色，沈春山環湖望了一圈，玩弄着手中的小酒盃，說道：「杜老師，我們為一個孩子值得這麼做麼？」

杜清風笑道：「此子不比尋常，必可光大我派，沈老師不如割愛吧！」

沈春山聞言笑了起來，說道：「杜老師眞是聰明人，我沈春山走遍天涯，好容易得此奇才，正自慶幸，半路殺出你杜老師來，我看應該你割愛才是！」

杜清風笑道：「如此說來，我們酒後還有餘興節目了！」

沈春山一笑不再說話，挾起了一個青色的蠶豆，放入口中，細細的嚼着。

這兩個老人沉默了一陣，沈春山問道：「那孩子還沒來麼？」

杜清風微笑道：「怕就該到了……」

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船板上一隻大棋盤，說道：「沈老師，我們可要下一盤棋？」

沈春山往自己口中滿滿送了一盃酒，笑着搖手道：「不了！我沒這好耐性。」

才說到這裏，岸邊上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雖然非常輕微，但是在萬籟俱靜的清晨，聽得非常清楚。

沈春山笑道：「果然他就來了……」

這兩個老人，一齊把頭轉向岸邊，便見寒林之中，走出了一個長身俊美少年。

他年約十八九歲，身體長得很健壯，微黑的面孔，顯示出他經年奔波於江湖。

他一雙又亮又大的眼睛，眸子濃黑如漆，直挺的鼻子，薄薄的兩片嘴唇，流露出這類年青的人特有的青春和朝氣。

但是，在他的臉上，有一種深藏的，無法捉摸的憂鬱和憤慨，當你和他的目光對視時，你可以感覺出他深藏的「恨」，足以震撼你的心弦。

如此俊美，健壯的一個青年，他的臉上却沒有笑容，使人有冷澀之感。

他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長衫，手中提着小包裹，緩緩的走過來。

最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領口之內，繫着一塊薄薄的紅綢，青紅相間，顯得非常刺目。

他緩行着，目不斜視，秋晨的露珠，由樹葉滴到他的臉上，他却無覺，連那雙入鬢的劍眉也沒有聳動一下。

他一直走到湖邊，才停下步子，杜清風笑道：「孩子，你來晚了……」

「不晚，四更過半！」

那年青人打斷杜清風的話，簡單俐落的吐出這六個字，他的聲音低沉而有磁音，但却毫無感情。

杜清風望了望天色，笑道：「孩子，你對啦，四更過半，快上船來。」

年青人輕輕的踏上跳板，很快的走到船頭上，那小船開始輕輕的搖幌着。

他逕自坐在兩個老人之間一言不發。

沈春山的目光一直追着他坐定之後才微笑着說道：「孩子，你也許不知道，我與杜老師乃是數十年道義之交……」

年青人又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不知道！」

杜清風笑着對沈春山說道：「不必說這些，告訴他辦法就是了。」

沈春山點點頭，說道：「至少我要先知道他的名字呀！」

年青人目光一閃，說道：「我叫羽青，父母早亡，不知姓氏。」

沈春山點點頭，用着同情的口吻說道：「原來有這一段可憐的身世，莫怪你看來有些怪僻了。」

年青人望了他一眼，似要開口，但又停了下來。

他明亮的目光，向灰濛濛的天邊一投，再度想起十五年前發生的慘事……

這個年青人，正是十五年前桑羽青！

他現在已經二十歲了，正走上了他復仇的第一步。

杜清風接着說道：「你今天是來拜師的，你知道嗎？」

桑羽青點了點頭，杜清風接道：「古來只有試技擇徒，從無試技擇師，不過你稟賦太好，我們便為你破例一次……」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又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強者為師。」

杜清風再度為他打斷了話，顯得有些不太高興，沈春山已經接着說道：「不錯，強者為師，就這麼辦。」

杜清風顯然不願意為收一個徒弟還要比武，尤其是桑羽青的表現又是如此的冷

漠和不在意。

但是，他却愛極了桑羽青這身骨格，認爲這是千百年來難得的奇才，足可發揚自己的武學，所以也只好表示同意。

他執起了酒壺，爲沈春山和桑羽青倒上了酒，笑着說道：「在未拜師前，我先爲你酌酒，等拜師之後，就要你爲師父，師伯酌酒了，哈哈……」

他說着大笑起來，沈春山也大笑着，他們二人同時也把酒飲乾，但是桑羽青端坐不動，臉上也是一絲表情均無。

沈春山停止了笑聲，問道：「你怎麼不喝酒？」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我不喝。」

沈春山皺起了眉毛，說道：「這孩子眞怪——」

杜清風接口道：「唉——看見他，就想起我那兩個孩子，十五年前巫山……」

他面色凄凉，喟嘆不止，沈春山很快的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能够收到好徒弟，與兒子又有什麼分別？」

桑羽青面色平靜，沒有一絲特別的表情，甚至當杜清風提到十五年前，巫山之會時，他臉色仍然平靜如恒。

杜清風點了點頭說道：「沈老師的話不錯，我那兩個孽子也是該死，太不量力了！……不過，桑雲從也付出了代價。」

他說到最後一句時，臉上現出了一絲獰笑。

桑羽青仍是面不改色，但他的目光更亮了，不過這兩個老人却沒有注意到。

沈春山笑道：「事情過了十幾年了，還提它作甚？」

杜清風點點頭，猛喝了一口酒，把悲傷壓了下來，對桑羽青說道：「羽青，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老輩人物，總不能爲你拚命吧！」

桑羽青的目光飄了過來，點頭道：「自然不能，但要分出功力深厚。」

沈春山笑道：「杜老師，你有了安排麼？」

杜清風反問道：「沈老師你呢？」

沈春山含笑站了起來，扯着杜清風的衣袖，說道：「來吧，我們先看看風景再說。」

杜清風一笑站了起來，這兩個老人併肩而立，站在船頭上，欣賞着這一片烟雨的名湖。

桑羽青坐在他們身後，他一雙手掌微微的握着，雙目如電一般，注視着這兩個老人的背影，他面部的表情太平靜——或者說太深沉了，使人無法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沈春山指着那濛濛烟雨和湖上的秋萍，笑道：「杜老師，如此一片美景切莫被我們俗人給攪擾了！」

杜清風笑道：「沈老師的話不錯，我們雖非詩人墨客，不過身臨此境，也難免要作出幾分風雅呢！」

這兩個老人，目光在湖面上遊巡不已，他們在思索着，究竟要用什麼方法來比較功力。

桑羽青靠在椅子上，雙手輕輕的扶着靠手，顯得一片悠閒。

然而此刻，他的內心如同火一般的燃燒着，面前的人，是摧毁了他的家庭和一生幸福的人。

現在，他已經學成，他要仗着父親遺下的「青光劍」，逐個的殺盡這批兇手！

杜清風的目光，由湖心飄向了岸邊，望見了兩株相隔三丈的白楊樹。

他灰白的眉毛向上揚起，笑道：「沈老師，我們到樹上玩玩如何？」

沈春山笑了起來，說道：「妙，妙，就如你所說吧！」

他說着，折了兩根深垂入水的柳枝，交給了杜清風一枝，接着道：「既要上樹，便不可不折枝，我們索興返老還童一次吧！」

一語甫畢，他身形一長，如同一隻怪鳥般，凌空而起，拔上了五六丈，落向了那株較遠的白楊樹上。

他身形靈巧，姿態美觀，小船絲毫不動，顯示出他深厚精絕的功力。

杜清風笑道：「沈老師，幾年不見，你的功夫益發驚人了。」

沈春山坐在一枝横椏之上，笑道：「快上樹吧！老朋友，也讓這年青人，開開眼。」

桑羽青的目光，投向了沈春山，但是他並沒有表示出任何驚訝和欽佩，使得沈春山感到很意外。

他忖道：「這孩子眞是看不透……」

但是，他却越發的喜歡桑羽青。

杜清風轉回了頭，說道：「孩子，我們上樹之後，即刻開始較量，若有勝負，就告訴你。」

桑羽青點一點頭，說道：「我看得出來。」

杜清風笑道：「未必吧，孩子，你的口氣太大了。」

說畢，他回過了身，把手中長近五尺的柳枝，向上一甩，只聽得「嗦！」的一聲輕响，那長長的樹枝，已經纏在了一節樹枝之上。

他身形微幌，身如箭一般直飛出去！

那株白楊本來在他身後，但是他却向相反方向射了出去，當那根柳枝被扯直時，並未被他急出的身子掙斷，反而有莫大的韌力，把他射出的身子反彈回來。

杜清風就借着這反彈之力，整個的身子倒退了回來，右腕用力一抖，那柳枝便鬆開了。

他偌大的身子，如同一片飛花一般，輕飄飄的掠上了兩丈多高，越過了一堆雜枝，落在了那株白楊樹上。

這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他已經連使出三種絕招，這身功夫是相當驚人了。

沈春山發出一陣大笑道：「哈哈，杜老師，你這『白猿上樹』『飛花過牆』『一枝獨秀』的功夫，眞是驚人得很呢。」

杜清風臉上掛着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練了幾十年的功夫，這又算得了什麼？」

他說着，目光偷偷向桑羽青飄來。

桑羽青已經把椅子的方向轉了過來，昂着首，望着他們，面部却沒有一絲特殊的表情。

杜清風由他側面望過去，見他濃眉飛揚，直鼻大耳，心中不禁一動，忖道：「這孩子好像什麼人？……」

但是時間過得太久了，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這時沈春山已然說道：「杜老師，我們開始吧！」

杜清風點點頭，笑道：「隔空戲掌，倒也快意。」

說着，緩緩的伸出了右掌，笑道：「我先試他一掌！」

一語甫畢，單掌向前一推，便聽「呼！」的一聲大震，一片急風，向沈春山湧了過來。

這等聲勢，在江湖中，如果不是一流人物，是不可能有這種功力的。

沈春山一笑道：「好厲害的掌力！」

他大袖一翻，一股疾勁的掌力，當胸而出，兩股掌力半途相遇，他們却很快的收回掌了。

只聽「嘭！」的一聲大响，那半空相遇的掌力，震得三丈以下的湖面，都發出了陣陣漩紋！

他們二人的身子，也同時向後微微一晃，但是誰也沒有被震下樹來。

這只不過是頭一掌，他們就施出了這麼厲害的掌力，足可見他們對羽青的重視，都希望能够得到這個不平凡的年青人爲徒。

羽青點了點頭，心中忖道：「如此看來，他們不至於藏私了。」

他岸然不動，一派悠閒，不像是拜師，而像是督徒練掌一般。

就在這剎那之時，他們已先後交了三掌，每一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宿鳥寒魚都驚擾得逃開了。

前後三掌，都是杜清風採取主動，沈春山只是沉着應敵。

由他們的表情看來，杜清風顯得輕鬆些，他似乎有穩操勝算的把握。

沈春山雖然笑語如常，但是他的態度比較嚴肅些，或許他知道，要想擊敗杜清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杜清風人如其名，最擅長的是輕身和小巧的功夫，所以江湖上稱之爲「淸風客」，沈春山知道自己的小巧功夫比他不上，所以才挑了這個硬碰硬的辦法。

第四掌是由沈春山所發，他單掌翻起，當胸推出，一股渾厚的掌力脫手而出。

杜清風單掌迎上，就在這時，沈春山左掌突然閃電般揮出，他手中的那節柳枝，如同一條飛蛇一般，筆也似直，抖了出來。

「嗦！」的一聲輕响，那柳枝的尖頭，點出一股極强靭的內功，「波！」然一聲，一點急勁，向杜清風的前胸點到。

這一式來得好不神速，杜清風左掌慌忙遞出，大片掌力湧了出來，這四股掌力當空相遇，發出了一片混响。

杜清風微怒之下，一聲輕叱，他右掌一揮，一片勁力，排山倒海而來。

沈春山急忙出掌抗拒，杜清風又是一聲輕叱，他手中那根柳枝，如同飛蛇盤空一般，向沈春山飛投過去。

那柳枝在空中呈環狀，向沈春山的頭頂套來，沈春山一驚，百忙之中，也把手中的柳枝投了過去，兩枝柳枝在空中相盤，立時斷成數段，落在了湖中。

這一招看來仍是不分勝負，但是桑羽青却站起了身子，道：「沈老師輸了。」

杜清風及沈春山一驚一怒，沈春山沉聲道：「何以見得？」

桑羽青淡淡說道：「沈老師，你下肢用力，地位已經變動了。」

沈春山老臉一紅，杜清風用心望去，果然他的位置，已經向左移開了半尺，顯然是被自己掌力所逼。

杜清風萬分驚詫，望着桑羽青，忖道：「唔！這孩子是絕技在身，還是眼力過人呢。」

沈春山面色一紅，但隨即哈哈一笑，說道：「哈哈！這孩子好眼力。」

一言甫畢，他身如怪鳥一般，由三丈多高的白楊樹上落在了船頭上。

他落下之地，距桑羽青不過三尺，但是桑羽青若無其事，絲毫沒有顯出驚擾之態。

沈春山面對着他那雙明亮的眼睛，竟感到一陣心寒，忖道：「這孩子學成之後，何止高過我等十倍？」

他笑了笑，握住了桑羽青的手，說道：「孩子，有『淸風客』爲師，日後你必可揚名天下了。」

桑羽青嘴角掛上一絲極淺的微笑，說道：「是的，我也是這麼想。」

這是自桑羽青出現以來，第一次展露笑容——雖然只是那麼淺淺的一絲。

沈春山竟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他覺得桑羽青的手，溫暖而又雄厚——正合於練最厲害的掌力。

這時杜清風也落在船上，沈春山鬆開了桑羽青的手，笑道：「恭喜杜老師，有此奇童爲徒，你一身絕技必可揚名於天下了。」

杜清風高興得閉不上嘴，笑道：「謝謝！謝謝！沈老師太承讓了，這孩子確是奇才，日後還要沈老師多多教誨，若不見外，肯以你『天河掌』相傳，便是這孩子的造化！」

沈春山有些喜出望外，說道：「杜老師眞個誠意？」

杜清風笑道：「君子無戲言，再說沈老師『天河掌』揚名天下，連我杜清風也難窺一二，若因愛才一併傳了這孩子，豈不是一段武林佳話？」

這兩個老人，似乎都因覓得奇才而高興得忘了形，沈春山笑道：「却不知令徒意下如何呢？」

桑羽青用着平靜的口吻說道：「羽青志在學技，沈老師如以絕技相傳，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沈春山高興得拍着一雙大掌，笑道：「哈哈，吾道不孤，你若學了我二人武藝，最多五年，便是江湖第一奇人，連東凡禪師的弟子也萬萬比不上你。」

當他提到「東凡禪師」時，這青年的眸子，突然射出了一陣奇光。

沈春山微詫，說道：「怎麼，你認識他麼？」

桑羽青很快的恢復了正常，搖頭道：「從來不曾聽說過。」

杜清風在一旁接口道：「那是他十餘年前之名，這孩子那能知道？不必提他，我們來喝酒。」

說着滿滿酌了兩盃酒，與沈春山同時

一飲而盡，沈春山笑道：「我只是看不慣錢木兒那等狂妄……」

才說到這裏，杜清風沉下聲音道：「沈老師，別人的事，我們管它則甚？」

沈春山似乎被提醒了，略有顧忌的停了下來。

桑羽青極爲注意的聽他們談話，但是在他的臉上，仍然找不出甚麼特殊的表情來。

沈春山笑着招呼道：「來吧，孩子，行拜師禮吧！」

桑羽青緩緩的走了過去，杜清風巳然笑得雙目不見，但却推讓道：「行了，孩子這麼大了，有心就成，不必行禮了。」

沈春山却正色說道：「師徒之禮焉可不行？就是我傳幾手功夫，也要受他一禮呢！」

他酌上了三盃酒，由身上拿出兩隻紅蠟燭，點燃後放好，然後中間擺了把椅子，着杜清風坐下，自己也坐在了一旁。

杜清風高興得如同娶兒媳婦一般，微笑道：「孩子，行禮吧，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不料桑羽青突然說道：「且慢！」

他這兩個字如同截鐵斷鋼一般，不禁使杜清風及沈春山同時一驚。

杜清風訝然說道：「怎麼？還有甚麼事呢？」

桑羽青冷冷說道：「我要先與二位較技，勝者爲師！」

這句話大出二人意料之外，沈春山不禁霍然站了起來，厲聲道：「孩子，你此言何意？難道清風客當不得你師父麼？」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話非如此說，我乃是帶藝訪師，比不得開蒙啓學，若是錯投了庸師，豈不貽笑江湖。」

沈春山更震怒了，他拍着桌子道：「錯投庸師，貽笑江湖……」

杜清風打斷了他的話，笑道：「沈老師息怒，此子氣質異常，非同凡響，或許他有道理，不妨試他一試，也作爲我入門的考驗。」

沈春山終是覺得事情有些怪異，但是，當他仔細的觀察桑羽青時，却是怎麼也看不透？

他心中忖道：「也許他是天生的怪性子。」

他想到這裏，便對杜清風道：「好吧，徒弟是你的，由你作主吧。」

杜清風笑了笑，由椅子站起身來，對桑羽青說道：「算是你考驗我，也算是我考驗你，我們怎麼開始呢？」

桑羽青點了頭，說道：「我們就在船板上過幾招。」

杜清風聞言轉過了頭，對沈春山道：「聽見沒有，這孩子口氣不小，不過我就是喜歡這種有胆識的孩子。」

他說着，雙手捧着那隻小桌子，擺在一旁，船頭立時空開一丈左右一塊空地。

他對桑羽青道：「這點地方可展得開你的手脚？」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足够了。」

他語氣雖然自大，但是態度並不狂妄，每一句話都出自他的內心，只使人感到怪異，而不會產生反感。

杜清風站在船頭，長袖飄飄，說道：

「好，開始吧！」

桑羽青把自己那長方形的包袱，拿過了一旁，與杜清風對面而立。

他們之間相隔七八尺。

杜清風微笑說道：「你總不該要我先動手吧。」

桑羽青點點頭道：「我先動手。」

他雙手下垂，目光穩定，氣宇自然。

在沒有看到他功夫之前，杜清風及沈春山，都感覺到這古怪的年青人，在武學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詣了。

桑羽青雙掌緩緩的舉了起來，抱拳道：「有僭！」

他「僭」字才出口，身如一陣急風，向杜清風撲了過去。

以杜清風及沈春山這類一流高手，竟未看出他是怎麼移動的。

沈春山忖道：「這孩子不簡單……」

一念未畢，桑羽青第一招巳然遞出，他渾厚的虎掌，夾着一片急風，向杜清風肩頭拍到。

表面上看來輕鬆寫意，實則力逾山岳，他這一掌才拍出杜清風臉上大爲變色。

一怔之際，桑羽青右掌離他肩頭不過半尺，杜清風便感到一股寒凉之風，逼體而入。

他一個大轉，身子側着讓過了桑羽青的一掌，雙掌閃電襲出，喝道：「我倒看看你有幾分功力！」

他雙掌如鉤，抓向桑羽青的雙肩，桑羽青身子一挫，巳退後三尺比電還快！

桑羽青這裏一動手，沈春山及杜清風便感到事情有些怪異了。

杜清風雙掌一收，厲聲道：「孩子，說實話，你此來爲何？」

桑羽青星目揚輝，截然道：「訪師會武！」

沈春山冷笑道：「小子，你身有絕技，藏而不露，居心爲何？」

桑羽青目光如電掃了過去，沉聲道：「勝我者爲師。」

杜清風狂笑道：「好！好！若是敗了呢？」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咬了一下嘴唇，冷然道：「敗者死！」

杜清風又是一陣冷笑道：「看你樣子不像是拜師，倒像是尋仇來的！」

桑羽青的目光越發明亮了，連這兩個久走江湖的奇人，都感到有些驚悸！

他微揚起了頭，望着細雨濛濛的天空，用着一種深沉，冷漠，沒有一絲人類感情的聲音，冷冷說道：「十五年前，巫山之會……」

這兩個老人凜然一驚！

杜清風用着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誰？」

桑羽青並沒有理會他，繼續說道：「……寒山古寺，却成了屠塲墳地……」

杜清風面色大變，指着桑羽青道：「你，你敢是姓桑？」

桑羽青像是說完了一個極簡短的故事，他的目光由半空移了下來，射在杜清風的臉上！

這個年青人的眸子裏，竟然找不出一絲怨憤和激動，他只是無盡的深沉和冷漠……讓人永遠看不透。

這兩個老人，一時竟是鴉雀無聲，靜靜的等待着這個年青人的回答。

桑羽青注視了他們半晌，才說道：「桑羽青是我的全名眞姓，今天你們知道了我的眞實姓名，便是死之將至！」

這兩個人驚怒萬分，杜清風發出一聲悲涼的長笑，說道：「哈——太好了！我的一雙愛子杜心源，杜心濂死在你父『青光劍』下，我不手刃你桑家之人，怎能消恨？」

桑羽青冷冷說道：「秋雨名湖，葬爾等於斯，眞是慈悲了！」

一言甫畢，他身進如箭，一雙虎掌，向杜清風當頭壓下。

話講明之後，桑羽青的招式更是威猛驚人，銳不可當。

杜清風被舊事勾起了創傷，他髮鬚皆張，狂吼道：「好呀！好呀！你竟自投羅網！」

他躲過了桑羽青的雙掌，大袖一擺「忽嚕嚕」一陣狂風，向桑羽青迎面擊到。

桑羽青咬着嘴唇，右掌猛圈回來，在杜清風撤掌未及時，急逾星火抵了上去。

杜清風大怒，喝道：「小輩，竟敢與我對掌？……」

一語方畢，兩掌相抵，發出了一聲裂帛之聲，杜清風的身子一陣搖幌，幾乎被這股掌力逼下船去！

他面色煞白，再看桑羽青時，竟是紋風不動，昂然而立。

杜清風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愕然而立，忖道：「這小子的掌力比我還强？那是不可能的呀！」

但是事實如此，怎不令他心驚？

桑羽青輕叱道：「拿命來！」

他頎長的身子一閃，逼近了去，二指如電，便挖杜清風的雙眼！

杜清風發狂般的叫起來：「好小子！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這一老一少兩個奇人，就在這一丈方圓的船板上打了起來。

只見鷹起雁落，龍騰虎躍，一個疾似流星，一個穩若磐石，竟是難分高下。

沈春山在一旁看得心驚肉跳，他忖道：「這簡直不可能，簡直不可能……」

然而桑羽青的威力，還在杜清風之上！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刹那便是十餘招過去，杜清風巳然施出了全身功夫，只見他人如飛龍，掌似迅雷，一雙手掌滿空飛舞，所過之處掌風震耳！

但是桑羽青不溫不火，進退有序，沉着應付。

他似乎有着穩勝的把握，英俊和充滿了冷漠的面頰，彷彿是一座隆冬的雪山，寒氣逼人。

這是一塲極爲劇烈的打鬪，不久那小船便開始搖蕩起來，原來杜清風的步覆竟然沉重了！

在一旁觀戰的沈春山不禁大爲吃驚，他緊搓着一雙手掌，忖道：「這小子竟有這麼高的功夫！」

在桑羽青一連串猛烈的進攻之後，那個老人開始流汗，開始喘息了。

但是，若是自桑羽青的手下逃走，對於這樣一個盛名的老人來說，毋寧比死更甚！

更何況他還更爲他的兒子報仇，所以拚出了全力與桑羽青搏鬪。

一瞬間，又是十餘招過去，杜清風顯然有些招架不住，大聲的喘息着。

這種情形很少有，沈春山看得清楚，這是由於他們動手，都是以本身的眞力對抗，否則就是打上一天一夜，杜清風也不會如此疲累。

他很想插入救援，但是他們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怎能夾攻一個小孩子？

桑羽青的目光飄向了沈春山，冷冷道：「姓沈的，你也來吧！」

沈春山大怒，喝道：「小子！你再無禮我可不顧這麼多了！」

桑羽青冷笑道：「哼！正要你們一同受死！」

沈春山再忍耐不住，他大叫道：「好小輩，這是你激出來的禍！」

杜清風雖然恨不得他下塲助陣，但是面子上不得不叫道：「沈老師，不要失身份！」

沈春山搖頭道：「荒郊無人，何必顧這麼多？」

他說着，雙掌一錯，撲向了桑羽青。

桑羽青冷笑道：「匹夫敢爾？」

「呼！」的一掌拍去，沈春山刹時後退，他算是嚐着了桑羽青的滋味。

這兩個老人，施開了夾攻手法，把桑羽青團團圍住，但是桑羽青的身手更快。

只見他人如飛鶴，又似飄雪，上下翻飛，那一身小巧功夫，簡直是無與倫比！

在沈春山聯手後的第十一招時，兩個老人同時向桑羽青撲來。

便聽桑羽青突然發出一聲大叫，緊接着「通！通！」兩聲，這兩個揚名天下的奇人，竟被他雙雙點倒在船板上。

桑羽青昂立在二人之間，低頭看了一陣，那兩個人嘶啞的叫道：「小輩！殺了我們吧！小輩……」

他們一再的激怒桑羽青，然而桑羽青平靜得如同沒有發生過事一般。

他抬脚由杜清風的身上跨過，拉過了一把椅子坐下，冷然道：「杜清風！我親見你圍害我母，你有什麼話說沒有？」

杜清風癱在船板上，咬牙道：「不錯！你待怎樣？」

桑羽青的目光，又射向了沈春山，說道：「你可是隨東凡和尚入廟之人？」

沈春山瞪目如鈴，喝道：「是我！」

桑羽青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先父『星月劍』揚威天下，要殺你等不過舉手之勞！可恨你們以多爲勝，詭計毒害，英雄竟喪小人之手……」

他停了一下，又道：「我問你們，東凡和尚在那裏？」

杜清風及沈春山却是一言不發。

桑羽青冷笑兩聲道：「可惜我不願以刑逼供，否則那怕你們不說？不過我這次出山復仇，既有決心，必可訪到他，只不過遲早而已！」

他說着，緩緩的取過了自已的長包袱，抽出了一把古瀆斑斑，寒光閃閃的寶劍來。

青光劍出鞘，地上兩個老人，面色慘變。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羣豪進軍映日崖，驀得刀過無聲簡飛星前來參與行列，不特鼓起羣豪的壯志，更使各人對楚小楓產生無比的敬意，那晚，胡逢春下令各人在一山坳處歇宿，午夜，七步追魂薛寒偕妹薛依娘到來，說是奉令前來傳言，指出那種神秘組合曾在山徑上佈毒，羣豪行經，均已中毒，但那毒性要到明日午後方始發作，他提出如羣豪從此返籍封刀，彼當送上解藥，羣豪不顧生死，要擒下薛寒兄妹，簡飛星挺身挑戰，他握刀在手，雖未出手，他面前似已有片刀幕，將他整個人罩入刀幕中，薛寒正想打出牛毛毒針，但却臨時忍了下來——

殺氣冲霄漢　陰霾瀰山林

薛寒心中明白，只要一動，簡飛星手中長刀，必會以排山倒海之勢攻了過來。

所以，他沒有動。

簡飛星果然不好意思揮刀攻出。

胡逢春淡淡一笑道：「薛老弟，你可是準備束手就縛了。」

在場衆人，都看得出來，薛寒是被簡飛星刀上威勢鎭住。

簡飛星道：「薛寒，我已給你機會，你如不肯出手，可就沒有機會了。」

薛依娘的人，被楚小楓的劍勢罩住，楚小楓兩道冷厲的眼神，盯注在薛依娘的身上，長劍已然出鞘，劍尖微微上翹，斜斜指向薛依娘。

但薛依娘的感覺中，對方的劍勢，籠罩了自己身上七處大穴，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被對方乘虛而入。

所以，薛依娘不敢動。

薛寒原來寄望着妹妹會出手助他，但回目一顧，立刻凉了半截。

薛依娘輕輕吁一口氣，道：「哥哥，咱們遇上高手了。」

薛寒苦笑了一下，道：「是！咱們遇上了高手，我正在攷慮。」

薛依娘道：「你攷慮什麼？」

薛寒道：「我在想，我們出手反擊，會有幾成把握。」

薛依娘道：「我看，咱們的機會並不大。」

薛寒苦笑一下道：「妹妹，你知道麼？如若咱們不反擊，也是難逃死亡之危，胡逢春如若眞的把咱們交給了公意處決，只怕眞的會被凌遲處死。」

薛依娘歎口氣，欲言又止。

胡逢春冷笑一聲，道：「薛老弟，咱們對你的威嚇，老實說，還是半信半疑，也只能姑妄信之了。」

薛依娘答道：「我哥哥說的，都是眞的。」

胡逢春道：「那只有一個辦法，可解你們兄妹之危了。」

薛寒道：「什麼辦法？」

胡逢春道：「帶我們去找解藥。」

薛寒道：「我可以帶你們去，但我不能保證你們能取到解藥。」

胡逢春道：「這個……」

簡飛星冷冷說道：「楚兄弟，這個人不可相信。」

楚小楓接道：「那地方離此多遠。」

薛寒道：「不太遠，十里之內。」

簡飛星道：「那就非被他們引入埋伏之中不可了。」

楚小楓道：「簡兄，眼下情勢，似乎是只有暫時相信他們了。」

楚小楓道：「他要引咱們入伏，咱們也正要追根尋底，也正是各有用心了。」

薛寒道：「簡大俠多疑的很啊！」

簡飛星道：「薛寒，老夫也被他們折騰過，他們扣住了我的妻女，迫老漢爲他們殺人，使我和楚老弟苦戰一宵……」

薛寒接道：「現在呢？你的妻女，是否還在他們手中。」

簡飛星道：「救出來了。」

薛寒道：「怎麼救出來的。」

簡飛星道：「老夫和楚兄弟合作，救出了妻女。」

薛寒沉吟不語。

簡飛星道：「薛寒，你有苦衷……」

薛寒輕輕吁一口氣，回顧了薛依娘一眼，道：「妹妹，妳說吧。」

薛依娘道：「我們兄妹來此送信，諸位覺着是好是壞呢？」

胡逢春道：「這個很難說了。」

薛寒道：「我雙手能發牛毛針，諸位對我，大概有些顧慮，那一位，請過來，點了在下雙臂上的穴道。」

簡飛星道：「不用了，簡某人很相信我的快刀，我會隨時留心着薛老弟的舉止，只要一動雙臂，我就可能出刀。」

薛寒笑一笑，道：「看來，在下還眞要留心一些了。」

簡飛星道：「薛寒，你有什麼話，只管請說，不過，在閣下未提絕對的證據之前，我們會隨時戒備。」

薛寒沉吟了一陣，道：「簡大俠也在此地，很出了在下的意外……」

簡飛星道：「事實上，我只是剛到不久。」

薛寒道：「我們兄妹，雖是奉命來此，不過，却有兩種用心。」

胡逢春道：「第一種是……」

薛寒接道：「如若諸位之中，實力不大，在下就要奉勸諸位，放下兵刄，就此歸去，這可能會使諸位從此退出了江湖，不過，也可能會保下了諸位的性命。」

胡逢春道：「薛寒，眞能够保住性命麼？」

薛寒又沉思了一陣，道：「可能，你們這一行人中，有一些他們必欲處死的人，但那總比，全數死絕的好一些。」

楚小楓突然接道：「你能作主麼？」

薛寒道：「不能。」

胡逢春道：「你既是不能作主，又如何知曉，他們會放我們一部份人？」

薛寒道：「在下的用心，說服了諸位之後，就帶你們去見一個人。如是無法說服諸位，在下兄妹，就要制服你們幾個首腦人物，迫使你們就範，可是，我沒有想到……」

田伯烈接道：「沒有想到簡大俠在此，是麼？」

薛寒望了楚小楓一眼，道：「發動對付諸位的手段，是以舍妹爲主，但舍妹，却被楚小楓的劍勢所困。」

楚小楓暗叫了一聲慚愧，如非一上來，就擺出了一式「天羅網月」，把對方控制於劍勢之下，只怕此刻已造成亂局。

胡逢春道：「你們用什麼方法，一下子，能對付我們如此衆多之人。」

薛寒道：「事實上，只要能對付你們幾個爲首的人就行了。」

胡逢春道：「老夫倒是有些想不明白，你用什麼辦法，對付我們？」

薛寒又回顧了薛依娘一眼，道：「妹妹，咱們說了吧。」

薛依娘點點頭。

薛寒道：「舍妹身上，帶有一種毒烟，只要在下一分散諸位的心神，舍妹就會放出毒烟，方圓五丈之內的人，都無法逃去。」

胡逢春道：「貴兄妹，還有如此厲害的暗器，老夫眞是孤陋寡聞了。」

薛寒道：「不是我們所有，來此之前，舍妹才取得此物。」

簡飛星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有一個人，正在等待你們的回音。」

薛寒道：「是！」

胡逢春道：「那人是誰？」

薛寒道：「說出來，你們也許不信，我不知道他是誰？」

胡逢春道：「以你薛老弟在江湖上這個名氣，難道就甘心受一個無名無姓的人，擺佈不成。」

簡飛星道：「胡老他說的是眞話。」

胡逢春道：「簡兄，這個……」

簡飛星接道：「胡老，你不知道，他們的厲害，我也被他們利用過，根本沒有法子見到他們眞正面目……」

胡逢春接問道：「他們用的是假名字麼？」

簡飛星道：「假名字也沒有，重要的人，都完全的把自己隱藏起來，只要能够見到他們面目的人，都是些不重要的人，眞正的重要人物，他們連一點印象，都不

會給人留下。」

胡逢春道：「說起來，這實在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人在江湖上走動，無非是想揚名立萬，自然，權勢，金錢，也是他們爭取的目標，不過，一般說來，揚名最重要，但這一個組合，却是大異於一般江湖人物，他們能翻雲覆雨，却不肯讓人知曉他們是誰。」

簡飛星道：「這個組合的可怕之處是，他們主要的人手不多，但天下却都是他們可以施用的人。」

薛寒道：「嗯！簡大俠一語道破，在下本來還有不明白的地方，現在，算是全盤明白了。」

楚小楓道：「薛兄，這麼說來，你也是被他們利用了。」

薛寒道：「如非簡大俠和在下有過同樣的際遇，在下很擔心，說出來，只怕諸位也不會相信。」

楚小楓道：「現在，你已經全盤想通了。」

薛寒道：「對！全盤想通了。」

薛依娘道：「哥哥，那妳就告訴他們吧！」

薛寒點點頭，道：「咱們連自己也沒有辦法保護了，就是想作一個孝子，孝女，也是有所不能了。」

楚小楓道：「貴兄妹的……」

薛寒接道：「家父，被他們擄作了人質，威脅我們兄妹，非聽他們的吩咐不可，咱們兄妹爲了盡孝，只有聽他們之命行事了。」

胡逢春道：「令尊一身武功，決不在你之下吧？」

薛寒道：「對！咱們薛家的武功，都是家傳，家父的武功，自然在我們兄妹之上，但他近年之中，不幸染上怪疾，纏綿病榻，數年之久，一身武功，早已消失，被生擄了過去。」

簡飛星道：「唉！薛老弟，老夫也曾身受其害，所以，對你這種遭遇，老夫十分同情。」

薛寒苦笑一下，道：「目下咱們兄妹的處境，應該如何？還希望諸位能給在下一個指點。」

簡飛星轉首道：「楚老弟，你有什麼高見。」

楚小楓道：「如是薛兄講的眞實，咱們理應助他一臂之力。」

薛寒歎息一聲，道：「簡大俠，諸位，也許覺着，我這做法，可能會落下不孝之名，不過，在下心中很明白，我們兄妹如是不幸的死了，老父就失去價值，他們也不會放過他。」

簡飛星點點頭，道：「不錯。」

楚小楓道：「薛兄洞察細微，深明事理，兄弟好生佩服。」

田伯烈突然接口道：「薛兄，你說了半天，關係咱們生死的大事，還未說出來，咱們究竟是否中了毒。」

薛寒道：「實在說，田兄，我並不知道。」

田伯烈道：「這麼說來，他們可能是唬嚇咱們了。」

薛寒道：「很難說啊！」

簡飛星道：「薛老弟，兩位身上帶有什麼可疑之物。」

薛寒道：「妹妹，快，把身上的烟毒彈丟了。」

薛依娘也明白了，不再多問，轉身向後奔去。

一口氣跑出了二十餘丈，由身上取出了數件物品，投擲於懸崖之中。

簡飛星仍不敢稍有鬆懈，實因薛寒的追魂牛毛針，太過可怕。

田伯烈、譚志遠，都是用暗器的能手，但薛寒說他號稱七步追魂的原因之後，也不禁爲之一呆。

他們想不出，薛寒用什麼方法，能夠打出來那些細小的暗器來。

薛依娘緩緩行了回來，道：「哥哥，三顆烟毒彈，都被拋入懸崖中了。」

田伯烈笑一笑，道：「咱們說了半天，我們是否中了毒呢？」

薛寒道：「如若你們自己無法知道，看來，只有去見那個人了。」

楚小楓道：「對，將計就計。」

胡逢春道：「薛老弟，辦法是不錯，可惜晚了一些，我相信，他們會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

薛寒道：「就算他們暗中有人監視，咱們還得去見他們，諸位是否眞的中了毒，只有他們才能澄清，好在，我們沒有動手，我有很多的說詞，可以掩遮。」

胡逢春這位老江湖，也沒有主意了，呆了一呆，道：「楚老弟，你看這個應該如何？」

楚小楓道：「就眼下形勢而言，咱們似乎只有這一個辦法了。」

胡逢春道：「好吧！薛老弟，我們希望你說的都是實話。」

薛寒道：「難道，還要我薛某人立下誓言不成。」

簡飛星道：「薛寒，我們可以去幾個人？」

薛寒道：「這個，他們倒沒有很明確的限制，爲了增強實力，你們不妨多幾個人，但要說得過去。」

簡飛星道：「好！老夫算一個。」

胡逢春道：「我也去了。」

楚小楓道：「田兄，譚兄，都是暗器名手，對付他們用得着，再加上兄弟，一共五個人，不知道是不是多一些。」

薛寒說道：「不多，也不少，十分恰當。」

胡逢春道：「時老弟和何老弟，相助白眉大師一臂之力，固守此地。」

時英道：「看樣子，非要有一場搏殺不可，希望你們能平安歸來。」

何浩波道：「最好，我們有一個連絡的信號，一旦動上了手，咱們就帶人趕去帮忙。」

胡逢春點點頭，又交代了幾句，一拱手，說道：「薛老弟，貴兄妹走前面帶路吧！」

薛寒轉身向前行去。

簡飛星緊隨在薛寒身後，低聲道：「薛老弟，你最好誠實一點，簡某人爲了別

人的安全，我會全力施爲。」

薛寒道：「我是全心輸誠，各位不用多疑，在下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藉諸位之力，救同家父。」

簡飛星道：「彼此以誠相待，如有効命之處，我等會全力以赴。」

兩個人低聲交談，聲音低得，也只有兩個人，才能勉強聽到。

那面薛依娘也在和楚小楓低聲交談。

兩人談話的聲音也很低，也是低到只有兩個人可以聽到。

只聽薛依娘道：「楚兄，看來，你對我們還不太放心。」

楚小楓道：「沒有辦法的事，彼此之間，總是初度交往。」

薛依娘道：「家兄說的都是實話，希望你能相信。」

楚小楓道：「我相信，但我還是會很小心的提防姑娘。」

薛依娘回眸一笑，道：「我不會施放毒針，你請放心。」

楚小楓道：「姑娘想必有別樣絕技，可和令兄比美了。」

薛依娘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嫣然一笑，代表了答覆。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隱技自珍，可是有些不太相信在下麼？」

薛依娘道：「不！雖然沒有和你動手，但我已從你擺出的劍招中，看出你在劍勢上的成就。」

楚小楓道：「姑娘，楚小楓斗膽，想奉勸姑娘幾句話，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薛依娘道：「你請說。」

楚小楓道：「姑娘不肯說出來，你身懷的絕技，在下倒也不便再追問了，但我希望姑娘，不要因此造成了什麼誤會。」

薛依娘道：「楚兄，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楚小楓道：「其實，我的意思很明顯，令兄號稱七步追魂，也說明了他在這方面的特別成就，使人有所防範，姑娘不肯說明，在下只有作多方的防備了。」

薛依娘道：「你曲曲折折說了半天，我現才明白了。」

楚小楓道：「姑娘，江湖上太險惡，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些，開罪姑娘的地方，希望妳多多的原諒。」

薛依娘道：「好吧！你一定想知道，小妹就據實奉告了，我擅長的暗器，叫作龍鳳環。」

楚小楓道：「多謝姑娘。」

薛依娘抬頭向前望了一眼，道：「由現在開始，咱們最好別再交談，多想一想，你要同答的話。」

這時，正行近一片樹林前面。

江湖上，本有逢林莫入的戒言，何況，夜色幽暗，胡逢春立刻提高了警覺。

幸好，薛寒也停下了脚步。道：「薛寒覆命。」

林中傳出來一個清冷的聲音，道：「你兄妹，似乎是都在對方監視之下。」

薛寒道：「彼此敵對狀況未變，自是無法不讓人深具戒心。」

林中人道：「好！令妹似乎是……」

薛寒道：「舍妹拋去了你們交來的毒烟，以示開誠之心，對方都是久走江湖的人，我們不能不表現出一些坦蕩胸懷。」

林中人沉吟了一陣，道：「現在，他們答應了什麼？」

薛寒道：「他們要求解藥，在下無法答允，只有帶他們來此，和你們當面談判了。」

林中人道：「這麼說來，他們不是投降來了。」

薛寒道：「不是，他們對是否中毒一事，仍然懷疑，咱們兄妹，只是傳話的身份，無法給他們明確的解答。」

林中人又沉吟了一陣，道：「薛寒，你辦的很好。」

薛寒道：「咱們兄妹費盡口舌，幸而未辱所命，但不知家父……」

林中人冷冷接道：「住口，你想表達什麼？那是你們的私情，咱們可以私下交談，用不着公諸江湖同道之前。」

薛寒道：「是！在下知錯了。」

林中人道：「薛寒，他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薛寒道：「五個。」

林中人道：「有沒有能作主的人？」

胡逢春道：「有！老朽就可作主。」

林中人道：「你是什麼人？」

胡逢春道：「盧州胡逢春。」

林中人哈哈一笑，道：「你半生江湖無是處，我想不出，你如何能受人擁戴爲領袖人物。」

胡逢春臉色一變。

楚小楓冷冷說：「咱們是來談判的，希望能彼此尊重。」

林中人哈哈一笑，道：「談判，我想薛寒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你內情了？」

胡逢春道：「不錯，已告訴咱們內情了。」

林中人道：「你們的壽命，只有明日一天，如今宵半夜，你們來，應該是求我們救命，還有什麼談判的條件。」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咱們是不該來了？」

林中人道：「應該來，來了，你們才會有求到解藥的希望。」

楚小楓低聲道：「胡老，不用對他太客氣了。」

胡逢春重重咳了一聲，道：「你聽着，咱們是受薛寒之邀而來，並不是向你求命的，你說話，最好是客氣一些。」

林中人道：「我好生奇怪，你們都是待死的人，竟然還敢頂撞我們。」

胡逢春冷笑一聲，道：「閣下錯了，別說我們還沒有覺着中毒。就算是眞的中了毒，也不會向你屈膝求命，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只要死的心安理得就行了。」

林中人怒道：「薛寒，你是怎麼樣和他們談的？」

薛寒道：「在下奉命，請他們幾個首腦人物來此，幸未辱命，已經帶他們來了，至於他們來此之後，如何向你們交涉，那是你們的事了。」

薛依娘道：「咱們談好的，我只要把人帶過來，就算是有了交代，現在，你們可以放了家父啦！」

林中人冷冷說道：「令尊就在此地，只要在下一揮手，就可以放了他，不過，貴兄妹的事，尚未辦妥。」

薛寒道：「我們還要辦什麼？」

林中人道：「薛寒，令尊之命，還握在我們的手中，希望你們能識相一些。」

薛寒口齒啓動，欲言又止。林中人接道：「你們兩位請進入林中來吧！」

薛寒兄妹對望一眼，有些茫然無措。

簡飛星道：「閣下說的好生輕鬆，我們信任他們兄妹的說詞而來，如不給我們一個完美的交代，他們如何能走得了？」

林中人道：「他們走不了爲什麼？」

簡飛星道：「他們兄妹一直在咱們可及的距離之內。」

林中人道：「薛寒，這事當眞麼？」

薛寒道：「閣下可以看看。」

林中人怒道：「你七步追魂，也是江湖有名的人物，怎生如此的窩囊。」

薛寒道：「我七步追魂眞如閣下所言，也不會被你們擄去家父迫作信使了。」

林中人道：「薛寒，你再三頂撞於我，難道眞的不顧令尊的生死。」

薛寒道：「如若現在，你們不肯釋放家父，看來放人的誠意就值得懷疑了。」

林中人道：「嗯。」

薛寒道：「你們自認是強者，却把咱們兄妹，看作了可以魚肉的弱者，不過，閣下要明白，咱們兄妹所以屈從，那是因爲家父落在了你們的手中，如若，在下確知家父被釋放的機會渺茫時，咱們兄妹就不甘聽憑擺佈了。」

林中人沉吟不語。

胡逢春冷冷說道：「閣下如是再如此橫蠻無理，咱們衝進來了。」

林中人突然說道：「好吧！你們可以進來一個人……」

胡逢春接道：「一個人。」

林中人道：「對！」

胡逢春道：「咱們來了五個人，同出同進。」

林中人又沉吟起來。

久久不聞回答之言，胡逢春忍不住喝道：「閣下何以不肯作答。」

他連呼數聲，不聞回答之言。

薛寒冷冷說道：「他可能跑了，咱們進去瞧瞧吧！」

胡逢春道：「進入這密林之中。」

薛寒道：「唉！諸位也許對在下還有點懷疑。」

正想舉步行入林中，突聞一聲冷厲的笑聲，傳了過來，道：「薛寒，你太沉不住氣了。」

薛寒呆了一呆，道：「你……」

林中人接道：「我一直守在這裏，我只是有些懷疑你，現在，總算證明了，你已經背叛我們，你會受到很殘酷的懲罰，而且，你父親也會。」

薛寒道：「談不上背叛，我根本也不是你們組合中人，我們只是一筆交易，我把他們的人帶來此地跟你們談判，成與不成那是你們的事了，和在下兄妹無關。」

林中人道：「嗯！說的倒也有理。」

薛寒道：「閣下，只要講理，咱們就好談了，人已在此，閣下只要放了家父，咱們這筆交易，就算成交了。」

林中人道：「薛寒，就算這是一筆交易，目下你還未完成。」

薛寒道：「怎麼說？」

林中人道：「他們只到了樹林外面，還未進入林中，而且，他們來的人也多了一些。」

薛寒道：「他們本來就不是束手就縛的人，我能帶他們來此，已經費了不少的心機，至於他們的人數，我想，這一點，閣下應該明白，他們本來是來自四面八方，各成一伙，如若只找上一兩個人來，誰也作不了主。」

林中人道：「胡逢春不是他們的首腦麼？」

胡逢春道：「不錯，老夫是被他們推舉了出來，但百多人的組合，總該有幾個可以帮忙老夫的人，他們都是老夫的助手，也都是這些人的代表。」

林中人冷笑一聲，道：「我明白了，就是這些人把你捧出來的。」

胡逢春道：「閣下如此說，那也不能算錯。」

林中人道：「好！你們稍候片刻，我再給你們答覆。」

薛寒道：「至少，咱們兄妹的事情已經完了，可以放出家父了。」

林中人道：「事情還未全好，貴兄妹，又何必急在一時呢？」

薛寒怒道：「至少，我應該和家父談幾句話，知道他是否還在活着。」

林中人道：「我看不必了。」

薛寒還待發作，簡飛星却已低聲說道：「薛少兄，忍耐一些。」

薛依娘却恨聲說道：「你們如此陰險，說了不算，只怕……」

薛寒接道：「妹妹不要說了，咱們已經等了不少天，也不在乎這點時間了。」

過去了半炷香的工夫，林中又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們都可以進來！不過，要放下手中兵刄。」

胡逢春道：「這一點，辦不到。」

林中人道：「那就很難談的攏了。」

胡逢春道：「談不攏，咱們只好自己進去了。」

楚小楓道：「在下遵命。」

突然一個飛騰，躍入了樹林之中。

簡飛星道：「兄弟小心。」

手中長刀護胸，緩緩向林中行去。

譚志遠，田伯烈都準備向林中行去，但被楚小楓喝止：「諸位暫勿入林。」

田伯烈，譚志遠，停下了脚步，但却逼到了薛寒兄妹身後。凝神戒備，薛氏兄妹，一有異動，兩人就立刻出手。

薛寒低聲道：「諸位，此時此情，如是還懷疑在下，那就未免太過多疑了。」

站在薛寒身後的田伯烈，笑一笑道：「薛兄不用多疑，楚兄弟和簡大俠，先行進入林中，而未迫使貴兄妹先行帶路，單是此點，已見忠厚了。」

（未完）

金牌馬爹利
奉送旅行麻雀

